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⑥0

张宪文 主编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⑥0 日军官兵日记与回忆（上）

王卫星 编

叶琳 李斌 等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总 论

张宪文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给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了许多大规模暴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严重、最为残酷,它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同为世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惨案。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上海之后,迅速沿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向中国首都南京推进,并计划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以截断南京守军退路。中国军队由于沪战新败,在苏南地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故南京保卫战处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地位,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在差不多六个星期的时间中,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在:

说明:2007年10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55册出版时,“总论”内容作了部分修改。2010年11月,第56—72册出版时,再次作了订正。

第一,日军大量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或被俘的中国军人。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屠杀活动。其中,最惨烈的有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和宝塔桥、中山码头、江东门、凤台乡、花神庙、汉中门等处的屠杀。这些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两三千人。更多的是到处滥杀无辜。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学生、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屠杀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溺水等,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杀人取乐。当时,南京的许多慈善机构留下了大量的埋尸记录。日军官兵的日记和西方媒体,都有大量记载和报道。

第二,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被其强暴的中国妇女,不仅数量多,而且连古稀妇女、未成年的少女和孕妇,也惨遭污辱。日军还在南京设立多处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供其蹂躏。

第三,对南京城市的破坏和财产的抢劫。日军占领南京后,到处焚烧、掠夺,市民的房屋、家具、粮食、牲畜等财产,受到重大的损失。全城满目断壁残垣、瓦砾废墟,一片凄惨景象。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大规模屠杀事件,给南京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心灵创伤,受到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 11 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同时,在南京也组织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讯。这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如东京审判,自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历时两年半。开庭 818 次,419 名证人出庭作证,779 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 4336 件,英文审判记录共 48412 页,判决书长达 1213 页。

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严格地依照国际法,对日本战犯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称赞。日本政府作为战争挑起者,理应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六十多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或躲躲闪闪的态度,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发展。他们否认自19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散布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他们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每年的8月15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连续几年坚持参拜活动,而那里除了供奉着一般战死者的亡灵外,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亡灵,这无疑严重地伤害了亚洲被侵害国家人民的感情。1996年8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说什么要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翻案。该书是日本自民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国会议员所作的20次报告的记录。出席报告会的议员达到1116人次。这些报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全面翻案。

日本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05年5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更进一步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这种为战争罪犯正名,否定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美化侵略战争,更是为日本政府官员继续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根据。日方一连串的翻案言行,导致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为什么战后日本某些人始终坚持侵略史观,我们认为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执行新的远东政策,导致日本

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战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前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极力扶植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义,为此采取独占日本的政策,不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50年11月,在美国操纵下,重光葵刑期未滿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相。美国更错误地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未给予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

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灾难,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某些人却“以怨报德”,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也给日本民众造成了错觉。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差异和对日本政策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认罪的难度。当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也使中日关系增加了变数。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承认侵略罪行的精神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之化身。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发动侵

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势力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们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各国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深刻的认罪态度,还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身份,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的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它通过提升军事自卫队的地位,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它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界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友好,有人敌视,也有人怀疑。在对华贷款问题上,日本政界有人提出不能再给中国以支持,否则将使中国“如虎添翼”。在对台湾问题上,日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而且把对台湾关系的表态,限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的框架内,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误导和不恰当宣传,使日本一些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故加强中日关系史的宣传和密切两国友好往来,使广大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正确认识历史,理解受害者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许多中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残暴的历史惨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已经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曾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屠杀南京人民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残暴行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新闻报道,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但是,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散落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也还有些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为了加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严正驳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把大量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汇集起来,是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课题,建议并支持南京地区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联合海内外的学者、朋友,合作编辑一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十年来,本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保存机构,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和各种历史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设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国史馆,都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布过的史料。我们先后从海内外搜集到近四千万字的原始材料。如此浩繁的史料将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根据,也强有力地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日本右翼千方百计地抹煞它的存在终将是徒劳的。正义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从中做出正确的判断。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连续不断轰炸南京和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

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和美英德外交机构及驻华使领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前苏联、意大利、中国等国的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石根记录、审问武藤章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

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文更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所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大批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本史料集还编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录,这是一项困难细致的工作。经过努力,我们从大量原始档案中,并通过向幸存者调查,搜集到大批遇难者名单及其受害简况。这批名单,均注明资料来源和原始出处,它为研究者提供科学依据。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一项大型学术工程,史料的搜集、整理及英、日、德、意、俄等文献的翻译和编辑出版,是十分复杂艰巨的工作,因而只能分批陆续出版。相近的史料内容,安排在不同卷次先后出版,也是迫不得已的,敬请读者原谅。我们希望这套史料集能为海内外广大的历史研究者和众多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容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材料来源广泛,有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材料,也有回忆材料、各种档案文献材料、报刊材料等,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受记述者立场、观察角度或认识上的局限,记

述有矛盾之处,也有一些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这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声音不可能完全一致。保存史料原貌,是历史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对史料均照原样收录,不加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由他们在使用时加以考辨、解析,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京大屠杀这段惨痛的历史已经过去 70 余年,我们期盼正义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为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好而共同奋斗。

目 录

本册说明	1
------------	---

上

一、陆军省、参谋本部	1
------------------	---

1. 被掩盖的皇室对军部的批判	1
2. 我的十年	22
3. 陆军省人事局长的回想	25
4. 日支事变作战日志	31

二、上海派遣军	60
---------------	----

1. 报道战线	60
2. 原田贤一阵中日志	76
3. 战线实录	89
4. 南京陷落的篇章	111

2 日军官兵日记与回忆

5. 我的战斗经历	116
6. 攻占南京后的宣抚	131
7. 战争的回忆	134
8. 从军回忆录	
——荒废的青春	155
9. 斗魂	182
10. 军队的回忆	184
11. 南京·徐州·武汉三镇	
——回想中的进军	190
12. 南京战的回忆	222
13. 平本渥阵中日志	224
14. 山炮兵第九联队第三中队	
——已故陆军上等兵林清吉	236
15. 山芋与炮弹片	239
16. 原日本兵的证言	242
17. 军马的回忆	
——一个辎重兵的手记	248
18. 生命的战记	276
19. 南京攻略记	302
20. 南京攻略战与屠杀事件	351
21. 寄回的军邮	
——支那事变从军回忆	361
22. 舟桥照吉阵中日记	375

下

23. 攻击南京·····	381
24. 南京战地生活的感想·····	384
25. 泥与血之中·····	394
26. 日支事变从军战记·····	442
27. 踏入南京的第一步·····	459
28. 最先登上西山高地·····	461
29. 攻击西山·····	463
30. 从野炮兵第二十二联队到教习所·····	465
31. 复归中队·····	468
32. 南京屠杀和战争·····	471
33. 事变回忆录·····	612
 三、第十军·····	 615
1. 野炮兵第六联队长记忆中的支那作战 ·····	615
2. 参加杭州湾敌前登陆 ——士兵讲述的日中战争 ·····	631
3. 征野千里 ·····	644
4. 不认人的刺刀 ·····	688
5. “不要再发生战争了” ·····	694
6. 惨烈!“田家镇”的殊死战斗 ·····	701
7. 攻占南京的回忆 ·····	705

4 日军官兵日记与回忆

8. 挥臂砍下的日本刀	707
9. 连毫无反抗之力的老妇也不放过	710
10. 填满池塘的尸山	713
11. 向不了解战争的后代讲述	718
12. “是今天死还是明天死”	723
13. 火野苇平的信	729

四、海军、陆军航空队

738

1. 我是这样战斗的	738
2. 我所目睹的南京惨剧	751

附录

759

1. 侍从长的遗言	
——昭和天皇的 50 年	759
2. 通向昭和史的证言	761
3. 璀璨的南京入城式	787
4. 中支视察行	791
5. 我所目击的“南京悲剧”	804
6. 从南京陷落到入城之间	813
7. 日中战争的追忆	
——“百人斩竞赛”	817

一、陆军省、参谋本部

1. 被掩盖的皇室对军部的批判

三笠宫崇仁

编者注：三笠宫崇仁，1915年12月2日出生，大正^①、昭和^②、平成^③时期的日本皇族。大正天皇和贞明皇后的四子，昭和天皇之弟。1936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入日军骑兵第十五联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1939年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43年1月，任日军中国派遣军参谋，1944年任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本文为对三笠宫崇仁的采访录。

我国将于明年8月15日迎来终战50周年纪念日。战后，日本虽然从一片废墟中建成了如今的繁荣景象，但是在战争末期，在中国和南太平洋战线上遭到敌人的反击，继续着这场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战争。尽管如此，当时的日本，在喊着“畜生英美”的同时还大呼“胜利”。在这种异常的状况下，身为中国派遣军参谋的三笠宫崇仁亲王殿下前往中国，巡视当地的状况，承认了军部缺乏反省与谦虚的事实，并写下了谋求对侵略主义反省的文书。此文书时隔半个世纪后，现身于国立国会图书馆的

① 即大正天皇，1912年为大正元年。

② 即昭和天皇，1925年为昭和元年。

③ 即平成天皇，1989年为平成元年。



正在接受采访的三笠宫崇仁

资料中。本刊通过一系列的事实确认工作,实现了三笠宫殿下与该历史文书的重逢。

在迎来终战 50 周年之际,作为我们策划的这期《特集》的核心,既有探讨殿下亲自执笔的文书——《身为日本人对于支那事变^①的反省》的写作动机,也有殿下追溯到 50 年前的回忆。同时这里也综合收录了以下文书:1. 历史文书的全文。2. 作为文书附录的《绵铁集》,该文书记录了与中国人的交往心得。3. 发现具有历史性意义文书的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须崎慎一教授的解说。4.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隆的评论。5. 战争中读过此文书的演员森繁久弥氏的回忆等。

在东京元赤坂公馆接受本刊编辑部采访的三笠宫殿下现年 78 岁,看上去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在采访的一个半小时中,他热心地讲述了当时的情况以及现在的心情。提到关于写作此文书的动机及当时的心

① 当时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当时日本所说的“支那事变”,指从 1937 年 7 月 7 日的卢沟桥事变至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此后,日本将“支那事变”改称“日支战争”。

境时，三笠宫殿下回答：“耳闻目睹了日军的残暴行为，感觉这样下去不行，必须让战争终结，正是以这种欲罢不能的心情写下了这篇文书。”“仅仅这些，就被当时的中国派遣军视为‘危险文书’而予以废弃处理。”“然而，顺应昭和天皇的意向，这是非皇族而不能言及的事情。”在谈到社会关注的南京事件，以及关于日军犯下的残酷行径时，三笠宫殿下不时列出具体事例，并且明确指出：“残酷杀戮俘虏即称为虐杀，与屠杀人数的多少无关。”“当时还形成了脱离国联即可不遵守国际法的错误思潮。”

战后，三笠宫殿下成为东京大学的研究生，步入了历史学者的领域。他曾经因反对建国纪念日，并且自己乘电车上下班，从而引起诸多议论。然而，他还从来没有对太平洋战争等历史事件发表过如此系统而集中的言论。通过这次被发现的文书及采访，我们充分发现了三笠宫殿下直率、诚实、颇具学者风度的高尚品格。身为昭和天皇的胞弟，同时作为了解实情的当事者，三笠宫殿下的证言是今后研究日中战争历史不可忽视的宝贵资料。

应当设法终止战争，否则……

一个半小时的采访，时隔 50 年的“新证言”

采访者：中野邦观（读卖新闻社调查研究本部主任研究员）

三笠宫崇仁殿下于 50 年前日中战争爆发时，在陆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写下了题为《身为日本人对于支那事变的反省》（署名若杉参谋）的文书，对日中战争进行了批判。关于半个世纪之后发现的这一文书，《THIS IS 读卖》编辑部对以下三个问题向三笠宫殿下提出了采访请求，现已得到本人的许可。1. 确认是否为三笠宫本人所写。2. 允许在杂志上发表的许可。3. 关于当时情况的说明。

采访前我们已把这份文书连同解说送到了三笠宫殿下手中。5 月 12 日，我拜访了位于港区元赤坂的三笠宫殿下的公馆，采访了一个半小时。因为该文书曾被军部视为“危险文书”，予以没收、烧毁处置，如今又能重见天日，三笠宫殿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坦率而热心地向我讲述了

4 日军官兵日记与回忆

当时的情况、昭和天皇的心情,以及对战争的看法等。

在采访过程中,三笠宫殿下还指出,“日中两国克服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友好亲善是必要的;日清战争^①、日露战争^②中日本明明未取得胜利,日本人却误以为日本很强大;昭和天皇因为与军部的分歧而苦恼”等等,这些都是非当事者所不能了解的宝贵证言。“对于悲惨战争的反省在今后也是必要的”,这番话定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吧。

进行采访的三笠宫公馆的会客厅有16张榻榻米大小。房间布置得非常简单,仅仅摆着两套家具。透过窗口能看到的庭院也只是草坪而已,说起来真是毫无情趣的庭院。

我被带到会客厅,等待片刻之后,门突然开了,看到三笠宫殿下无人陪同,独自一人进来了,我着实吃了一惊。

因为事先跟他联系过,说是不能用摄影师和速记员。所以为了慎重起见,我向殿下询问可否用录音机,但是,殿下仍然回答说:“那个也请不要用吧。”尽管如此,对于我提出的问题殿下都认真地倾听,在确认问题的意思之后再回答。殿下的回答既热情又流畅。

时间流逝,在谈话中途有两三次别人送茶水和点心进来,每次殿下都招呼我说:“请尝尝吧。”殿下也边吃边持续着一问一答的采访。我继续提问的时候,殿下停下手里吃了一半的点心,手里托着点心盘,凝神地倾听着,这让我觉得有些诚惶诚恐。

其间,殿下去了另一个房间,给我拿来了自己亲笔修改过的详细履历资料。作为底稿的参考,殿下还借给我一本《缅怀木村辰男先生》(此人曾作为翻译长期活跃在中国,也教过三笠宫殿下中文,这本书就是缅怀他的一本文集),还有《军人——辻政信》(长冈弥一郎著,不二印刷出版)共两本书。

一个半小时的采访结束了,当我告别的时候,殿下亲自把我送到门口。我再一次产生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对殿下那种不加修饰的、诚实的人品钦佩不已。

① 即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

② 即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

与三笠宫殿下一问一答式的采访内容如下：

——给您的资料殿下已经过目了吗？

三笠宫崇仁殿下：是的，看过了。在现在看来，这是相当难以产生的文书啊。因为当时陆军所有文书和下达的命令都用书面形式。

——我想事先确认一下，这是三笠宫殿下所写的吧？

以欲罢不能的心情写下的

三笠宫：这篇文书确实是我写的，附录的《绵铁集》也是我写的。去中国赴任之前在大本营陆军部（平时的参谋本部）第二部（负责情报）接受了短暂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特别训练和学习，在中国任职期间也听取了多方面有益的意见，因此，我也变得善于思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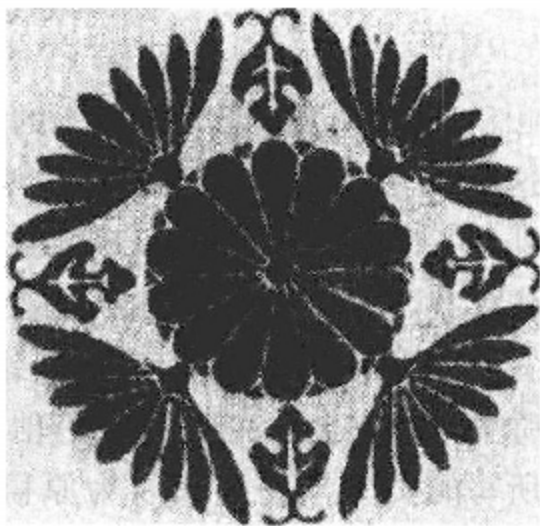
当时觉得必须想办法结束战争，那是一种欲罢不能的心情。曾经想过如果有机会要再重温一下写这篇文书时的心境。多亏了须崎慎一教授，时隔50年还能再见到这篇文书，觉得十分怀念。

——《身为日本人对于支那事变的反省》这个题目也是三笠宫殿下自己起的吗？

三笠宫：是这样的。

——能说说关于写成这篇文书的经过吗？

三笠宫：在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我作为参谋正好工作过一年（1943年即昭和18年1月，时为大尉——1944年即昭和19年1月，时为少佐）。在该做的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想在辞别的同时是不是要给总司令部里的干部作一次报告，因此，事先向年轻将校们提出问题寻求了答案。作报告的时候边问边答，并阐述了我的见解。那时总司令部的全体将校都来听我的报告了。这篇文书就是归纳了那次报告的内容所



三笠宫家族的纹章

写的。

我进入陆军军官学校本科的时候(1934年即昭和9年),已升至中队长的辻政信大尉[注:辻政信,关东军参谋。提倡强硬论。支那派遣军参谋,第三课长(政治、兵站负责人)。战后任众议院、参议院议员。1961年在老挝旅行中失踪,1968年被宣告死亡。]在我来南京期间也作为参谋来南京赴任(当时是大佐),而且我听取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许多意见,因此事先把这次报告的原稿给他看了。辻参谋是否也把该原稿给畑俊六总司令官看过,这就记不清楚了。

——在须崎教授的解说中提到过,说这篇文书的内容如果没有得到中国派遣军首脑许可的话是不能写的。关于这一点,您是怎么看待的?能谈谈您的理解吗?

转任后没收和废弃处理

三笠宫:现在读那篇文书的话,也许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但是,听说这篇文书在我转任后被总司令部视为“危险文书”,受到“没收、废弃”的处理。即使从这点来看,确实在全体派遣军中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氛围。作为我,正是因为有了皇族的地位,才能说出如此大胆和果断的话。

正因为如此,在多年之后,因为电影方面的一些关系与演员森繁久弥先生在宴会上相遇的时候,他说:“战争中我在满洲看到过三笠宫殿下所写的文书。”我本来以为原稿早已经没有了,所以听到他的话非常吃惊。

——殿下返回东京后,这篇文书在中国派遣军内部被废弃处理这件事是在什么时候?您是从谁那里、以怎样的途径听说了这件事的经过呢?

三笠宫:关于时间和人物之类的事情已经完全没有记忆了。

——关于这篇文书是如何进入“阿部信行关系文书”[注:阿部信行(1875—1953),陆军大将,首相兼外相。昭和15年(1940年)4月以来,作为特命全权大使被派遣到南京,同新国民政府(汪兆铭为主席)进行交涉。]中的,以及这篇文书此后的一些事情您是否还有一点线索呢?还

有,三笠宫殿下您自己手上没有这篇文书吗?

三笠宫:据说森繁先生在满洲(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做过广播的工作,而且曾经是关东军参谋的河本大作氏也做过与满洲国媒体联系的工作,因此,通过情报关系的途径,可能这篇文书就这样传了过去。

我自己手上应该也有这篇文书。虽然曾经住过的元赤坂的房子在战争即将结束前的5月25日的大空袭中全部烧毁了,但在背面山谷防空洞里的文书等没有被烧毁,并保存了下来。但是在战败时,由于美国军队的进驻,有关军事的文书在一日间全部被烧毁了。现在想起来真可惜。

——写下这篇文书之后,有没有对三笠宫殿下以后在大本营陆军部做参谋工作以及装甲本部的工作造成什么影响?

三笠宫:没有特别注意到这篇文书所带来的影响。但是,我在大本营当参谋的时候因为曾经议论过反对“特攻”^①等事情,也许曾经是被特别注意的人物吧。

——关于这篇《身为日本人对于支那事变的反省》的文书,您能否就其写作背景等事宜来谈一谈?

对民族心理及风俗习惯的差异感到吃惊

三笠宫:在中国工作的一年当中,基本上被派遣到过所有日本军占领的主要地区,因此有很多见闻,所以对日本人和中国人在民族心理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感到非常吃惊。谁都很清楚由于日军的残虐行为,中国人产生了反日情绪。但是,日本人为中国人着想所实行的一些同情善意的政策,对中国人来说却是迷惑不解,还会因为难以忍受而出现一些过激行为,真的是很遗憾。

带着牛马之类的牲畜行走的时候,日本人是人走在前面,手里拿着缰绳牵引着它们走。而中国人是不用缰绳,而是在后面追赶着它们走。

① 即自杀式的特攻队。

如果用鸬鹚捕鱼的话,在日本是渔夫们用结实的细麻绳系住鸬鹚的头,这样就可以控制住很多的鸬鹚。虽然觉得这种技术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在中国却不用细绳,而直接用鸬鹚捕鱼。这与对待人类是一样的。

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日中两国是“同文同种”的错觉。我们在学校学习汉语的时候,学习的是使用读音顺序符号来阅读。也就是说中国的语法和日文是不同的,但和英语是相同的。因此,在头脑中考虑事情时,话题中重点所放的位置也是不同的吧。

其次,使用同一个汉字的时候,其意思不同的情况也有很多。例如,中国话的“汽车”就是汽车的意思,而日语的“汽車”在中国却说成“火车”。“自転車”用中文说则是“自行车”。

有这样一则趣事。日军占领中国的农村之后,因为看到村子里有鸡,所以在笔谈的时候写下了“卵”这个字,想向中国人要鸡蛋吃。可是中国人看见之后都大吃一惊,然后就跑走了。虽然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但这个时候日本人大概会很生气吧。最坏的情况也许会把那些中国人杀掉也说不定。汉字的“卵”虽然也有鸡蛋的意思,但也有男性的要害“睾丸”的意思。因此,如果军队来了,说:“把你的睾丸给我!”那些农民当然会脸色苍白地逃跑了。所以,如果你想表达要吃日语中“鸡所下的蛋”这样的意思时,就必须写下“鸡蛋”这两个字。

从像这样非常平常的细小的问题中,双方的分歧就开始了。因为像以上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所以写了《绵铁集》。

——看了这篇文书内容后,觉得有几个地方似乎也反映了昭和天皇本人的意向。那么,三笠宫殿下您是在与天皇进行充分交流之后写的这篇文书吗?您的文书会给人这样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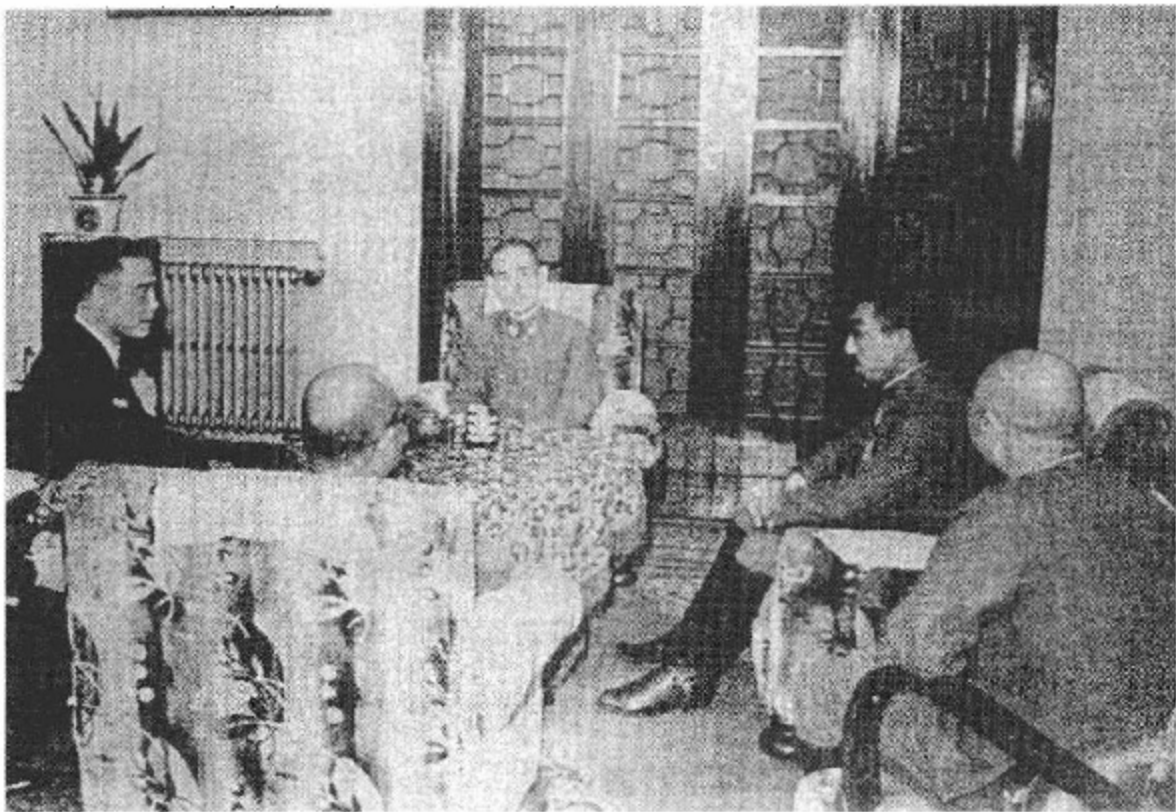
自认为了解昭和天皇的心情

三笠宫:在我的文书中记载了昭和天皇想要和平的强烈热情,也有暗中批判军部违背天皇意愿擅自行动的部分。但是,我也曾直接或间接地拜访过天皇,和他谈话,我自认为能了解天皇的心情。

“这不是和昭和天皇取得充分联系之后写的文书吗!?”对于这个疑

问，我清楚地回答了“不”。因为大概了解昭和天皇的心情，所以也就认为我的文书是沿着那条线写的。

让我感到很遗憾的是，那些连一次都没见过天皇面的将校们，却可以动不动就说“这是天皇的旨意”。说到底，这应该只是他们自己的“旨意”吧。



1943年5月，由畑俊六总司令官(中)的介绍，会见汪精卫主席(左)的三笠宫崇仁。

战争结束后，在天皇主持召开的会议上，作为大元帅的昭和天皇发言说：“陆军所报告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这一点让我十分不安。”天皇和陆军统帅，双方的意见到底在什么地方出现了差错？我不得而知。真是让人感到十分遗憾。

从这一点出发，为了清算过去日本军的失败，使之成为正义的军队，实行诚心诚意为了中国人的政策，在日本政府出台所谓的“对华新方针”之后，我去中国赴任，真是如有天助。昭和天皇对于“新方针”也非常满意，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实施。我赴任后把这一方针当作“天皇的旗帜”，每当到达一个日本军所占领的中国地区，我都不遗余力地推行这一方针。

——除辻政信大佐之外，在中国派遣军内部，也有和三笠宫殿下持同样观点的人，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1943年8月，渡过黄河之后视察鄂尔多斯三角洲。右三为三笠宫崇仁。

三笠宫：经过常年对中国的研究，有正确思想的人有很多。遗憾的是，他们的意见很难向实际的施政者反映。

——东京大学伊藤隆教授指出，三笠宫殿下在内心当中并不是为了实现与中国的和平而写的这篇文书。

辻参谋和蒋介石的交涉受挫

三笠宫：正如伊藤隆教授所言，实现日中和平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特别是辻政信参谋对这个问题十分热心，也曾经做过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工作。

蒋介石的故乡在扬子江以南（浙江省奉化市）。辻政信参谋曾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之名在此处的蒋母灵堂举行慰灵追思会，（注：《军人——辻政信》里记载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在辻参谋那里，三笠宫殿

下带来了蒋介石故乡的风景照片,流露出“不管怎样,真想到蒋母的墓前去祭拜一下啊”这样的心情。辻君觉得这应该是神灵的意思和天皇的愿望吧,于是就在蒋母忌日的那天,也就是1943年11月25日那天,举行了首次自战争以来由日本、中国的军队、官员、民众参加的战死者联合慰灵大会,以悼念战争中死去的人们。蒋介石被告知这件事情之后中断了重要会议,进入了自己的房间。不一会儿,屋子里传出了抽泣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这样的初衷。

辻参谋在与重庆政府取得和平这件事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甚至打算推进跟对方的秘密会谈,决定私下里亲自远赴重庆。辻参谋在返回东京报告这件事的时候,曾经一度心潮澎湃。

这个计划得到东条首相的许可,也向陛下奏报了,但是,当时因南京政府(汪兆铭主席)的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中将的反对而受挫。从南京政府的立场来看,即使是别的人也会这么做的吧。后来这件事情就变了样,变成了“首相不应该听取顾问的意见”这样的问题。作为肩负着保护和培育南京政府这样重大任务的日本政府首脑来说,单单从政治上来考虑这一问题也是迫不得已的吧。现在回想起来,东条氏虽然在处理事务方面有着优秀的才能,但在政治策略上却不够成熟,真让人追悔莫及。

——昭和天皇对关于与中国的和平工作持有什么样的意见呢?您刚才说到,对于三笠宫殿下您的行动,昭和天皇的意志在起着作用。

三笠宫:因为昭和天皇严守命令体系,即使我们是亲兄弟,但因为属于体系之外的人,所以他绝对不会对我说“你去这样做!”之类的话。

——也就是说,即使是三笠宫殿下您去中国这样的事,也不是昭和天皇亲自指派的?

表明想在前线工作的愿望

三笠宫:陆军大学毕业后,我在研究部研究战争史,不久,调动职位的时刻到来了。我表明了接下来想在战争前线工作的心情,那是由陆军省驻中国人事局决定的事情。我想,接下来陆军大臣就会向陛下上奏了,没有问他那时的天皇说了些什么。

——这篇文书所写的内容是想向天皇上奏情况,还是以非正式的形式所写的报告呢?

三笠宫:关于文书中所说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只是在见到天皇的时候会讲一些在中国发生的事实的片段。

——总之,尽管昭和天皇拥有强烈的和平之意,但是陆军和前线的军队一点也不听他的话,一味扩大战线。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昭和天皇也十分焦急吧?

三笠宫:这应该发端于满洲问题吧。日露战争之后,俄国把从中国那里租借来的关东州地区(辽东半岛的南部)出让给日本。为了守备那里,日本设置了关东军。当时,在满洲拥有军事势力的是张作霖。日本在最初也曾经帮助过他。但是,随着张作霖独立自主的路线变得越来越强,关东军激进的参谋们感受到了危机,于是策划了爆炸张作霖所乘坐的列车的事变。那是1928年(昭和3年)我升入中学的那一年。

以该事件为契机,并非出于日本政府和陆军首脑本意的以下犯上的事件连续发生,终于发展成为了太平洋战争。我想,这期间昭和天皇的苦恼是难以想象的。

虽然如此,我认为满洲事变^①只不过是“近因”,“远因”要追溯到明治维新(1868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明治维新后陆军采用了法国的陆军制度。但是在普法战争中因为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于是日本陆军改变成了普鲁士式。

德国的战略关键在于速战速决的短期决战,就是所谓的决战战争。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都因此导致失败的结局。

我在骑兵联队也好,陆军大学也好,每天都接受这样的教育。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要在满洲境内和苏联军进行决战,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与美国和意大利等国的战争。可是,1941年12月8日战争开始了,对手是美军和英军。然后慌慌忙忙地转变成对英美战争的教育,但是,明治^②以来的传统没有办法一下子转变过来。记忆中,我们在学校中学习过的

① 即九一八事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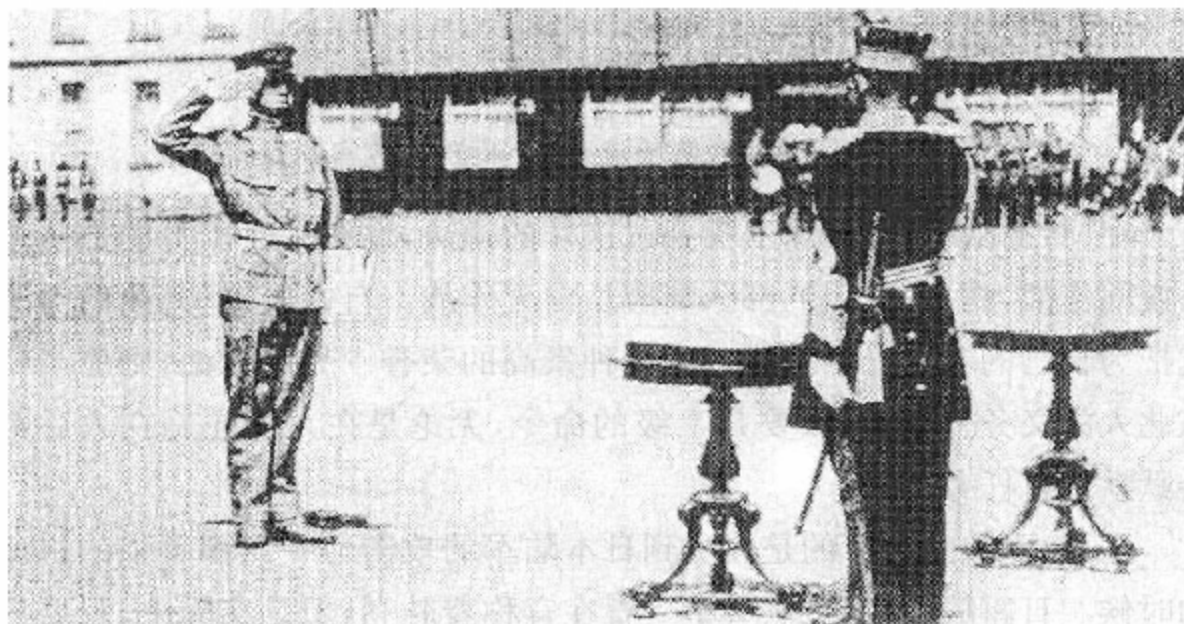
② 即明治天皇。1868年为明治元年。

英国式持久战略的讲义也很少，也不怎么重视。这样是不可能胜利的。

——结果日本不断扩大战线，直到使自己陷入无可挽回的绝境。实在是让人感到遗憾啊。

所谓“强大”，只是在日露战争获胜后产生的错觉

三笠宫：在陆军大学里有很多门学科，最重要的是“战术”和“战史”。我在进入陆军大学之前，在习志野的骑兵第十五联队中做勤务的时候，联队长曾经几度更换人选，其中有一名身为陆军大学战术教官的优秀人士。不过，有一次，当我们在指挥部队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我们被“敌人”包围了起来，最后被打败了。纸上谈兵的军事演习一旦遭遇到出乎意料的事情，单纯的“秀才”会不知所措，难以做出判断，常常会把情况搞错。从那时开始我就深切地感觉到，纸上谈兵和实战是完全不一样的。



1934年3月，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三笠宫崇仁（左）。

另一方面，在“战争史”的教官之中，有一些人因为非常具有人格的魅力而受到人们的尊敬。例如，在源平战役中有一段记载说，平家军在半夜里被水鸟飞起时振翅的声音所惊吓而引起极度的恐慌。这样的故事在战术史中没有记载，其首次出现应该是在“战争史”中吧。也就是说，战争史将人的本性赤裸裸地展现了出来。



1939年，在习志野骑兵联队任骑兵中尉时的三笠宫崇仁（右二）。

在“日露战争”的讲座上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说在东北出身的部队擅长夜间作战，相反，九州的部队则擅长白天作战。自古以来，九州的男子就把为自己的君主光荣战死看作一种崇高的荣誉。另一方面，则应当说东北人的义务感很强，只要是上级的命令，无论是在人前还是在人后都会默默地将任务完成。

之后，更让我惊讶的是在听到日本陆军的攻击力一点都不强的讲座的时候。日露战争中，虽然日军一直在宣称着胜利，但是实际上，只要仔细研究战争史就会发现，日本部队之所以能占领俄军的阵地，多数是因为俄军的撤退，并且俄军是为了给从欧洲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前来的援军争取更多的时间而一点点撤退的。最后，俄军的投降，也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因为国内政治的动乱而引起的。从而产生了因为日本军队实力强大而打败俄军的错觉。然后，这种错觉一直持续到昭和时代。这是很危险的。

虽说如此，日军的防御能力还是很强的，特别是在只坚守一个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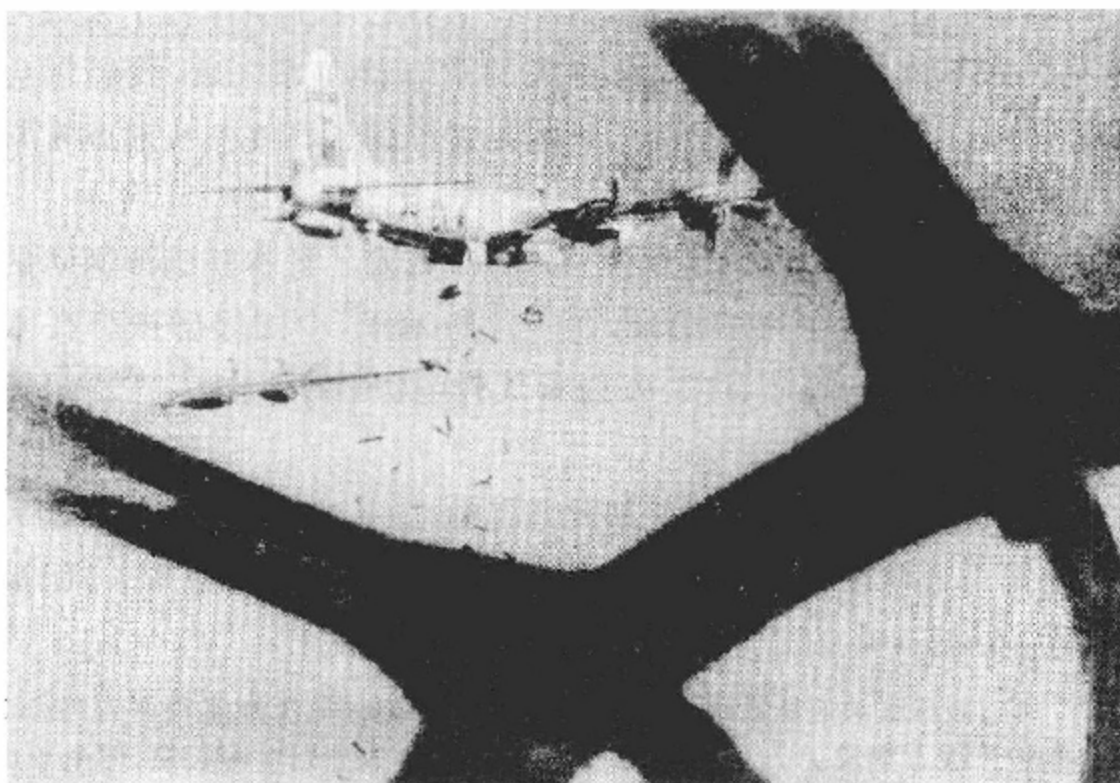
的时候能发挥出特别强的防御能力。这应该是战国时代以来所形成的那种即使战死也要守住城池的传统精神的继承吧。

日清战争以及日露战争时,军队的首脑们都是经历明治维新后突显出来的。与之相反,太平洋战争时,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和平时期,处于支配地位者都是些只擅长纸上谈兵的人。

可以说这一点也适用于现代的政治家。让我感到钦佩的是,在外国的政治家中,有很多人对于历史的研究也很深入。我真希望日本的政治家们也能认真地学习历史。

另外还有一点。在南京的一年里,我为南京前线与参谋本部的差异如此之大感到惊讶。虽然同是陆军,思维与氛围却完全不同。

例如,1945年,眼看东京就要受到美军B-29轰炸机的空袭。东京方面考虑,要想避免此次空袭行动,必须要沉重打击敌军飞机的根据地。但是,——这样说也许有些不合适——在南京方面看来,空袭东京的B-29轰炸机只是从头顶上空飞过而已。正因为南京不会受到袭击,所以也不会产生设身处地的感受。



1945年,在东京上空投下无数燃烧弹的B-29轰炸机。

东京方面,只是在头脑中考虑要不要袭击美军飞机的根据地,实际上要去做是很困难的。虽然重庆战役^①、桂林战役等是按照当时的情况经过深思熟虑而计划并付诸实施,但那是想尽了各种办法,克服了种种困难,不得不用很少的部队和装备发动进攻才实施的战役,而且当时也没有新的支援部队和后勤补给。所以对南京来说,把东京的危机看成是轻描淡写不值一提的事情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最近,官员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又成为大家争议的话题。笔者认为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实在是让人困扰的事情。三笠宫殿下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残酷的杀戮与人数无关

三笠宫:在最近的报纸上看到这样的议论,总觉得是在人数方面出现问题与争论。在词典中,所谓屠杀,是残酷的杀戮。也就是说,是与人数无关的。在战场上让我十分震惊的是,听说有一些青年军官在训练新兵的时候说:“在训练新兵的时候,把那些活着的俘虏当作靶子来练习刺刀术是再好不过的了。还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在那之后,我经常会反思:我们在陆军士官学校所接受的到底是怎样的教育呢?我对此常常抱有怀疑的态度。

而且我在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部期间,观看了日本驻满洲部队的纪实电影,电影里描述了很多场景,在一片野地里,中国俘虏被绑在木桩上,然后日军朝他们施放毒气,发射毒气弹,真是惨不忍睹,这不是屠杀是什么?!

但是,日本军在过去并不是如此残忍的,驻扎北京^②的冈村宁次大将等人(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学生,生于东京),一直担心军规、军纪被破

① 即进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战役,但以攻击计划未能实现而告终。1942年4月制定作战方案,7月,参谋本部将进攻重庆的作战计划上奏天皇,但由于瓜达尔卡纳尔群岛的战况恶化等原因,12月终止了该计划。

② 当时应称北平。



1937年12月，进入南京城的日本军。开始陷入更深的战争泥潭。

坏，下令严禁四恶（强奸，掠夺，放火，杀人）。我到北京后也亲耳听到过。

据说，日清战争和日露战争期间，就连小队长都会在口袋里装一本《国际法》的小册子。战后，俄罗斯俘虏被收容在日本内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德国俘虏被运送到日本，这些人基于国际法的规定而受到了保护，纷纷开始对日本抱有好感。有人甚至直到获释后仍留在了日本，从事商业活动。现在神户仍有他们开设的非常流行的面包房和点心房。

——日本人是否有国际感先暂且不说，我想他们原本不是残暴的好战民族。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奇怪的事情呢？

没能骗过外国人的“满洲事变”

三笠宫：在前面所说的张作霖将军被暗杀事件之后，接着在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关东军所谓的“满洲事变”。当时日本军做了各种恶行，却发表谬论说“暴力中国军炸毁铁路，袭击我守卫队”。国内日本人都轻信了，但没能骗过外国人。



1941年，与百合子结婚的三笠宫崇仁。

国际联盟迅速组织了“日华纷争调查委员会”，任命李顿为团长，调查团很快被派往日本。从一位当时住在满洲的日本高级军医那里听说，他们把带霍乱病毒的水果给调查团成员吃，但是其恶行并没能得逞。

——给正式的国际机构代表们吃带霍乱病毒的食物，对于正常的日本人来说应该是无法想象的吧。可是，他们却若无其事地去犯如此重大的罪恶。同样是日本人，我总觉得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真的让人不敢相信。

三笠宫：中国人以日本军的残虐行为为背景，拍摄了电影《胜利进行曲》，日军在重庆附近将其收缴。我得到这部电影之后，与东京取得联系，回国时将其一并带回了日本。昭和天皇也观看了这部电影。我想，毕竟是中国拍的电影，虽然有很多宣传的成分，但还是有相当多的部分

是实际发生的残虐行为。

当时,因为中国人把日本叫做东洋,所以日本人是鬼子,是东洋鬼子。当时天皇的反应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肯定是很悲伤。

——过错都在关东军吗?

三笠宫:的确,关东军犯下了滔天大罪。但是,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有导致其发生的原因。今后我们有必要将其作为历史学进行一次深入的研究,研究一下为什么会产生关东军,而关东军又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行为。

稍往前追溯一下。1929年,在世界史上发生了经济大危机。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波及到了欧洲,造成了“世界大恐慌”。与此同时,日本也发生了经济危机,于是欧美的危机变得更为严重。就在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爆发了满洲事变。

1932年1月,爆发了上海事变。3月,依照关东军的策略,满洲国诞生了。5月,在东京发生了“五一五事件”。1933年3月,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之后与全世界敌对。这样,日本军人心中之前必须遵守“国际法”的想法自然也就消失了。1936年发生了“二二六事变”,在日本陆军内部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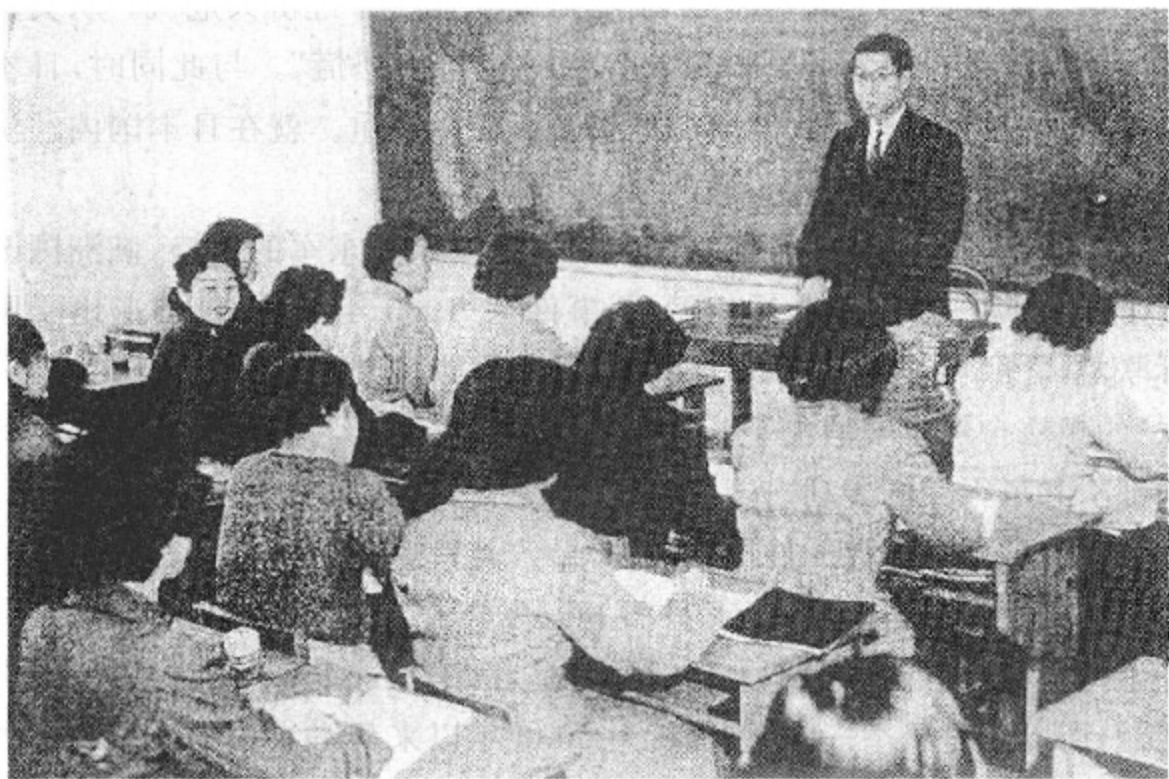
类似这样的事件一件接着一件,导致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每个历史事件都有多种原因,并且相互发生作用。所以,仅仅举出其中一个例子的话可能显得不太合适。但是,由于在这里不可能讨论所有的问题,所以还是只举一例吧,那就是1930年以来日本农村的不景气。那时真是悲惨至极。

一方面,说起军队,每年征召的士兵大部分都来自农村。每天都与他们接触,对他们进行教育的将校军官,基本上是通过考试从全国的中学生中选拔出来的在学习和身体方面比较优秀的人,因此大多数人都是出身于中产阶级以下。燃烧着青春理想的青年将校,当然不能对农村的不景气坐视不管。而这种不景气的农村是与他们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根据地。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结果却以“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这样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在这样的时代,对于那些在日本从事农业的人们来说,满洲作为一

片充满希望的土地，首先映入了他们的眼帘。或许这是合乎情理的，但那是别国的领土，居住者是他国的国民。如果是个人问题的话，肯定是非法强人民宅罪。得设法掩饰一下，使得从表面看起来日本军是正确的。但是所有的问题也由此而发生了。

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认为在这样的企图下，成为日本军谋略最大牺牲品的就是曾经的满洲国皇帝，所以爱新觉罗·溥仪是相当悲惨的。我跟他见过几次面，他是个很优秀的人。我在这里为他祈祷冥福。



三笠宫崇仁战后作为历史学家活跃在学界。1955年在东京女子大学讲授历史的三笠宫崇仁。

即便闯入个人领地，都会被认为是非法侵入罪，那么若侵入他国的领土，就一定被认为是侵略。当时的日本政府如果像明治时代的南美移民政策一样，事情也会和平顺利发展。因为中国跟日本距离太近了，日本人对中国人抱有很强烈的蔑视观念，以及正如前面所说日清战争和日露战争的胜利只是政治上的胜利而非军事上的胜利等等。由于日本人对这一系列的事情认识不足，所以造成了今天这样令人无法想象的

结果。

即使是现在,我们所讲述的问题也绝对没有结束,至今仍然存在着,而且极有可能将来还会发生。我们不是欧洲人,而是亚洲人。但是,虽然同为亚洲人,或者即使只是一衣带水的邻居,我们也应该时刻牢记我们在民族性格和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完全不同。我想我们应该立足于这样的基础上,为实现善邻友好、和平共存的目标而倾注我们最大的努力。

——十分感谢您如此之久的宝贵发言。谢谢!

[《THIS IS 读卖》,读卖新闻社,
1994年8月号,1994年8月1日。]
(朱敏 译 李斌 校)

2. 我的十年

额田坦

编者注：额田坦，1895年9月5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191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军，1929年任教育总监部课员，1938年任陆军省人事局课长，1940年任日军独立步兵第十一联队长，1943年任日军参谋本部第三部部长，1945年2月任日本陆军省人事局长，陆军中将。

(前略)

三、1937年下半年

7月，支那事变爆发后，有人提出要中止8月既定的人事变动。但是我激动地说：“如果中止人事变动，加藤课长还留在这个位置上那就麻烦了。”所以就积极促成人事变动。因为动员一直在持续，所以人事变动方案两次改变，之后终于在8月1日得以实施。加藤课长调出，转任静冈联队长(动员中生病)，继任者是第25期^①第一名的青木重诚。同时，第26期的中永太郎也晋级调出了。10月，第27期的楠山秀吉也以中佐军衔转任弘前联队长，我则成为了高级课员。

注：陆军的定期人事变动原则上于8月份进行一次。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也会作为补充于12月再进行一次。另外还有超编的情况，于3月份进行。

1. 不扩大事变的方针

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大约在10时左右，我很偶然地与后宫军务局

^① 指日本陆军大学的某期学生，第25期即第25期学生，下同。

长在厕所并排蹲着方便,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便向他进言道:“我们需要迅速前进到太原、济南一线。”刚说完,就被他骂道:“放屁!那样的话岂不是需要五个师团吗?我们能做到吗?”确实,我们对那些扩大派(为了速战速决)言听计从,对石原莞尔作战部长中止登陆青岛的计划也感到愤愤不平,深感需要再次进行人事更替。

注:当年3月,石原作战课长晋升为少将后不得不调走,我深感为了充实满洲军备,无论如何必须使其升任作战部长,于是执拗地提出了意见。

然而现在,一旦石原作战部长被调走,就没有了名目。所以,将8月刚刚上任的关东军副参谋长笠原幸雄调往欧洲,而由石原接替了他的职位。

2. 事变突发引起的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

我判断,每次发生的小冲突,在这个夏天应该可以得到解决,首先将正在放暑假的东京帝国大学和东京外国语学校所派遣的将校集中起来,举办新闻班,进行强化训练。但是,他们当中有的人向我提出,如果不尽早去华北赴任的话,事变就要结束了,请务必让他们坐飞机前往。

第二、第三师团动员的时候,恩赏课提出了意见,说要在每个师团配备恩赏工作人员,我记得我立即就回绝了他们的建议。

原计划于伊势平原举行的大演习又一次无法实施了。但是四年后的奥运会呢?

3. 下令成立大本营(11月18日)

我曾相信,成立了大本营后,不仅政治上的纷争将趋于高度一致,而且也可以在短期内解决事变,在这一点上,军事课的稻田正纯等可以说和我的看法一致。但是大本营成立后却完全不是那样,这着实让人沮丧。我想,甚至原以为可以干预统帅部的近卫首相也有同样的心情吧。

4. 华中出差

本年度的主要工作基本上接近了尾声。我于12月26日夜里出发,

视察了姬路、广岛的部队后，在福冈和阿南局长会合，并与稻田、征募课的荒尾兴功等一起前往华中战线。

12月31日，经铁路南下苏州的精锐的第九师团依然杀气腾腾。我在金山寺的门上看见了榊原参谋所书写的字迹漂亮的布告，上面写着：“杀僧者严厉惩处”。接着继续北上，于元旦进入南京，向朝香宫军司令官殿下报告。晚上，我住在军司令部所在的南京饭店北岛熊男参谋的房间。

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说：“那么多士兵，即便缺乏训练，起码也应该教会他们敬礼后再送上战场。”事实上，有些士兵的确一直是举着枪行进的。

实际上，我去看了并没什么大不了的所谓南京大屠杀的遗迹，也去看了门外已经冻僵了的堆积如山的尸体。印象最深的是一群军官学校的学员。S参谋也说：“无论我们问什么，他们都一言不发，很可惜，我们不得不杀了他们。”他们一个个脸上都充满了大义凛然的神色。

据说，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含泪向阿南局长讲述了东亚和平与人类的博爱，并指责了第十六师团长的指挥。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师团长与日露战争时相比都不一样。

注：这位仁慈的松井大将和未让一兵一卒进入南京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都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责任人被处以极刑，真是荒谬绝伦。

(下略)

[额田坦：《我的十年》(1935—1945)，(非卖品)，1960年8月。]

(刘军 译)

3. 陆军省人事局长的回想

额田坦

(前略)

日支事变后 8 月份的人事变动

7 月,日支事变爆发,因为不能马上处理好发展的事态,所以计划在 8 月份实行的人事调动工作不得不重新商讨是否要停下来。

但是,人事局对于北支那^①发生的局势从来就不希望进一步扩大,又加上希望借着 8 月份的人事调动重新整合一下人员的构成,所以有关人士积极行动,希望努力促成此次人员重组。但是,因为军事动员令不断下达,所以人事调动工作只能将一部分计划再一次后延,其余的计划在 8 月 1 日实行。

在人事局里,多年以来顽固不化的风气一直在作祟。甚至有人认为,在两年前的 8 月 1 日晋级的人在不到两年后的 8 月 2 日是不能再晋级或退休的,即使今天是 8 月 1 日也不行。那些老道的官员掌握着大权,常常说着这样的话,固执己见。

根据此次人事调动,加藤补任课长出任步兵第三十四联队长,其原职位的继任者是第 25 期的佼佼者青木重诚大佐。而高级课员中永太郎中佐(后来任缅甸方面军参谋长、第十八师团长,第 26 期)得以升迁出任联队长。楠山秀吉中佐(人送外号“楠山道镜”,第 27 期)按次序理所当然地成为高级课员,获得了施展才干的机会。

事变爆发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需要替换回来的重伤员。第一个需要替换的就是独立步兵第十一联队长麦仓俊三郎大佐(后晋升为中将,

^① 即支那北部,指中国华北地区。

第24期)。作为他的接任者,从步兵学校应征赴任的千田贞雄大佐(后晋升为中将,第21期)特地来部里找我,十分恳切地说:“如果不早一点赴任的话事变恐怕就结束了,所以请允许我乘飞机去吧。”

另外,因为上级要求加强新闻班的力量,所以在暑假里召集派遣到帝国大学和外国语学校的将校军官,将他们临时配备到新闻班。

在动员了两三个师团的时候,恩赏课(负责犒赏有功劳的人)有人提出意见说,想给每个师团配备功劳犒赏人员,但是这一建议被强烈驳回了。可见当时完全是一种落后于形势的氛围。

有关人员一直在苦苦筹划今年秋天在伊势平原举行隆重而规模巨大的军事演习。然而因为不断有军事动员令下达,所以这个计划最终还是化为泡影。上一次在伊势平原进行军事演习的计划也因为关东大地震而半途而废。于是有人甚至还半开玩笑地说:“是不是伊势平原地区的人不喜欢军事演习呀?”

在将官人事问题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情。

1936年度特设第一一四师团长(宇都宫)由杉原美代太郎中将担任,1937年度由去年夏天从第十四师团转调过来的末松茂治中将担任该职务。然而在末松中将那里有一些战时的事情需要解决,杉原中将则因为从原籍转送来的一些手续上的差错而没有到达(两位中将都住在东京)。眼看着该师团的动员令已经下达了。两位中将为了准备军需品而偶然去了九段^①的偕行社,因而恰巧碰面,于是搞清了事情的经过,幸而没有耽误军令。

日支事变的扩大

在陆军省,柴山军务课长采取不扩大主义。后宫军务局长也一样(参见注1),田中军事课长主张给予敌人一击后迅速撤退的方针,梅津次

^① 日本地名,位于东京市内。

官大概也是同样的想法。

注1:8月中旬某个晚上10时左右,在人事局楼梯下的厕所里,我偶然遇上了后宫军务局长,于是我们立刻争论起来。我说:“现在正是好机会,我们应当毫不犹豫,迅速向太原、济南一线进军!”后宫军务局长立刻斥责我说:“那怎么行?!那样的话得需要五个师团。能那样做吗?!”

对于战争毫无责任的笔者虽然没有什么见地,但仍然跟在扩大派——主张为了迅速结束战争而给予敌人有力的一击——的屁股后面。对于石原作战部长“预定登陆青岛部队应当转攻别处”的策略实际上也心怀不满。

因此,去年3月,在参谋本部第一部石原代理部长晋升少将的时候,为了充实驻满洲的军备力量,我十分希望自己能升任作战部长,并一再向加藤课长提出申请。直至现在我仍然希望能由我或其他人来代替石原部长。

前线情况就不得而知了。现在想来,在中央,与其说扩大,不如说不扩大战争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然而事实是,事变在一步步扩大。这不得不说是当时的形势所造成的,而并非单纯是军队势不可挡的唐突进攻。

1937年11月18日下令成立大本营

我天真地认为:成立大本营后,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将取得一致,事变应该很快就结束了吧。因此我盼望着成立大本营命令的下达。可是等到成立命令下达后一看,跟原先没有任何变化,因此十分失望。不过,大本营里有很多持相同意见的人。结果,人事局里作为大臣的随员只有局长和我两个人参加了大本营。

但是,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大本营的人员编制、勤务令(工作规章要求)等依然如故,还深深留有日露战争时的痕迹。关于最重要的统帅权、大本营的编制等,大家的所见所闻已经够多了(参见注2),这里只想就勤务令方面说两句。

在我还是陆军大学学生的时候,兵学教官塚田攻中佐就曾经在战术

预想的附表后面关于兵站的“指示”中再三强调兵站勤务令改正的必要性,并特别指出,那些意思不够明确的“指示”应该予以废除。所谓“指示”,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在德语中这个词拥有“严格的强制力”的意思。而笔者在教育总监部典范班就职时,“指示”只是十分简单地作为“指出一个方向”这样的意思来使用。尽管如此,这个词仍然作为一个意思不够明确的词语在兵站工作规章中保留下来。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在战争的裁定方面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因为与笔者等人的裁定有直接关系,所以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另外还有一件不能不提的事。在大本营工作规章的附则里有一条“关于人事调动问题由参谋本部总务部长和人事局长共同协商决定具体事项”。关于这一点,当时的中岛总务部长(中岛铁藏少将,后来成为参谋次长,第18期)曾竭力主张参谋本部对人事安排的介入权。笔者曾经听阿南局长说过:“因为中岛极力主张,所以我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这个方案公示出来了。后来笔者几次兼任这两项职务,仍然没有忘记这件事情,经常因一些事由想起来。

注2:在战争中,十分热衷于军事和兵学的日本大学高桥学而教授曾经问笔者:“日本最高统帅是谁呢?就像德国的希特勒那样的统帅。”

我回答说:“那当然是大元帅陛下了。”然而,我们的大元帅是真正意义上的统帅吗?现在看显然不是这样。虽然从前战时的陆海军统帅掌管着参谋本部,但都统一在大元帅的领导之下,因此日露开战的前两年(1903年),陆海军权力并行。如果大元帅是实际意义上的最高统帅的话,那便无可指责了,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陆海军对立和抗争的原因就在于此。也就是说,需要一个参谋长作为最高统帅者。

在大东亚战争中,这一点不断被作为问题提出来。我们曾经有过提案,讨论是否在大元帅之下设立权力集中统一的参谋长,以掌管陆海军的统帅部长(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笔者也曾奉命向陆军部参谋长报告过,可以让冈部直三郎大将作为第一候补者。

而且,不要说海军的总兵力了,就连大本营中海军参谋人员的数量也少得多,而大本营的编制中陆海军的人员却完全相同。这一点也让人

觉得诧异。

在此再透露一点让大元帅陛下难以放心的事。那就是我们难道不应该在大元帅的帷幄内设立“人事内局”来辅佐大元帅吗？曾经听说大元帅手下的人为了回答大元帅的垂询而向一些不合适的人征询意见。

1944年2月竞技场大空袭之后，东条英机首相兼陆相自行兼任参谋总长，嶋田海相自行兼任军令部总长。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在政治和战争问题上意见的不一致，以及陆海军权力并行的现状。

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铃木内阁掌权后，统帅的独一性就不必说了，就连陆海两军的统合都没有实现。这不得不说是我们国家的一大不幸。

年末、年初视察中支那战线之行

1937年12月末，笔者随同阿南局长赶赴中支那^①。30日，听取了在上海战线艰苦作战的第一〇一师团长伊东政喜、步兵第一〇二旅团长工藤义雄等人对战争的慷慨陈述。31日赶往苏州。在铁路上遇到了正在南下的雄赳赳的第九师团的精锐部队，当天夜里便在师团司令部住宿，又听取了吉住良辅师团长及以下人员在南京攻略战中的所做、所见、所闻和所感。

1938年元旦天黑时分我们到达南京。第二天早上，我去凭吊紫金山等南京城内外的各个战场。同时，笔者在每个师团中选出战绩最为突出的一名部队长进行采访。其中有第三师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长官鹰森孝大佐（第20期），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长官野田谦吾大佐（第24期）。从人员的年龄到其他各个方面的问题中，我学到了许多十分有益的经验。

另外还有一件特别难以忘怀的事情。在南京的旧兵营里被关押的几百名中国军官学校的学生，他们泰然自若，凛然不惧。

S参谋感叹地说：“有很多人无论问什么都一言不发。”真不愧是蒋介石夫妇每夜都住宿的军官学校，与之朝夕相处不断训练出来的好学生

① 指中国中部，即长江中下游地区。

啊！真让人赞叹不已。

松井方面军司令官一边流泪一边对阿南局长述说东洋和平及人类之爱。尽管他责难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第15期)过于大胆,但决不是说与日露战争时相比,师团长的统帅之德都不如以前了。

如此具有慈悲心肠的松井大将和没有驱使一兵一卒进入南京城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第15期)都被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责任人而被处以极刑,简直让人无语。而第十六师团长中岛则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去世了。^①

然后,笔者一行又从南京去了杭州,会见了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第12期)和第十八师团长牛岛贞雄(第12期)。两个人都斗志昂扬。他们纷纷宣誓说,无论何时都要留在前线为圣战而献身。想来让人深受鼓舞。

不过,牛岛师团长曾对笔者说:“像阿南君这样优秀的人物被放到人事局长的位置上,是不是搞错了?”听到他的话,我也有些沮丧。

牛岛中将在担任步兵第一联队中队长的時候,对作为中队副官的阿南中尉的人品十分了解。

而牛岛中将最初只是一名普通士兵,后来历任陆军大学校长和第十八师团长,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名将。

1937年5月16日,笔者曾参加在偕行社举办的自己参军时所在的步兵第五十四联队战友会,在会上,曾经是联队大队长的牛岛中将对笔者说:“请无论如何也要对阿南局长说一下,召我去做联队长吧,我决不会比现任联队长差的。”

他的确很有气魄,杭州湾登陆以来的奋战也证明了这一点。

(下略)

[额田坦:《陆军省人事局长的回想》,
(东京)芙蓉书房,1977年5月1日。]

(魏高修 译)

① 原文如此。中岛今朝吾于1945年10月病死。

4. 日支事变作战日志

井本熊男

编者注：井本熊男，1903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192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35年12月任职于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1939年9月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1940年10月任参谋本部部员。1942年12月任腊包尔日军第八方面军司令部参谋，1943年6月复任参谋本部部员，1943年6月至1944年7月任陆军大臣秘书官。1944年9月至1945年4月任日军第十一军及第十三军参谋。1945年4月任日军广岛第二军参谋，最后军阶为陆军大佐。

(前略)

第五节 中支那方面作战指导概要

一、战火波及上海及两个师团出兵经过

既然北支那已经发生了事端，那么显而易见，其火势也蔓延到了中支那。

海军将第三舰队的根据地设在上海，让兵力强大的陆战队（约两千五百人）驻扎于此，并且在扬子江上游的要冲也配置了小型舰艇，以保护扬子江沿岸租界内的我国侨民。但是与1927年、1928年国民党北伐时期不同，这次是日支全面战争，所以毋庸置疑，在当地保护我国侨民也变得愈发艰难。为此，在华北事件爆发后，我国在扬子江上游各地的侨民于8月9日之前都转移到了上海或撤回了国内。

对于我国侨民来说，这在经济上和生活上都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也有人认为，如果上海和华中的局势继续如此平稳的话，将会大伤海军的颜面。在侨民迁移结束的8月9日傍晚，发生了驻上海特别陆战队第一中队长大山勇夫中尉在上海西侧的虹桥机场附近被支那保安队枪杀的事件。以此为契机，上海的事态突然紧张起来。

关于大山事件的处理,海军采取了强硬态度,交涉时抱着如果不答应我方各项要求(谢罪、处罚责任者、将支那保安队排除在停战协定外、撤退军队、撤除防卫设施)就诉诸武力的决心。

石原第一部长在卢沟桥事变后就已经明确表示:“海军肯定会在上海引发事件。那样的话,陆军将采取不派兵的方针。若发生万不得已的情况,为了保护本国侨民,也顶多派遣一两个师团。”

另一方面,支那已经决心全面对日抗战,所以最终没有同意我方的抗议。在其增强上海附近防备的同时,也开始逐渐增派兵力。驻上海的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针对8月初以来逐步升级的事态,做出了最终无法避免武装冲突的判断。为此,他认为仅由驻当地的陆战队应对的话比较困难,因此要求从国内增派一部分舰艇和陆战队。8月11日,增派的兵力到达了上海。

对此,支那方面也向上海附近增派兵力,并在吴淞到江湾一线配备完毕。通过军令部和参谋本部作战部门也逐渐了解了这一情况。参谋本部认为,现在上海北部区域的要害地段已被支那方面占领,并且加强了防备。

这让石原第一部长陷入更加忧虑的状态。他原本的想法仅仅停留在派遣陆军到上海,占领上海北部极其狭小的区域以保护侨民的层面上。石原部长的构想是,以海军(主要是陆战队)确保吴淞、江湾一线,陆军在其掩护下从上海北部黄浦江左岸登陆,向西推进至若干战线。

在海军中央部,虽然海军大臣还期待着更加慎重的考虑,但是军令部在8月11日就做出了陆军出兵是绝对必要的判断。

作战课在此两三天前开始考虑必须派遣陆军的情况,并进行动员的研究,为此与海军进行了必要的洽谈,决定向上海派遣的兵力为第三、第十一两个师团。另外考虑到向青岛派遣兵力,预定派遣第十四师团,并制定了同时动员以上三个师团的计划。这件事情于8月10日和海军方面进行了内部联系。

到了12日,收到了驻上海的长谷川司令长官关于目前局势一触即发的报告。当天夜里,首相和陆、海、外四相会议就决定了动员派遣兵力的方针。

那天晚上,军令部部员木坂少佐来到参谋本部,石原第一部长也参加了作战指导的碰头会。石原少将做了根据目前上海的现状陆军无法

登陆的发言，这让木坂少佐大吃一惊。石原部长的想法如前所述，在这种状况下派遣陆军，登陆地点就必须选择在扬子江沿岸，如此一来就会导致战争扩大化，就不是两个师团能解决的问题了。我想，他出于这一担心，有让海军也做出一定协助的意图。

武藤作战课长当时说：“迄今为止海军对于大陆的政策采取的是给予必要援助的态度，但是现在却不能这么说了。如果陆海军不能同心协力给当前的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事变将无法收拾。”

第二天即 13 日早晨，石原部长访问了军令部第一部长近藤，就此事进行了磋商。近藤部长与其约定：“在这种状况下除了先派遣陆军外别无他法（这是石原部长早就考虑到的）。作为海军将用轰炸及其他可能的手段，不让陆军单独进行困难的登陆作战。”因此，石原部长决定实行派遣兵力的动员。

这一天的内阁会议通过了前一天夜里四相会议的结论。

这一天下午，上海战事爆发，历时三个月的上海激战拉开了序幕。

二、上海派遣军的动员及其初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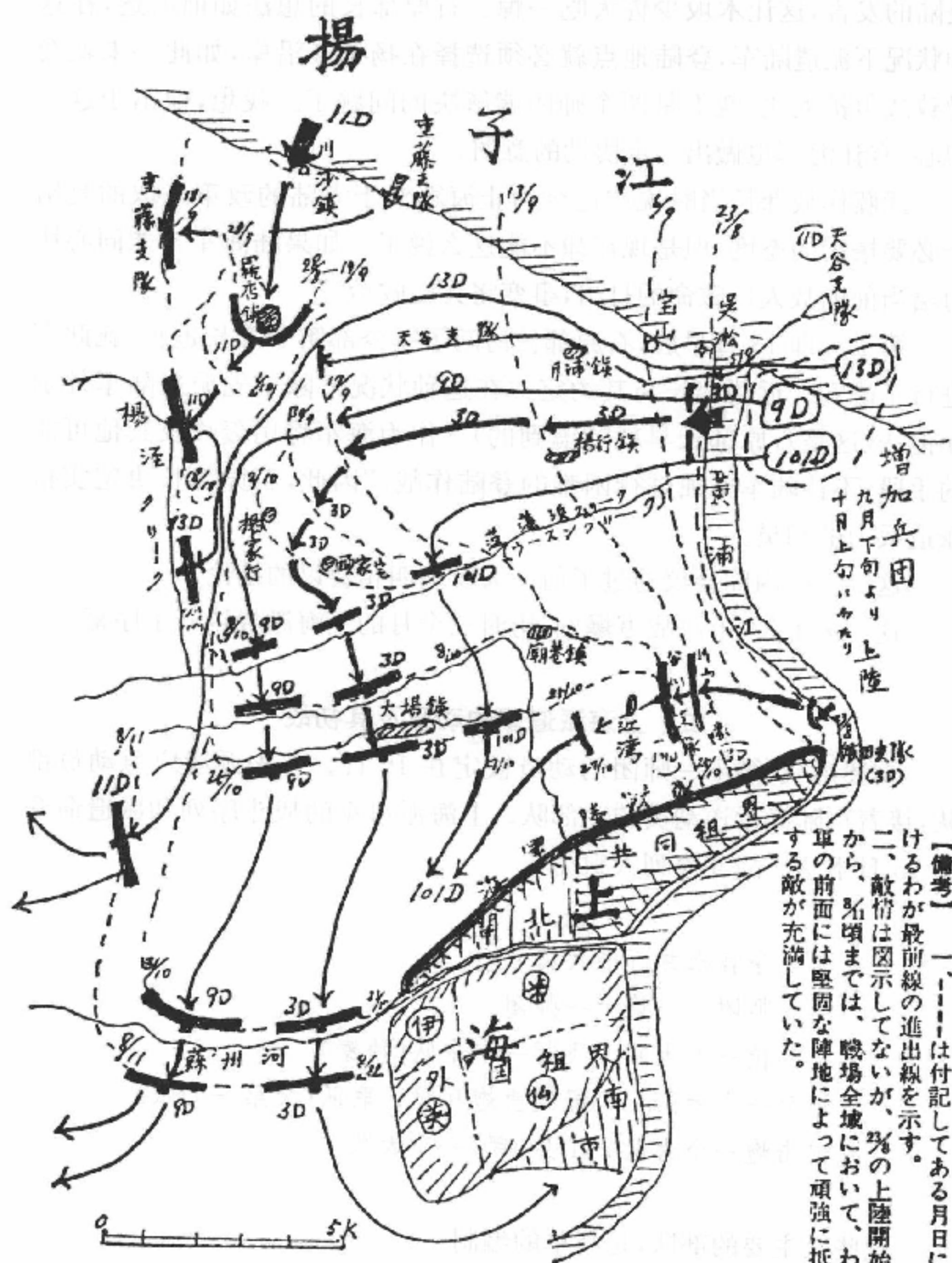
前述第三、第十一师团的动员被定在 16 日。首先派遣应急动员部队，接着再陆续运送动员的大部队。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和派遣命令于 15 日下达。战斗序列大致为：

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
 第三师团 第十一师团
 机关枪一个大队 飞行一个中队（侦察）
 坦克一个大队 野战重炮兵第十联队（欠第一大队）
 迫击炮一个大队 工兵（甲）一个大队

这些是主要的部队，是简单的编制。

派遣军的任务如下：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要与海军协同一致，歼灭上海附近的敌军，占领上海及其北部区域的要地，以保护帝国臣民。”



上海阵地进攻经过概要

由于当地战况紧急，海军仅仅依靠陆战队无法长时间坚持，因此急切盼望陆军的派遣部队早日到来。

由于要运送兵力，所以陆军申请使用军舰，为了增强运输力还特别要求使用大型战舰。当时作为海军战斗力主体的威力强大的战舰被用作运送船的事情早已司空见惯，而这次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

第三师团在热田登舰，其兵力以步兵三个大队、野炮兵一个大队为主体；第十一师团在小松岛登舰，兵力以步兵四个大队、山炮两个大队为主体。

20 日左右起航的战舰，在当时的恶劣天气下全力向上海驶去。在舟山群岛北边的马鞍群岛换乘了小舰艇。8 月 23 日，运载第三师团（包括第十一师团一部）的舰艇驶入黄浦江，并在吴淞南方岸边登陆，第十一师团在罗店镇北面扬子江沿岸的川沙河口附近登陆。虽然两个师团都是敌前登陆，但是第三师团的战斗尤为激烈。战斗从船的侧面开始，从船侧伸出头的士兵立即就会被打死。战况正如石原第一部长所担心的那样。

另外，第十一师团的天谷支队（天谷旅团长和步兵第十二联队）预定登陆青岛，根据 8 月 15 日的命令首先被派往大连。

两个师团应急动员的主力以及动员的大部队于 8 月 28 日到 9 月 7 日陆续到达上海，并依次登陆。（以后的战况根据插图进行说明）

第三师团的先遣队登陆后，由于前方面临着敌人的数个阵地，再加上战斗很激烈，几乎没怎么前进。

第十一师团的先遣队登陆后，在五天左右的时间占领了南面约六公里的罗店镇，战场形势看似在向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但是此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就算主力加入战斗之后，战线依然处于胶着状态，几乎没有进展，反而要花很多工夫应对敌人的攻势。

此后，截至 9 月 9 日，第三师团方面在蕴藻浜以北地区，在登陆的江岸仅仅前进了约三公里，从宝山城进入了南北向流经其西面的泗塘河西岸。在蕴藻浜以南，兵站部队也从黄浦江岸进抵两公里外的泗塘河一线。

在靠近上海公共租界的黄浦江岸，一开始是由第三师团的饭田支队

(步兵一个大队)登陆的,但是支队长很快就战死了。接着由该师团的片山支队(步兵第五旅团长片山少将率领的步兵四个大队主力)统一指挥饭田支队(支队长战死),于9月13日由正面进入江湾,开始近距离与敌对峙。这条战线仅从黄浦江岸前进了四公里。

9月28日,片山支队与第一〇一师团的谷川支队交接,回到第三师团的主力序列。但是此后到10月25日,谷川支队在那个位置丝毫没有向前推进,也就是说,我方在江湾敌人阵地前有两个月是处于胶着状态。海军陆战队则紧缩在公共租界周围,直到上海战役结束也没有任何进展。

第三师团主力在9月17日之前,从前述9月9日的位置向右翼前进了约六公里,向左翼前进了四公里,也就是每天400米到600米的前进速度。部队在接连不断的激战中,像一片片剥鱼鳞似地夺取前面的敌军阵地,并向前挺进。

第十一师团的天谷支队没有在大连登陆,而被命令于8月下旬在青岛以东海面上待机。由于决定不登陆青岛,所以9月1日命令其前往上海。

该支队在9月4日、5日前后登陆吴淞。为了复归师团主力序列,天谷支队在途经宝山城附近向前挺进的过程中,于9月7日和8日,在月浦镇周边攻击顽强抵抗的敌军的多个阵地时付出了很大代价。9月17日,他们在罗店镇东南地区靠近了第十一师团主力的左翼。(事后据军作战主任参谋西原大佐说,天谷支队在登陆上海的十天内,其兵力由3400人减员至900人。)其他第三、第十一师团的主力也在9月17日之前的战斗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在上海的阵地攻击期间,在这两个师团的步兵,一开始出征的士兵几乎全部伤亡,大都是由补充人员补充的。这是日露战争以来没有经历过的巨大损失。笔者的同届生,作为中队长参战的八人全部在这场战斗中阵亡。

从上海开战以来,在参谋本部作战课的作战室里,地板上铺满了1:25000的地图以记载战况。石原部长及下属人员每天都全体集中,统一对战况的认识,并思考作战指导方针。根据不断收到的来自当地的报告和电报,将敌情标在地图上,就像画上一片片的鱼鳞一样。西村少

将用橡皮擦掉一片红色的鱼鳞,然后用蓝色铅笔标记友军占领或失去阵地的情景至今仍浮现在我眼前。但是即使经过了多日,地图上标记着红色鱼鳞的区域几乎没有减少。在上海战役的两个半月里,参谋本部的气氛非常沉重和压抑。

我不由得想起石原少将眯着眼睛,一边咚咚地敲着地图,一边移动着手指,并在有所感悟的地方停下手指,很认真地说:“今天这里不太顺利,没有进展。”而武藤大佐非常不痛快地看着他。等到部长一出去,武藤就恨恨地说:“傻瓜啊,这样像念咒语似的怎么能了解当地的战况啊?”

支那决心进行全面战争,并在上海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条件,且防御上占有优势的城市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我国以少数兵力保护侨民的方针从开始就行不通。第三、第十一师团无论多么精锐,无论多么富有敢闯敢拼的精神,但依靠这样单薄的兵力和少量的装备,想要打开局面是非常困难的。至此,我们得出除增强兵力之外别无他法的结论。

三、增派三个师团及其影响

研究增派兵力的结果是,决定将国内的三个师团和驻台湾军中的重藤支队(以重藤少将率领的步兵一个联队为主)作为增援部队。三个师团定为第九、第一〇一和第十三师团。派遣重藤支队的命令于9月7日下达,三个师团的动员令则于9月10日下达。

动员特设师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虽然已经进行过向华北的动员派遣,但仍担心在上海会遭遇到困难重重的阵地战。特别是在东京进行动员的第一〇一师团是个大问题。考虑到对苏关系,也不能总是派遣精锐师团,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决定。

动员结束那天,我视察了在步兵第一联队营地进行的第一〇一联队的装备检查。确实,第一印象就是这是大龄人集中的部队,都是一家之主,都作为支柱,处于支撑家庭的年龄,并且几乎长年不进行训练,连指挥官都几乎没有现役。我当时认为这样的部队几乎没有战斗力。第十三师团则集中着质朴的东北人,所以比起第一〇一师团来可能好一些,但是,影响各种战斗力发挥的困难条件却是一样的。这是充分考虑之后

的动员,所以我们只能期待着他们尽可能地发挥出战斗力。

关于增派兵团的使用方法,除重藤支队在第十一师团后方的扬子江岸登陆之外,三个师团都从吴淞附近的黄浦江岸登陆,形成和第十一、第三师团并行的战线。三个师团按照第一〇一、第九、第十三的顺序于9月中旬到下旬从神户、大阪出发,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在吴淞、上海之间登陆。

从增派兵团的动员令下达到抵达上海的一个月里,当地又连续发生了苦战。但是随着这些兵团的陆续到达并加入战斗,终于给战场形势的好转创造了契机。

重藤支队于9月18日前后在罗店镇北方的川沙河口附近登陆,并迅速西进,于9月20日前后到达罗店镇以西约三公里的地方,形成了在西面与敌对阵,掩护第十一师团右翼的态势。

第十一师团如前所述,由于天谷支队的抵达使得师团的主力得以集中,并于9月30日和重藤支队的左翼衔接,师团在西南面保持了约四公里的正面战线。这样一来,其从苦战了一个多月的罗店镇周边前进了一两公里。

第三师团如前所述,从9月17日的前进线开始,继续不断地猛烈进攻,大约两周后在右翼取得了前进约两公里的战果。10月1日,从刘家行北方约两公里的张家角开始,该师团攻克了连接刘家行、顾家宅的敌军坚固阵地。

第一〇一师团于9月20日左右在吴淞附近登陆,在攻克蕴藻浜北侧地区之后继续前进。9月30日,其主力和第三师团的左翼会合,进入蕴藻浜北岸附近,距登陆点前进了约六公里。第一〇一师团的谷川支队登陆后和第三师团的片山支队交替作战,在江湾镇与敌军阵地对峙。片山支队于9月末回归第三师团主力。

第九师团于9月23日开始在吴淞附近登陆,9月30日,主力向第十一、第三两师团的后方前进。

第十三师团从9月下旬开始在吴淞附近登陆,10月10日前后,主力在月浦镇附近集结完毕。

现在大概回顾一下战况。从8月23日第三、第十一两师团的先遣

队登陆以来,上海派遣军将蕴藻浜河流以北区域作为进攻正面,向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但几乎没有进展。随着9月下旬兵力的增加,派遣军的进展如前所述,到10月1日占领了东西流向的蕴藻浜河流以及与此垂直的、南北流向的杨泾河所围成的直角区域内的大部分地区。敌军依然向东在杨泾河一线、向北在蕴藻浜河流一线占领着重叠在一起的数个阵地,以阻止我军的进攻。

至此,上海派遣军制定了新的战斗指挥方略,将此前的主攻方向由西面改为南面,首先攻占大场镇。

为执行这个方略,派遣军命令第三师团左转,命令第九师团向其右侧前进,并指示这两个师团向大场镇前进。

这个时候,让第十三师团加入第九师团的右侧,其右翼和第十一师团、重藤支队相衔接。第十三师团的右侧依然面向西面敌人的阵地。第一〇一师团随着战况的进展向第三师团的左后方前进。

四、第一部长的更迭和杭州湾登陆的决定

如前所述,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石原第一部长和武藤第三课长间持续的内部斗争随着上海战况的激化更趋严重。到上述增派三个师团去上海的时候,石原当初对上海的构想已经漏洞百出。这个时候,有人说石原少将提交了辞职申请。关于石原的人事安排有很多复杂的情况。9月27日,石原少将被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其职位由第四部长下村定少将接任。至此,石原将军在陆军核心中的活动终于画上了句号。

石原将军作为作战课(部)长的任职只有两年。他的思想很先进,业绩也很突出,但是在对支态度、对支策略方面与陆军上下背道而驰,最终导致正确的石原思想为犯错误的大众所不容的结果。

石原少将调离后大约一个月,也就是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组建的时候,武藤大佐也被调离,任命其为方面军副参谋长。

新上任的下村第一部长的想法是,既然支那事变已经爆发,就应该积极作战,直到给予敌人以有效的打击。他自己回忆说,为了打开上海的战局,开始考虑进行战略上将发挥很大作用的杭州湾登陆作战的必要性。

结果,杭州湾登陆作战在下村第一部长酝酿之后实施了。从10月上旬末开始迅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而决定实施杭州湾登陆的方案是10月10日之后的事了。

第十军司令部的组建,该军战斗序列的决定也在迅速展开。在研究了石家庄附近战况的进展后,决定从北支那抽调第六、第十六师团等部队到上海。第十军的战斗序列(以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为主力)以及向上海方面派遣的命令于10月20日下达。

下达给第十军的命令如下:

一、向上海方面增派第十军及其所需兵力。

二、第十军司令官协同海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协助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完成任务。

五、攻占大场镇和上海敌阵地的瓦解

前述上海派遣军主攻的正面转向南面后,进攻仍然十分困难。敌军阵地依然坚固,进攻迟迟没有进展。因此,预定10月中旬进行的大场镇攻略战计划不得不延期。

10月23日,进攻大场镇的战斗终于开始了。从右侧开始,第九、第三这两个并列的师团各自拥有两公里的战场正面,由第三师团为重点展开了猛攻。在这场战斗中,我军约有120门火炮指向第三师团的正面。如前所述,上海派遣军中重炮兵很少,所以增派三个师团的时候,为了弥补炮兵的不足,派遣了15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一个旅团外加一个联队(欠一个大队)、150毫米加农炮两个大队、100毫米加农炮四五个大队、240毫米榴弹炮一个大队等,另外还决定于10月中旬从北支那抽调150毫米加农炮两个大队到上海。

上述增援的炮兵各部队大部分都已到达,并赶上了大场镇的战斗。但遗憾的是弹药非常有限,没有发挥出与火炮数量相适应的炮兵火力。一般来说弹药不足是上海战役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日本军队传统的、致命的缺陷在上海的又一次暴露。

第九、第三两个师团不断猛攻,到10月25日终于突破了大场镇阵地,向其南方扩大了战果。从大场镇阵地到苏州河大约有七公里,但由

于上述两个师团相继遭到敌军的顽强抵抗,所以到达苏州河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

苏州河南岸阵地的敌军继续进行顽强的抵抗。为了突破这一阵地,两个师团又花了一周时间。11月8日,两个师团突破了这一阵地,进抵南岸,久攻不破的上海敌军阵地至此全面崩溃,敌人开始了总撤退。

11月5日登陆杭州湾北岸的第十军的战略态势对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六、杭州湾登陆与南京(追击)陷落

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的登陆,没有遭到敌军的大规模抵抗,这是上海附近的敌人全面崩溃的重要原因。登陆以后,上海方面的全局作战指导,无论是中央还是当地都相当混乱,最终导致了向南京追击以及占领南京的结果,接下来叙述一下这一概况。

1. 杭州湾登陆作战的目的

关于做出第十军杭州湾登陆作战决定的经过已经叙述过了。

这次作战的目的在于打开上海派遣军久攻不下的战场形势。第十军的任务如前所述,从杭州湾北岸登陆,协助上海派遣军完成任务,非常明确。而当时上海派遣军的任务则与8月15日下达的命令一致,并没有变化,即主要是“歼灭上海附近的敌军,占领上海及其北方地区的要地,保护帝国臣民”。

如前所述,下村第一部长的想法非常积极。他上任伊始就认为,如果不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并占领南京的话,就无法找到解决事变的方法。因此从其回忆录中可以看到,第十军的作战是以捕捉歼灭上海派遣军所面对的敌人之目的。

多田参谋次长虽然是石原思想的追随者,但是没有持不同意见。武藤大佐的继任河边第二课(作战课)长也坚持几乎相同的想法。但两人在扩大战线方面则与下村第一部长的意见截然相反。他们认为在打开正面的战局后,应该确保小范围的要地,占领重要的点线。上述两种思想对以后的作战指导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2. 上海派遣军、第十军、华中方面军的相互关系及中央部的作战指导

第十军在登陆之前由中央直辖,而在11月5日登陆后的两天后即7日,下达了组建中支那方面军的命令,第十军接受其指挥。而12月1日,中央部下达了中支那方面军战斗序列的命令,将第十军纳入方面军司令官旗下。

之所以组建这种非常规的序列,是为了让在上海专注于阵地战的派遣军不被其他的事情打扰,所以让第十军作为中央部直辖部队首先在杭州湾北岸登陆。

关于第十军司令部的组建,参谋本部下达了中央部考虑的该军的作战要领,即:第十军在金山卫附近登陆后,迅速前往松江附近,而后向上海派遣军正面之敌的侧背进攻,并与派遣军一起扫荡歼灭敌人。第十军据此制定的作战计划也大体上遵从了中央部的指示。

但是,10月下旬,登陆前的第十军司令部得知了派遣军正面的敌人后退至苏州河一线的消息。据此,他们认为敌人已经动摇,并可能会撤退,因此做出了如下判断:如果还按照之前的作战计划行动,就会和上海派遣军一起,与敌人正面相遇,其效果不大。于是,他们大幅度修改了作战计划,打算登陆后以主力从太湖南方地区向常州^①突进,以切断敌人主力的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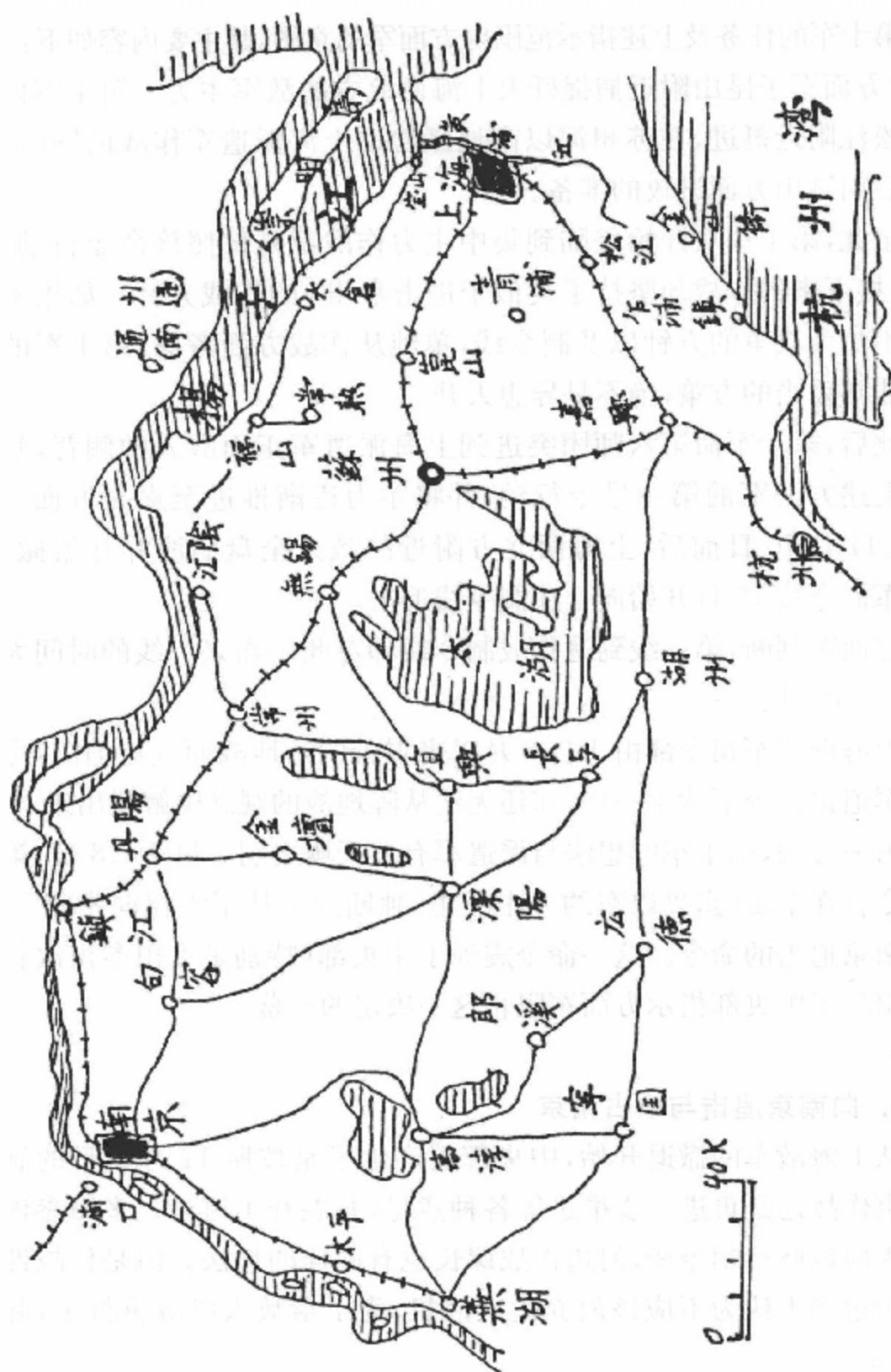
11月3日、4日左右,第十军按照上述的修改方案,在司令部所在的军舰“名取”号上,与上海派遣军参谋(武藤大佐等方面军司令部要员)商讨并争取其同意修改后的计划,但是派遣军并未通过此方案。于是第十军司令官对中央部提出了具体意见。

作为当时的中央部,当然不可能认可他们的方案。为了抑制第十军的想法,中央部于11月7日下达了临命第600号,内容如下:

“中支那方面军的作战区域大体是苏州、嘉兴一线以东地区。”

多田参谋次长认为这条线涵盖的范围还是过大,迟迟没有同意。

^① 原文如此,应为湖州。



上海—南京间作战地点概图

同一天,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向第十军下达了作命甲第一号命令,明确了第十军的任务及上述指示范围内方面军的意图,其主要内容如下:

“方面军于昆山附近捕捉歼灭上海西北方的敌军主力。第十军以主力向松江附近挺进,在苏州河以南地区协助上海派遣军作战的同时,作好此后向昆山方面进攻的准备。”

至此,第十军从开始登陆到集中主力作战都是按照该命令行动的,但是,接下来的作战却坚持了类似于进击常州^①的作战方针。如果不拘泥于不扩大战争的方针以及制令线,单纯从作战方面考虑,第十军的构想是非常妥当的方策,绝不是异想天开。

此后,第十军命第六师团突进到上海派遣军正面敌人的侧背,基本按照上述方面军的第一号令行动,并将主力逐渐推进至嘉兴方面。此间,在11月10日前后,上海西北方附近的敌人全盘崩溃并开始撤退。方面军命令从12日开始向上述制令线追击。

方面军判断,第一线到达作战制令线即苏州—嘉兴一线的时间大约在11月19日。

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由于自8月以来艰苦的阵地战而气氛消沉,尽管方面军追击命令下达了一周,却还无法从阵地战的观念中解脱出来。

另一方面,第十军的想法与派遣军有着天壤之别。11月18日,第十军司令官在金山(嘉兴以东约五十公里)独断地下达了不仅向常州^②,甚至向南京追击的命令。这一命令震惊了中央部(特别是多田参谋次长),甚至出现了中央部指示方面军阻止这一决定的一幕。

3. 向南京追击与攻占南京

从上海敌军的撤退开始,中央部就产生了是按照11月7日的制令线结束作战还是再进一步推进等各种意见,并展开了讨论。多田参谋次长认为应该坚持制令线,河边作战课长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作战课的成员中很多人认为不应该放弃此次战机,为了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起码

① 原文如此,应为湖州。

② 原文如此,应为湖州。

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展开大踏步追击。下村第一部长当然赞成这种想法，并开始考虑向南京追击。

我从一开始就相信石原的构想，所以认为河边（课长）、多田（参谋次长）的方案更好。多田参谋次长这段时间经常把我叫到参谋次长室询问我的意见并进行谈话。我基于战争爆发以来的思考，直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参谋次长的想法是对的。要想实施这一构想，就必须坚定地发布命令，除此别无他法。”我认为作为参谋次长，就算是下级，他也想听到支持自己想法的意见。

11月15日前后，废除制令线的呼声越来越高。第一部长虽然也打算实施，但是河边作战课长阐述了“我亲自到上海去看一下情况，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的意见，于是决定让河边大佐到上海去。

废除苏州—嘉兴制令线是河边课长从上海出差回来，即11月24日的事情。

一方面，第十军虽然被阻止向南京追击，但是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想法。他们利用方面军认可的以一部分兵力向前方推进的方针，以相当多的部队展开了实质上的追击，而这一行动并没有被制止。另一方面，他们数次向方面军及中央部陈述向南京追击的具体意见，以促使其实施。

○

11月17日、18日前后，河边课长在上海了解情况后，得出似乎方面军也有废止在制令线（苏州、嘉兴）以东作战的印象。在他回东京的同时，方面军也坚定了向南京追击的构想，并向中央部具体阐述了意见。中央部在24日、25日前后，第一部长等也坚定了向南京追击并占领南京的构想。顺应大多数人的意见，多田参谋次长于11月27日、28日前后同意了这一想法。

○

12月1日下达了中支那方面军战斗序列以及攻占南京的命令。

此后，方面军以破竹之势向南京追击，并于12月13日攻占了南京。

在这里，我省略了作战经过。但是攻占支那首都南京，对支那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这一点我统帅部以及政府都感觉到了。有人认为这极有可能达到最终目的，就此解决支那事变。东京的街头也充溢着胜利的气氛。尽管是寒冷的冬夜，位于三宅坂的参谋本部的正门前，提着灯笼的

庆祝队伍却仍然绵延不绝。

然而,蒋介石政府立即退往汉口,没有屈服的迹象。

附表八:上海派遣军参谋一览表(1937年8月)

军司令官	大 将	松井石根	(9)
参 谋 长	少 将	饭沼守	(21)
副参谋长	步兵大佐	上村利道	(22)
第一课课长	骑兵大佐	西原一策	(25)
参 谋	步兵中佐	芳村正义	(28)
	步兵少佐	川上清志	(31)
	步兵大尉	二神力	(34)
第二课课长	步兵中佐	长勇	(28)
参 谋	骑兵少佐	本乡忠夫	(32)
舰队兼任	步兵大尉	大西一	(36)
	步兵大尉	佐佐木克己	(38)
第三课课长	步兵中佐	寺垣忠雄	(28)
	步兵少佐	御厨正幸	(33)
	步兵大尉	榊原主计	(35)
	步兵大尉	栉田正夫	(35)

附表九:中支那方面军参谋一览表(1937年11月)

军司令官	大 将	松井石根	(9)
参 谋 长	少 将	塚田攻	(19)
参 谋	步兵大佐	武藤章	(25)
	炮兵中佐	公平匡武	(31)
	航空兵少佐	光成省三	(31)
	步兵少佐	中山宁人	(33)
	工兵少佐	二宫义清	(34)
	工兵少佐	河村辨治	(34)
	炮兵少佐	吉川猛	(35)

附表十：第十军参谋一览表(1937年11月)

军司令官	中 将	柳川平助	(12)
参 谋 长	少 将	田边盛武	(22)
参谋第一课	步兵大佐	藤本铁熊	(26)
	步兵中佐	寺田雅雄	(29)
	炮兵少佐	吉永朴	(31)
	工兵少佐	池谷半次郎	(33)
	步兵少佐	山崎正男	(33)
	航空兵少佐	大坂顺次	(35)
	步兵大尉	仙头俊三	(36)
第二课	步兵大佐	井上靖	(26)
	步兵中佐	冈田重一	(31)
	步兵少佐	堂胁光雄	(34)
	海军少佐	根本纯一	
	炮兵大尉	清水武男	(36)
第三课	工兵大佐	谷田勇	(27)
	辎重兵中佐	小畑信良	(30)
	海军少佐	长冈博吉	
	步兵大尉	金子伦价	(39)
	(附)步兵大尉	冈田元治	

第六节 上海出差记事(与河边作战课长随行)

如上一节末记述的那样,河边作战课长到上海出差,我也一同随行。我们11月17日早上从羽田机场起飞,傍晚时分到达上海。

我们直接到达方面军司令部,并开始了会谈。方面军参加会谈的有塚田攻少将、副参谋长武藤章大佐和作战主任参谋公平匡武中佐。

一、与方面军司令部的沟通

1. 和首脑部门的沟通

(1) 作战制令线问题

河边：“参谋次长、第一部长依然认为制令线是之前所指示的苏州—嘉兴一线以东地区，但是基于当地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作出最终决定。另外，我们也在考虑进抵目标线后抽调走若干个兵团（当时已经决定了占领华南沿海的构想）。”

武藤：“虽然制令线定在苏州—嘉兴一线，但是如果占领了无锡，不仅确保上述目标容易实现，而且无锡作为工业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另外，第十军占领湖州附近，切断从杭州方面到南京的交通，对我们也是很有利的。根据英美等国的情报，如果攻占了江阴的话，蒋介石就必然下野。但是如果在占领指示的制令线之后，中央直接抽调走兵力的话，那就又另当别论了。如果按照原来的方针进行南京攻略战的话，根据现有的军队，实施起来很困难。必须找到一个让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为之振奋的新方案。”

塚田：“虽然作为军司令官是不该示弱的，但是，在目前的军队不得力这一点上，我和武藤君的意见完全一致。以阵地战观念根深蒂固的军队来攻占南京是无法实现的。”

武藤：“最忠实地执行中央意图的是军司令官。真的要抽调走兵力吗？”

河边：“在目前的战局没有告一段落之前是不会这么做的。现在只是在考虑抽调兵力及其运作方法。”

武藤：“最好还是占领无锡。将第十六师团从北支那调来，11月13日在白茆口登陆，此后并没有大的行动，必须考虑让他们有所作为。湖州—南京一线有很大的意义，占领湖州附近是必要的。另外，福山对岸的通州（南通）被英国利用，是个令人头疼的地方。如果我们也将其占领的话，效果就会更大。就算抽调走两个师团的兵力，进行上述作战还是可行的。第十军起初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是在方面军下达命令后还是很痛快地按照命令行事，让第十军占领湖州不是很好嘛。根据最近的情报，陈诚要到宜兴，顾祝同要去常州，以扭转战场形势。因此，江阴附

近的敌军阵地可能会更加坚固。另外,据情报人员的消息,江阴、无锡附近的敌人开始有反蒋倾向。无锡附近的阵地实际上如同不存在一样。”

河边:“第一线师团的战斗力现在如何?”

武藤、公平:“一开始就参加战斗的第三、第十一师团已经非常疲惫,损失很大,刚开始出征时的人员也已经全部被替补了。第九师团还可以继续战斗,但是在苏州河战斗后也有些疲惫。损失程度依次为第三、第十一、第九师团。”

公平:“有没有在其他方面进行作战的意图?”

河边:“是否让从这里抽调走的兵力进行作战还有待研究,但是仍会列入考虑的范围。抽调兵力的时间就是刚才说的那样。”

公平:“如果能将铁道完全修好的话对军队的行进很有好处。沪杭甬铁路(上海至杭州间)到嘉兴为止都是完好的,京沪铁路(上海至南京间)只是少了一些枕木。”

(2) 军司令部问题

河边:“我想听取一下各位关于今后军司令部编制问题的意见。”

武藤:“如果继续进行作战的话,就有必要任命专门的派遣军司令官,特别是如果进行南京攻略作战,这个绝对有必要。若任命新的派遣军司令官,随之而来的是必须进行幕僚的更替。对于持有阵地战思想的人,这时候最好更换掉。这是出于战况的考虑,当然,如果强行更换的话也不好。松井军司令官是个头脑灵活、善于沟通的人,如果没有大规模进攻的话,像现在这样就可以了。这时要把军队合编成一个军,那么派遣军和第十军的取舍是中央统率上的微妙问题。将一个军司令部调往其他方面作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3) 飞机问题

河边:“航空部队的战斗力如何?”

武藤:“陆海军的整備能力都很弱。我认为有必要进行若干时期休整。陆军的炸弹不足,海军的炸弹虽然充足,但是需要整備。”

公平:“侦察兵力也不足。相对于两个军来说侦察非常不充分。方面军完全不能直辖使用,还需要两个侦察中队。还要拍摄照片和绘制地图,因此希望能够调用驻满洲的航空侦察班。”

武藤：“希望能够配备三四架普斯茅斯侦察机。军用地图的不完备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完全不了解道路和河流的状况。在地图上没有道路的地方，实际上可能会有相当好的道路。也有与之完全相反的情况。”

(4) 崇明岛的处理

武藤：“我的想法是占领崇明岛，可以用少量兵力占领之。将来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占领比较好。通州也是一样，以第十一师团一部即可占领。”

(5) 对第十军登陆作战的全面观察

武藤：“在本来不可能登陆的地方集中兵力实施登陆这件事，就是单从结果上考虑也有很多问题。虽然有 150 艘以上的运输船，但是实际运送登陆部队和物资的船只有 40—50 艘，其他船都要绕行到上海。”（注：大部队不能在杭州湾岸登陆是一直以来的定论。）

(6) 船舶

公平：“为满足方面军直辖运用，需要共十万吨的船只。”

(7) 上海市及其周边警备的概要

公平：“将目前方面军直辖的合计一个半师团左右的兵力分布在若干地区担任警备，以确保治安。A. 海军部队负责闸北和浦东一部分。B. 第三师团片山旅团长指挥的一个联队负责南市（上海市南端附近区域）。C. 第一〇一师团的佐藤支队负责南市西部地区。与海军之间并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已经到了解除海军陆战队归方面军司令官指挥的时候了。”

(8) 马匹问题

公平：“由于管理不善，马匹的损失很大。关于是否要补充，还需要派遣军进行调查。有句话说‘南船北马’，因为这是在以船为主的地方，所以兵站的运输主要依靠船、铁路及汽车。”（注：在上海战役期间，几乎没用马匹，但是在编制上动员部队的马匹数量却很大。由于对马匹管理不善，还没有使用就出现了损失。据说在华中用一个两个来数瘦弱衰老的马匹在当时很出名。）

(9) 不对铁路进行改轨，保持原样以便迅速加以利用

(10) 其他

公平：“现在不需要炮兵司令部。”

河边：“如果抽调走两个半师团的话，应该是哪几个师团呢？”

武藤：“如果战事不告一段落的话，就没法做出决定。”

塚田：“中央部不要再派那些不明白目的的人来了。”

武藤：“自从方面军司令部组建以来，司令部以外的杂事都往这里塞，为此都腾不出人手了。管理部门的编制太少是造成腾不出人手的原因。另外还希望能够考虑送文件的方法。战况对军队的影响甚大。苏州河战斗后虽然下达了追击的命令，但是第九师团并未立刻出兵，实际情况是14个小时后才终于开始行动，这期间部队在洗涤衣物。而第六师团立刻就勇敢地行动了。”

以上是和方面军司令部首脑部门沟通的大致内容。

2. 后方的诸问题

以下的记述，是兵站主任二宫参谋所做说明的主要内容。二宫少佐从参谋本部作战课出征，解决了困难重重的上海补给问题，作出了很大贡献。

(1) 第十军的后方

A. 10月1日前后，开始着手利用黄浦江进行补给的研究。11月5日第十军登陆后的状况在一两天内都不明了，到了7日才断断续续地得知登陆成功的消息，稍微放了点心。到了8日，得知登陆海岸附近的河里没有船只、道路上也没有桥等陷入困难境地的消息。9日，小畑后方主任参谋（辎重兵中佐小畑信良）前来报告说，后方无法解决，请求上海派遣军支援。

B. 方面军答应了这一要求，并给上海派遣军下达了命令，但是该军并不积极。方面军再次下达了具体命令，并且特别以“作命甲”的形式下达，但是派遣军第一课对这个任务采取拖延的态度。

接下来让派遣军承担了对正在北上突进上海西部地区的国崎支队和第六师团的补给任务。

C. 当时上海（黄浦江）的码头全部为装卸船舶所挤占，处于堵塞的状态。10日傍晚稍微疏通了一些，所以命令第十军后方的一部于11日向上海绕航。按照这个命令，第十军将尚未登陆的舰船

全部绕航到黄浦江。因此,停泊在上海的未登陆舰船数量有一百余艘。

D. 11月12日,第六师团的弹药由汽车向青浦一边开辟道路一边运送,并取得成功。第六师团登陆后,之所以能进行从青浦到昆山附近迅速果敢的作战,也是与当地物资丰富,完全没有对粮食的额外运送需求有关。而汽车运送的弹药也赶上了该师团在昆山附近的战斗。

E. 由于黄浦江的疏通和海军的援助,所以从17日开始让5000吨的船舶溯江而上。

F. 利用上海以北的所有码头,让滞留的一百余艘船只每天登陆十二三艘。

G. 要想形成第十军全力推进的后方态势,还需要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弹药预计要准备作战需要的 $\frac{3}{4}$ 的数量。

(2) 上海派遣军的后方

A. 由于经历了两个月以上的阵地战,所以消耗了大量弹药。虽然大场镇只用了相对少量的弹药就结束了战斗,但是在苏州河的渡河作战中却意想不到地消耗了很多弹药,尤其是炮弹。

在切断南市后,计划让第十一师团和重藤支队在弹药上以作战需要量的 $\frac{1}{2}$,其他兵团以作战需要量的 $\frac{1}{5}$ 将就一下。第九师团之所以接到追击命令但并没有发动追击,弹药不足也是一个原因。还有,因为补给了第十军(第六师团、国崎支队),所以感到弹药更加不足(第六师团和第十六师团的辎重还留在乘船地华北地区)。

若加上从国内运来的弹药的话,12月上旬,预计全军会持有会战需要量的一半,形势暂时还较为乐观。

B. 粮食及其他物资,目前全军约有两天的储备量。因为每天卸上岸的只有军队一天的需要量,所以这一状况不容易改善。

第十军后方的百余艘船只几乎占据了整个码头,所以派遣军的粮食就更加困难。派遣军已经提出强硬的抗议。以每天卸载一艘的速度来看,这一状况短时间内无法改善。

希望暂时不要解雇运输船,让他们再运送两三百份师团(方面军全

部兵力一个月的量)的军需品。

C. 对第一线的输送力不足。到苏州附近只有一条良好的汽车道。马匹也衰老瘦弱,派不上用场。

虽然也在研究利用苏州河,但是考虑到和英国的关系,很难有所进展。如果开通水路,预计可以产生以下输送力:

黄浦江(到金山)	约 3 000 吨
苏州河	约 1 000 吨
浏河镇—太仓间	约 800 吨
扬子江(到浒浦镇用舟艇)	约 800 吨

上述水路的开通,预计可以在 11 月内大体实现。与此相应的运输单位预计也可以在本月集结完毕。

D. 如果以全军的主力从常熟、苏州一线推进相当的距离,那么需要三周左右的准备时间。如果是一两个师团,现在就可以行动。

E. 根据判断,两军都充分整備好后方,并发挥出全部战斗力的时间是在 12 月上旬。方面军有必要设立船只和铁路的直辖管区,以对两军的后方进行有计划的管理。

F. 上海方面的海运状况。第十军虽然在金山卫城附近的海滩搭建了 500 米的栈桥,但是没有起到作用。该军 166 艘运输船中的 97 艘绕行到上海。因此,黄浦江里聚集了 124 艘运送船。

在上海,虽然停泊着运载派遣军军需品的运输船 27 艘,但是上述 97 艘船的到达明显阻碍了其物资上岸。为解决这一问题,上海以北的全部码头都按以下比例使用,只是根据实际情况有时也互相调整。

军	50%
第十军的后方	20%
上海派遣军的后方	20%
其他	10%

中支那碇泊场监理部看来今后还是必需的吧。陆上运输队连续运送了三个月,已经疲惫不堪了。

已经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支那苦力,现在的状况是苦力的口粮筹措困难。

不知道船上到底装了些什么,确认这些很费工夫,连船长也不知道。华中军监理部倾全力核实一遍需要花上三天时间。

但是,现在渐渐能看到曙光了,所以将来是可以乐观的。

G. 兵站部队

(a) 有必要设立兵站监理部。作为一个方案,由方面军司令部的田尻少将(船舶方面的权威,华中船舶监理部长)担任兵站监理部长是个合适的意见。不管怎么说,在设立方面军直辖区的情况下,设立坚实的兵站组织非常有必要。

(b) 强烈感到汽车的不足。虽然有水运,但是因为要进行激烈的阵地战,所以陆运也很必要。补给量大得出乎意料,不能按照平时的数量表进行计算。

(c) 当地的舟船数量相当多,但是不能集中起来为全军兵站部有系统、有组织地利用。在帆船集中的地方,每艘船里都挤满了难民,如何处置很令人为难。希望能尽可能地从国内运来机动艇。

(d) 阵亡者的个人装备数量非常庞大。因为强烈的忌讳意识,谁都不愿意使用。

二、访问上海派遣军司令部

第二天即11月18日,我们访问了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司令部位于大场镇南方约一公里的一个叫周宅的地方。和方面军司令部联系时得到的印象是,派遣军司令部经过长期艰苦的阵地战,气氛好像很沉闷。但是,实际拜访时发现,比预想的要好得多。

河边大佐说明了来意,但是饭沼参谋长及六七名参谋围成一团继续谈话,大家几乎都没有转过头来看一眼。这样做的目的好像是让来访者(河边)听到参谋们的谈话。

1. 与参谋部的接触

西原大佐:“重藤支队说正面的敌军阵地构筑有碉堡,坚固异常,无法攻克,同时还阐述了这样的意见:‘军有必要以第十一师团到福山上游进行登陆作战。如果不这样做,正面的敌军阵地非常坚固,难

以攻克。如果实施上述作战，将配属给支队的军直属部队调走也没有关系。’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战线很难推进。不修整道路重炮不能去支援的话是不行的。”

饭沼参谋长、上村大佐：“嗯，嗯。”

西原：“总之，因为敌人构筑了阵地，不费力气攻克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都要有重炮。特别是我们的追击这几天停滞了，敌人应该会重整阵容了吧。”

饭沼参谋长和上村大佐的意见虽然和西原大佐好像有些不一致，但都保持了沉默。其他参谋也没有说话。

饭沼：“可是，或许也没有那么顽强吧。”

西原：“不，非常顽强。”

上述的谈话大约进行了 20 分钟，其间河边大佐处于进退两难的状态。

河边：“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困难啦什么都可以。”

西原：“如果在制令线（苏州—嘉兴）那里停止的话，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但是如果以主力继续前进的话，后方就不行了。只是，如果是江阴—无锡一线，以现在的状况虽然可以设法前进，但最让人不安的还是后方。若要前进就有必要建立兵站监理部。现在只有栉田少佐一个人在处理后方事务。在目前形势下，被牵制在无锡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想大张旗鼓地从苏州南北一线出击很困难。必须对眼中钉般的无锡以东高地下手。”

饭沼：“有没有从军抽调走兵力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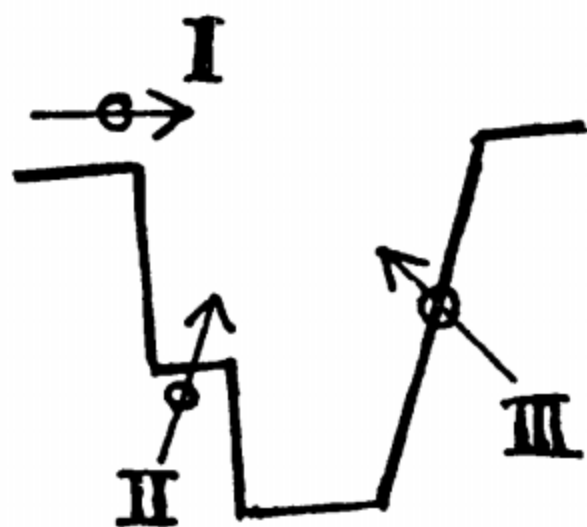
河边：“战局告一段落后，应该会的。”

饭沼：“允许使用瓦斯吧。……攻占南京后怎么办呢？”（没被当作认真的发言来接受）

西原：“在像上海战役一样的作战中，特设师团不能用于防御以外的用途。第一〇一师团在蕴藻浜就筋疲力尽了，第十三师团的战斗力也差不多。团结方面和装备很差，尤其是团结最不好。第一〇一师团曾经向一个小村落发射两万发子弹，虽然敌人撤退了，却没有突击。偶尔突击一下，但因遭到袭击而逃了回来。步兵第一〇三联队某大队在夜袭的时

候大队长和两三名士兵突击了，但是后面却没有跟上。突击的时候并没有敌人，大队长因为部下没跟上而在吸烟的时候遭到了袭击，在被部下劝回原来阵地的途中，大队长在我双方的中间地带战死了。部下直到第二天还不知道这件事，甚至看到了战死者的脸也不认识。队长、战友等都没见过面，真是让人头疼。”

上村：“以后稍微训练一下应该会好一些吧。”



示意图

西原：“（一）第一次补充兵要在会战前到达。天谷支队的步兵第十二联队在登陆后的十天内由三四千人变成了 900 人。但是补充兵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到来。”

“（二）有必要考虑步兵如何压制敌人机关枪的问题以决定装备。无论打多少发炮弹，总有局部打不到。掩体内的机关枪，用 37 毫米步兵炮都压制不住。炮弹炸坏的只是 I（参见示意图），冲锋的步兵因为 II、III 而全军覆没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不知道多少次了。可以说，第三师团苏州河渡河战斗就是因为两挺机关枪而受阻的。”

“（三）有必要对飞机进行整备。陆军的飞机不怎么起作用。海军评论说：陆军的飞行员缺乏机械装置的概念，并挖苦说‘陆军真是很爱惜飞机啊’。第十一师团登陆后就很快遭到飞机的攻击（下坂参谋等战死），此后他们就对飞机很敏感了。”

“（四）关于步炮协同方面，随着最后发射的炮弹展开突击在早先精

锐的常设师团是可能的,但是补充兵替补之后就不行了。另一方面,炮兵讨厌上前线,就算被配属到前线也不怎么协助,第一线步兵联队长就算下达出发的命令也不服从。不如让精干的炮兵联队长指挥部队,命令炮兵联队长积极发动进攻。第一线步兵联队长多数也不愿意配属炮兵。作为特例,第三师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和野炮兵第三联队某大队的协同作战配合得很好,堪称楷模。”

“(五)有必要增加一场会战的弹药量。第一〇一师团和第三师团换防后,直到进抵蘆藻浜河流,一共消耗了一场会战的弹药量。没有了弹药,就算有再多的火炮都没用。第三师团有一段时间受到了120门火炮的协助,但是由于弹药不足,战线无法推进。”

“(六)粮食方面,不需要时髦不中用的东西。首先是要考虑到给第一线必要的给养。疲劳恢复素之类的东西就算配给了也没有意义。”

“(七)手榴弹的引火时间是7.5秒,太长了,还有很多拉了导火索但不爆炸。第一线的小队长对此很愤怒,并大生军司令部的气。感觉在手榴弹方面输给了支那。”

“(八)虽然平时就知道因队长的不同,导致部队有强弱之分。这在平时还不是太明显,但是到实际战斗中会发现,这个现象十分严重。在蜿蜒曲折的我方某战线,突出部总是由队长优秀的部队的进攻而形成的。这样的部队,从来都不发牢骚。”

2. 栉田参谋(后方参谋)

栉田少佐是由作战课兵站班调到这里的。这是一位什么都不在乎的杰出人物,是一个不容易悲观的人。在这个司令部里,他也是一位很乐观的人。

(1) 根据判断,今后的后方无需担心。但是,如果想充分利用水路运输,必须考虑进行必要的准备。

(2) 目前野战医院收容了8000人以上的伤病员。因为有派遣军的诊疗机构和红十字医院等,所以不存在太大问题。但是缺乏管理机关。

医用船只每天出港一艘,但是由于大小有别,所以伤员的送返很不

及时。另外,医用船还顺便装载军需品运过来,所以效率很低。

(3) 汽车不足。

(4) 信件、邮件堆积如山。

(5) 因为军的前进,所以后方很繁忙。栈桥的分配、向前线运送军需品等,工作非常多。

(6) 我认为有必要建立兵站监理部。

[附记] 判断当时的情况,以灵活的思想用兵是兵家之道。但实际上,切实履行起来很困难。在进攻上海阵地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半月恶战苦斗的上海派遣军,在敌人全盘崩溃开始撤退十天后,仍未从依靠阵地的观念中转变过来。在日露战争中,在进攻旅顺要塞中吃尽苦头的乃木大将的第三军司令部,在参加此后的奉天^①会战前,曾有更换成包括司令官在内的新阵容的意见。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河边作战课长的报告

如前所述,河边大佐将与方面军、上海派遣军沟通的结果以电报的形式于18日发送给了参谋次长(这个报告是18日到达中央部的)。

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作战制令线的问题,交给方面军比较好。作为方面军,参谋长及以下都认为,在目前的制令线(苏州—嘉兴)的作战告一段落后,要进行兵力的整顿和休整。如果以一部兵力(混成旅团的规模)马上转向其他方面作战也不是很困难。”

但是,在这个报告到达的时候,中央部的气氛已经变得相当积极。之后在制令线的废除、攻占南京的想法上,无论是当地还是中央部都很高调,最终按照如前所述决定执行。

这是我个人的推断。但是,我认为在和方面军联系的时候,武藤大佐的真实想法和河边大佐的想法不同,是很积极的。以前武藤大佐任作战课长时的想法,就是不拘泥于在上海占领小块局部区域。这一点从前述的各种原委中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总之,武藤、河边两位大佐的

^① 今沈阳。

想法有很大的差异。

在这次沟通中,武藤大佐没有特别积极地发言。尽管如此,从前述的发言中还是表达了其非常积极的意图。河边大佐回到东京后不久,方面军司令官及以下就攻占南京问题陈述了一致的意见。

(下略)

[井本熊男:《支那事变作战日志》,
东京芙蓉书房,1998年12月1日。]

(郭敏 叶琳 译)

二、上海派遣军

1. 报道战线

马渊逸雄

编者注：马渊逸雄，1896年8月31日出生，1918年5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9年11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先后在步兵第三十四联队、近卫师团司令部、第七师团司令部、陆军省、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任职，1937年11月晋升为步兵中佐，1939年3月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长，同年8月晋升为步兵大佐，后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兼报道部长，1940年12月，任大本营报道部长，1941年10月任第二十师团步兵第七十八联队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2月任第五师团参谋长，1943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945年2月任第十六军下属之独立混成第二十七旅团长。

(前略)

第三章 南京战的报道

第一节 围攻南京

上海周边的阵地战，每推进100米、每占领一个村落，都成为新闻并加以报道。但另一方面，由于报道时需要保密，报道战线实在是凄惨，报道人员在精神上也疲惫不堪。

突破苏州河防线之后，敌人阵脚大乱，我军终于转入了追击运动战。自攻陷大场镇之后，皇军的追击势如破竹，朝攻一城，夕拔一寨。

支那军一旦开始崩溃就溃不成军。谢冰心在《女兵》^①中也清晰地描述了苏州一带的混乱场面，字里行间交织着女人的感伤，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心头发热。突入苏州城内一看，房子的大门上、墙上到处画上了箭头，写着“某某师奔赴无锡”、“同志们，去无锡”之类的话，粉笔字迹清晰可见。

看来支那军已经是相当慌乱了。我们报道人员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嘉定、太仓、昆山、苏州，就像拨动梳子齿一样，每天都会传来捷报。

报道部的新闻发布也是十分认真的，当我大声宣布“几点几分占领某地”时，记者团就会哇地发出欢呼声，一片喧闹。在攻陷常熟的时候，曾经闹出笑话：我因为过度兴奋，把“常熟”读错了，大声喊道“攻占了热情”，这时有人说：“热情真好啊。饱含感情……”我连忙更正道：“哦，不对，是常熟！纠正一下，是常熟！”然后哈哈大笑。总之，报道部和记者团浑然一体地共同向前突进。

另一方面，从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②急速推进，例如，谷部队^③从松江、枫泾镇长驱直入，第三天即进抵安亭镇，切断了敌军前进的道路。河喜多部队指挥水上部队在接近太湖的地方渡河，从平望镇直奔苏州南面。另外，重藤部队^④从吴淞附近溯长江而上，在白茆口进行敌前登陆，从敌军主力的背后实施攻击，并在此展开了所谓的湖东会战，在苏州、常熟附近的沼泽地带歼敌三万人。

虽然各部队都有随军记者，但因为听说重藤部队逼近了敌人主力的背后白茆口，所以派遣了以竹原大尉为首的记者和摄影班配属该部队。这一行人在登陆战和登陆后遭遇了敌人强大的火力，冒了很大的危险，但名取洋之助君和一色辰夫君的摄影班还是在枪林弹雨中拍下了历史

① 原文如此，应为谢冰莹的《女兵自传》。

② 即日军第十军，因司令官为柳川平助中将，故名。

③ 即日军第六师团，因师团长为谷寿夫中将，故名。

④ 即日军台湾警备旅团，淞沪战役爆发后被派往上海，为上海派遣军直辖重藤支队，因支队长为重藤千秋少将，故名。

性的记录照片。

经过湖东会战，吉住部队^①攻入苏州，中岛部队^②和重藤部队从常熟方面进攻，拿下莫城镇，突破了敌人“吴福线”阵地，即德国人冯·塞克特将军所指导的国防阵地，也就是敌人夸口说即便放弃上海，在此防线也决不后退一步的那个著名的塞克特防线。

原本以为中支的作战在突破此防线后就将结束，可是，在湖东会战中溃败的敌军早早地就放弃了该防线，所以并没有发生预料的阵地战。我军对败退的敌人展开追击，不断瓦解敌军的抵抗，占领了无锡，并直逼江阴。

另一方面，柳川兵团主力在太湖以南泥泞难行的道路上急速前进，连师团长都拄着竹竿徒步行军。其间，在嘉兴、嘉善和平湖等地遭遇了敌军的既设阵地，敌军凭借碉堡顽强抵抗，但勇往直前的柳川兵团不等野战炮的支援就突破了敌人阵地，于11日早早地占领了湖州。我南北两军胜似戈登的常胜军，直逼敌首都南京，并已经在气势上压倒了蒋介石的大军。

自事变爆发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当打到前次停战协定^③划定的界线，或者至少是占领了吴福阵地之后，中支的战事就结束了。因此占领敌人首都南京这一想法与其说是高见，不如说一直被看成是荒唐的想法。当局也出于战略考虑，对是否攻占南京一直秘而不宣。我们报道部把“向南京挺进”作为“向西挺进”的代名词使用，以此激发国民对南京的兴趣和关心。可是作战课提醒我们要避免使用以南京为目标之类的表述方式。第一线部队在无锡和湖州已经做好一切准备，等待着攻击命令。

11月下旬，大本营刚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前线将士就奋勇当先，开始了潮水般的进攻。

此前，随军记者都已经估计到战事会向攻占南京的方向发展。因此，每个人都立志：即便赌上男人一辈子的名誉，也要用手中的笔来第一个报道我军攻入敌都。所以，记者们纷纷找我商量：“跟随哪支部队才可

① 即日军第九师团，因师团长为吉住良辅中将，故名。

② 即日军第十六师团，因师团长为中岛今朝吾中将，故名。

③ 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的《上海停战协定》。

以第一个登上南京城？”作为我来讲，必须尽量平均地向各部队分配随军记者，所以我在对他们说明了有关宣传方面的注意事项后，将他们分配到了各个部队中去。不过，京沪铁路^①方面毕竟道路畅通，武器弹药的补给也比较方便，而且兵力也十分充足，因此我军的推进比较顺利。与之相比，柳川兵团方面由于道路稀少，又很泥泞，后方的补给几乎跟不上，因此，向前推进得十分艰难。尽管如此，柳川兵团还是急速前进，粮食则照搬孙子兵法，从敌人那里夺取，所以随军记者能够一路跟随已经是很不错了。其间，随军记者还不时向将校们借马来骑才能跟上部队前进的脚步，根本没有进行报道或通讯的闲暇了。

如果把京沪线方面比作阳关大道的话，那么，太湖以南就是羊肠小道。在阳关大道一侧，尽管敌军在逃离前实施了破坏，但通往南京的宽阔大道还在，经过工兵施工，又能够行驶卡车了，而且还有铁路。因此，只要对川流不息前进的补给卡车司机说：“士兵兄弟，拜托啦。”就可以不断地换乘卡车，顺利地奔赴前线。

卡车上挤满了人，因为是全速行驶，所以如果不抓紧的话，就会被甩出去。而且那时已经相当寒冷，以至于抓住栏杆的手指尖都冻得生痛，简直就是在冰冻中行军，豁出命去了。

士兵们高唱着这样一首流行歌曲：“你好，好久不见啦，我愈发精神抖擞。”在风雪中飞驰的卡车上合唱流行歌曲，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一种豪迈感。每当听到那首歌便会想起当时的情景。伴随着南京的临近，我军的士气愈发高涨。而羊肠小道那一方面的柳川部队由于没有大道，再加上许多部队都要走无法行驶交通工具的道路，因此也无暇整修被毁坏的道路。他们是不断克服没膝的泥泞，承受着莫大的艰难困苦向前推进的。

在阳关大道上，捷报不断传来，而在羊肠小道那一方面，随军记者只是跟随部队行军，即便获取了战报，也没有将报道发回来的通讯工具。所以，立下历史性战功的柳川兵团在新闻报纸上悄然无声，实在是令人遗憾。

报道部为了弥补该方面现场报道较少的缺陷，以军的报告为基础竭

^① 南京至上海的铁路，因南京当时为中国首都，故名。

力提供报道资料。但是,由于官方新闻比较死板,所以无法引起读者的兴趣。我认为,仅凭我们随军记者跟上那样迅猛强行军的部队并参加了南京战这一点,作为作战报道来说也是十分值得尊重的。当该方面部队的随军记者站在雨花台上俯瞰南京城时,眼里含着难以名状的激动泪水。

阳关大道和羊肠小道是强势部队和弱势部队的竞争。但是,即便是同一方面的军队,各个部队之间都如同争做攻击宇治川的先头部队一样展开竞争。军队的竞争意识自不待言,而报道阵营的竞争我认为则更为特别。报道阵营的竞争意识将记者和摄影师推向了死亡之地。在攻击无锡的时候,与胁坂部队^①的军旗一道前进的朝日新闻社的电影班成员前田君和读卖新闻社的记者渡边君,因为前方二三十米处突然射出的机枪子弹而壮烈牺牲。

各兵团不断向前推进,并攻占了江阴要塞。荻洲部队^②的一部渡江到了江北,夺取了扬州;另一部则沿长江南岸逆流而上,经过龙潭附近,从紫金山的背面直逼乌龙山炮台方向。攻占无锡后继续向前推进的中岛兵团进入汤山镇^③一带;吉住兵团则抵达淳化镇附近。另一方面,柳川兵团的牛岛部队^④从广德向芜湖方面推进;国崎支队经古时项羽曾渡过的乌江镇渡口,渡过扬子江,直逼浦口,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末松部队^⑤从溧水方面进入方山一带;稻叶部队^⑥从郎溪方面进抵牛首山附近,由此完成了对南京的围攻态势。

第二节 占领首都南京

伴随着围攻南京的进展,随军记者和各报社分社之间的竞争变得比

① 即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因联队长为胁坂次郎大佐,故名。

② 即日军第十三师团,因师团长为荻洲立兵中将,故名。

③ 即南京东郊的汤山镇。

④ 即日军第十八师团,因师团长为牛岛贞雄中将,故名。

⑤ 即日军第一一四师团,因师团长为末松茂治中将,故名。

⑥ 原文如此,应为谷部队,即日军第六师团。作者记忆有误。日军进击南京及南京攻略战时,第六师团长为谷寿夫中将。1937年12月28日,稻叶四郎中将接替谷寿夫任第六师团长,稻叶四郎任师团长时期的第六师团才称为稻叶部队。

围攻部队的竞争还要激烈,并且分配到各部队的记者都十分希望自己跟随的部队建功立业,并对此进行报道。其中就有这样一个插曲。一次,某部队的参谋自言自语说:“××镇就要拿下了。”而此时在一旁的随军记者便说:“太好啦!已经彻底占领了吧。”于是便发电报说:占领××镇。严格说来,这是极为棘手的电报。其兴奋之情我很理解,但是和报道部及军所发布的消息不同,这种新闻报道的责任在报社。正因如此,做得好的话,报社名声会得到提升,但做不好,并反复出现错误的话,对报社的评价自然就会降低。这种速报主义的报道方式让前线的随军记者遭到了很大的报应。

然而,作为攻占敌首都南京的第一篇报道是不能允许因为报社的竞争而搞错时日,或者报道与事实严重不符,或者有损各部队的功绩形象等事情发生的,所以,报道部决定发出以下指示:“关于攻占南京,即使是占领了城门一隅,任何单位都不得先于军报道部发出通讯报道。也就是说,即便南京实际上已经被占领,在报道部宣布之前都不许进行报道。”这对于热衷于竞争的各报社来说是极其严厉的制约。然而,没有用于报道的特别通讯网的报道部要对拥有无线电通讯网的报社进行统一管理,如果是平时还好,但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候却是相当困难的。当前方报社特派员发来通讯稿时,报道部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判断该报道是否准确。万一某报社报道了南京城一隅或整个南京城被占领,因为报道部没有收到军的正式电文,而只能将稿子压在手半天或一天,哪怕是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作为报道部来说,在报社面前可就完全失去了面子和权威,还免不了被报社责难。没有通讯设备的部门位于拥有通讯设备的报社之上实施统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围攻南京城的各个兵团如同潮水一般向前涌去,随军的第一线记者和摄影师都想尽快向国内报道攻占敌都南京的消息。各报社分社都憋足了劲,充满了所谓“报道战”的斗志。朝日新闻社的滨野摄影师在南京城的跟前,为了第一时间抢拍而拼命向前冲,结果在凉家镇中弹牺牲;朝日新闻社的比山君在南京城边的大校场机场、读卖新闻社记者吉岛君在汤山先后壮烈牺牲。

第一线部队越来越逼近南京城墙下。我军团团围住南京城的场面

十分壮观。在凄凉的月色下，紫金山一带的敌军阵地显得十分苍白乏力。面对这难以名状的、悲怆的战地景象，我心中涌出一种超出围攻敌都的悲壮感。

我十分想哭，眼泪止不住地流淌下来。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在总攻击的前夜，乘坐卡车的读卖新闻社记者平泽君亢奋地一边大声吼道：“东洋要变了！”一边哇哇地号啕大哭。虽然很难有什么时候死都可以的想法，不过，当时间、环境和条件完全融合于战争之中，人的灵魂感受到震撼的时候，所发出的吼声是撞击心灵的。“东洋要变了！”我听到这话，眼睛湿润了。

在包围南京的态势即将完成的时候，松井将军考虑到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乃支那的古都，具有众多的古迹和文化精粹，不忍其因为炮火而毁于一旦，因此，在我军总攻之前，向守城将领唐生智发出了劝降书。

12月9日晚上9时军发布了谈话：“本月9日，松井最高指挥官指示用飞机向南京守城司令官投下的劝降书内容如后。其主旨只是根据武士道精神，为了使敌国首都南京城免于战祸，保护东方文化、不伤及无辜良民，别无其他。”

劝 降 书

百万日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城将陷入重围之中。观之战局大势，今后交战惟有百害而无一利。

盖江宁之地乃中国故都，亦为民国之都城，明孝陵、中山陵等名胜古迹猬集，有宛若东亚文化精髓之感。

日军将严厉处置抵抗者，不予宽恕，然对无辜民众及不怀敌意之中国军队，则宽以待之。乃至东亚文化亦有保护保全之热忱。然若贵军继续交战，南京势必难免战祸，千载之文化归于灰烬，十年之经营化为泡影。

故本司令官代表日本军劝告贵军，立即和平开放南京城，然后按下文所记处置。

大日本陆军司令官 松井石根

由于敌将领唐生智不理会上述合情合理的劝降,继续顽强抵抗,因此在次日即10日下午1时整,我军终于实施了总攻击,在炮击的同时发起了全线攻击。

关于攻击南京城一事,如前所述,在军宣布之前,别说彻底占领了,就连占领一角的相关报道都是被禁止的。然而,某报社在7日发表了吉住部队一部已经占领南京城一角的报道,并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为此几乎打乱了对战地记者统制的阵脚。

现在正值攻占南京城的关键时刻,如果战地报道出现混乱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决定参照随军记者应该遵循的道德,对其所属报社实施最有效的连带责任处罚。其内容是:一、在上海的记者俱乐部,一周内禁止该社记者进入报道部;二、到南京入城仪式的前一天为止,拒绝为该报社提供利用军用飞机视察前线的帮助。此时,还有人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意见,比如:终止一直在前线帮助运送记者稿件和照片底片的军用飞机飞行;入城仪式当天禁止利用军用飞机进行空中观察;禁止某报社为南京入城仪式准备的运送稿件的飞机飞行等等。不过我认为,该问题的责任应该由一家报社来承担,对在第一线工作的随军记者用生命换来的报道和照片等也设置障碍则于心不忍。再者,在改写日本乃至东亚历史新篇章的盛大的首都南京入城仪式的报道方面,应该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挥各报社的功能。因此我们的处罚只限于上述两条,这在当时被认为处罚得过轻。现在想来,恐怕更觉得如此。但是,在当时那一刻值千金的情况下,对于该社而言,上述处罚已经是极度痛苦的了,因此,上述两条处罚已经足够了。

9日,围攻南京已准备就绪,在空投劝降书之后,报道部组织了两批军用飞机,为上海记者俱乐部的成员从南京上空进行观察和实时报道提供方便,让他们向天下昭示南京攻略战已迫在眉睫。

终于开始了对南京城的全线总攻击。部队英勇奋战的消息就像拨动梳子齿一样不断地从前线的随军记者那里发了回来。然而,由于军司令部已经开赴前线,所以军用通信悉数集中到了军司令部,而完全到不了位于上海的报道部。报社一方的眼睛雪亮,而负责统制报社的我们却是瞎子,为此我们感到十分苦恼,如此状况如何才能对部分占领或是完

全占领的新闻报道加以统制呢？10日下午，某报社把吉住部队占领光华门的通讯报道转达给了我，问我是否可以将该报道发回日本。按规定，关于占领南京城一角的新闻报道在军报道部宣布之前各报社一概不能报道。在尚未接到军的公报之前，报道部虽然不能宣布什么，但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作为军报道部来说失误就大了。我立刻试着向通信队了解情况，却得不到消息，于是又试着向飞行队打听，当得知傍晚有从南京上空返回的飞机时，立刻派一名部下前往飞行队。那位部下与傍晚6时左右从南京上空返回的飞行军官联系之后就回来了。据他所说，从空中观察地面的战况虽不是十分清楚，不过，倒是看到了光华门城墙上飘扬的日章旗^①。当得到这一报告后，我雀跃不已，并于晚上7时召集记者，发布了占领南京城一隅的消息。这一消息的发布，意味着各报社对于占领南京一角的所有相关报道都被解禁了。然而，我却在发布这一消息之后产生了一丝不安。因为听说国内已经期盼占领南京很久了，为此还准备了提灯笼大游行等种种庆祝活动。如果将此报道理解为南京已经陷落的话，就对不起正在继续作战的部队了。再有，万一那位空中观察者的目击是错觉的话，其结果将无法挽回。如果他看错了，看到的是其他城镇，那我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恐怕只能剖腹自杀了。我只有苦等军的正式电文了，追悔莫及。在坐卧不安中迎来了拂晓，我向大本营报道部长发去了如下电报，诉说了自己的苦衷以求得一丝安慰。然而，如此做法事实上是于事无补的。因为对于国民而言，是不分占领一角和完全占领的。“占领”二字必将让国民热血沸腾。

昨日(10日)晚7时的发布内容为占领城墙一角而并非完全占领之意。至于完全占领的消息要等另外的公报再发布。目前，与第一线的通讯联系很不理想，军司令部又正在移动之中，无法联络。唯有各报社的电讯稿雪片般飞来。

据说在日露战争时期，已在得利寺夺取了敌人军旗的消息传到了天

① 日本国旗。

皇耳中，然而那面军旗实际上是假的，所以以军司令官为首的全体将士拼死奋战，最后终于夺取了真的军旗。此外，在满洲事变中，马占山的事情也是如此。即便消息的发布未必要等军的公报，但一旦出现错误，其反响是巨大的。我就是在如此的不安之中受着煎熬。11日下午，据同盟通讯社报道，在东京，因占领南京的报道而一片沸腾。更让人诚惶诚恐的是，据说皇宫中听到了南京城门被占领的广播报道后十分高兴。因此我愈发焦急起来，当听说上海海军武官府收到了某方面发来的祝贺占领南京的贺电时，我感到一切都完了。如果在两三日内不能完全占领南京的话，必将连累到军司令官，对此我已经做好了自尽的思想准备。不过，在此期间，大本营报道部处之泰然，关于占领南京一事一言不发，这是我唯一稍稍觉得安心的事。我度日如年，期盼着完全占领南京的捷报早日到来。

13日下午3时许，接到了大野部队^①突破中山门冲进城内的报告，我感到已近乎完全占领南京，终于可以稍微舒展一下愁眉了。

晚上7时左右，从南京方面发来了深堀中佐的电报，由此终于可以发布如下这篇有名的敌都陷落的报道了。

12月13日晚7时宣布：

我南京攻击军于本日傍晚完全占领了南京城。江南碧空如洗，日章旗迎着落日余辉高高飘扬在城头，皇军的雄威震慑了紫金山。

当得以宣布完全占领南京的时候，我真是感激涕零，有一种从濒死状态重生的感觉。

关于10日我贸然发布占领南京一角的消息，虽然像是在赌博，但事后调查了一下，的确当时吉住部队的伊藤少佐已经率部占领了光华门。因此，总的来说，占领南京一隅的报道虽然稍早了一点，但绝非虚报。因此我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真是庆幸呀”。伊藤善光少佐最先突入光华门，但由于敌人顽强的抵抗，结果在确保城门一隅的战斗中壮烈牺牲。12日中午时分，谷兵团的三明大尉所指挥的部队以安东伍长为先头占领

① 即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因联队长为大野宣明大佐，故名。

了中华门,至此,南京卫戍部队开始部分瓦解,我各方面的攻击顿时变得活跃起来。因此,可以说最先将日章旗插上南京城头的是伊藤部队,而三明部队占领中华门城墙一角则是完全占领南京城的开端。如此看来,战地报道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军完全占领南京的公报,闲院宫参谋总长殿下向松井司令官发来如下电报:

“接你部以迅速而恰当的作战攻占了南京的报告,甚感欣慰。对于你部有史以来之壮举,报效圣旨之赫赫战功,谨向麾下全体官兵及忠勇殉职的将士英灵予以表彰。”

16日,据说将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京入城仪式,为此我收到了一封内容为“请即刻乘飞机来南京参加入城仪式”的电报。我感谢深堀班长这一出于好意的照顾,乘上了同盟通讯社的道格拉斯专机,于入城仪式的前一天抵达南京。刚刚经历激战的南京城,作为仪式场地的中山门到国民政府行政院一带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自上海战以来,由于对南京实施了多次空袭,中央日报社、军官学校、行政院等多处遭到炸弹攻击,在我印象中,南京城应该是遭到相当大的破坏的。然而,当看到市区内的重要建筑仍然存在时,略感意外。与此同时,从南京所具备的完整的防空设施中我也深切地感受到所谓“有备无患”这句话的意义。在市区的太平路和郊区的下关等地大火还在燃烧,这是敌败残兵在逃跑时放的火。

言归正传,南京入城仪式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让人回想起当年日露战争中大山总司令官的奉天入城仪式。

松井大将率参谋经由中山陵脚下进入中山门,在经过由各兵团组成的检阅部队所在的中山路时,他一边在马上恭敬地致礼,一边进行阅兵,最后抵达行政院。检阅部队都是自上海战、杭州湾登陆战以来历经战火的勇士,其中有的士兵竟把战友的遗骨挂在胸前,其友情和体贴不由得催人泪下。上午11时^①,在朝香宫殿下率领下,以柳川军司令官为首的

^① 原文有误,日军的入城仪式于17日下午1时30分正式开始,下午2时左右松井石根等抵达国民政府大门。

各兵团长及全军将校聚集在正门前升国旗，遥拜皇宫，向天皇陛下三呼万岁。随后在室外举行了庆功宴。整个过程仿佛做梦一般，让人感慨万千。对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入城仪式的报道也是大规模的，无论是同盟通讯社、朝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还是读卖新闻社，为了在当日夕刊上报道入城仪式的盛况，都准备了自己的专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新闻大战。

当时，我们预测了松井大将进入中山门的大概时间，在报道部的周旋下，上海记者俱乐部成员搭乘两架军用飞机，从南京上空通过照片和文字报道记录了南京入城仪式的盛况，随后把这些资料送往大校场机场。另一方面，在地面上历经战火的随军记者们把各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通过照片和文字记录下来，以上午 11 时为限，把上述资料送往在飞机场等候的各报社的专机，随后，各报社的专机同时马达轰鸣地起飞，将资料空运至福冈，然后再从那里向国内进行电传。这简直就是利用所有现代文明的工具在打一场速度之战。此外，东宝电影公司正在为有声电影《南京》的拍摄而忙得不可开交。我报道部的广播班在紫金山上架起了广播器材，报道班长深堀中佐向国内现场直播了占领南京以及入城仪式的感人场面。

由于中山陵为国民党的圣地，由军官学校的学生守卫，因此并未遭受大的破坏，而明孝陵由于其整体被用于防御工事，到处都像小型要塞似地挖了战壕，明朝的英雄算是遭了殃。日本军遵照军司令官保护古都南京文化遗迹的严格命令，在中山陵、明孝陵以及市内的重要建筑和古迹设兵把守，防止破坏和掠夺的事情发生。我同仇敌忾的官兵在占领了敌人负隅顽抗的首都总阵地之后，却仍然还在保护中华民族的圣地、史迹及各种文化单位，这一点在战争史上应该大书特书。应该说，皇军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此吧。

寒风凛冽的 18 日下午 2 时，在南京故宫飞机场为为中支战线阵亡的陆海军将士举行了慰灵祭。昨夜的一场雪使紫金山脚下的飞机场披上了一层银装。在飞机场正中央竖立了一块原木的墓碑，上面写着“中支方面^①阵亡者之灵位”，令人感到十分凄凉。

① 指华中战场。

在红、白、黄、紫、蓝等各色小旗之下，陆军各部队举着军旗，海军陆战队举着海军旗列队，在朝香宫殿下的率领下，最高指挥官松井、支那方面舰队司令官长谷川等主持了祭灵仪式。军号吹奏的《国之镇》感天动地，各部队向军旗行举枪礼，玉串奉奠仪式举行得庄严肃穆。

松井司令官声泪俱下地朗读了祭文，不时哽咽。我的耳旁清晰回响着那祭文的字字句句：

昭和12年^①12月18日，上海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于紫金山麓设祭坛，谨此告慰殉国将士之英灵。在江南战火纷飞之时，你们踏上英雄的征程，有的在猛攻敌人的深壕坚垒中殉国，有的在乘胜追击、攻城拔寨的奋战中为国捐躯。你们所建立的功勋将名垂青史。你们精忠报国的至诚之心感天地，泣鬼神。你们一生从军，征程万里，视自己生命如鸿毛，金戈铁马裹尸还乡乃男儿之本色。但是，在凯歌萦绕紫金山麓，喜悦洋溢扬子江畔的今天，却不能与你们共享这份荣耀，只能扼腕叹息。当我们想起你们的家人时，则更是难禁恻隐之情，无言以对。呜呼，哀哉！然而，正因为各位忠烈和殉国的热忱，才带来了皇军的大胜。此前完成了对上海的封锁，现在南京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皇军威风横贯东西。你们可以安息了。抚今追昔，征程漫漫。我等将更加努力，奉公尽职，以达出兵之终极目标，誓以坚韧不拔之精神完成你们的遗志。谨此告慰各位在天之灵。

松井司令官在慰灵仪式之后，在将军宿舍特别召见了。在南京入城仪式这一历史时刻，为了再次要求中国朝野进行反省，并坦率表明今后皇军仍将勇往直前的决心，他要我向随军记者转达如下内容：

我军占领南京，17日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18日举行了祭灵仪式。为了顺应日后的作战行动，我军随即转入新的行动。一部立

^① 1925年为昭和元年，昭和12年为1937年。

即前往江北地区，另一部前往浙江、安徽一带展开连续作战。然而，对于全军来说，自登陆以来从湖东战役到后来一个个的追击战，连续作战四个月，已经相当疲劳，需要休整一段时间。其间，部队将重新整顿军备，警备占领地域、安抚民心，为新的战役做准备。

关于今后的作战，取决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态度，目前没什么好说的，但想必江南地方的军民因过去的战事感受到了不小的威胁，也蒙受了不少的损失，这自然也给予了国民政府真正反省的机会。鄙人对由于这次出征给支那军民带来的巨大损失抱以十分的同情。

因此，希望国民政府立刻反省，希望支那军民投靠并亲近皇军的日子尽快到来。如果国民政府仍无反省和改弦更张之意的话，那么很遗憾，我们的任务当然就是继续对国民政府用兵，直至其臣服为止。时值严冬，年末将至，作为我军来说，一方面为了敦促支那军民反省，另一方面为了我军的正义，会给支那军民一段时间。

现在，日章旗在南京城飘扬，皇道在江南大地闪耀，东亚复兴的曙光即将到来。在此之际，我们特别期待着支那四万万苍生的反省。

当时，我报道部设在中山路的蜀中饭店、即现在的“丸”大厦餐厅，之后搬迁到中央日报社，即现在的总领事馆，后来又搬到了以前的华侨招待所。

我在视察刚被占领的南京时，深深感到城池陷落是何等的悲凉。荒无人迹的大街被一团团黑烟笼罩着，持续地燃烧。街道上一股阴森之气扑面而来。此次巴黎的陷落也是如此，据说大家都精神恍惚。看来在战争中绝不能输。

太平路上的大火让人感到仿佛是世界末日，太阳火辣辣地透过滚滚黑烟照射下来，让人产生异样的幻觉。

马路上到处散落着书籍，让我惊讶的是日本的书特别多。据说日本左翼的出版物几乎都从国内传到了支那，让人觉得支那人对日本有相当的研究，其抗日情绪也是根深蒂固。

“大陆”的平野君看起了在马路边拾到的《能之研究》等古雅的书。他和报道部住在一起的时候,由于每天光吃皮蛋,最终流出了鼻血。这里人人都为食物犯愁。因为很少有补给品运来,如百鬼夜行般的随军记者们活像“进村买豆腐的土匪”,他们一到大街上时,总是会被士兵呵斥道:“喂,你!”

12月18日,军发布如下消息:

一、在南京攻略战中,敌军抛下尸首不下八九万具,俘虏数千人,缴获了军需物资、240毫米榴弹炮,以及数量庞大的其他各种火炮、枪支和弹药等。

二、在南京城为主的交战区域的各城镇,派出必要的警备兵力,严格监视所有的支那军及暴民。

在南京似乎还有两三名外国记者留在市内四处活动。他们观察攻占南京的日本军行动,并寻找其毛病和缺点,企图恶化他国的对日舆论,这是一种间谍行为。因此我们对其行动实施了彻底的封锁。但是,美国传教士向世界撒下了影响更加恶劣的种子,他们恶意造谣,其中报道我入城的日本军仿佛像魔鬼一般做了许多坏事,破坏了世界对日本的情感。

在南京陷落之前发生的“帕奈号”事件和“瓢虫号”事件实在是千古之憾事。这些第三国的舰船在我军将士浴血奋战之际,厚颜无耻地站在支那军一方,从而遭到我炮火攻击,他们有什么资格插嘴和诉苦?!这也是不宣而战的悲哀。

占领首都南京由于这两个事件和传教士的虚假宣传,其对外宣传的价值被削弱了一半。另外,由于日本息事宁人的消极态度,也给了蒋介石一个信息:“日本对支那虽然态度强硬,但是对于英美却屁也不敢放一个。因此日本还是容易对付的。”为此,我们在宣传上遭受了重大损失。

我在痛切感受到与作战并行的宣传的重要性时,也深深地认识到政治、外交的手段可以使战果大放异彩,并让宣传起到百分之百的作用。不过,宣传的技术工作属于细枝末节,最重要的是在恰当的时机发出事

实报道。换句话说,适时采取措施是宣传的第一要点,如果没有事实,那就成为空头宣传了。所谓政治上的威慑力便产生于此吧。

(下略)

[马渊逸雄:《报道战线》,改造社,1941年11月30日第22版。]

(李茉莉 吴立新 译 王卫星 校)

2. 原田贤一阵中日志

编者注：原田贤一，1930年1月应征入日军野战重炮兵第三师团第三联队，1931年11月退伍，1935年12月再次应召入日军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同月解除召集，1937年9月14日应召入日军上海派遣军直辖野战重炮兵第十二联队，炮兵伍长。

支那事变日志

一、上海派遣军时代

(前略)

昭和12年11月10日 晴

中队按照大队命令将观测所推进到户门桥。上午攻击张家宅方面的碉堡、机枪掩体等。下午1时左右，敌军炮弹炸断了通信线，只得暂时停止攻击。2时左右，电话接通了。2时30分，开始炮击张家宅和仁家桥的阵地及散兵。

退到前一天作为观测所的岳宅，夜间撤回阵地。

11月11日(星期四) 晴

早上，按照大队命令，将观测所设在江桥镇，将阵地移到吉家宅。在其间铺设电话线15卷。不过，成功开通电话的只有大队和第四中队。夜里，密集的炮弹、子弹从三个方向飞来，只得暂时停止射击。敌军没有轻易撤退的迹象，还在顽强坚守。军下达了前进命令。大队向前追击。前进观测所所带粮秣已经没有了，于是和第六师团司令部经理室负责通信的熊泽上等兵一起去第六师团久留米工兵队，并得到了补充。

11月12日(星期五) 晴 下午3时起下雨

接到大队命令,一度后退至吉家宅、土门桥、仁家桥等方面。中队停止攻击,撤离观测所。估计当天傍晚在侦察了阵地后再更换观测所地点。做好前进准备,在殷宅集结待命。

11月13日(星期六) 阴

凌晨4时,从殷宅出发,向南翔镇开进,10时到达南翔镇。下午向马陆镇前进,在马陆镇东北端的无名村落露营。在南翔镇遇到了南原的笹尾先生。

11月14日(星期天) 晴

凌晨4时,完成出发准备,向嘉定城前进。9时30分到达嘉定城。从这里去大库,因为距大库前方约四公里处的桥梁被敌军破坏,只好在无名村落露营。

11月15日(星期一) 阴

7时,完成出发准备。按军的行军顺序,沿着通往南京的道路前进。在甘宅露营。

11月16日(星期二) 晴 傍晚有雨

8时,完成出发准备,向古里村前进。没有残余敌军的踪影。在古里村露营。古里村是与南翔镇差不多的小镇,从中队的露营地弄到十七八瓶支那酒,中队长及全队人员喝了这些酒,顿时士气大振。

在第十一师团的大井主计那里写了个人物品领取收据后,领到了一箱干面包,并保管好,作为观测所和与本队失去联系时的口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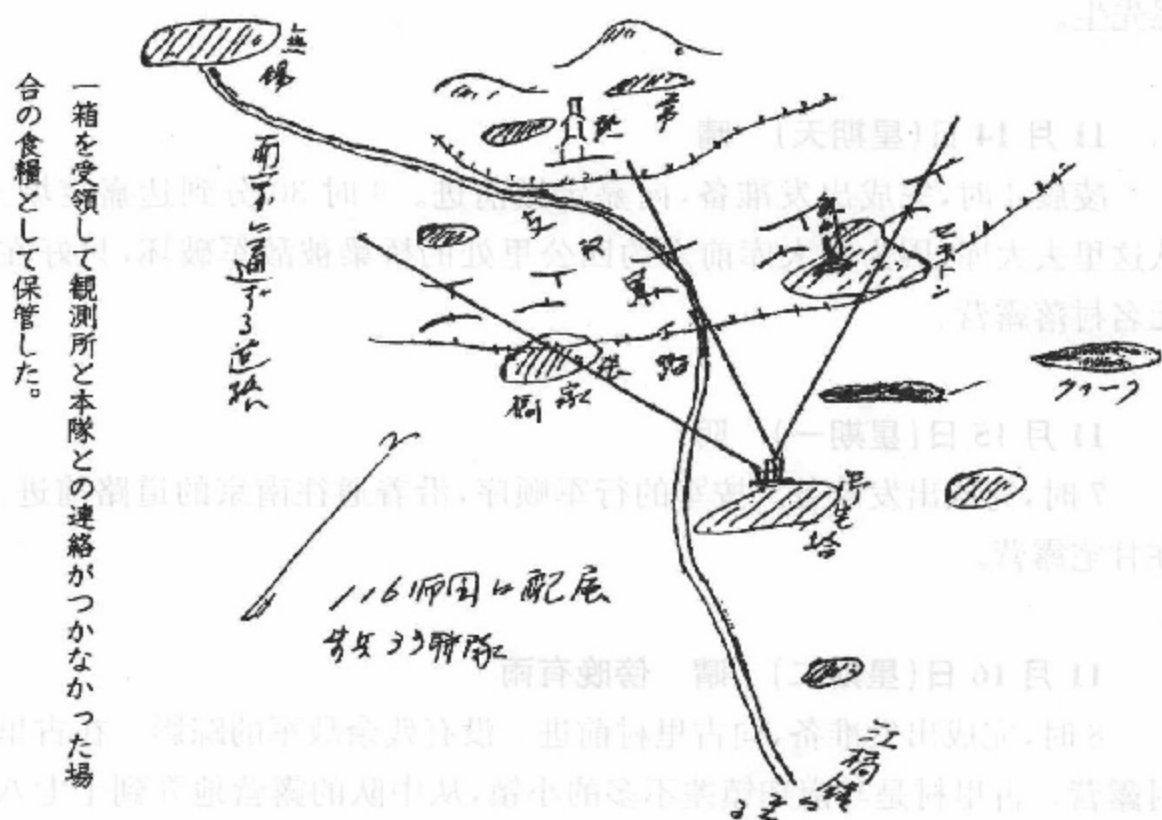
11月17日(星期三) 雨

7时,与金原少尉一起出发,从古里村前进了约三公里去侦察阵地。爱马“仙元”的前掌掉了,没法钉掌,只得就这样回到中队。在敌前两公里处,中队的炮队于下午2时出发前往阵地。中队在东湖露营。

11月18日(星期四) 阴

敌军在东湖前三公里处构筑了碉堡和相当多的阵地,估计有大部队,看来是打算顽强抵抗。中队完成前进准备后,一直等到下午3时。观测小队做好了战斗准备,抵达了御宅塔。

将阵地确定在御宅塔,计算各种射击诸元^①。御宅塔里有三名残敌,被中队斩首,得知其中一名是步兵军曹。最终只确定了炮车位置,等待明天的进攻命令。露营。



11月19日关屯观测所的战斗要图

① 火炮的射击诸元指标尺、高低、方向等火炮击中目标的必备技术参数,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直接瞄准,也就是用瞄准镜直接瞄准目标实施射击。二是火炮远程射击,有效距离达十、二十、三十,甚至上百公里的射程,瞄准手看不见目标,需要派出炮兵侦察兵通过前沿观察所标定目标,再经过测量和计算,将射击诸元报告炮兵阵地,指挥火炮实施射击。

11月19日(星期五) 雨

5时,从露营地带着器材徒步去设定观测所。从御宅塔到大约两公里处的张家桥。因有敌军炮弹飞来,所以取消在那里设观察所,决定将观测所设在其右前方的关屯。与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取得了联系。

射击目标是敌碉堡和机枪掩体,以压制敌军。关屯附近的碉堡是一些被锁上门,里面的人无法逃跑的那种。我们用火焰喷射器压制残敌。敌部队主力在常熟。晚上10时30分占领了常熟。

11月20日(星期六) 雨

早上5时至6时,常熟的敌人向西退却。友军按照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第十六师团的顺序展开追击战斗队形向前挺进。凌晨3时40分,第三师团和第九师团占领了苏州。中队在东湖的村落露营。

11月21日(星期天) 雨

中队进行前进准备,等待修好前方被破坏的桥梁,却未能修好。在东湖露营。中队长因病无法前进,住进野战医院。

11月22日(星期一) 晴

因桥未修好,在东湖准备完毕等待出发。用汽油桶洗了澡。

11月23日(星期二) 阴

早上7时从东湖出发向无锡前进。在常熟吃午饭。在离东湖八公里的地方路况很差,非常难走。晚上9时到达扬前镇,露营。下午5时左右下起了雨雪,感到了寒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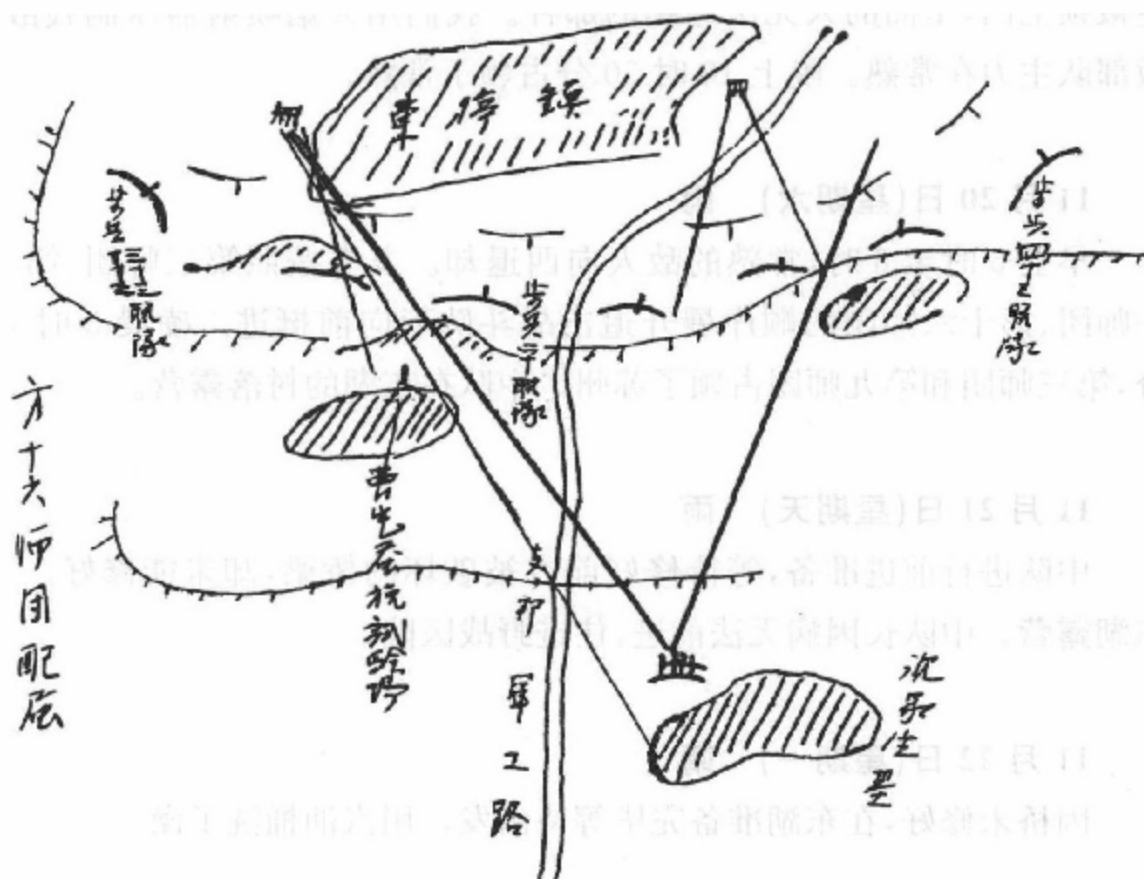
11月24日(星期三) 晴

3时30分,完成出发准备。离开扬前镇前往无锡。在“加茂张镇”听说敌军大部队在无锡顽抗,第十六师团司令部已无法前进。炮车也因路况差来不了,无法清理阵地,决定就地露营。10时,炮车队抵达。

11月25日(星期四) 晴

上午10时,从“加茂张镇”出发,决定将炮车位置定在沈家宅,将观测所设在曹宅的蚕种试验场。进攻东亭镇,在步兵第四十三联队、步兵第二十联队、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猛攻下,下午5时10分占领了该镇。

东亭镇距离无锡只有约八公里的路程。



11月25日曹宅观测所的战斗要图

11月26日(星期五) 晴

中队和大队联系后,整个上午都在曹宅的观测所。炮兵队在沈家宅阵地完成了出发准备,就地待命。

在步兵山炮、野炮的协助下,凌晨2时40分占领了无锡。下午4时30分,中队配属给吴淞炮台的第四门火炮复归本队。就地露营。

11月27日(星期六) 晴

9时从沈家宅阵地出发,向无锡前进。于下午3时30分到达无锡。无锡是支那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有纺织厂、制糖公司等。纺织厂是英国的。在这里补充了大米、糖、盐和酱油。

11月28日(星期天) 晴

今天是星期天,连日来一直作战,今天终于可以休息了。上午,保养观测器材和车辆。下午,将热水倒在缸里当作澡盆。战地洗澡别有风味,心情格外舒畅。宿营地设在英国纺织厂的宿舍,这里离无锡火车站约两公里。

11月29日(星期一) 晴

9时,从无锡出发前往常州,在距无锡大约二十三公里处的“白木桥”露营。收到了国内的来信,是村公所的宫崎君、濑户龟治君和比企野善男先生寄来的。

本部的榊山少尉从今天起担任代理中队长,原中队长被送往上海野战医院了。

11月30日(星期二) 晴

8时,从白木桥出发前往常州。因常州后面的桥梁被敌军破坏无法通过,只好在无名村落露营。距离白木桥三十多公里。昨天的行军和追击战,不少人脚底磨出了水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傍晚6时,到达无名村落露营。第一大队在距离白木桥大约八公里的地方分开,前往东北方向的江阴。这是因为据友军侦察,江阴好像有六十四五门100毫米火炮,所以给第十三师团增配了100毫米加农炮和第一大队的三个中队。

12月1日(星期三) 晴

常州后方两公里处的桥梁被破坏,无法前进,等待工兵队前来修理。其间征缴马料和士兵口粮。因连日战斗,没法照料马匹,马鞍也一直没

有取下,鞍下的毛毯被马啃得破烂不堪。请人重钉了马掌。下午,检修完观测器材等物品后休息。

12月2日(星期四) 晴

一切整装完毕,8时30分开始向常州进击。10时抵达常州,在距常州约十六公里的奔牛镇露营。情报显示,敌军大部队撤退到距离我们十二三里^①的地方。

12月3日(星期五) 晴

10时从奔牛镇出发,因敌军大部队正向丹阳方向撤退,通向南京的道路无法前进,只得沿着江南运河前进。因为没有可通行的路,部队只得穿过棉田前进。中队将一半车辆留在奔牛镇,用16匹马拉一门炮前进。因为路况很差,一天只能前进八公里左右。在吕城镇宿营。晚上7时左右抵达吕城镇,这里被敌军破坏得一无所有了。

12月4日(星期六) 晴

10时从吕城镇出发,前往陵口镇。走了约八公里的路程,下午3时到达预定地点。

12月5日(星期天) 晴

9时,大队全体人员集合,学习如何使用防毒面具并在当地训练。大队本部副官宫内少尉遭到残敌狙击阵亡。第二大队扫荡了其余残敌。在中队人员中,我和崛场伍长及22名士兵参加了扫荡。中队代理中队长榊山少尉为了与富田少尉进行交接,回到第二大队本部。从今天起,金原少尉为代理中队长。

12月6日(星期一) 晴

9时30分从陵口镇出发,向丹阳前进。下午2时40分到达丹阳。

^① 日本长度单位。1里等于3.924公里。

12月7日(星期二) 晴

上午9时,代理中队长在丹阳对全体人员训话,告知大家对敌注意事项。钉掌工整个上午都在钉马掌。一般情况下,完成出发准备后,要洗澡的人都要洗澡。因各分队都在准备洗澡,一时间到处乱哄哄的。中队的弹药手藁科民造阵亡。

二、南京方面军时代

12月8日(星期三) 晴

8时30分从丹阳出发,前进约七里,在九阳县^①入口处的大平厂宿营。途中,接替松井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朝香宫殿下路过。即日起,任命朝香宫殿下为南京方面军^②司令官。

配属第十六师团的我们,从即日起开始在朝香宫殿下的指挥下战斗。松井大将担任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下午5时到达大平村。根据情报,友军的步兵已占领句容前方约五里处的高地。第十六师团的机械化部队抵达句容。

12月9日(星期四) 晴

8时30分,从大平村出发前往句容。在句容前方大约五里处的无名村落露营。下午4时30分到达句容。

12月10日(星期五) 阴

8时,从无名村落出发。行程四里,抵达了白水桥。在距离南京大约十公里处的位置占领阵地,在那里整装待命。然而,我们未发一炮,并紧急撤离更换阵地,将阵地转移到了孝陵卫。晚上正准备进入预定阵地,密集的炮弹落到了阵地上,因此决定明晨进入阵地。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应为上海派遣军。作者将攻击南京的上海派遣军称为“南京方面军”,以区别于在上海附近作战的上海派遣军。

12月11日(星期六) 晴

凌晨4时,从目前所在地出发,前往孝陵卫东边约百米处预定的阵地,攻击敌碉堡及隐蔽的机枪掩体。观测所设在孝陵卫的一栋二层楼上。下午1时30分左右,敌军的野炮炮击了前进观测所前方百米处的高地,通信兵内藤上等兵头部受伤,野炮兵第二十二联队指挥班的八匹马和五名士兵也受了伤。前进观测所的位置与阵地之间相距约两百米。中队弹药长金原少尉的执勤兵宫川阵亡。下午4时左右,又有两人负伤。在前进观测所刚吃完午饭,又有三发迫击炮弹落在了脚下,大吃一惊。傍晚,撤离前进观测所,在观测所本部完成了夜间目标测定,准备夜间炮击。

12月12日(星期天) 晴

阵地仍在昨天的位置,观测所设在孝陵卫的农业试验场,将前进观测所设在其西面约一千米处的南京政府官员的别墅二楼,目标是天文台城墙前方的碉堡,同时也要压制暗堡中的机枪。敌军炮弹落在第四中队前方的野炮阵地,损失了一门火炮,六名士兵阵亡。下午6时,占领了天文台附近。紫金山的东南面有孙文墓。

12月13日(星期一) 晴

5时,在中队阵地集结。阵地设在孝陵卫北面高地上的中央运动场,观测所设在中山陵纪念会馆^①,准备攻击正面的中山门。上午8时开始炮击,因占领了南京城,中队遂停止射击。

下午2时,按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九联队、炮兵队的顺序,扫荡南京城内的残敌。大队在离城墙1000米的地方露营。

夜间,担任部队卫兵。这是我登陆以来第一次担任卫兵司令,共有步哨27人、步哨管理员3人、卫兵司令1人。

12月14日(星期二) 晴

因未能彻底扫荡南京城内的残敌,仍在昨天的地点露营。

① 原文如此,似为位于南京东郊灵谷寺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塔。

12月15日(星期三) 晴

步兵部队彻底扫荡了南京城内的残敌。各部队在南京城内外警备，因为是有马匹的部队，中队在城外约一千米的地点待命。

12月16日(星期四) 晴

按照军的命令，即日起7时30分起床。中队要清扫宿舍内外，进行清理整顿。下午休息。警备的第二天就此结束。

12月17日(星期五) 晴

上午11时集合。今天中队奉命代表第二大队参加方面军司令官的入城式。40名士兵身着军服、列队徒步前往。下午3时解散。

12月18日(星期六) 阴

上午11时，在南京城内飞机场举行上海战线阵亡勇士慰灵祭。中队派20名士兵列队参加。今天我在中队执勤，未能参加。中队各分队都设了拴马场。

收到平塚的露木君、越光丰三先生、原田智文先生和良子的来信。

12月19日(星期天) 晴

整个上午和堤准尉一起去中山陵一带侦察道路，中午回营。下午出去遛马后休息。

12月20日(星期一) 阴

中队在中队长率领下参观了中山陵、中山陵的灵堂殿、紫金山、天文台一带。在指挥小队，我和堀场伍长整理了小队士兵的功绩资料。下午4时，参观人员回营房。

12月21日(星期二) 晴

7时30分起床，喂马。整个上午驯马，下午休息。

12月22日(星期三) 晴

10时起,在堤准尉率领下,中队参观了南京市区,下午4时30分回营。四五名士兵、下士官,以及我和冈田伍长,特地去看了当地支那居民的避难所。观测小队有12名士兵参加。

12月23日(星期四) 阴

中队的篠原曹长率领昨天留下的八名士兵参观南京市区。因预定明天出发,昨天参观过的人做出发准备。

12月24日(星期五) 雨

因大雨取消了原预定出发去镇江的计划。休息。

12月25日(星期六) 晴

8时30分向句容出发。在汤山南面约一公里的地点露营。距离出发地约六里。下午5时到达。执勤。

12月26日(星期天) 晴

8时30分从汤山南面无名村落出发。按第五、第六、第四中队的顺序行进。距东昌街约九里,于下午4时30分到达。五十多个当地支那居民逃往东边的山上。

12月27日(星期一) 阴

9时,从东昌街出发前往镇江。于下午3时到达距离镇江约一里的蚕种试验场。下午4时,大队长训示,强调了军刚下达的有关人、马卫生等的指示。

12月28日(星期二) 阴

7时30分起床,清扫宿舍内外。下午休息。下午2时左右下了小雨,傍晚雨变成了雪。这是来到支那第一次见到的银色世界,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12月29日(星期三) 阴

全体人员整个上午都在修建兵营。下午1时,各分队保养武器,清点人数。

12月30日(星期四) 晴

上午,大队长检查了武器,说中队的武器保养得最差。下午,就检查武器的结果,向下士官以上人员训话。

12月31日(星期五) 阴

分上午和下午清扫兵营内外。去约六公里远的山上砍来松树,做成庆祝昭和13年新年的大门松。

在支那大陆,送走了今年的最后一天。收到了东京的良子、吉泽贤吉先生和横须贺越光先生的信。

昭和13年1月1日 元旦

7时30分起床,在中队长的指挥下,大家来到兵营院子里,举行面向东方的遥拜仪式,大家三呼万岁。

9时,在大队长的率领下进行遥拜四方的仪式。中午,中队全体人员会餐。下午写寄往国内的贺年片。晚上,观测小队全体人员举杯庆祝战斗胜利。度过了元旦这一天。

1月2日(星期天) 晴

炮击敌军之后,整个上午中队各分队一起保养武器。下午利用休息时间整理阵中日志等。大队按照旅团的命令紧急集合。一小时后解除警报。登陆以来,宿舍里首次亮起了电灯,新年之夜亮堂堂的。晚上6时,军官、下士官在军官室会餐。收到小学校长高桥宪吉先生的来信。

1月3日(星期一) 晴

6时起床,7时出发去奔牛镇取留存在那里的车辆。进攻南京时,因路况太差,难以带走全部车辆,于是就放在了那里。堤准尉率领中队出

发,榊山少尉率领大队本部人员出发。留下来的士兵上午进行队列操练,下午遛马。

1月4日(星期二) 晴

9时,从宿营地出发,去侦察镇江到东昌街的道路。金原少尉、安田上等兵和我三人在距东昌街大约四公里的地方吃了中饭。下午,侦察完从南京通往镇江的道路、以及距离道路约一千米的无名村落居民的情况后返回,于下午4时回到营地,之后担任卫兵司令。

1月5日(星期三) 晴

中队派出步哨24人、步哨管理员2人和宿舍管理员1人,我担任卫兵司令。执勤士官是第五中队的铃木少尉,巡察军官是联队弹药长小泽准尉。中队卫兵成绩良好,让平野喇叭排在前面。下午5时下岗。

1月6日(星期四) 阴

9时起,在蚕种试验所前面的高地进行步枪射击训练,11时30分回营地。踏着晨霜,想起刚服役时的情景。

下午1时30分,在战炮队宿舍的二楼平台开始保养武器,3时30分结束。

(下略)

[原田贤一:《阵中日志》,(自印本),1986年10月。]

(罗文文 译 罗萃萃 校)

3. 战线实录

石田义一

编者注：石田义一，1912年出生于新潟县，1933年曾作为现役并入伍，编入高田步兵第三十联队第五中队（后编入第九中队），1934年11月退伍，1937年9月1日接第二师团第十三次动员二号令，同年9月5日作为野战瓦斯队员编入步兵第三十联队留守队，同日编入野战瓦斯第五中队，步兵上等兵。

（前略）

第三章 从大连港到上海

自11月13日至12月1日

一、乘坐“諏访丸”船

11月13日 晴

早晨5时起床，给自家以及妻子的娘家发信。吃过早餐后，于上午7时30分出发，8时去码头做准备。中队全体人员集合已经是上午8时30分了。

从8时30分起担任船上的卫兵，就是做一边看行李装载，一边守护的工作。下午5时下达了全体人员乘船的命令。

第五中队乘坐的是最后一艘船。由于各士兵的随身行李和食品等在船上买不到，因此这次带进船内很多。

船名叫“諏访丸”，有10700吨。据说它在日本也是一艘大型船只。船的一半为客舱，各种设备都很齐全，令人感到舒适。这次，我们的船将会到达什么地方的港口呢？我们将会有很多天都是天天看着茫茫大海旅行吧？我边祈祷着“千万不要有风雨”，边躺了下来。

11月14日 晴

早晨6时起床,上了甲板。早晨的海风令人心旷神怡。远远望去,大连的山背面都是光秃秃的,在早晨阳光的映照下,一片火红。

下午5时,船在“朝雾”号军舰的护卫下启航,离开了大连港。许多人呼喊“万岁”为水兵送行。其中有四名女学生发出尖锐的喊叫声:“万岁!万岁!早点归来!”大连港除了军舰以外还停泊着许多外国船只。港口中的船,还是要数东洋的最大,我为此而自豪。

陆地渐渐远去,夜幕降临了。

11月15日 晴

起床后上到甲板。洗过脸后,向东方的天空遥拜,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神清气爽。觉得船上的一天过得很快。

下午1时,为每人配给了毛巾和美术明信片,下午3时配给了苹果,下午4时配给了0.18升酒。因此,从下午4时30分起,远藤小队长以下全体人员举行了宴会。另外,分队还剩了两升酒,也没有喝完。大家都精神抖擞,晚上8时左右,听到了歌声。船一直向南和东南方向航行。

11月16日 阴,时有雨

早晨5时醒来看过书之后,在东方即将泛白时上到甲板,洗过脸后感到一阵惬意。这只有在船上生活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晚上8时到达了靠近上海的江岸边。向上海方向望去,天空像是烤焦了一般燃起了大火。正因为是战场,才认识到大火不熄、战败城市的悲惨。晚上11时,船抛了锚,之后就再也没有动了。

11月17日 雨

自10月1日登陆华北以来,还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身体能感触到的那种雨还挺叫人怀念的。据收音机新闻广播说,华北的正定因下雪而道路难行,雪齐腰深,而前线的将士们十分活跃。

我们不知道华北的寒冷,一直向着温暖的南方航行。虽说已经过了11月中旬,可是竟还有士兵身穿一件夏天的汗衫,煽着扇子。吃饭的时

候感到很热，汗流浹背。乘船时说的愿望总是一样的。大家谈论着是凯旋还是登陆战斗。

二、船上发生的事情

1. 从甲板上落下厚板，抬出伤员

11月18日 阴

听说在昨天晚上11时30分，从甲板上落下两块厚板，上面躺着的两名士兵，很不幸，一个是头部负重伤，一个是腹部负重伤。腹部受伤的士兵生命垂危。这次又是特务兵，真够倒霉的。按照命令，今天没有登陆的计划。要求大家节约用水，要特别注意卫生。夜里，全体队员都来到了甲板上喝酒。

2. 受命誊抄功劳簿

11月19日 雨转阴

上午8时，去近藤曹长那里接受任务。从下士官和士兵中选出八名字写得好的人去誊抄中队以往的功劳簿。除了吃饭以外，大家一点都没有休息，要干到晚上10时。到了晚上都没有入睡，一直干到子夜。

11月20日 阴转雨

听说船目前正停泊在距上海30海里的扬子江口上游。中午12时30分左右满潮时，船逆着潮水向下游航行。下午3时左右，船停泊在吴淞港。登陆的日期和时间还没有定。晚饭后，中队全体人员聚集在一起，进行“坐式相扑”比赛。有三至五人获胜，还有奖金和奖品，裁判也是大家轮流担任。今天，中队全体人员喊声震天，愉快地度过了两个小时。到晚上11时大家才安静了下来，就寝了。

11月22日 晴朗

自离开大连港以来，今天的天气还是第一次晴朗。洗过脸向故乡遥拜时，由于是大晴天，感到心情很舒畅。此前，在江面上一直同暴风雨搏

斗,所以感到很难受。据说今天用小船装上了大米及其他粮食。大概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登陆呢?或者大概什么时候返回国内呢?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大家都想早点登陆发挥步兵的作用。听细具说,仓林部队^①的高野末三郎战死了。当时,服现役的战友不断地奔赴华北、华中战线,壮烈牺牲,很想早点为他们报仇。

11月23日 晴 新尝祭^②

上午9时20分列队,举行向皇宫遥拜仪式。下午1时,小队长来了,就社会形势等给我们讲了两个小时。打电报对上级说:由于到现在都还没有接到登陆的命令,所以现在有传言说就这样凯旋回国内吗?如果登陆的话,也是三个月以后的事。粮食只剩下三天的了。结果,接到回电说:“闭嘴,你们等着吧!”

11月24日 晴

今天的命令没有一个与登陆有关。整个下午,自队长来了之后,全体人员都到甲板上举行拔河比赛。材料小队第一名,我们小队第二名。在甲板上,大家都露出了欢快的表情。而且以往脸色黝黑的人都变成了皮肤白净的美男子了。不过,心情并没有变化。

11月25日 晴

今天有点低烧,三餐都食之乏味,盖着毯子躺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听说明天可以寄信,于是全体人员都在写信直到半夜。我到了夜里2时还没有入睡,就起身拿起了笔,可是感到头很重,什么也写不了。

3. 接到登陆命令

11月26日 晴朗

上午11时接到了盼望已久的登陆命令。虽然做好了准备,但登陆

① 即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五十八联队,联队长为仓林公任大佐,故名。

② 日本传统的祭祀仪式。在日本,每年11月23日,天皇在皇宫里举行祭祀仪式,向神供上这一年的新米,同时自己也食用。现在该祭祀已被称为“勤劳感谢日”。

好像是在 27 日、28 日。全体人员都精神百倍。下午 4 时，来到甲板上沐浴着阳光。因为天气晴朗，昨天的心情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没有白白静养一天，现在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

11 月 27 日 晴

船在下午 2 时沿着黄浦江向上海方向航行。下午 4 时，船停泊在上海公共租界标准石油公司前面，江面也变得狭窄起来，我想大概有五町^①。来往的各国船舶有日本、支那、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我认为英国的船舶在这当中是最漂亮的。

头还是感到沉重，便请阿部接替我做值班炊事工作，自己钻到了被窝里。高野卫生兵给了我药。我吃过后，浑身是汗。

11 月 28 日 晴

在上海的第一天迎来了天亮。我感到这是一个和平、恬静的早晨。下午来到甲板上，看到飞机在上下翻滚，做着各种特技动作，一阵喧闹。今天还没有接到登陆的命令。

4. 十名先遣队员登陆

11 月 29 日 晴

一大早，先遣部队的十名队员接到了登陆命令。我们等待着他们的归来。到了晚上也没有其他消息，只是说即将登陆。晚上，大家饶有兴致地玩起了“画胡子”游戏，每个人都捧腹大笑，笑得肚子疼。

5. 与第五十八联队的补充人员相遇

11 月 30 日 晴

上午 9 时 30 分，船开始向上游行驶。10 时许，船停靠在日本邮政船停泊地的仓库前。

陆地上，身着崭新军服的士兵胸前的纽扣闪闪发亮。看来他们是补

^① 日本长度单位，1 町等于 109 米。

充兵。船渐渐靠近了,大家都挥动着手臂,而且还大声叫喊着:“三十、三十。”(指第三十联队)这是第五十八联队的补充队。我放眼仔细望去,看看里面有没有战友或熟人。不知道什么人在说“啊,有啦,有啦。哟!分别后你身体可好啊?”之类的话。我最先发现了战友初山,接着看到了老乡宇贺田。只见崭新的军服上,红色的肩章当中有一颗黄色的星,是一个出色的军人。我打了声招呼,不知对方是高兴还是感到意外,流着喜悦的热泪发不出声来,就这样回应我的问候。由于对方是没有接受教育的补充兵,对此我不由得产生了怜悯。接着,我又看到了松木,又张开嘴大喊道:“喂!”也许是忘记了对方的名字,也许是太高兴了。此外我还发现了七八名战友。据说仓林部队9月末在新木桥的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他们是该部队的补充兵。我在甲板上,而和宇贺田在陆地上,所以连句话都没有说上。我从舷窗跑到船室,再从窗户望去,只见第五十八联队的人员这时已经集合完毕,向对面走去,甚感遗憾。

今天最终还是没有登陆,是在船上度过的。

晚上7时,突然接到明确的命令:“明天登陆。”把明天登陆的命令以及作业命令传达到了每一个人,并做好了准备。

听说长尾守一少尉(东颈城郡安塚町出生)和平野少尉(安塚农业专科学校配属的军官)两人在新木桥阵亡了。长尾少尉是10月21日阵亡的。

第四章 华中战线

一、从上海到句容

自12月1日至12月18日

12月1日 晴

上午9时开始登陆。我在船上负责车辆勤务,完成作业之后再登陆已经是下午3时了。走了20分钟到达了营地。途中,各条路旁都有在巷战中牺牲的陆战队士兵的墓牌,墓牌前面摆放着菊花,祭奠的香火烟雾缭绕。

营地在共同小学,有10间到20间房间,是三层漂亮的建筑物。因

为宿营部队全体人员都住在这里，所以很拥挤。晚上，躺倒是能躺下了，但都是侧着身躺着，房间拥挤得简直无法仰面平卧。

12月2日 晴

上午9时到10时30分向电厂前进。想接上电灯试试，但很不好接，勉强接上了一试，很暗，几乎无法使用。

从下午2时起就担任卫兵。没有特别的守则。晚上没有出现要问“是谁”的情况，也没有开枪，飞机来了就隐蔽起来等等。这和以往的卫兵大不相同，令人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根据命令，部队长是陆军少佐森田丰秋。

我们接到命令：在领取今后使用的新式武器“臼炮”，以及3000个红筒^①和发烟筒之后，于5日出发，迅速追赶第一线部队。

全体人员都想写最后的家信，于是给家乡、给朋友写了信。我给弟弟写了如下内容的信：“弟弟：12月1日上午登陆上海，首先看到的是支那的街道被无情地烧光了，大街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只猫。在每条路旁都有陆战队阵亡者的墓牌。墓前放着菊花，点燃的香烟烟雾缭绕，令人感到格外痛心。这次我们和代理部队长一起领到了新武器，为了加入第一线攻打南京，5日晚上就要火速行军了。到南京预计需要两周时间，所以我想在我们抵达之前，南京说不定就已经陷落了。迄今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战友。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去南京，下定十二分的决心，要为战友报仇。昭和12年12月3日。”

这封信，弟弟已经还给了我，现在正在我手中珍藏着。

1. 游览上海

12月3日 晴

一天分上午和下午可以外出，于是自己下午2时报告卫兵之后就外出了。在公共租界以及日本街上到处都是士兵。更令人吃惊的是，大片的房屋都被烧毁了。远处一家，近处一家，外国人的房屋什么的稀稀拉

① 催嚏性毒气弹。

拉地残留在那里,完全是一种悲惨的景象。街上连一条狗都没有,这太令人吃惊了。想起和战友谈论过的话题,也就是逛慰安所,日本妇女7日元,朝鲜妇女5日元,苏联、德国、法国妇女都是2日元,而且在卫生方面也是一流的等等。就靠我们一个月8.8日元的薪金?我这样想着。下午4时30分,大饱了一下眼福就回来了。

12月4日 晴

整个一上午到处找防寒用品。找到了一件毛皮的,穿在背心里面又暖和又舒适。下午1时30分外出了。

今天军人很少,可以悠闲地逛街。我没有去慰安所,只逛了五六家咖啡店,下午4时30分就回来了。晚上小队长来了,第三小队全体人员举行了宴会。喝了两升清酒、六升啤酒。大家都精神抖擞,畅饮起来。晚上8时,愉快地钻进了被窝。

2. 向南京夜行军

12月5日 晴

整个一上午都不敢怠慢地做好了准备。自己躺在走廊边上。早晨一醒来,就发现帽子没有了,怎么找也没有,是被其他士兵拿走了。没有了帽子可就犯愁了。

下午3时列队,正当我向分队长说明没有戴帽子就列队的原因时,一位新闻记者给了我一顶旧帽子,我感到很高兴,很值得庆幸。3时30分部队编组,我被编入第一小队第三分队,此外还有步兵队、炮队、瓦斯队,我们部队组建了各个兵种。

下午5时,马上就要开始急速前进了。道路是混凝土和碎石子铺的,腿脚很疼,大家都受不了了。经过预定的目的地嘉定,晚上6时30分到达了某镇。由于筋疲力尽,再也走不动了,因此中队长放弃了继续行军,进入新生第一农场,休息一下疲惫的身体。

12月6日 晴

吃过早饭,我又上了床。下午2时30分吃午饭,晚上8时列队,9时

出发。今天行军时全体人员的背囊都装在了车辆中。虽然觉得比昨天轻松,但是脚步并没有加快。

12月7日 晴

走了一整夜。早上7时30分吃早饭。本以为要宿营,可是从今天起要白天行军,于是继续行进。11时在支塘镇吃中饭,宿营。我的右脚扭伤了,得了疲劳性骨膜炎,因此军医命令我乘汽车行进。晚上,就像小猪崽钻入稻草窝那样睡在了棉花里,蓬松而暖和,感觉很舒适。

晚上11时中队列队出发了。

12月8日 晴

患者队的二十多人上午8时起床。从9时开始,每三四人为一组出发了。从上海算起,大家已经全副武装行进了36里(约145公里)。出现患病者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这是战争。

我们三分队的四名队员于上午10时30分从支塘镇出发了,11时30分到达常熟吃中饭,下午1时40分在无锡下了车。寻找了一下部队本部和兵站,可是没有找到。在街道的入口处,铃木队的患者队共二十余人住进了一家小旅馆。旅馆里有很多白米,所以不依赖兵站也能吃上饭了。去野战小卖部买副食品,一罐什锦八宝酱菜就是45分。虽然价钱很贵,但还是买了。

3. 最先抵达镇江

12月9日 晴

昨天发生了火灾,熊熊大火持续燃烧了一个通宵。在这通亮的大火中,天亮了。今天早饭吃得很香。也许是因为有米饭和汤的缘故吧。因为此前每天都在霜天里行进和露营,所以昨天晚上的确睡得很好。

听说森田部队本部乘汽车最先抵达镇江,进行了一番激战。

12月10日 晴

今天在无锡休整了一天。由于从下午1时到3时允许外出,所以就

出去了。要去的地方是一家酿酒工厂。进去后,将一升黄色的低度酒(橘子酒)装入瓶中,就这么带回去喝了,用剩下来的酒擦拭了手臂。也许是因为用酒擦洗导致毛孔堵塞的缘故吧,晚上发起烧来了,觉得很难受,我想这大概就是惩罚吧。

12月11日 晴

早上7时,随着太阳的升起,我们出发了。再见了,无锡!各处都有大火熊熊燃烧着。我忍着腿脚的疼痛向前走着。下午5时,我们进入了一家缫丝工厂并住了下来。

4. 蒋介石投降

12月12日 晴

上午8时出发。今天到常州试着行走了五里(20公里)的行程,可是今天还不行,于是坐车了。下午2时30分到达了常州。洗澡时的心情感到特别惬意。通过今天的新闻,得知蒋介石投降了,所以大家举杯庆祝。

12月13日 晴

森田部队凭借最先到达镇江的气势急速向南京前进,并参加了南京攻略战。我们则在常州休整。因为是晴天,身心都感到特别舒适。兼带着外出去征缴蔬菜。听说明天一早出发,大家都早早地钻进了被窝。

12月14日 晴

南京攻略战进展顺利,占领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凌晨4时出发。接到情报说,两个小时后,约两千名敌军将向我方向前进。现在到时候了,大家都精神百倍。自己乘车到达了金坛,后换车于下午2时到达了丹阳,下午5时30分抵达部队宿舍。很高兴,晚上可以舒适安逸地休息了。

12月15日 晴

一大早,不知是谁纵的火,发生了火灾,大火持续燃烧了三个小时。丹阳城被完全烧毁了,尸体横七竖八,遍地都是,一幅令人惨不忍睹的景

象。没被烧毁的房屋很少,因此作为日本军的宿舍都不够。上面提醒大家今后不许放火。没有可征缴的物品,城镇上是一幅从未有过的悲惨景象。中队于下午3时抵达了丹阳。

12月16日 晴

中队长为了取得联系向南京进发了。上午9时30分,我被叫去干炊事,出去征缴大米。虽然到处搜寻,但直到下午2时也只征缴了很少一点。总算征缴到了一麻袋左右的大米和两三件个人的私有物品。返回后休息。

5. 完全占领了南京

12月17日 晴 小雪

听说入城式预定于20日举行。上午8时左右,难得地飘起了小雪。这是今年冬天看到的第一场降雪。天马上就要晴了。我收到了武田利八、水泽七郎和大田多作于10月及11月寄出的三封信。没有什么其他变化。下午安装了洗澡堂的设备。分队队员时隔好久又洗上个澡了,感到很舒服。

6. 南京入城式(松井大将)

12月18日 晴

小胡子司机森山庆喜对我们说:“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阁下在占领南京的同时就率先威风凛凛地举行了原定于20日举行的南京入城式。”

晚上6时,粉川分队长去无锡联络。由于南京攻略战已经结束了,所以上级决定今后我们野战瓦斯队全体人员都在句容集结。

二、在句容步兵学校集结

12月19日 晴

子夜时分从丹阳出发,向位于句容西北方的支那陆军步兵学校行

军。在早饭之前,到达了距句容前方十公里的地点。上午 11 时 30 分抵达句容,下午 2 时 30 分到达了目的地步兵学校。宽大的军营(学校)里有床铺,使我联想起了现役时期的事情。军营生活的第一步开始了。从晚上 7 时 30 分开始站岗放哨。由于从前门到后门很远,所以换岗需要 30 分钟。

12 月 20 日 晴

中午 12 时 30 分,一切正常地与卫兵换岗了。下午 2 时 30 分到外面散步,顺便去征缴东西,可是什么也没有弄到,下午 5 时 30 分回来了。晚饭时,喝了一点很好喝的支那酒,吃过饭后精神抖擞。晚上又躺在昨天晚上的床铺上,安逸地进入了梦乡。

12 月 21 日 晴

早上 7 时,中队全体人员牵着马出去征缴东西。我留守军营,在静悄悄的军营中看书。傍晚接到家乡的来信,收到了青年学校的青木老师及其他人的四封信。此前寄出了几十封信,可是很少有回信。青木老师和我弟弟来信说给我寄了慰问品,虽然还没有收到,但感到很高兴。

12 月 22 日 晴

从上午 10 时起,进行各种军事训练。在练习举手敬礼时,不由得想起了头一年当兵时认真训练的情景。

下午打扫卫生、班内整顿,已经完全成为一种军营生活。写信的士兵很多,也有写贺年卡的士兵。我自己也给昨天收到的信件写回信,还写了其他信件。

12 月 23 日 晴

上午和下午都在休息。

傍晚,进行投弹和刺杀训练。因为是前方,所以心里想着敌军,呐喊着进行刺杀。在前线,在敌人的军营中度过的军营生活也是很愉快的。

12月24日 晴转雨

早晨还是晴天,现在却哗啦哗啦地下起了久违的雨。听着雨声,我们都感到高兴。大家都在班内休息。下午要进行内务检查,其他没有什么事,很舒适地在房间里度过了一天。

12月25日 晴 大正天皇祭日

昨天开始下的雨停了,是个大晴天。因为今天是祭日,所以在营区里休息。全体人员都在写信,也有人主要是写贺年卡,写想起了故乡的元旦等等。

从下午5时起站岗放哨。

12月26日 阴,有时晴

下午5时,一切正常地换了岗。晚饭后写信。晚点名后,我比昨晚更早地钻进被窝睡了。

12月27日 晴

洗涤军装外套(上衣和裤子)以及内衣和内裤。因为把军装洗了,所以停止了军事训练,在室内看了一天的书。

12月28日 阴

昨天把衣服洗了,真好。亏了大家还嘲笑说:今天是下雨天。可是根本没有下雨。不过,天空渐渐开始变坏了。上午和下午都在进行各种军事训练。在战场上的老兵认为,一切要从当年入伍时的第一步开始。因为他们认为万事都是基础重要,因此认真地加以训练。

12月29日 雨

终于下起了雨。因为下雨而没有出行,在营区内休息。下午内务检查,受到了上级的表扬,评语是无可挑剔。

12月30日 阴转晴

上午和下午从上海用车运来了很多过年的用品。运来的有酒、日本

菜肴、干鱿鱼、薯栗豆以及其他甜食等 13 种,所以大家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地说:“元旦,快来吧! 快来吧!”我收到了来自上海以及南京的信。给我寄来的信就有 12 封,明信片有 8 张。在许多信中,有一封是中保仓小学的竹内友幸老师(现为浦川原村长)写的信。我马上把它拆开了。他用毛笔在成卷信笺上字迹漂亮地写着:挥起降魔的利剑,奋不顾身,且以成为和平基石的决心坚持下去!(11 月 28 日寄出)其他信件都是说家乡一切平安。信件大多是在两三个月以前写的。尽管如此,还是令人感到眷念,反复看了几遍。

12 月 31 日 晴

上午 8 时 30 分整队,进行 1937 年最后一次军事训练。

晚饭有很多好吃的饭菜。由于我担当炊事工作,所以忙得团团转。下午 5 时回到小队。小队长及以下全体人员一同聚餐。有酒喝,大家都很高兴。很高兴能送走 1937 年,迎来 1938 年,同时祈祷新的一年也幸福常在!

南京入城有感

1937 年 12 月 17 日

陆军大将 松井石根

璨美旭旗紫金山,江南风色愈愈清。
貔貅百万征旗齐,仰晃皇威辉八纮。
紫金陵里留幽魂,来去妖气夜色暮。
往曾沙场感慨切,低徊驻马中山门。

回顾 1937 年:

7 月 7 日,以在北支卢沟桥进行夜间军事演习为开端,北支事变终于演变成全面战争,出现了许多牺牲者。为了讨伐支那军的暴虐,促使南京政府反省而发表了声明。

我们必须灭私奉公,忍受困难重重,以坚韧不拔、团结协作的诚心,为了国家今后更加强盛而迈进。

1938 年

1. 在句容迎接元旦

1月1日 晴

来到句容步兵学校将近 15 天了。东方的祖国开始逐渐泛白了，元旦来到了。

早晨 7 时 30 分，在起床号响起的同时，很精神地下了床。我在中队值班，也有人担任卫兵。虽然是元旦，但工作起来很愉快。上午 9 时，全体人员列队，面向皇宫举行遥拜仪式。从中午 12 时起，中队长及以下全体人员一同聚餐，有很多酒。即使到了下午 3 时左右，也因喝了酒而精神百倍，热闹非凡。

也许可以说今天万里无云，晴朗得令人感到舒畅。祈祷 1938 年就像今天这样早点实现和平。这是因为自登陆上海以来，一直在等待着元旦的到来。前线也处于停战状态，像是在考虑下一次的作战。我给村长以及有关学校、亲戚、孩子们寄信，告诉他们自己很健康。

1月2日 晴

上午 9 时列队，进行分队军事演习，练习新式战法。上午 11 时 30 分结束演习归来，下午休息。接到了青年学校青木老师的来信，里面还有照片。整理了一下以前的信件。晚上分队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宴会。

1月3日 晴

上午 9 时列队。在营区外，全体人员认真地进行分队和中队军事演习。下午 1 时，中队全体人员出去征缴柴禾。我奉命在营区内负责守卫而留了下来。

1月4日 晴

上午 8 时 30 分列队。在步兵学校的后山进行军事演习。由于讨伐的时日临近了，所以大家都干劲十足地认真训练，连洗衣服、休息的时间

都没有。

1月5日 晴

上午8时30分列队。在步兵学校后山约两千米之外的地方进行小队军事演习。因为执勤者很多，所以说是一个小队，其实只有12个人，因此，感觉像是一个分队在进行军事演习。由于人员少，所以下午休息，洗洗衣物。

1月6日 阴

半夜紧急集合，接着开始分配任务，并就各项任务接受训练。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自己担任中队长的通信员。上午9时任务结束。下午还是休息。根据下午3时的命令，有检查作战服装的指示。我想大概近日要出动了。

1月7日 晴

上午9时30分开始检查作战服装，花了整个一上午的时间。由于是搁置许久的作战服装，因此背在身上感到沉甸甸的，这让人觉得有些担心今后的行军和战斗。

1月8日 晴

在步兵学校只有今天一天了，终于到了该离开的日子。好像明天上午8时左右出发。花了整整一上午彻底检查自己的随身物品。下午休息。听说要去滁县。好像要追赶第十三师团，一想到能见到第五十八联队的熟人和战友，大家就来了精神，边谈边钻进了被窝。

1月9日 阴

今天出发的命令取消了。上级决定我们暂时停留在现在的地方。大家既沮丧又高兴。从下午1时起，每个小队都出去捕鱼，但是没有捕鱼的网，而且水面结了冰，到傍晚一条鱼也没有捕到就回来了。晚饭有酒，却没有菜肴。

2. 各部队全体人员讨伐残兵

1月10日 晴

森田部队以及各部队的全体步兵,于早上8时到山岳地带去讨伐残兵。我留下来(分队留下四人)从下午开始站岗。所谓讨伐只是名义上的,结果成了边侦察地形边行军,一个敌兵也没有。到了傍晚,全体人员大汗淋漓地回来了。

1月11日 晴

一切正常地与卫兵换了岗。白天和晚上,大家都聚集在一起闲聊说:是要换防或是回国吗?大家祈祷着这一天早点到来。仅能了解局部的战况,而且是一点一点传来的,没什么重大的事情。所看的虽然都是些旧报纸,但也是令人高兴的读物之一。

1月12日 晴

上午9时全体人员列队。距军营东面约一里的地方有一个池塘,在那里捕鱼。有鱼,有鱼,塘里还真的有鱼。第二小队在前面捕了大约40公斤的鱼。我觉得我们小队也捕了20公斤以上的鱼。

在支那人当中有一个人日语讲得相当不错。此人在大阪待了十年以上,是一个亲日派。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支那政府不好的事情。下午1时,逮了四只鸡,和鱼一起拿了回去,今天的收获很大。下午休息,专心致志地做鱼、烧鸡等等。

1月13日 雪,有时阴

从早晨开始飘起了小雪。上午9时被派往本部执勤(执行任务),汽车司机撞坏了车库以及草房。

下午2时,第二小队出去侦察地形。去了蒋介石的别墅以及汤水镇的温泉。士兵们洗了露天温泉浴。在炮兵学校宽阔的校园里有很大的建筑物,我觉得这在支那是再好不过的建筑了,甚至不禁想到蒋先生也来到前线,曾在这个地方激励他的部下。听说在日本内阁

会议上,决定今后要彻底讨伐支那,然而也有另一种说法,那就是日本具有那样的国力吗?等等。不过,我们绝对相信有这样的国力,并向着使命迈进。

1月14日 晴

无其他消息,度过了平凡的一天。

1月15日 晴

上午和下午都没有演习和勤务,所以打扫中队周围的卫生。进行整顿之后,就愉快地度过了正月^①的第15天。

1月16日 晴

今天是16日,是传说中揭开地狱之锅盖子的日子,再加上又是个星期天,所以休息。从下午5时开始在军营里站岗。由于是对空监视哨,所以感到特别寒冷。收到了上海的来信,以及八张明信片 and 两份报纸。其他一切正常。

1月17日 雨转阴

下午5时一切正常地与卫兵换岗。晚上给小学生寄去了绘画明信片。在这里,令我意外地收到了小学生的来信,我想这是慰问信,所以就回信了,感到很高兴。我会记在心上,今后也要一直不断地接到信就写回信。

1月18日 晴

上午检修武器,然后例行检查。

上午10时30分,各小队派五名士兵去征缴。去了三里开外的地方。有很多猪,可是我们一到,望风的支那人就通风报信,村落里的居民和猪都开始逃跑。用只言片语的支那语说,明白?不明白?(你明白吗?)

^① 在日本,正月原本指公历1月,后逐渐演变为专指公历1月1日—1月3日,有时也专指1月1日即元旦。

你不明白吗?)反正都回答说:“大人的,好好(我们士兵是好人)。”逮了两头猪和三只鸡。下午5时,大家和另一队即荒家队会合后一起回来了。晚上9时传达了命令:明天早晨5时起床,7时整队出发。

三、从句容出发,向定远城挺进

1. 从句容出发,通过南京

1月19日 雨转雨夹雪

从半夜起开始下起的雨一直都没有停,行军也是断断续续的。凌晨3时准备早饭,做了汤,吃了早饭。早上7时,想到就要遇见同乡战友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于是打起精神在雨中出发了。

因为是去第十三师团第五十八联队,所以满怀期望地行进着。下午4时通过了南京中华门^①,晚上6时30分,总算抵达了营地。由于下雨从头到脚都全部淋湿了,出现了很多鞋子磨伤脚的患者,我的脚也磨出了四个大泡。晚上很累,所以很快就钻进了被窝。

1月20日 雪

醒来的时候,朝阳已经高高升起了。因为下雪,天特别明亮。谁也不想起床。除了吃饭就是赏雪、谈论思念故乡之事。一整天都躺在被窝中休息。

1月21日 晴

早晨5时30分起床。7时整队出发。上午11时从南京下关乘船渡过了扬子江。在浦口(南京的对岸)登陆,卸货。中饭时分,与步兵第五十八联队现役时期的战友重逢了。在异国的土地上遇见了特别思念的战友,而且是在不知道明天性命如何的战场上相逢,当时的喜悦劲儿简直无法形容。“喂!还好吧?”然后一时间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晚上在浦口住了一夜。

^① 原文如此,似为中山门。

1月22日 晴

凌晨4时30分起床。早晨6时出发,行程八里(32公里)。下午2时30分到达目的地乌衣街。这里是第十三师团所在地。山炮队中有辎重兵、特务兵等几个中队。听战友说其中没有我认识的人。晚饭有酒,吃得很痛快。明天如果去滁县就有熟人了。想到这里,就高兴地上床睡觉了。

1月23日 晴

上午8时起床,10时列队。从工兵队那里得到了骡子,让骡子驮着背包。由于数量众多,就像骡子队一样。就在出发之前,接到命令说:“背包由战士背着!”大家都垂头丧气。下午3时到达了目的地滁县,宿营在城外北边的军营里。各自用饭盒做饭。

1月24日 晴

上午9时吃早饭。从指宿队^①那里收到了家里寄来的小包裹(10月17日寄出)。

9时30分领到了8.8日元的薪水。终于要上前线参战了。大家忙于整理各自的私人物品以及其他随身物品。上面决定从今天开始中队全体人员各自用饭盒做饭。大家互相下定决心说:“坚持到底!”

1月25日 晴

早上7时从滁县出发,向张八岭前进(行程六里)。途中走错了路,竟多走了三里路。由于渐渐靠近了前线,能听到枪炮声。大家精神抖擞地火速前进。因为穿越山路,所以车辆无法通行,就编成了驮马队,其困难非同一般。原定下午3时左右到达,结果天黑了,到晚上7时才进入营地。

这里有第二师团的野战医院,里面有两位来自同乡的人,石田石郎(现在是上越市的木材商)和长谷川信义(安塚町坊金)。大家彼此互道安康。晚上非常冷,无法入睡。

^① 原文如此,含义不明。

1月26日 晴

上午8时整队出发。下午3时20分到达营店。每个分队都用饭盒做饭。有鸡和豆腐,吃得很香。晚上,连带昨天晚上的觉都安逸地睡了。当炮声和步枪声临近时,就知道每个士兵都在呐喊。

2. 明光、五里亭激战——自1月27日至1月31日

1月27日 晴

上午8时出发,今天终于到达了前线的目的地,是沿着铁路线行军的,11时到达明光。在山炮队的阵地,一边听着炮声,一边面对对岸的敌人吃午饭。吃饭都不安心。马上就加入了前线作战,卸下身上的背包轻装上阵。由于明光的大桥遭到了破坏,只得渡河。每两个分队乘坐工兵队的一条小船渡河。时间正好是下午2时。渡过河一看,只见友军古池队来了,和本部会合后在堤坝处休息了一会儿。听说在后来的战斗中,除古池队长外,有五人战死了。下午3时,根据部队长的决定,铃木队第一小队(我们小队)作为敢死队,突击大桥前面的敌人,并占领该地。突击时,东京朝日新闻社的摄影班在后面拍摄。

下午3时30分,小队长及以下人员都重新下定决心。在坚定的决心面前,大家完成了突击准备。在本部的板垣曹长投掷了三枚手掷燃烧弹(新式武器)后开始突击。命令第一、第二分队在第一线,第三分队在第二线,紧随其后出发。敌人在距离40米的地方突然遭到突击,开始惊慌地逃跑。敌人连射击的时间都没有就败退了。不过,从敌人的后方阵地,子弹像雨点般飞来。虽然迅速占领了桥,但是本部的星军曹却在我的眼前战死了。中队的近藤曹长大腿被子弹击穿受伤了。

到了晚上6时左右,大约前行了1000米,每个人都挖战壕过夜。分不清是敌方还是友方,通宵有子弹掠过头顶。

1月28日 晴

早晨6时左右向右移动,和第五十八联队一起前进。根据上午11时的命令,要求回到明光,暂时可以放心了。虽然有牺牲者,但还是感到了占领阵地的喜悦和死里逃生的幸运。晚上站岗。虽然今天的战斗比

昨天轻松,但是可以预料,明天、后天仍将是激战。今后我们还要活跃在第一线。

(下略)

[石田义一:《战线实录》,私家版,1977年3月5日。]

(叶琳 译)

4. 南京陷落的篇章

青山正吾

编者注：青山正吾，隶属于日军第三师团司令部。

1937年12月7日，我们在漆黑的夜色中继续行军。在松井方面军司令官手下的是我们第三师团司令部藤田部队。谨慎前行的士兵，身上沉甸甸的背包合着佩刀的声音，发出沉闷的“咯噔、咯噔”的声响。这是无言的进攻，是令人窒息的夜晚的进攻。

遥远西边的天空映照着或许是因为战祸而燃起的大火。南京城内的火焰，把被硝烟染得漆黑的夜空映照得如同红色地毯一般，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场景一样。远处传来掩护的炮声，轰隆隆地如远雷一般打破了整个夜晚的宁静。自己就仿佛徘徊在梦境之中。

这个时候，从前天开始就沿着常州通往南京的道路西行的助川部队，在经历了麒麟门激战之后，突破了那里，进抵紫金山麓。这期间，从金坛一路长途进击的胁坂、下枝部队蜂拥而至，一举突破了高桥门，在大校场机场上竖起了日章旗。南京城墙近在咫尺了。

守卫首都南京的支那正规军，构筑了一道号称坚不可摧的阵地，特别是南京周边的山岳阵地极为坚固，加上众多的民兵，号称有40万大军。但是，他们在句容、秣陵关的战斗中伤亡颇多，不堪一击，掩饰不住战败之色，陷入一片混乱。不过，在白水桥附近的夜袭战和汤山镇北面的紫金山山岳战中，虽说是敌军，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顽强而激烈的奋战。双方迫击炮、速射炮发射的炮弹交织在一起，炮声隆隆，浓烟弥漫。陆军飞机穿梭其间，展开了猛烈而果断的轰炸。不间断地持续猛攻，简直难以言表。

曾在军工路方面集结的一部分军队、涌向了城内的一部分军队，以及那些想逃到城里或渡过扬子江逃到对岸的民兵团，他们一个个头上顶



南京城附近的抗日宣传标语

着或是两手提着大大的包袱。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正规军还是民兵都失去了统帅,完全成了一盘散沙。

这也是蒋介石夫妇在南京的最后日子。敌军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等一部分官兵已经趁着夜色逃到了对岸。蒋介石统帅和妻子宋美龄也极为秘密地从城内飞机场逃跑了。

猛烈进攻光华门

敌人也许事先知道了光华门要遭到猛烈进攻,死守南京城墙的敌军,其反攻之势非常猛烈,我军各队的进攻都受到了阻碍。胁坂部队于9日凌晨5时抵达了光华门,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猛烈进攻和极其惨烈的激战,结果在10日下午5时决死的爆破终于成功了。岸大尉、葛野中尉的一队人马立即冲了进去,12月10日下午5时20分,城墙上高高飘起

了日章旗。

啊，南京城墙上飘扬的日章旗，
抬头仰望的官兵，满眼是激动的泪水。

硝烟弥漫的大陆红彤彤的夕阳，正静静地照耀着弹痕累累的绵延的城墙。抗日的据点首都南京，如今留下了兴亡的历史，终于在我们的日章旗下陷落了。

紫金山攻防战

紫金山麓的激战才是真正的敌我双方的持续大混战。片桐、大野、野田、富士井部队官兵的奋战，实在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战。

在前一天的9日12时，我们的松井最高司令官考虑到大量的文化古迹和几万敌军官兵的生命，以12月10日12时为期限，仁至义尽地从飞机上投下了劝降书，将光荣的武士道精髓昭显内外。

对此，敌将唐生智直到答复最后期限的10日12时都没有任何回答，反而发起了猛烈的反击。我方毅然迎战，全部炮火一起猛烈轰击，炮口全部对准了南京城墙。炮声轰鸣，简直就像要把天地撕裂一般。

部队名	攻击目标
胁坂	光华门
藤井、下枝	中华门
大野、战车队	中山陵
片桐、大野	中山门
胁坂、人见、伊佐、富士井	光华门
大野、助川、片桐、野田	太平门
长谷川、竹下、千叶、山田	南门
冈本、竹下	西门
芹泽部队	城内炮击

等等。

这是陆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激战。

在此抄录松井司令官向敌方将领南京防卫司令官唐生智发出的劝降书，以此作为追忆南京攻击战的线索。

劝降书(略)

事到如今，我们并不想美化当年的战争，现在想来那的确是无益的抵抗和消耗，只是觉得劝降书化为一张废纸实在是可惜。

追 忆

扬子江岸那宽阔无垠的大地，江南现在正发生着怎样的变迁呢？

战争异常惨烈。不应该发起这场战争。人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互相残杀的战争，不论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是不应该进行的。但是，人类历史为什么无法否定这些不该进行的战争呢？

这是因为生物进化和生存竞争。生存竞争的集中体现就是战争。这样一来，人类的进步是战争带来的飞跃。然而，这只不过是从结果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一种最佳的理论。

现如今，新的时代，
为了生存而竞争，
不该采用战争等野蛮行为。
正是现在，
人类的智慧，
必须集中于思考如何和平共存。
长江的风景，千古永恒，
如今还在不断源远流长吧。
在剧烈的亚洲的胎动中，
战死在江南的我的部队的战友啊，

安息吧。

——合掌。

[从军回忆录编纂委员会编：《从军回忆录》
(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篇)第一卷，1970年8月15日。]

(叶琳 张颖 译)

5. 我的战斗经历

浅野善内

编者注：浅野善内，1913年10月13日出生于岐阜县，1932年入伍，被编入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1937年8月，转隶第三师团经理部，陆军主计曹长。

(前略)

一、日支事变爆发

7月7日，日支两军在北支那地区北京附近的卢沟桥爆发了冲突，并日益扩大，波及到中支那上海，为此，保护侨民的措施开始实施。大约40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在支那军的包围下陷入了危境。在这种情况下，8月9日，发生了海军大山中尉和一名下士官被杀的事件，加之支那军不断向我国侨民开枪，最终，陆战队为了自卫不得不进行反击，双方进入了战斗状态。

支那军无视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变^①的停战协定，公然挑起事端，并在上海附近大场镇构筑了主阵地。面对支那十万大军，很明显，日本陆战队处于敌众我寡的境地。我国最高会议作出决议，为救援陆战队，决心紧急派遣陆军。

二、动员令下达

8月14日左右，名古屋第三师团接到紧急动员命令。当时我在第三师团经理部经营科任陆军主计军曹(23岁)。在动员令下达的时候，我被

^① 即1932年爆发的“一·二八”事变。

编入野战师团经理部(秘密简称为“内会”)。

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出征。虽说精神为之一振,但心中并没有涌起“我此去就是赴死”般迫切的激情与气概,只是有些茫然。动员行动那忙乱的几日如梦境一般匆匆而过。记得这段时间我首先是回到了岐阜老家,告知母亲和哥哥自己就要出征。独身有这点好处,我并没有需要托付的后事,也没有悲切的离别之言,只是拜托哥哥帮忙收回租给村田胜彦在名古屋市千种区若竹町的寄宿屋。我无法忘却母亲当时的沉默和忧郁的眼神。听说老家西庄那边也收到了对在乡军人的召集令,8月20日有人赶到岐阜步兵第六十八联队入队。从那以后,听说我要出征,邻居、弟妹、亲戚,都赶到师团司令部来与我见面,并鼓励我。住在名古屋的伯母伊藤浅代还带着年幼的孩子前来,在松树下切了西瓜与我话别,并且祈愿我奋勇杀敌。

8月20日半夜,紧急动员的各个部队出发上阵了。名古屋、岐阜的部队在市民的欢呼声和旗帜的海洋中雄赳赳地向名古屋港口进发了。我们作为先遣队,在深夜分乘卡车抵达筑港。我们接到出发命令,乘海军舰艇向上海疾驶。

港口一片漆黑,集结在此的部队都乘船待命。满载着士兵的轮船一艘接着一艘逐渐消失在港口外的黑暗中。

就在这时,我被传令兵叫住说:“浅野军曹,有一个送行的人在等你,请过来一下。”

他们在如此拥挤的人群中竟然还来到了筑港,真让人高兴。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上船,如果是在和他们见面的时候就麻烦了。于是我告诉传令兵说:“都这时候了,不见了。”抛下了最后一丝留恋。

凌晨5时左右,几乎所有的部队都已经出发了,留下来的队伍稀稀拉拉,此时我们终于乘上了轮船驶出港湾。关于这次在港口的别离,在两年半后我从华中返回国内时听他们说起那个难以忘怀的往事:来筑港送行的弟妹和邻居们一大早就赶来,想等着看轮船启航,可到达时早已不见了部队的影子,只得失望而归。回首往事,真后悔自己的固执。

三、首尾相连的舰队

轮船航行了大约一个小时，黎明到达了四日市海面，可以遥遥望见几艘停泊着的军舰深灰色的身姿，我们将要乘坐的就是这些军舰。军舰放下舷梯，我们登上了军舰，那时的心情相当激动。第一次登上这艘军舰，是日本海军引以为豪的先进新巡洋舰“那智”号（公开称一万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日本海军八八舰队造船计划的威胁，1921年，在英美倡导下，于华盛顿举行了裁军会议，其结果使日本蒙受了屈辱，被迫接受了缩减的“五·五·三”舰队计划。而这艘巡洋舰，正是日本以质取胜而建造的最先进的舰艇之一。这批舰艇有“那智”号、“足柄”号、“妙高”号等等。可以说它们肩负着日本的命运，号称一艘军舰的战斗力可与陆军一个师团相匹敌。

该军舰搭载着第三师团长藤田进中将以及司令部的幕僚。除通信队以外（士兵数量不明），还满载着作战物资。我们没有固定的座位，几乎是在空隙间见缝插针。我坐在了前部副炮手的座位上。情况与想象的完全不同，尽管我们是搭船者，但是和舰上的下士官、水兵们在一起，他们对我们很热情。

上午11时终于起航了。满载着陆军士兵的各舰艇开始出动，向伊势湾南下。挥别祖国的群山，向右方遥拜伊势神宫后，我们向太平洋进发。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一支威风凛凛的舰队，逆着日本暖流破浪前进。排头的“足柄”号是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大将乘坐的军舰，在第二艘“那智”号（第三师团长）的左右有数艘巡洋舰和驱逐舰，排成马蹄形阵式。军舰首尾相连，排成一列，沿日本列岛以南的海面前行。舰队虽是和平时期组建的，可为了应对战争，也以每小时26海里的速度前进，于下午3时经过潮岬海面，半夜又穿过种岛海峡，进入了东支那海。不愧是疾速航行，一路上乘风破浪，浪花四溅，船头溅起的浪花不断拍打着甲板的前部。我的心中涌起了一股豪情壮志。

8月21日下午4时左右，舰队在长江口的马鞍群岛背面抛锚。军舰搭载的弹射式水上侦察机起飞了。那一晚，我们在静候命令。

8月22日,师团下达了作战命令:“我师团要在吴淞附近登陆,下午向大场镇前进。”此举是为了强行突破预料中的敌人构筑完备的坚固防线。黄浦江上,不要说商船,连大型舰艇的进攻都不可能,最多只能用轻型巡洋舰、驱逐舰进行炮击。估计不得不在敌前登陆了。此时根据作战计划,开始换乘小船进行登陆作战。

若只是普通的港口作业倒也没什么问题,可在海上两舰接舷,看着就叫人惴惴不安。在实际操作中,若两舰的中部紧靠在一起,随着波浪的起伏,船身会发生碰擦。所以,无论如何两舰间要保持几米以上的间隙。因此,舰上需有数十名水兵用竹竿撑开船保持间距,再在两舰间架上舷梯,先转移物资,而后转乘兵员。这样困难的作业进行了好几次。等我们最后由“那智”号转乘到轻型巡洋舰“神通”号上时,已是22日的傍晚了。

作战准备完成了。半夜,驱逐舰好像陆续出发了,只是由于天色太暗,看不清楚。我们所在的“神通”号也不知何时起开始前行。也许是因为旧式舰艇的缘故吧,里面的设备很不完善,舱内热气冲天,叫人喘不过气来,只得寻找一些由吸气管进来的冷空气,然后睡一会儿。

先头的步兵部队于8月23日凌晨果断地实施在吴淞敌前登陆的计划。轰鸣的炮声越来越响,或许是他们正在一齐进攻吧。我们的军舰也缓慢前行,靠近了战场。

四、吴淞敌前登陆

8月22日,搭乘轻型巡洋舰“神通”号的我们完全不清楚战况。搭载着先头登陆部队的驱逐舰好像已经于22日夜从扬子江向黄浦江进攻了,可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取得了敌前登陆的成功,只知道我们的军舰在不知不觉中向着黑暗缓慢航行。军舰一会儿停,一会儿行,反反复复,仿佛随时都可能进入战区。8月23日清晨,我们的军舰沿黄浦江逆流而上。右岸成排的民房沐浴在朝阳之中,仿佛浑然不知有战争这回事。两岸本应有敌人的阵地,可实际上却无一点反应,一片寂静。早晨7时左右,接到了登陆命令。上到甲板上一看,只见军艇已经靠岸了,靠在

一座已坏掉一半、满是缝隙的铁道栈桥边。敌前登陆近在眼前，我感到十分紧张，原本已经做好了一到黎明时分便一定会有激烈炮战的心理准备，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是在一片平静中接到了登陆命令，对此我有些目瞪口呆。不过，敌人的子弹连续不断地呼啸而来，“砰、砰”地打在烟囱上，幸好没造成损害。这就是我们的第三批敌前登陆。等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正与矢住少佐并肩而立。“少佐您也出来了么？”“噢，你也来了？”这次会面只简单地问候了两句，令人留恋。没想到，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离别。少佐作为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的先头第二大队的大队长，指挥着敌前登陆的部队，并率领作为预备队的第六中队和我们一起登陆。可是，在翌日即24日确保桥头堡的战斗中，他腹部中弹，被收容到海军的医院船上，后来死在了那里。说起来，两年前我还是三等主计的时候，矢住少佐就担任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留守队的副官，我是他的部下。

在等待登陆期间，看到扎着白色臂章的陆战队员用肩抬着载有伤员的担架，陆续从仓库的背阴处出来，来到这艘军舰上。当然，想必也有几个人已经战死了吧。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战场上血淋淋的实况，不由得想到了战争的残酷。

上午8时左右登陆，进入了栈桥仓库。冒着接连不断的枪林弹雨，把卸下来的物资运送到了仓库里。

先头部队在敌前登陆时，敌人先是不动声色，等看到我方登陆完毕，就立刻用迫击炮对登陆地点集中炮击，我听说不断出现众多的伤亡者。登陆时的战况我不太清楚。我们好像只是确保以栈桥仓库为中心，东西1000米，南北至铁路线只有200米的狭长的桥头堡。

这时，若是敌人直接向我射击，我也只能认命了。恐怖和生死我已经置之度外了，这时的切身感受就是只能顺其自然。仓库里堆积着前线部队的背包，这里既是伤员的临时收容所，又是登陆部队的基地。

这个仓库被用作登陆地的物资聚集所。开始时，我完全没有补送粮秣的任务，所以很空闲。这期间，我用携带的手压净水器净化黄浦江里浑浊的江水，竭尽全力给部队供水。之后，随着战线的扩大，我了解战况的视野越来越狭窄了，而随着战况日益错综复杂，其趋势也愈难以把握。我只是在执行后方粮秣补给的任务时，在空闲时略微得知了一些消息。

以下就是对这些片断的回忆。

在第一线与敌人激战的士兵轮流休息时回到了仓库，相互谈论着战斗的惨烈。镜岛村出生的大洞少尉战死了，市桥村藪田出生的小野上等兵也战死了（从他遗留的背包中取出了一把叉子，回国后作为遗物交给了他的遗属），同年入伍的安江宽上等兵也在说了一声“我已经不行了”之后阵亡了，木村章一军曹在接受联队本部的命令时中弹身亡。与此同时，鹰森联队长也负伤了。这些仅是我所知道的，而实际上阵亡者还在不断增加。

虽然我身在战斗的漩涡之中，可只是处于战场的边缘地带，并不清楚敌前登陆作战的实际情况，只能概述一下当时的大致经过。

在8月14日的紧急动员中，只有岐阜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被确定为先头部队，再加上军、师团、旅团、联队各级指挥官以及一部分辅助部队，估计也只有1500人（其中第一线战斗部队一个大队为800人）。这是史无前例的陆海协同作战，由快速舰队进行紧急运兵。根据在马鞍群岛制定的陆海军协同作战的计划，决定由驱逐舰强行在敌前登陆。决定一经做出，就将部队改编，并改乘交通工具，各舰船进入战斗状态。

8月22日夜，战斗终于打响了。第一先遣舰（舰名不详）运载棚桥大尉指挥的第五中队约200人开始行动，自扬子江进入黄浦江，突破了两岸敌人坚固的防线，到达了上海，然后运载陆战队竹下白桦队，立即回头在吴淞栈桥强行靠岸，趁着夜色进行了突击登陆。23日凌晨3时，虽然也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强行登陆，但没想到居然很轻松地大获成功。紧接着，在凌晨5时，第二艘军舰“朝雾”号（运载步兵旅团司令部、片山少将，以及三林大尉指挥的第七中队200余人）也登陆成功参加了战斗。为扩大桥头堡阵地，登陆部队展开了攻击。接着，第三艘轻巡洋舰“神通”号（除了矢住少佐、大队本部，以及赤羽大尉指挥的第六中队250人之外，还有我们几个队和我）于上午8时左右登陆。

就这样，登陆作战达到了预期目的，以大获成功而告终。然而，就在登陆刚刚结束，形势尚不稳固之时，由于敌人在狭小的桥头堡埋设了地雷，以及用迫击炮进行猛烈的集中炮击，使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不

过,第一线部队英勇战斗,扩大了战线。

接着,23日下午以后,乘战舰而来的紧急派遣部队主力(步兵第六十八联队、步兵第六联队)也陆续登陆。这些主力部队自吴淞栈桥登陆后,即刻向南方地区展开,不断扩大战线。回顾此次登陆作战,尽管日支两军的战斗力相差悬殊,但是,特别是在黄浦江作战中,面对日本海军的强大威力,敌军全线保持沉默,完全丧失了抵抗的斗志。

例如在作战前,面对黄浦江上来往的舰艇,两岸的敌人一点也没有抵抗。而且我们原本预计江岸的防线会很坚固,但是屈于舰炮的威力,他们很快就让我军轻松地登陆了。不过,敌军用迫击炮对登陆地点进行的集中火力攻击出人意料的猛烈,干得很漂亮。可是,敌人只知一味抵抗,不知道转为主动进攻。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登陆之初兵力不足、用几倍的兵力来反攻的话,那么,保准我们已经葬身在黄浦江的滔滔浊流之中了吧。

五、攻占吴淞镇

先头部队在敌前成功登陆,肩负起死守狭小的登陆桥头堡的重任。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所在的第一线,敌我双方都死盯着对方,僵持不下的状态持续了一周,其间最多只有一些零星的战斗。不过,陆续有舰艇在桥头堡的铁道栈桥靠岸,一边将伤员送往后方,一边有新的增援部队陆续登陆。也就是说,追随着先头部队的步伐,作为第三师团主力的步兵第六十八联队主力(第一大队、第三大队)及步兵第六联队的主力乘战舰“朝雾”号、“榛名”号、“长门”号以及“陆奥”号陆续抵达,全军转乘驱逐舰,于23日下午以后逐渐加入到战斗中来。这些部队自吴淞铁道栈桥沿着南面的军工路,对沿江一带进行了压制。这期间,步兵第六联队长仓永阵亡,步兵第六十八联队长鹰森也负伤了。

8月29日,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一大队在该区域与步兵第六联队一部换防后,集结在海军医院附近,准备攻取吴淞镇。黄浦江水浊浪滔滔,浑然不知战争的爆发,仍然静静地流淌着。驱逐舰队出现了,仿佛忽然从江面上压了过来。枪火阵阵,炮声隆隆,舰炮向吴淞镇、宝山方向进行

猛烈的射击,预示着攻击即将到来。

前线部队正在与敌人进行近距离作战。我军不仅增援部队充足,又有海军舰艇协同作战,优势明显。由于运输船还没有来,暂时不需要向前线输送补给物资,因此我闲着没事干。8月31日,攻打吴淞镇的作战开始了。一方面,作为主力的步兵第六联队第一大队分乘登陆舟艇,在海军舰艇的掩护下,在江岸敌前强行登陆,另一方面,我们还死守着吴淞桥头堡。

另一方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的主力经由吴淞河上架起的铁桥强行在敌前渡河,占领了吴淞镇。在攻击开始前,早已在江上排成纵队的驱逐舰一起向登陆地点及其后方进行压制性炮击。那隆隆的炮声震天动地、异常恐怖。这是一次完胜敌人的登陆。在这场战斗中,岐阜市立商业学校同届的松井少尉刚一登陆就被敌人的炮弹(迫击炮)击中了,脸部(眼睛)和手指受了重伤,成了一名残疾军人(1987年病逝)。

战斗快要结束时,我为了选定一个适合分发粮秣的地方,想要跨过河上的铁桥。可是,由于还在扫荡战场上的残兵败将,有危险,所以就延期到第二天过桥。当时,看到了三名士兵正在火化阵亡者,这是在清理战场。从已经倒塌的房屋中收集废弃物,把遗体包裹起来,架成井字形火化。不久前还在奋勇向前渡桥攻击的勇士,而今与一缕轻烟一起升上了天际,回到了故国。合掌祈祷。不知明天命运如何的士兵们互相说着笑话,也许是出自一种在战场上幸存的心理吧。他们在说有几人被敌人的枪弹打死了,滚落到河渠里了。

(中略)

不知道大场镇是何时陷落,被哪个部队占领的。战斗仍然在激烈进行。直到26日,敌人终于有些动摇了。27日,追击向真如无线电台方向逃跑的敌军,并占领了该地。就这样,我军在进击嘉定、苏州一线的同时,也用一部分兵力对上海南市进行了封锁扫荡战。

自大场镇败退的一部分敌人,退到了东西向流经上海的苏州河一线,仍在负隅顽抗。上海市区里有各国的租界,各种利益混杂,不能在那

些区域内造成损害。在河宽只有 30 米的苏州河畔,纺织工厂、砖瓦场等鳞次栉比。我们的攻击无异于螳螂向坚固的碉堡挥舞着自己的板斧一般。我们的攻击部队(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一大队主力)在炮兵的配合下进行突击,由工兵队拼死架设渡桥,再次强行渡河。

经过 11 月 1 日的殊死战斗,终于渡过了河。紧接着,我们完成了对整个南市的扫荡。这次作战,我军伤亡惨重,受伤及阵亡的士兵达 300 余人。

这期间,我仍然在无线电台仓库负责向攻击大场镇的部队配发粮秣。

那时,从后方补给来的物资有干菜、酱汤粉、酱油粉等等。补给物品中香烟、羊羹等都是最受士兵喜爱的嗜好品,只是补给来的数量很少,这使我们这些负责配发的人感到很伤脑筋。清酒根本没有送来。随着前线不断推进,配发物品的工作也开始轻松起来。

我在 10 月末跟随攻击大场镇的部队的足迹前进。在渡过蕴藻浜的河流时,在一个很深但没有水的堤岸上我看到了两具我军士兵的遗体。遗体已然腐烂,被随意地丢弃了。可以想象,这是连收容战死者都顾不上了的苦战。硝烟后的竹林一片狼藉,可见炮击之猛烈。

村落荒芜,弥漫着战斗后的硝烟,我们无法辨认大场镇的位置。前进道路上的小山岗,都被用作工事,敌人的掩体内空洞洞的,向我们敞开大门。我们所抵达的地方,是上海西北面的太仓野战仓库。“内会”早就派待命人员开设了野战仓库,接受来自上海东部的物资补给,并向前线部队配发粮秣。我暂时被编入太仓野战仓库。

八、南京大包围作战

(1937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25 日前后)

自 8 月 23 日在吴淞敌前登陆以来,我们第三师团的精锐始终作为主攻部队在歼灭敌人,并于 10 月 25 日如愿以偿地攻占了大场镇。紧接着是急行军,于 11 月进抵西部真如的无线电台一线,与在苏州—嘉定一线顽强抵抗的敌人对峙。我在后方的太仓野战仓库,负责上海南市和前

线部队的补给。连日的降雨,使各部队的大行李^①沾满了泥浆,粮秣的搬运也十分困难。

师团的一部(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一大队)把敌军逼至苏州河。不过,在仅30米宽的河边工厂林立,还分布着外国人控制的区域。敌前强行渡河作战使我军蒙受了惨重损失(负伤、阵亡三百余人)。苦战持续了一段时间,就在这时,恰逢友军在杭州湾登陆,我们追击四处逃窜的敌人,一举封锁了上海并占领了南市。

1937年11月13日,我晋升为陆军主计曹长。

攻占大场镇后,紧接着军^②下达了进攻首都南京的命令。

突然得到“百万日军杭州湾登陆”的捷报。登陆杭州湾的是著名的柳川兵团,拥有数万精兵,为了参加进击南京的战斗,他们从南方突入敌人后方的侧背。敌人因此大为动摇,开始从真如、嘉定总撤退。至此,战斗转变成了追击战。师团向各部队下达命令(根据经理部作战给养主任原田主计大尉的紧急计划),即先头部队的主食和调味副食主要依靠就地征缴。“背上这个”、“装上那个”,尽管忙个不停,但还是感到劲头十足。我们带上能带走的所有粮秣,精神抖擞地迅速前进。

没过多久,军划定了第十一师团、第九师团、第三师团从扬子江岸起各自的作战区域,并开始了全面追击。

第三师团的作战区域在靠近南京后变得十分狭窄,进攻南京城的目标定在了通济门,先头为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的赤羽中队。据说到他们最终突入通济门为止,共经历了六个昼夜的连续追击。

我被任命为开设临时粮秣发放所的人员,随满载着为前线部队紧急补给粮秣的卡车尾随部队,沿上海至南京的道路西行,并在苏州附近宿营。战场上敌人抵抗的遗迹清晰可见,村落被烧毁,变成了废墟。树木和竹林也被打得稀烂,让人不禁想到了敌人败退时的情形。

① 日军运送战斗、宿营所需的弹药、粮秣、机械等物资的部队。为补给前线部队非急需的粮秣、衣物等,在师团后方行动的部队称“大行李”部队,而运送前线部队急需的弹药、卫生器材等物资的部队称“小行李”部队。

② 指日军上海派遣军。

看着左边苏州的城墙，一路向无锡、常州、金坛、句容前进。尾随各队的车辆延绵不绝，阻塞了道路。进入丘陵地带后，看到了刚刚结束战斗的野炮阵地，在那里听到了南京城陷落的消息。

为了寻找经理部，我们在第三师团战斗司令所附近的土山镇野战仓库集合。那是12月13日前后。此时，辎重队追送的粮秣还没有到达，我们先在这里开设仓库。

南京城于12月10日在肋坂部队突入光华门后，事实上就已经陷落了。紧接着是扫荡全城。完全占领南京是12月13日的事了。岐阜联队于13日占领通济门、武定门后入城，扫荡城内外的残敌，南京包围战就此结束。

土山镇位于城外几公里处，也是部队主力的集结地。因为作战指挥有方，追送粮秣的辎重队、汽车队陆续抵达。

我于第二天即14日，趁着发放粮秣的空闲时机，驾着卡车（只有一名司机）向南京城驶去。经由坍塌了一半的通济门，我第一次进了城。城门口连警卫兵也没看到。街上的房屋鳞次栉比，不愧是首都，都是些现代建筑。然而房屋内全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家具、衣物、纸张散落一地，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是突击部队扫荡残敌和征缴物资的结果吧。我在其中一家像是商社的车库中发现了一辆小汽车，当然是出了故障，无法开动的。好在是和司机一起来的，我们用卡车牵引着它。我这个外行操纵着方向盘，得意洋洋地带着战利品回去了。据说这是一辆英国奥斯汀牌汽车，经过修理后成为经理部常用的联络车。第二天，我们又抱着希望去城里搜寻了一番，可是什么东西也没找到。

然而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惨烈情形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九、太平门外的惨状

漫无目的地穿过广场来到了城墙。右手边可以看到太平门的瞭望楼。我那时正打算走上长满小草的河堤，远眺扬子江和玄武湖，可不知什么地方的一股尸体的腐臭味扑鼻而来。我四下张望，却只见井然有序的城墙绵延不绝，于是我继续走到最高处俯视城墙外。然而，我被展现

在眼前干枯的壕沟中的惨状惊呆了。被绳子绑在一起的支那兵的尸体堆满了整个壕沟，如同枯萎残败的荷花耷拉着枝叶。强烈的臭味沿着城墙而上，直冲我的口鼻。这情景、这气味实在叫人难以忍受，我赶紧下了城墙。

在南京包围战中败退的支那兵，被封锁扬子江的日本海军截断了退路，只得聚集在城内外。我们如瓮中捉鳖，歼灭了敌人。也就是说，我们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巨大战果。

根据部队情报，我军在下关扬子江边用机枪射杀了大批败残兵，尸体直接由江水冲走了，据说人数达8万到13万人。太平门外的惨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吧。我估计，这恐怕是由于我军从来没处理过如此规模的俘虏，考虑到粮草和收容管理等问题，迫不得已，只能把他们纳入歼灭战的范围加以处理了。

八年后，日本全面战败，因不断“屠杀俘虏”而被指控触犯了战争法，在当地的指挥官被处以死刑。最高指挥官松井大将也承担了南京屠杀的责任，并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实在是非常遗憾。

几年前，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中关于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记载，引起了许多争议。当时，我国政府不得不进行了道歉。战败被打上了绝对的烙印，永远也抬不起头来，这真是一种悲哀。

1985年秋，我们在寻访过去的战场遗迹时参观了南京，悄悄地从光华门、中山门进城看了看，当时的广场（曾是日军的临时飞机场）已在城市规划中变得井井有条，没有了空地。没能去看太平门，可在经过太平北路时，透过公交车的车窗一晃眼看到了书有“南京大屠杀”（屈辱）的横幅。战争的阴云逐渐消散，五十余年来日中友好任重道远，我由衷地希望这种忧愁也能消散。

12月17日，举行了从中山门正式入城的盛大仪式，但我没有参加。不过，我听说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各师团长威风凛凛地入了城。我于第二天参加了在中山门内大广场举行的阵亡者慰灵祭。这一天十分寒冷。

十、驻扎江南

1937年12月，首都南京的陷落犹如台风过境，由此，日支战争似乎

告一段落了。命令我师团负责南京附近(以东、以南地区)的警备。年关临近,各部队分驻在各地,担任警备任务。

1938年,这是我们在战场迎来的第一个新年。那时,也不知是什么人说的,士兵间流传着日支间正进行和平谈判的传言,大家开始做着凯旋的美梦。

当然,对大局形势我们不可能十分清楚,但从支那军的统帅蒋介石迅速放弃南京,将首都迁至内地四川省重庆来看,是做好了长期抗日的准备的。与此相反,1月16日,日本政府终于发出了“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近卫声明(和平决裂),同时向在支那的日本军下达了继续进攻的命令。要进行长期作战的征兆愈来愈明显了。

之后,我军屡次长驱直入,对重庆进行越洋轰炸。蒋介石的军队依仗大陆的天险要塞,在欧美的援助和庇护下,不断加强其长期抗战的实力。

在南京警备的时候,命令我担任江南江阴地区驻扎部队(步兵第十八联队主力)的补给工作,并调我去经理部江阴野战仓库(仓库长为横井主计少佐),接到命令后,我(配备一辆卡车)前去赴任了。

江阴位于长江右岸,镇江的下游。野战仓库开设在有支流的港口码头处的酿酒工场。仓库刚一建好,中型运输船便源源不断地进入了港口码头,运来了粮秣、木炭和干草等。我们全力以赴地卸货,在请求部队士兵帮忙的同时,也征用了一些当地的居民,总算是赶上了时间。临近正月,从后方运来了许多特别补给品(羊羹、香烟、酒)。由于战时停止了清酒的供应,每天分发这些物品时都超过了定量,于是,驻扎当地的部队长提醒道:“这样会使军纪紊乱,要适当控制!”作为新年的特别补给品,也给我们补给了黑豆、小鲮鱼干、海带等令人思念家乡的食品。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并欢度新年,士兵们都感到十分高兴。应步兵第十八联队杉山主计准尉的邀请,我坐上了卡车,但好像是庆祝酒和老酒喝多了,连腰都直不起来了,真所谓“瘫了下去”,最终没有去成。因为老酒而乐极生悲的体验,这还是头一次。

为了将那些部队的补给品调整到合适的数量,我好几次独自一人开卡车去了距离这里约五十公里的常州野战仓库。后来想想,这实在是

些鲁莽,随时都有被敌人袭击的危险。有一回,那个仓库长河本主计少尉带着枪出去后就失踪了,原因不明,最终也没有回来。这也许是战争中常有的事吧。该少尉是濑户市著名烧窑户的公子。

还有一次,在一个寒冷的夜里,我关上所有门窗,正在被炭火烤得暖洋洋的屋里办公时,突然感到脑袋一阵阵剧痛,于是马上打开窗子,吸了几口冷空气后脑袋才清醒过来。这时我才意识到炭火的危害,立刻对着隔壁喊了两三声“横井少尉……”,可是没有回音。我赶忙去了那房间,发现少尉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我立即打开窗户,使劲地摇晃他,并喊着“横井少尉……”,他终于恢复了意识。想来我们差点死于炭火造成的一氧化碳中毒。

还有一件发生在江阴的“杀鸡儆猴”事件难以忘却。在江阴港卸载国内运来的补给品是按照船队司令部支部和船舶部队的要求进行的。把货物集中至仓库是由少数勤务兵和一些从当地征用来的苦力完成的。装卸工作每日都很繁忙,根本无法掌握入库物资的品种和数量。

在这种情况下,不断有苦力乘警卫监视不备时,把食盐等日本军的物资装进自己划来的小船,然后乘着夜色经由河道逃走,为此我们蒙受了很大损失。在忍无可忍之下,我们加强了警戒,并接到严惩盗窃物资者的指示。尽管如此,此类事件还是一再发生。我们抓到了往两只小船上装食盐后准备从河道逃走的三个人。所谓的严惩是如何惩罚呢?在膺惩支那的行动中正燃烧着怒火的我士兵,对他们这种轻侮的行为更是怒发冲冠。严惩也别无他法,就是当众将他们强行斩首。士兵们并不知道这种处刑触犯了法律,也没想到这不利于安抚工作,只认为是战场上的一种行为。

我在战败复员后又回忆起当时的处刑,也曾担心被列为战犯而惶惶不安。时隔十年,据说当时的仓库长横井再度应征入伍,后来在塞班岛阵亡了。

有一次,负责炊事工作的军属给我们做了当地产的稀有的甲鱼。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国内少有的珍稀美味。

十一、太 湖

我们对太湖西面险峻的三州山脉和广德附近的山坳地带的敌人进行了扫荡歼灭作战。

1938年春,沉浸在战争胜利喜悦中的驻扎在各地的官兵迎来了新年。大家通过充分的休整,消除了战争的疲乏,养精蓄锐两个多月,以恢复和充实战斗力。随着江南的天气日渐转暖,警备地周围的支那军也开始蠢蠢欲动。我军必须先发制人,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3月上旬,我军同时开始了行动。

我随着部队前行,来到了无锡西南方的太湖之畔,在那里开设了无锡野战仓库太湖粮秣分发所,由负责警卫兼勤务的步兵第十八联队铃木小队协助我们。

补给品主要依靠汽车队从无锡野战仓库运来。对前线的补给则由辎重队的鹈饲茂准尉指挥,由在当地征用的大、中型船只组成的水上运输队运送。粮秣分发所中转地的工作和前线补给任务都交给了水上运输队。

无锡仓库自制的补给品栗子馒头运送到前线后很受大家欢迎。

太湖之畔的杨柳发出了嫩芽,春天来临了。但是那越过湖面,从远方传来的隆隆炮声使我不禁想到,杨柳的枝条何时才能垂入太湖的水中。

这次作战持续了约一个月,我们的战果辉煌。各部队为准备之后的作战集结在南京附近。

我关闭了粮草分发所,与警卫小队一起乘卡车回到了位于镇江的经理部本部。

铃木小队领取了自己的邮件和慰问品。后来我听说他们在回归原队的途中因超载而发生了翻车事故,导致数人受伤。

(下略)

[浅野善内:《我的战斗经历》,自印本,1994年6月30日第4版。]

(张晨煜 叶琳 译)

6. 攻占南京后的宣抚

加藤嘉雄

编者注：加藤嘉雄，隶属于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

1938年1月。

攻占南京城后，联队在镇江集结迎接新年。分给我的新年佳肴是从岐阜寄来的盒装食品，都是登陆以来从没见过，也是没有品尝过的菜肴。有烤加吉鱼、鱼糕、生鱼片等。一下子吃完怪可惜的，其鲜美香气迄今好像还溢满口中呢。这一切不禁让我想到登陆以来究竟是吃什么生存下来的。虽说没有足量的煮年糕汤，却也领到了年糕、酒什么的。听说是后方岐阜县的人们为了赶在新年之前为我们精心制作的佳肴。这还要感谢千辛万苦及时送到我们手中的后方运输部队。尽管庆贺新年以吃佳肴开始，暂且不对这样的习俗进行好与不好的评价，但对身处战场的人来说，吃是最重要的。因此，我迄今难忘当时的喜悦之情。

在异国他乡迎来没有枪炮声的新年。遥拜东方，在恭贺圣寿万岁后，除了执勤人员必须在岗外，其余的人都以悠然自得的心情互祝“新年好”。我也和五六个人解除了装备，梳理一番后出去散步了。登上了甘露寺的山，江雾朦胧望不到对岸，不由得深深赞叹扬子江之浩瀚，江面足有四公里宽。虽说是过年，也不能走访亲友一起喝屠苏酒。

5日下达了转移命令。第三大队原地不动，联队本部和第二大队前往南面约三十二公里处的丹阳，第一大队则前往南面约六十公里处的金坛。各大队都以其驻地为中心，负责周边20公里范围内的警戒任务，还有讨伐与宣抚^①任务。

经过两天行军，抵达了金坛城外。由于一直是风餐露宿的行军，所

① 宣传安抚。

以都百无聊赖地行进着。“噼噼啪啪”，猛然间，前方响起了炮竹声，让我们大为吃惊，原来是居民来欢迎我们了。因攻击南京时曾路过此地，是一座熟悉的环绕着城墙的小城镇。

我中队将东门边上的小学校充当临时兵营，负责东部地区警备。警备巡察只是每周在兵营地域范围内巡察一次，因此有很多休息的时间。居民们渐渐返回了城里。县负责人为金坛县自治会长，是个叫杨锡元的先生。虽然他家的房子没怎么被破坏，但城里有两处被炸过的废墟。孩子也三三两两地出现了。偶尔见到的女性都是些年纪较大的老太婆，根本看不到年轻姑娘，一定是十分小心地隐藏到远处的朋友或亲戚家去了。

我们离大队本部只有五六百米远，我常去那里。路上有时遇到孩子，就对他们打招呼说：“早上好！”不久，也开始有人回答：“大人，早上好！”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他们打招呼都说“早上好”。因为还没有教他们说“午安”、“晚安”，所以他们一定以为不管什么时候见了面都这样打招呼吧。他们在做好的白布袖章上涂上红圆圈，走来说：“大人，给我写上‘良民证’。”写好了还让我们盖上印章。因随身带着大印章，就给他们盖上章。盖上章后，他们显得很开心，但是如果盖上小印章，他们就不高兴了。

我和五六个孩子成了好朋友，他们还来到所怀念的小学校门前嬉戏。我给他们每人一块糖果，可他们并不想吃。我从同一个盒子里拿了一块糖吃了，他们就一下子塞进嘴里吃了起来，还说：“糖很好吃，谢谢。”也许他们害怕是毒药，这种戒备心理是否是继承了中国古朴的民风呢。

有空我就去教孩子们唱歌。

白色的布，染上红太阳，
啊，这就是美丽的日本国旗。

喂、喂，乌龟啊，乌龟，
世界上没人像你慢腾腾。

一字一句地教他们，把汉字注在假名边上。

日本人在汉字上用片假名标注发音。

中国人在片假名上用汉字标注假名的发音。

做法相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使用的汉字就是来自中国。另外，令人惊讶的是，所写的那些标注假名发音的汉字有许多我都不会读。但应征入伍前，我的职业就是和孩子们在一起玩，所以也没有办法。

在那期间，岐阜的妇人会代表慰问团的中山高子女士，还有两位女士来到战地。全体人员集合，与妇人慰问团见面。她们告诉我们，她们保卫后方没有问题，并介绍了岐阜县的近况。留着胡须的士兵们高兴得很想跑过去叫她们一声“妈妈”。

那个晚上，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充满心头。不知是谁先说的，到处流传着“凯旋的日子快来了”。这的确使消沉的士气倍受鼓舞。

居民开始来卖豆腐、鱼什么的，中队的伙食改善了不少。我暗自高兴，说明对居民的宣抚工作做得很好。

3月10日是陆军纪念日。感到似乎会得到什么非常好的恩赐品，可令人吃惊地是，出动！去三州山脉那边执行讨伐任务。

[从军回顾录刊行会编：《从军的回忆》(上卷)，

(岐阜)，1977年2月10日增版。]

(罗文文 译 罗萃萃 校)

7. 战争的回忆

渡边卯七

编者注：渡边卯七，日军第九师团经理部衣粮课长。

一、上海战的回想

1937年7月7日，一声枪响打破了卢沟桥的宁静，最终演变成了北支事变。8月24日，我第九师团下达了动员令，事态日趋严重起来。

9月9日晚上9时30分，第九师团长吉住良辅命令参谋长中川广召开卫戍地区动员主任会议，传达了动员命令。

于是，具有光荣传统的第九师团向上海战场出动，与先前到此正在战斗的第三、第十一、第一〇一师团会合，展开了壮烈的纵深阵地突破战。

从广桥镇附近到走马塘的河流（大场镇附近）一带约五公里的战线上，师团展开了最为激烈的纵深阵地突破战。在此期间，师团始终在右翼近距离控制敌军严守的阵地，同时持续向南挺进。整整一个月，师团伤亡逾万，死马千匹，敌军遗弃的尸体达一万人。突破走马塘河流后，开始转入追击战。之后在苏州河畔再次遭遇敌军的铜墙铁壁，这是敌军最后赖以坚守的苏州河南岸的阵地。11月上旬，我军在张家宅附近成功强行渡河，迫使敌军放弃上海战线。

此时，随着第十军一部插入敌人侧背，敌军开始向苏州、无锡方向总退却，于是我师团于11月下旬一举转入追击。

1. 乘船准备

师团经理部五名将校和五名下士官作为先遣人员共同担负着重任，在送行的欢呼声中离开了金泽车站前往大阪，这是主力出发前三天即

1937年9月19日晚上11时04分的事情。沿途各站都是欢送旗帜的海洋，这增强了我们必胜的信心。一到大阪，马上就在土佐堀的三井物产公司的二楼开设了事务所，并迅速、顺利地进行了业务上的接洽。这一切全托经理部见习士官奥田的关照。奥田出征前是该公司的职员，至今仍对他心存感激。公司其他人员也都是满腔热情地积极支持和配合我们的工作，这也令我终生难以忘怀。当时若是没有三井物产公司的支持，我们可能就不会完成船只的准备，最后也许就不会取得最先登上光华门的辉煌战果。因此我们绝不该忘记国民对我们的巨大支持。

也许有人会骂三井物产公司是财阀，是剥削人的资本家什么的，但当举国一致向着胜利勇往直前的时候，三井物产公司不计自身利益得失，充分利用公司的各种关系，为取得胜利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的事例真是数不胜数。仅在与我有关系的人当中，很多人为战争所做的一切并不比军人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阵逊色多少。

只依靠劳力不可能成就事业，还必须依靠劳资的协助，每当我们想到不断发展的日本经济时，就深感劳资的作用有多么重要。

从抵达大阪后到乘船这段时间，我们为了完成任务简直是马不停蹄，根本无暇想家想老婆。因为责任重大，万一乘船时间已到，而准备工作仍未做好的话，那么即使剖腹也无法辩解。时间不留情面地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快得恨不得将它停下来，急得我们嘴里不停地嘟囔着：时间、时间。今天回想起这些往事，仍有紧张得令人窒息的感觉。

现在推行的劳动基本法在当时简直是难以想象。那时有人依依不舍地见面告别，像约好了似的，以为离开了这里就是战场。更有许多人对此愤愤不平，他们觉得现在就是打仗，这时还见面干什么，实在是岂有此理。可见当时的气氛有多么紧张和悲壮。

说到三井物产的第三突堤仓库也许有人听说过，其实那是一个巨大而气派的仓库，各种军需物资堆得像山一样，从军用衣被、军粮、航海中的备用军粮、登陆后的军粮，到临时调拨来的棉五指袜、草席、木炭、送水囊等慰问品一应俱全，站在里边简直无法转身。接受物资的各部队很多都是从未听说过的。兵马的数量也多得难以想象，简直令人目瞪口呆。另一方面，随着部队陆续到达，与当地政府的联络、事务安排等等，我们

为此而忙得团团转,辛苦得如同有人用鞭子在抽打你的屁股一样。因为勤务人员包括我在内仅有11人,而且是各部门刚召集来的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尽管如此,这些人的素质和才能却非同一般,他们是30岁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年轻有为,是地方上的骨干。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出色,所有的人都全力以赴、精力充沛地完成了任务。从应征成为预备役士官开始,到乘船离开大阪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夜以继日地埋头整理头绪复杂的军需物资,所幸的是没有一人因过于劳累而倒下。这一任务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是因为大家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非常时期团结一心,为了国家而舍弃自我,11个人的力量凝聚到了一起的结果。他们的信念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是成就事业的根本。

原来以为那些入伍前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在应征之初,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也许会感到不满,但实际上却是毫无怨言,始终如一,人人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默默地完成了任务。他们始终充满了令人感动的活力,对他们这种精神和辛勤付出,我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

最后我还要就乘船准备一事大书特书一番。

经理部的业务在乘船前总算是告一段落了,于是我放下心来。然而就在此时,突然收到了参谋部发来的火速调拨发烟筒的紧急调拨单。本来发烟筒应该归兵器部负责,而不是经理部的工作,但是兵器部现存的发烟筒全部加起来也不够用,预定的战场位于河网密布的地区,若想不损一兵一卒就顺利登陆,而且不暴露军的行动,烟幕施放的时间就必须延长。因此,让我们在乘船之前必须完成任务也在情理之中。问题是当时与军工有关的公司都制造不出来,而让民间公司在短期内研制出来并大量生产,这可能吗?但是,为了不让将士们白白送死,我们向三井物产说明了情况,并恳请他们完成这个任务。

当时的5万元,如果按照今天的币值计算的话,大概升值一千倍,也就是说相当于今天的5000万元。这样的一笔业务仅凭男人之间的一个口头约定就在乘船之前出色地完成了。

当时连签订正式而完备的合同等手续的时间也没有。然而在此期间,人们夜以继日、热血沸腾的工作精神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虽然时间紧迫,我们无法按正常的合同办理相关手续,可这批发烟筒却换来了以

“月落乌啼……”而闻名于世的古城苏州的不流血占领。若是没有三井物产公司以及公司优秀员工的努力,其后果简直难以想象。

然而,这件事于1942年因为军费支出不当而受到会计检查院派往当地的调查官的调查。因为我当时正好任职于上海的第十三军,于是就其来龙去脉作了解释,检察官在了解了情况并表示谅解后就回去了。

2. 卸载军需物资的处理

圣战的第一步是坚实地踏上了吴淞炮台的栈桥,时间是阳光灿烂的9月17日早上7时。

想到之前发生的上海事变^①,想到刚刚阵亡的仓永步兵第六联队长(我作为候补生时的区队长),想到阵亡的恩师与敌人的不共戴天之仇,我再一次下定决心,挎着平安城安广的三尺三寸的长刀登陆了。

昨天,作为经理部的先遣队人员登陆后,经过侦察,在陈家宅的劳动大学原址开设了野战仓库,并将此作为师团作战最初的给养根据地。为了从船上把军需物资卸下来再搬到仓库进行分配,衣粮课的全体人员团结一致,以饱满的热情和干劲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师团司令部一登陆就立即前往上海纺织会社的宿舍。既没有命令也没有指示。剩下来干活的人只有使役兵。在能干活的苦力逃得一个也不剩的情况下,要把货物全部卸下来再搬进仓库,同时还要按上级的指示把货物分发下去等等,简直忙得不可开交。

码头的使役兵卸货一直干到傍晚,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搬不动了。然而,指挥其干活的本田主计少尉是一个体重24贯^②的刚入伍不久的大块头。他大学毕业,在地方上是个骨干。他在用人上真是技高一筹,看到大家都搬不动了,他灵机一动,马上采取了多发食品的办法,总之,经多方尝试后,终于把堆积如山的军需物资全部卸完了。

以经理部长为首的经理部其他人员全部去了上海,师团给养的根据地他们根本没想来看看,当然,参谋等也从未过来看过,命令什么的也一

① 1937年爆发的八一三事变。

② 日本重量单位,1贯等于3.759公斤。

概没有。多么不负责任的师团。这对刚从其他部门调过来一个月的我来说,唯有吃惊的份儿。同样是经理部的人,为什么只有作为部下的衣粮课的人出征前要先行出发,登陆后还要这般辛苦?别人在上海悠闲参观,而我们却在此受累,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当听到“人家欺负你是刚从其他部门调来的课长”的议论时,我心里很难受,真是令人揪心的回忆。要是与我们紧邻的第三师团经理部长秋泽先生(我当少尉时的高级主计)做我们师团的经理部长就好了。我深深感到上司的优劣对部下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尤其是在战场。

虽说有良禽选林、忠臣择君的说法,但当时的军队不允许这样做。后来我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见到了浑身是泥,绑着绑腿的秋泽部长时高兴得如同见到亲人一般。而我们师团经理部的岸部长在战争中只顾擦自己的皮鞋,根本就没上过战场,真是天壤之别啊。

所谓劳动大学的原址已经面目全非了。在之前的上海事变中,它被炮火炸得只剩下残垣断壁了。金秋时节秋高气爽,凉风阵阵,稻田金波荡漾,棉田银浪翻滚,对战事毫不知情的扬子江悠悠东流,世间一片太平景象。然而,陆地上却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眼前所见的是敌人的尸体散落在野战仓库附近,散发着尸体的腐臭。民居被战火烧毁,流弹不断飞来,难以计数的战马在路旁挣扎着发出断肠般的悲鸣。安定与动荡,兴盛与衰亡,风雨千载。何人会喜欢战争?眼前的惨状令我痛感这已不是战争,而是必须战胜。

之前在大阪辛辛苦苦装上船的木炭、草席,一运到战场便被大家发疯般地哄抢而去。在装运由加贺的小松町运来的这批共计15 000张草席的时候自认为已足够用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要是商人的话一定会像纪之国屋文左卫门那样一夜暴富了吧。特别是在野战医院和卫生队连一块门板都没有的时候,草席是患者休息治疗不可缺少的东西。

在调拨草席的时候,正值动员令下达后不久,本田主计少尉费尽心思从家乡小松町搞来了草席。当时家乡人不考虑利益可以说完全是为了乡里的各位出征者,对他们的积极支持真是感激不尽。当时的国民是多么忠君爱国,上苍也会被他们的至诚和精神所感动。正因为这一点,

我们才能最先登上敌首都南京城，取得了历史性的光荣的胜利。

登陆后的战场其实已经是空无一物，连烧饭的柴禾都没有。因为这里先是被敌人充分地利用过，接着又被先到达的友军部队彻底地征缴了一番。登陆之初即感觉到带来大量的木炭是多么的正确，能马上烧火做饭又是多么的幸运。临出发前，还因为这事被参谋部以及经理部长责难过，其理由是携带这些东西会影响军的行动。可结果却不出我所料。

战争从来都是更多地偏重于军事，但是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全盘考虑的话，这是极其幼稚的。正如支那事变，毋宁说是政治经济战，然而恰恰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却显得无能为力，真是遗憾至极。世上具备政治经济才能者大有人在，但也许被兵科出身的军人淹没了。

先前进行的上海战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为什么不认真研究一下呢？滤水器、运水器、草席、木炭等携带并不困难，然而事实完全出乎意料。与作战相关的人不允许带影响作战的东西，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士官学校的学生说的话。只考虑到携带会影响作战，而更多影响作战的问题却不考虑。根据战场的情况，中央部应该制定一个携带物品的清单，因为既有以往的战例，也有现在的实际经验，清单可轻易制定。然而上面却没有任何指示，甚至在支那事变之初，中央部也是如此。他们傲慢地认为后勤一类的事情不该做。他们并无实战的经验，只因供职于陆军省或参谋本部，就好像是特权阶层似的，目中无人，像井底之蛙一样跋扈，可一旦打起仗来，却拿不出任何办法。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迫切需要真正有能力的人，然而人才匮乏，虾兵蟹将倒是增加不少。这些人在短期内迅速升迁，就如同疯子耍大刀一般，尤其是那些无能的参谋，却大都不了解大刀的厉害。在国内也有挥舞大刀掀掉天花板的参谋，他们挥舞大刀造成的累累伤痕仍然清晰可见。

3. 江南的模范给水队

在这次作战中，后方勤务的特点之一就是给水^①。登陆后即收到了中央拨付的粮秣、厂式滤水器、石井式滤水器、沸水车等，然而在使用上

① 在战场上为人和马匹等提供清洁、卫生的饮用水。

还有许多有待研究之处,尤其是石井式滤水器。这一点仅根据最近上海战役的实际经验,即使想象也该想得到,然而却没有人提出这一问题。是负责人无能,还是没有努力?养兵千日却未能实现用兵一时。我们在接到动员令后,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运水器的设计和制造任务。本次战斗真的是踏着战友的尸体进行的,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纵深阵地攻防战。在碉堡附近,敌人遗弃的尸体层层叠叠堆积如山。其中有的人脚还被锁着,以防止其逃跑,直到死亡时脚上还上着锁,看来他们是打光了子弹,战斗到了最后那一刻的。散兵壕里的死者有的紧握着枪而死,根本无法取出枪,如果用力取,尸体也会跟着滚动,惊得大家直喊“幽灵来了”。虽说是敌人,但他们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我不得不敬佩他们的战斗精神。其中很多人似乎是未满20岁的孩子,这令我惊讶不已。我好像又看到了明治维新时代会津的白虎队,深深感到革命离不开年轻人,同时也痛感国家昌盛的原动力也离不开年轻人。

由于在平原开阔地带巧妙地利用河流进行的阵地战经常发生,所以河里也填满了人与马的尸体。由于此地自夏天起就开始了攻防战,所以早先的尸体只剩下了尸骨,而更多的是腐臭的尸体上爬满了蛆,就如同厕所里的蛆一样臭。爬满尸体的蛆一会儿聚成了山,一会儿又落在了脸和屁股这些长肉的地方。他们长着支那人特有的模样,满怀仇恨地死去。尸体散发出的独特的臭气直冲鼻子。我们默默地用刺刀推开爬满蛆的尸体打水做饭,然而水少的地方,有些尸体里流出了油和蛆,根本无法打水。军本来配备了很好的搭载在卡车上的石井式滤水器,可只由军医部管理,我们无权管理。本是给患者治疗的军医却成了给水队长,真是荒唐至极。这也算是势力范围之争的产物。

此后,作为第四给水队长的军医受了伤,10月6日,在我们的请求下,师团同意将给水队配属给我们。于是我安排奥田见习主计任队长,此后给水队工作大有起色。

说起奥田君,我在乘船准备的章节中提到过,他原是三井物产公司的职员,人品和见识堪称一流,身高五尺八寸,体重23贯。他以超群的体力和出类拔萃的头脑积极工作,给水队的工作变得顺畅起来。给水队最活跃,同时也最让官兵满意的时候,就是在奥田君担任给水队长不久。

从10月10日开始,直到师团突破走马塘的河流一线的这段时间,即师团于13日挺进到李家宅后受到敌军侧面攻击,无法在地面上指挥,不得不转移到战壕内指挥的时候。16日,参谋长、兽医部长的战马死亡,经理部长的战马受伤。在敌军引以为豪的碉堡阵地争夺战中,简直就是血雨腥风,血流成河。那时福岛主计少尉负伤,在用担架送往医院的途中,飞来的迫击炮弹正好落在了躺在担架上的福岛主计少尉的腹部,与广濑中佐在旅顺港战死时一样,瞬间血肉横飞,魂飞魄散了。当然,抬担架的四人也同时被炸死了。开战前5分钟,我与福岛君还闲聊过,并在临别前安慰了他一下。当炮弹从头上飞来时,我听出声音是朝着他的方向而去,心里咯噔一下,没曾想我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竟为他的人生画上了句号,真是痛心不已。

因此我认为,在这种战况下,奥田给水队长能有效地指挥给水队中那些聘用来的非军人的从属人员,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是本次战斗中后方勤务工作的一个亮点。

10月20日,我陪奥田君一起来到了两个旅团司令部,并见了旅团长,向第一线的士兵表示了慰问,并报告了给水点的前进位置。此时师团也即将攻占纵深阵地,敌军的反击也愈发猛烈。旅团长表示,师团的参谋也要到第一线去,在如此苦战的时刻,参谋、副官都没有上第一线,这令他非常气愤。一出旅团司令部的战壕,敌弹就猛烈地飞来,只听奥田君喊了一声:中弹了!所幸只是打穿了鞋子,脚受了一点轻伤而已。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给水队员犹豫是否要继续前行,而我认为越是危险就越是最需要水的时候,于是我命令给水队继续前进。

奥田君冲在最前面,为犹豫的队员鼓劲加油,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给水队员是聘用来的从属人员,而不是军人,在聘用他们的时候军医部曾有指示,子弹横飞的时候可以不执行任务。尽管如此,不能对冒死突进的战友视而不见,这是奥田君和我的共同要求,因此我们才能完成任务,他的品格真是令我敬佩不已。

各部队先用运水囊领取给水队送的水,然后再倒进水壶送到前线。但是水壶或水桶会发出碰撞的响声,容易被敌人听见,所以就使用从上海市内搜寻来的水枕和冰袋。

刚把过滤好的水倒进四斗樽等容器里,士兵们便用饭盒或水桶,还有沾着泥和油的脏手一拥而上抢着打水,眼见着水就不能用了。遇到难得一见的水井,大家都会本能地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一眨眼工夫,水就变成了泥汤。所以部队为了不浪费水,经常派两名以上持枪的士兵站岗,在这生死未卜的艰难时刻,为了水竟然要用刀枪,不过,这样做也是为了防范于未然。

4. 野战医院的给养

10月10日,在太平桥开设了野战仓库,那正是师团打得最艰苦的时候。我在10月9日去野战医院探视并视察了他们的伙食。我们都知道,健康的青壮年受伤后,营养能否跟上是关键,康复离不开食疗。我在卫戍医院工作过三年,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比别人的感受更深刻,也深深为此而担心。在这期间,被送来的伤员接连不断,一排排的担架把路都堵住了。

我看到抵达医院的伤员实际上有的已经咽了气,有的正在痛苦地呻吟,还有的满身血迹缠着绷带,真是惨不忍睹。医院中祈祷的声音不绝于耳,也有哭喊着战友的名字为其鼓劲的男人。若是在国内,这里随便是哪一个伤员,亲朋好友、兄弟姐妹等全家人都会全力照料的,因为这里全都是重伤员。军医、卫生兵在这令人悲伤的环境中夜以继日地工作着,都快支撑不住了。在一旁的我恨不得拿起针来给伤员注射,但是有的人已经断了气。当然,对伤员来说,这样的医疗设施和环境实在糟糕。

在一所因战火几乎荒废的民居里,支起帐篷,再用空包装箱子修补一下帐篷上的洞就开始工作了。虽然提供伤员的伙食,但不像是给即将死去的人吃的。连续疲劳工作的军医,过于简陋的设备,尤其是人手不足等,导致医院里的患者多得转不开身。

从国内出发时,一个共有250人的中队,现在上等兵变成了中队长,死得只剩下几个人了。由此足可以想象得出伤者多到什么程度了吧?

在大阪乘同一艘船出发的步兵第七联队的将校仅此一战就全部阵亡了。想想他们在船上度过的人生最后的快乐时光就忍不住落泪,我难过得快写不下去了。眼前浮现的都是出征时的温馨情景:在船上,有人

一边很爱惜地挥舞着别人赠与的日章旗，一边与人聊天；有的人在下棋；有的人拿着送来的香烟和酒，依依不舍地念叨着不舍之情；有的老乡之间互相约定，若是战死了就把骨灰带回来什么的。

那时，我刚调来约一个月，连一个朋友也没有，所以我与他们谈得很开心。在那些人当中，几乎看不到所谓现役的年轻职业军人，都是些有妻子儿女的人。虽说是为国家，也不得不感到人生的无情。

呜呼！遗属们的内心该是何等难过，真是令人痛心的回忆。前边已经说到医院的实际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也难以再提出要求了。面对那些小心翼翼抬着伤员，穿过枪林弹雨，摇摇晃晃地把伤员送到目的地，之后坐下来喘口气，连水都喝不上的卫生兵，的确不能再说什么了。这时给他们备好一杯水是理所当然的，可实际上卫生兵连一杯水也没有。备好的那一点水早就一滴不剩了，真是无奈。于是，我和医院的经理官研究决定，为了保证卫生兵喝水或米粥，锅和草席（大阪带来的）由经理部提供，给水队保证充足的供水。自那以后，在该经理官的努力下，伤员和卫生队都感到非常满意，我也感到很欣慰。

想来就如同给水队一样，让不懂医术的人做谁都能做的工作。尤其是给水任务应该由经理部负责，这是军令规定的。然而在前面冠以“防疫”二字后，就不顾军令，将防疫给水的任务交由军医部负责。在军医如此缺乏的今天，尤其是战友们正在苦战，并出现了成千的负伤者时，医院和卫生队因忙于救护而苦不堪言。可只要是把给水与防疫一挂钩，军医部就固守着该地盘不肯放手，这是多么愚蠢的事情啊。现在想来都令人悲愤不已。经理部负责给水，军医部则全力以赴救治伤员，若能这样明确下来的话，那么一定还会挽救更多伤员的生命吧。我曾亲眼看到因为未能及时得到救治而去世的战友，令人肝肠欲断。他们的亲人若是的话，又该作何感想呢？战争期间，因为争夺地盘而影响作战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对此一定要铭记在心。

在参谋无所不能的时期，若不具备胜任此项工作的能力，就会出现胡说八道即狂人挥刀乱舞的结果。如前所述，由于野战医院人手不足，伤员的治疗和营养都跟不上。然而，自辎重队刚登陆不久，就不得不在没过膝盖的泥泞道路上行进，军马死伤无数。失去战马的特务兵只能无

可奈何地困在那里。另一方面,与特务兵同样命运的还有炮兵,因为激烈的战斗,炮兵也失去了大炮和战马并困在那里。当然,炮兵也好,特务兵也罢,都可以不断地补充到部队中去,还能派上用场。因此我请求将他们配属给经理部,以解决经理部人手不足的问题。所幸参谋中还是有能力强的人,给我们派了很多兵来,衣粮课的工作因此才得以顺利完成。现在想来也是感激不尽。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经理部下属的经理勤务班才得以顺利组建。

5. 兵站的勤务者

在此次战斗期间,最令人遗憾的是兵站汽车队和野战衣粮厂的行动。在前线战友正全力战斗的时候,兵站汽车队却是上午很迟才出发,而下午早早地就回到了宿舍,感觉就像是平时在公司上下班似的,似乎和战争毫无关系。每当我们需要汽车队帮忙时,他们不是说人手不够,就是说已经下班了什么的,甚至还有人借口下班了,要把正在搬运的粮食丢在路旁想扬长而去,而且他们每车运送的货物也很少,在汽油昂贵的非常时期,这实在是太不经济了。还有,兵站转移时声势浩大,从拉门到席子,再到炊具,一股脑的全都搬上了车,片瓦不留,只差没搬土地了。随后而来的其他兵站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前面的兵站没有留下任何可用的东西。当别人有需求时,便说战争期间运力不足,汽油不够等,轮到自己转移时竟如此大动干戈,令人瞠目结舌。本来军人在战场上就不应该睡席子,要有天当被、地当床,家就是茫茫旷野,锅就是饭盒,死了就用马皮包裹的战斗精神。作为军人,不能尽想着席子、家具什么的,如果这样想的话,那就成了普通百姓。在后方若只想着舒适,那么战争必输无疑。因为人本来就是避苦趋乐的,人也会珍惜自己的生命。说将战争抛在脑后,不顾一切地向前冲,未免有些说教的意味,很可笑地会与政治或经济扯到一起。这是国民必须睁大眼睛进行监视的重大问题。在最后方的兵站,如果让优秀的实业家承包经营,或请政治家来管理,那么只要用很少的财力和人力不就可以既经济又圆满地完成任务吗?

然而即使是散漫的兵站汽车队,也还是有充满忠君爱国思想的人。他们为了前线的战友,即使在工作时间之外仍在坚持搬运,比起干部来

士兵好像更努力。

10月14日,兵站补给不尽如人意,前线处于无米可炊的状态。给我们配备的运输车仅有两辆,每天数次往返于后方兵站与最前线之间,最后常常是干到半夜。然而,去野战衣粮厂领取物资时,他们竟说:“你们师团的人尽在别人睡觉的时候来领东西,是想私吞吗?以后你们在规定的时间来领粮秣。”真是很难把他们叫起来。士兵不顾死活地战斗在最前线,可他们却是这般工作态度!拥有那么多汽车,粮秣的补给却跟不上,大半夜地辛苦跑来确是这般待遇,真恨不得骂他们,可与这种人吵架值得吗?只得好话说尽恳求他们。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兵站汽车队也好,野战衣粮厂也罢,这种素质的干部居多,简直是无能之辈的集团。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如果给他们带去观音菩萨像或钓具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高高兴兴地为你提供粮秣。说前方打仗如何艰苦,还不如佛像、钓具什么的管用。真是令人无法容忍。对于兵站干部缺乏热情的举动,大家对他们的评价是:“别人跑断腿,兵站鼾声雷。”

我们的工作各不相同,人人都该尽心尽职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进步了,我们才能有幸福。每个人不论地位高低,都是接受了社会的恩惠而存在的。

兵站的一些干部忘记了战友的艰辛,自己擅自搜集古董,并沉湎于钓具,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上帝也不会饶恕他们的。在这些人中间,也有的人死得很惨,那是后来的事情。

二、南京攻略战的回忆

11月12日,师团一接到向昆山附近的敌军发起追击的命令后,立刻就以左右两追击队大体沿京沪铁路追击,15日进抵昆山。而后,先遣部队又继续追击,在相继突破了十五莲、直义^①、唯亭附近的敌坚固阵地后,于19日进入苏州城。

^① 原文如此,应为真义,即今正仪镇。

接着,11月24日,为了向常州追击,以主力沿无锡—曹桥镇—常州的主干道追击,以一部横渡太湖,经宜兴东北方地区向常州追击,并于11月30日左右进抵常州。

12月1日,部队沿金坛至天王寺的道路向南京方向追击,并于5日逼近了淳化镇。然而,位于淳化镇的敌军阵地是首都南京防卫的要地,这里碉堡林立,敌人凭借坚固的阵地顽强抵抗,我追击队未能迅速突破。随着师团主力的到来,在步兵、炮兵、工兵和飞机的配合下,12月8日终于占领了该地,大举向南京城挺进。

呜呼!令人激动的时刻终于来了。我胁坂部队(步兵第十九联队^①)第一个将光辉的日章旗插到了光华门的城头上!时间是1937年12月10日下午5时。

而后,师团在光华门附近继续扩大战果,敌军也拼死抵抗。然而,在我炮火的连日猛攻下,敌人终于不支。12月13日,光华门终于完全落入我军手中,为世界战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12月17日,松井方面军司令官、朝香宫军司令官从中山门入城,举行了入城仪式,与蓬头垢面的将士们一起,度过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在这里我还要多写一点有关淳化镇碉堡阵地的攻击战。

一看到追击队攻击时的胜利曙光,师团长就带领幕僚骑着战马奔到阵地前沿,我也骑着马跟在后边。在斗志昂扬的将士乘胜突进的时候,战马突然站立了起来,徒步前进的士兵也忘记了脚疼,一路小跑了起来。

淳化镇的碉堡阵地绵延几百米,在山丘上还挖有数条战壕。在登上坡道接近阵地附近时,师团长勒住缰绳,面向阵地开始默默祈祷。这时从军僧侣也从队伍中跑出来大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看啊!战壕那边躺着的数百具尸体不都是战死者吗?!

我举起挂在脖子上的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只见有的士兵从战壕里跑出来没几步就死了,有腿挂在战壕边上死去的人,死者中还有手上缠着绷带的人,有腿上缠着绑腿的人,有似乎是互相搀扶着战友前进的人,有被压在死人下面的人,更有手里举着枪而脑袋却耷拉下来的人,简直

^① 原文如此。应为步兵第三十六联队。

是惨不忍睹！我们就是这样踏着战友的尸体朝着最先登上南京城的目标挺进而来的。

从军僧侣因为没有时间，就绕着附近的阵亡者身边祈祷，而对远处的阵亡者就高声念佛，从徒步行军的队伍中也传来阿弥陀佛……的声音，还有人哭出了声。

自满洲事变以来，我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战斗，长时间生活在战场，然而还没有见过友军中这么多的阵亡者。阵亡者第二多的就是最先登上南京城的伊藤大队在光华门前的战斗。

呜呼！回想起从军僧侣高声念佛的淳化镇，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为死去的战友祈祷冥福。

当时的从军僧侣也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穿着和军人同样的军服，肩上披一件袈裟，手持一串大佛珠，跟随部队一路小跑，日夜兼程，勇猛追击，想来也是异常艰苦的。我对当年年轻人的战斗精神充满了敬意。

1. 日夜兼程的追击战与给养

师团一直在勇猛地追击、追击、再追击。

进抵昆山一带后，偶尔可以看到几个当地居民。自上海登陆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昆山感觉好像是原野中的一座岛屿。

士兵一看到当地居民，就连累得气喘吁吁快要掉队的人也来了精神，就好像运动会上的夺旗比赛一样，数名选手跑出队伍，一起向他们飞奔而去。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那就是围捕逃难时慌不择路的当地居民，谁抓到就归谁，让他们背行囊、背水筒等等，就像光荣的士兵一样，与部队一起行军，士兵则端着枪跟在后边，一边精神抖擞地监视他们，一边行军。

有的士兵用狗牵着往前走。当地居民由于缺乏粮食、肚子饿，渐渐走不动了，于是士兵就用鞭子抽打他们继续往前走。这看上去很残酷，可是对亲眼看到战友被残杀的人来说，也许只想着要好好收拾收拾他们吧。到了晚上，这些居民常常不是逃跑就是升入了天国。有些狡猾但又愚蠢的士兵连枪也让当地居民扛，结果自己连命也没了。也有运气好的

人抓到了极为顺从并且很能干的居民,可这样的几率如同中了百万大奖,否则绝对不能轻易地放松警惕。在当地居民中间,也有穿着居民服装的敌败残兵装扮成居民在收割水稻,他们把枪藏匿在田里,看到我友军人数少,形势对其有利时,就会从附近聚集过来,拿起藏匿的武器展开攻击。我们运送粮食的卡车,在只有少数几名卫兵护送的情况下曾多次遭到攻击。所以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在野战仓库抓到的当地居民还是非常合作的,在我们出发前去参加徐州战役时,把他们解雇了。在此之前,他们干了很长时间的活却没有得到一分报酬,临走时给了他们不少工钱,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抓到当地居民后,按一郎、二郎、三郎的顺序给他们起名字,如同猫狗一样,谁偏爱他,他就听谁的话,没有等级之分。即使抱有老子管你,你得听我的这种思想的士兵也会偷偷地额外给他们一些钱,他们没想到会加工资,喜出望外。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个士兵征缴到一条牛,摆出一副得意的派头来,连其他士兵的背包也驮上了,简直就像是连魔鬼的头也敢取的气派。可是好景不长,由于马不停蹄地长时间行军,无法出汗的水牛一看到河水就突然从队伍中窜了出来,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只见水牛一个纵身便跳进了水里。士兵们捶胸顿足,因为沉到水里的是比命都宝贵的家人照片、各种纪念品,还有香烟等。士兵气得如同魔鬼一样火冒三丈,狠狠地抽打水牛,想把水牛拉上岸,可无心的水牛趴在水里死活不动,只露出脑袋眯起带有凉意的眼睛开心地笑着。也许水牛早就不堪重负,一直盼望着水塘吧。

像这样征缴来的牛、骡、马,以及狗、鸭、鸡、支那酒、大酱、蔬菜等等,都得带上行军。队伍中也有像部队长一样精神抖擞地骑着支那马行军的士兵,简直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即使石川五右卫门^①盗物的本领也不过如此吧。

这样一来,行军的队伍就变得很长,军纪方面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可为了早日到达敌人的首都南京,连平时身体较弱的士兵也拼命向前奔,以免落在队伍后边。看到他们如此艰辛,实感悲壮。

① 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大盗。

日夜兼程的队伍到达了苏州附近。我取出望远镜观察，灵岩山高高地耸立在远方。呜呼！治与乱、兴与亡几千载，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眼前苏州的山河依然保持过去的景色，静静地沐浴在大自然晚秋时节的阳光雨露之中。上杉谦信^①的诗使我想起了他乡的远征，脑海里浮现出夕阳下“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寒山寺。思绪又将我带到了遥远的吴越两国的战场上。在吴国首都苏州城外，冬雁向世界奇迹的斜塔飞去。灵岩山上宫中美女如云，欢快的乐声中呈现的是吴国全盛时期的景象。会稽山一役失败后，越王卧薪尝胆，最后终于一雪国耻。我这个日本人一边体会着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心境，一边骑着战马在不知不觉中踏上了苏州的土地。

师团就这样马不停蹄一路追击前进，然而辎重队却无法跟上快速挺进的部队，因此我们就得和一线部队一起冲锋陷阵，他们一旦冲入村落，我们立即就征发粮秣，必须给部队提供补给。幸运的是，昆山、苏州、无锡、常州、金坛这些地方被称作上海的粮仓，所到之地都可以满足我们的补给。

我们和部队一起行军，一到村落便东奔西跑地搜寻、征发粮秣，一般人的体力和精力很难胜任。所幸的是，我们都是铁打的勇士，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我仿佛又看到了本田主计少尉的身影，他体重 24 贯，穿着军靴，肩上扛着军刀向前走着。

很多人以为经理部的军人就是在部队的后方拨拨算盘、记记账，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了。不仅经理部的各项工作必须全部掌握，有时还根据情况，必须参加战斗。所以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经理部的人必须要和部队一起行军，还要去征发粮秣等，从经费计算、文件整理，到衣食住等方面的工作都要去完成，所以必须是身体和头脑都出类拔萃的人才行。

征收品的代金券是如何支付的呢？军队既不是强盗也不是土匪，一定要支付代金券才行。但是在东西尚存而主人却逃跑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和吃饭，即使主人不在也得征收食物，这就叫征收。对此，国际法上

① 上杉谦信(1530—1578)，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由于具有很强的军事指挥能力，被后世誉为军神。

有严格的规定,应给物品的所有人留下代金券,以便日后主人提出兑付的请求。为此,预先印好了征收书,上面印有金额、详细的注意事项等,让人一目了然。征收时,在征收书上填写具体物品、数量等内容。然而,日后所看到的持有人拿来的代金券上都写得乱七八糟。例如,写有××部队先遣队长加藤清正;写有撤退部队长蒋介石,等等。还有的品种、数量书写不规范,写什么几箱、几斤,或“少量”等等,有的干脆什么都不写。更有甚者上面只写着“混蛋野郎”。另一方面,在兑付时,到底征收了些什么?是否确实是其本人?通过该地的是哪支部队?等等。兑付时要调查的事情实在太多,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

即使是这样,竟然还是有征收者写着:“老子是石川五右卫门,洗澡锅一只。经理部的家伙是吃干饭的吧!”看到这些,似乎有一种半开玩笑半当真的感觉。胜者为王败者寇,我们胜了,所以发放的就是代金券,可要是败了,恐怕就变成赔偿金了吧。世道就是如此,打胜的话就会受到称赞,常常在酣战的时候也会支付钱款。

因为是战争,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取胜。本来并无获胜的希望,却找一些勉强的理由想打就打,我深深感到这是一场本不该进行的战争。

2. 侧翼的补给

渡过苏州河的我师团势如破竹,正向南面追击敌军。因为突然接到转向昆山一带追击敌军的命令,所以我们必须立刻撤回向南的补给线,经西面的黄渡镇,转向京沪铁路附近的沼泽地带。为此,我们事先将位于真如站附近的侯宅野战仓库推进到黄渡镇,在那里迎接前进的部队,并制定了侧翼粮秣补给线的作战方案。

由于是侧翼补给线,这一带没有友军,当然敌军就频繁出没。这里是上海战线战败的敌军撤退的方向,没有特地构筑防御阵地,在得出残敌不会实施主动攻击的敌情判断之后,我带领十余名部下趁夜出发了。

一路上不见败敌踪影,因为我必须于后天在铁路沿线选定粮秣分发所的地点,所以决定先选择好地点后再前往黄渡镇。我把部队的指挥权交给直江主计少尉,带领一名士兵出发去选择地点。完成任务后,在向南面的黄渡镇前进的途中遭遇了敌军。不过敌军毫无战意,只是一个劲

地逃跑。在我们抵达距离黄渡镇以北约一里的一个无名村落时，又遇到了十余个敌兵，我们依靠尚未收割的一大片黄灿灿的稻田作掩护，他们没有发现我们。用望远镜望去，他们没拿枪，正在休息。为了不被他们发现，我们正要绕过村落时，遇到了正在扫荡残敌的步兵第十九联队的一支部队，于是我们带领该部队攻入村落。这里像是敌人的医院，有数十名尚可以走动的伤员，还有十名躺着的伤员。

我们收缴了武器弹药，把尚能行走者作为俘虏全部带往黄渡镇。如果我们不攻击残余敌人的话，他们一般也不会主动向我们进攻，即便是在兵力稍稍优于我们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并非我们狐假虎威，而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后续部队。因此，此时此刻我们无需急忙开枪射击，更何况我们还另有重要的任务。

据说在徐州战役时，我军曾发生过与敌军一同夜行军的事情，当然，这也许是误传。我军在夜间追击敌军时，结果敌军消失了，继续向前行军，不久就发现前方有大部队在行军，在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是敌军的情况下，我军紧随其后，前方停下，我们也停下，前方前进，我们也前进，就这样默默地一起行军。直到因有事情必须去前方联络时，上前打招呼，却没有任何反应，打招呼者顿时上火，可走近一看，才知道是敌军的大部队。据说由于我军得不到后续部队的支援，因此彼此并未开战。还有一次，我们60人乘坐两辆卡车路过一个高地，或许是勇敢，或许是蛮干，仅三个残敌竟向我们开火。我们立刻跳下卡车捉住了其中两人，另一人被我们击毙了。我们发现被活捉的两个人有反抗的企图，于是就把他们送上了西天。

另一方面，直江主计少尉率领的部队在与我们分开不久就遭遇了占优势的敌军，在后续辎重队的支援下击败了敌军，比我们稍早抵达了黄渡镇。我们平安无事地会合是在11月13日下午5时。

我们立刻选定地址，设立了粮秣分发所，并高高地竖起了吉积部队粮秣分发所的旗子。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当地征收物资，并接收即将运来的预定的辎重粮秣。大约过了30分钟，旅团副官带着辎重来到了这里。本以为今天无法提供补给而一直担心，“终于来了！”我由衷地说了一句感激的话。我想，这句话表达了战友们发自内心的对他们一路艰辛的褒

奖。战友们一个个士气大振,努力征讨,相互吹嘘扫荡中的趣事,欢声不已。

直江主计少尉后来在武汉攻略战时作为粮秣分发所要员,在后方运送辎重的途中经过峡谷地带时遭遇敌军的前后夹击。敌人知道辎重队武器装备少,所以决定将其歼灭。当时,峡谷两侧的山丘上覆盖着晚秋的枫叶,风光无限。在约八十米的平地中间有一条小路,山脚下流淌着一条小河,河畔盛开着秋天的花朵,秋日的峡谷格外寂静。部队就是在一边眺望着自然风光,一边默默行进在这条小路上。

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了寂静,军马受惊乱跑,特务兵立刻四处追了出去,一时间乱作一团。前方有相当数量的卫兵,可是后面却没有。在峡谷间的这条道路上,行军的队伍很长,因此十分被动。敌人计划瓮中捉鳖。此时此刻,直江主计少尉取出粮秣分发所使用的两挺缴获的机关枪拼命地扫射。敌人原以为辎重队没有什么武器,从高处袭击而来,结果遭到机关枪的猛烈扫射,大吃一惊,随即败退而去。就这样辎重队脱离了险境。这场生死之战也许是南京战役期间在黄渡镇实施侧翼补给时的回报吧,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对于自满洲事变以来经历无数战事的我来说,可谓微不足道,不过,一旦有了战事却总是很难灵活应对。每当得以逃过死神,完成任务时,那种喜悦之情是世上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如此五次三番地经历生死考验,使我不禁喜欢上了战争,胜过一日三餐。

敌人在淳化镇构筑了南京防御的主阵地,因此在其后方一定设有与之相配套的后方补给设施。如果被他们自己烧毁就糟了,于是部队急速向前推进。根据以往的经验,粮秣等一般大多集中在学校和观音庙等公共建筑内,或是为了躲避空袭,存放在孤零零的一所房子内,或是巧妙地放在河堤或道路两侧的沟里。

最近,自从离开金坛城以来,部队一直在山岳展开猛烈的追击战,辎重跟不上,沿途又少有人家,可资利用的当地物资少之又少。因此,无论如何都要征收到直至占领南京为止必需的粮秣。据说尤其是这两三天的粮秣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因为随着战线的拉长,辎重和兵站也要跟上。此外,因为这是攻打首都南京,即使提前入城,部队至少也要带上够

吃几天的粮食。如果现在不能如数征收到的话,届时将无法补给。

每当此时,我们衣粮课的全体人员都会尽全力四处搜寻。敌人好像在我军猛烈地追击之下,无暇放火烧粮秣。所幸在我们所到之处到处都发现了大量的粮秣,这可真是老天爷赐予我们的。

尤其是在高桥门(距离南京城约四公里),在城门两边的观音庙和民宅里堆放着精米 2 500 包、大豆 1 000 包,此外还有食盐、被服等大量物资。看来一定是敌人的粮秣存放点。当时的喜悦之情现在仍难以忘却,这是读者们难以想象的,只有本人才能够体会到的一种喜悦,是完成一项重大任务时的欣喜。

我们立刻在城门头上高高挂起了吉积部队野战仓库的旗子。接着我们为即将抵达的辎重及各部队领取物资的人员安排进出的线路、分发场所、工作人员的住宿和给养等等,忙得不可开交。

站在高桥门上遥望南京城,城墙仿佛是在讲述着古代繁华之梦一般延绵展开,其右侧是紫金山,左侧是光华门。攻击光华门的左翼队和逼近中山门的右翼队现在正在为抢头功而展开猛烈的攻击。城内多处冒出滚滚黑烟,像是燃起了大火。枪炮声时断时续地传来。转目向右边遥望,就能看见中山陵。看见中山陵,支那革命之父孙文,以及头山满、犬养木堂等伟人的英容笑貌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紫金山仿佛无心于这场战争,在夕阳的映照下散发着紫金的光辉,坦然自若。就在这时,一架飞机从我头顶低空飞过,原本以为是友军的飞机,就在我拿起望远镜观看攻击南京城的情况时,传来了一声巨响,就像是在脚下爆炸似的。幸运的是炸弹落在距离我们 50 米远的一个池塘中间,并无弹片飞来,只是溅了一身泥水。因此,我们意外地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由于有了这些征缴的粮秣,士兵们才吃得饱饱的,个个斗志昂扬。10 日下午 5 时,肋坂部队率先登上南京城,把光辉的日章旗高高地插在了城头上。

自攻占南京以来,从来没有送过我们东西的军司令部,为庆祝南京陷落,给我们送来了庆功酒。此前从未见过的议员啦、报社记者啦都呼啦一下蜂拥而至。恐怕陆军省也会来人参观吧。为了攻占南京,勇士们不吃不喝地艰苦奋战,血洒疆场,此时此刻,真想给他们送上哪怕是一杯

水。然而，当时却无一人挺身而出。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句话也实在有些让人心中隐隐作痛啊。

高桥门为什么会储存大豆和食盐？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其中原因。我曾经担任过满洲军的军事顾问，当时的满洲士兵和支那士兵都是把烧好的大豆蘸上盐装在行囊里。打仗时，吃口豆子，喝口水，根本不需要做饭做菜和泡茶，简直省事极了。在他们看来，打仗时吃饭、吃罐头的话必败无疑。我对大家说：如今我们这帮日本老爷兵也吃着大豆顺利地征战一两个月才走到了今天。大家听后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三、徐州战的回忆

1938年4月11日，军命令驻扎在苏州的师团向徐州附近出动。于是，师团以一部驻守苏州附近，其主力于4月14日开始乘火车出发。从浦口起改为徒步行军，于4月末在凤阳附近集结完毕。

(下略)

[渡边卯七：《战争的回忆》，自印本，1969年2月11日。]

(李茉莉 吴立新 译 王卫星 校)

8. 从军回忆录

——荒废的青春

平井茂一郎

编者注：平井茂一郎，1937年9月16日被编入日军第九师团辎重兵第九联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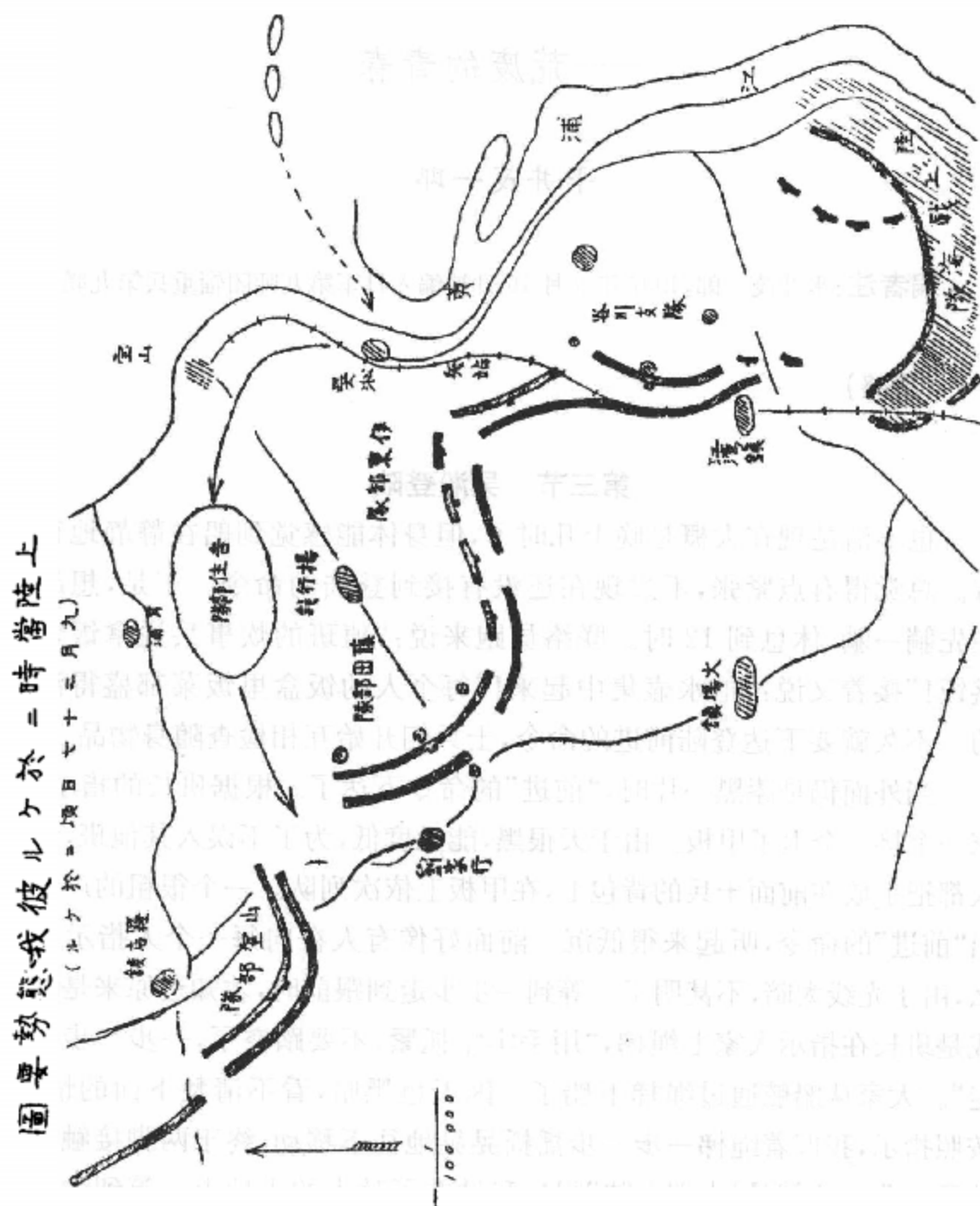
(前略)

第三节 吴淞登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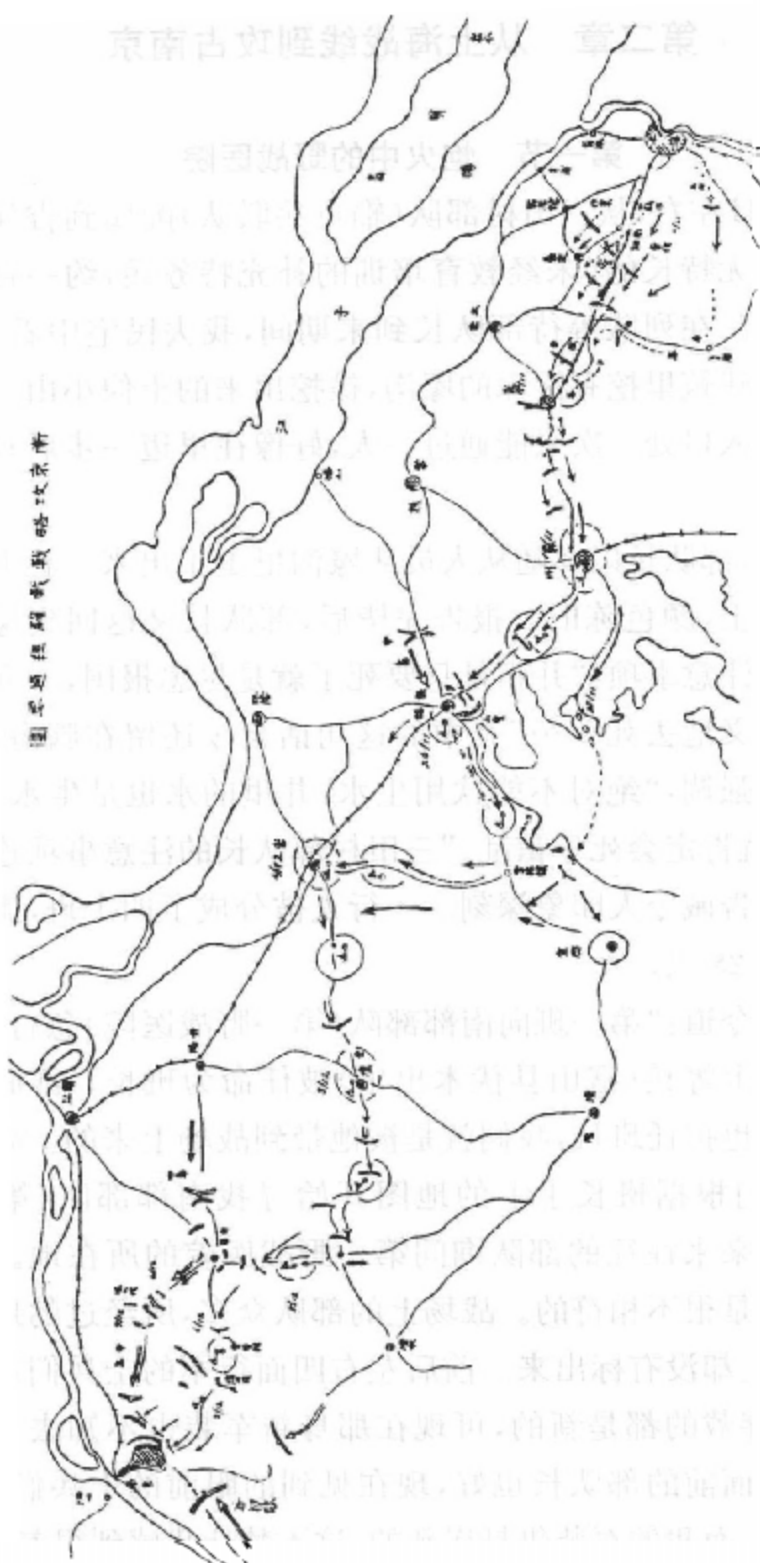
也不清楚现在大概是晚上几时了，但身体能感觉到船在静静地行驶着。总觉得有点紧张，不过现在还没有接到登陆的命令。于是，想趁现在先躺一躺，休息到12时。联络员跑来说：“值班的炊事兵说拿饭盒来盛饭！”接着又说：“把水壶集中起来！”每个人的饭盒里饭菜都盛得满满的。不久就要下达登陆前进的命令，士兵们开始互相检查随身物品。

当外面仍是漆黑一片时，“前进”的命令下达了。根据班长的指示，大家一个接一个上了甲板。由于天很黑，能见度低，为了不误入其他班，每个人都把手放在前面士兵的背包上，在甲板上依次列队。一个很粗的声音发出“前进”的命令，听起来很低沉。前面好像有人在向每一个人指示着什么，由于光线太暗，不甚明了。等到一步步走到跟前时，才知道原来是船员或是班长在指示大家上绳梯，“用手牢牢抓紧，不要踏空了，一步一步往下走”。大家从船舷通过绳梯下船了。因天色黑暗，看不清楚下面的情况。按照指示，我握着绳梯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地往下移动，终于两脚接触到了地面。我想这就是“支那大陆”吧！我站在了敌人的土地上。等到大家都下船排好队，确认一切正常之后，东方开始渐渐地露出了鱼肚白。

整好队的各小队开始向各自的部队所在地行军。辎重兵部队在前来迎接的军官率领下，开始朝主力部队的方向行军。对面是三田村部队本部。



登陆当时敌我形势要图(9月27日前后)



南京攻略战经过要图

第二章 从上海战线到攻占南京

第一节 炮火中的野战医院

10月20日左右,从三田村部队(辎重兵联队)配属到吉住部队本部(师团司令部)无特长的(未经教育培训的补充特务兵)约一百名士兵终于到达了本部。在列队等待部队长到来期间,我去民宅中看了一下,只见房门大开的建筑里挖有深深的壕沟,被挖出来的土像小山一样堆在壕沟边。壕沟的入口处一次只能通过一人,好像往里迈一步后马上就拐向一旁。

不一会儿,部队长以及随从人员从壕沟里走了出来。看上去他们的衣帽上满是尘土,颜色陈旧。报告完毕后,部队长又返回到壕沟里。副官传达了以下注意事项:“并不是只要死了就是尽忠报国,不允许任何一个士兵毫无意义地去死……”其中的这句话至今还留在脑海里。另外,注意事项中还强调:“绝对不能饮用生水,井里的水也是生水不能喝,如果喝了生水,就肯定会死于霍乱。”三田村部队长的注意事项连同这个不能饮用生水的告诫令人印象深刻。一行人被分成了四个班,属于第一班的我记得共有28人。

我们被命令道:“第一班向南部部队(第一野战医院)急行军,听从他的指挥!”富成上等兵(富山县伏木出生)被任命为班长。富成班长在金泽的补充队时也担任班长,我们就是被他带到战场上来的。副官们为我们送行后,我们根据班长手上的地图开始寻找南部部队(第一野战医院),还不时向来来往往的部队询问第一野战医院的所在地。有些地方地图和实际还是很不相符的。战场上的部队众多,所经过的地方都踏成了路,而地图上却没有标出来。前后左右四面行军的士兵们从日本启程时,从头到脚穿戴的都是新的,可现在那身新军装也不知去了哪里?在本部站在自己面前的部队长也好,现在见到的眼前的士兵们也好,每个人都满身是土,而我的军装仍是崭新的,这不禁让我感到很羞愧。

在相遇的队伍中遇到了笕实行君和素素票龙君,他们对我说:“喂,茂一君,亘君、孟君,还有藤太夫君、重郎君,他们全都战死了!”我很惊讶

他们登陆不久就化作护国之魂升天了。“这回将有不少人战死沙场吧。”我想起了孟君在送别会上说的这句话。

视线里终于出现了指示医院所在地的招牌。民房墙壁上也贴着画有红十字和箭头的纸张用来指路。

在此,我先介绍一下不大为人所知的野战医院吧。师团拥有四个步兵联队,陆军医院都会和步兵联队驻扎在一起。只要给步兵联队下达向战场出动的命令,也会同时给陆军医院下达同样的命令。陆军医院就如同影子一样紧随在步兵联队的后方,因为作为战斗主力的步兵联队最容易出现伤亡者,负责收容、处理、治疗这些伤亡者的部队就被称作野战医院部队。当然包括部队长在内的军官都是医生,也都是军医,其他的士兵都是接受过护理训练的卫生兵。就像普通的医院里有护士长、护士、助理护士一样,野战医院里也有卫生下士官、卫生兵、助理护士兵。

我们抵达部队并向部队长报到后,曹长让每个士兵拿一把铁锹,说了一声“跟我来!”便走到了前头。一行人来到了附近的民宅的后面。那里有几十匹马,地上每隔五米的样子就有一个木桩,木桩之间又被拉上了绳子,是一个拴马场。距离民宅 20 米远的地方则是种植着水稻的农田。让我们在这个拴马场和民房之间挖一条宽约两米、长十五六米的壕,挖出来的土都堆在民宅的一侧。虽然只是挖七八十厘米深,但加上挖出来的土所堆积的高度,就成了一个很深的壕坑了。为了挡雨水,大家把随身携带的帐篷拼在一起作为天棚。在挖掘过程中,拴在旁边的一匹马突然倒下了。“马中弹了!”士兵大声喊了起来。大家跑了过去,只见马的耳朵下方淌着血,它的一条后腿颤动了几下就一命呜呼了。我这才意识到原来我们是在敌人的枪弹下挖壕坑。到两三百米开外收集铺在壕坑里的稻草的士兵,抱着一点点稻草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叫喊着:“遭到袭击了!遭到袭击了!”听到了呼啸的子弹声,“太危险了,取什么稻草啊。”

铺着一根根稻草的备用壕坑完成后,大家放下背包后开始了下一个工作。由于战祸,不漏雨的和比较完好的民房都被用作病房了。病房内躺满了伤兵,拥挤得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伤兵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不能动,完全靠担架抬来的“担架输送伤员”,另一类是能一

个人步行走来的“独自行走伤员”。民房内的都是“担架输送伤员”，而“独自行走伤员”都聚集在民房外面的屋檐下，或者是破房子的安全之处。为了能尽可能多地容纳伤兵，这个村子所有民房中的家什都被搬到了外面，房屋里躺满了伤兵，拥挤得连房屋主人都无处可站。为了防止敌人步枪或机关枪的流弹从窗户、门口、墙壁或柱子间的空隙飞来，不让伤兵再度受伤，从放在外面的家什中找出箱子、盒子、袋子或者橱子的抽屉等等装满土，作为防弹墙放在民房面向前线的一侧，即面向进行战斗的一侧。这种办法是再好不过的了。于是，我们把土装进所有的箱子、盒子、袋子等家什里，堆成了防弹墙。

正当大家都在专注地忙于这项工作时，一个卫生兵死在了众人眼前。这个卫生兵是和我一起乘船登陆的，在同一个船舱里住了两三天。他还曾两三次把士兵们召集到甲板上，教授三角巾止血法和骨折时的夹板固定，以及绷带的包扎法等等。他被配属到和我们相同的医院里担任登记接待员。“你们也在这里工作啊？”他朝我们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就一个人勤勤恳恳地寻找来桌子、椅子等物品搭建起了自己的工作场所。“终于建好接待处了！”说完后，他一边擦着汗，一边独自在自己准备好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想休息一会儿。大概过了五分钟，只听他哼了一声，头就“咚”地伏在了桌子上。“班长中弹了！”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大家都拿着铁锹朝他跑去。大家喊着“卫生兵！”“班长！”他完全没有回应，已经当场死亡了。是敌人的一颗子弹穿进了他的头部……夺走了他的生命。

不久，太阳就要落山了，我们停下工作，回到了备用的壕坑里。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快把火熄掉！快把火熄掉！”的呼喊声。因为战场上一点点光亮都会成为敌人射击的目标，都有可能引来迫击炮的集中攻击。当一切暗下来时，“嗖、嗖”的子弹声不绝于耳。这期间，传来开饭的号令，炊事值班兵便出去领饭了。分到手的晚饭根本分不清是稀饭还是干饭，菜则像是用开水化开的酱汤，只盛到了饭盒盖的一半，五个人轮流着喝一口。运气好的人在喝一口酱汤的同时能喝到一粒豌豆，但是轮着喝第二遍、第三遍时，大多都吃不到豌豆了。后来大家一起数了数，五人一份的酱汤中只有四粒豌豆。战场让我们知道了这也算是一顿饭。从第二天开始，一天吃两顿，有时一天只吃一顿。中午或是傍晚大家不再一起

聚餐了。虽然食物很紧缺，分得的量很少，但是一直都能做到了不让一个人没吃的。下面我就先谈一谈炊事班做饭的要诀吧。

大行李队经常携带炊事用具行动。由于战场上经常会有特殊情况，所以炊事用具必须轻便，容易组装分解，而且可以同时煮很多人的饭。圆形的炉灶则是由三块铁板组合而成，一块铁板上有添柴火的口子，另外两块铁板上则有排烟口。平底锅的大小与炉灶正好吻合。另外，锅里还有装米的铁制笼屉。饭的煮法是在锅里把水烧开，然后把米和笼屉一起浸入开水中，继续保持炉灶里的火势，水沸腾之后，米粒也逐渐膨胀起来，等到米粒变得一捏就碎时，把整个笼屉端起来，热水就流入锅里，等滤干水之后，饭就煮好了。接着往锅里再倒一些水，这样就可以开始煮第二笼米饭了。反复三次之后，就能做好一锅浓稠的米汤了。这可谓是大米之精华，它成了重伤员饮用的米汤。尽管其他士兵吃的好像是被榨光了“精华”的饭渣，但是只要能填饱肚子，还是令人感到高兴的。

夜晚，战斗终于开始了。随着天色暗下来，枪声也变得更加激烈，子弹不断飞来，真可谓“无的放矢”。大家在备用壕里一直屏住呼吸注视着战况的变化。夜渐渐深了，附近惊人的巨大爆炸声一阵接着一阵，这是迫击炮的集中炮击。炮弹在一定区域内如暴雨般落下，如果在白天的话可以躲开炮弹的轰击区域，但是在晚上就完全动弹不得了。因为一旦站到战壕外面就有可能被炮弹的碎片炸伤或炸死，所以只能趴在壕壕的底部。

似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看了一下手表，只不过才十五六分钟的时间，位于左后方的炮兵队开始了反击。大炮发出的隆隆声震耳欲聋，这是观测了敌人的炮兵阵地后一发必中的炮击。大概发射了几十发之后停了下来，周围变得安静了。但是，步枪和机枪的射击声仍然没有停歇，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

也不知是何时入眠的，天渐渐亮了。醒来时，只见旁边的拴马场上堆满了马匹的尸体。好像都是被炮弹击中的。也有马正站在那儿，身上淌着血。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班长出去报告早点名的情况，并接受新任务。今天约有一半的人要去病房周围进行清扫。那里一下子收容了许多无

法动弹的重伤员，病房的周围到处都是排泄物等脏东西，极其污秽，很不卫生。密密麻麻的苍蝇如黑色的山丘一般聚集在一起，扑哧扑哧地撞在人的脸上，恶臭扑鼻。污秽物中有为了方便包扎，从伤员身上剪下的凝成了血饼的衣服，有渗了血的三角巾和布片，仔细看的话，还有被截断的手指等等。我们一边背过脸，一边清扫并挖坑掩埋这些东西。这些杂事也由我们来做，过了半天，就感到头昏昏沉沉起来。下午则换了另一部分人待命行事。报告了傍晚点名情况的班长，回来后向大家传达了部队长（医院院长）的训话要点：

“哪怕是一名士兵也不能因为敌人的流弹而负伤或者是丢命。没有任务时就在备用壕里躲避敌弹！每天晚上敌人都会夜袭，万一第一线被突破，敌人来袭击这个医院的话，部队长将会挥舞军刀杀入敌阵，到时候我们要全部跟在队长后面继续突击！如果全员出动还寡不敌众，敌兵杀到了病房时，不能动弹的伤员也要原谅队长，做好死的准备。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士兵的生命就交给队长了。”

这是我所记下来的训话要点。迫击炮的集中炮击和敌人的夜袭，一个晚上都没有停止过，传令兵一边喊着：“夜袭！夜袭！”一边奔向预备队告急。还能隐隐约约地听见敌人的冲锋号声以及奔跑在前线的部队的脚步声。敌我双方正在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每天晚上大家都紧紧握住腰间的刺刀，焦急地等待着队长下达突击的命令。由于是要和敌人面对面地短兵相接，然而除了腰间的刺刀外，什么武器也没发给我们。刺刀约有40厘米长，除了前端的20厘米外，其他部分都没有刀刃，只能用来刺杀。

过了两三天，作业回来的士兵在堑壕里说：“医院里有个和尚在念经。”但是谁也不相信。可这是事实。医院收容的重伤员中，每天都有人死去，他们的遗体被安放在安置室中。那里还安放着一将被送回原队的士兵遗骨，和尚就在那里不分昼夜地诵经。这个穿着黑色僧衣的和尚是什么宗派的呢？口里念的又是什么经呢？22岁的我完全不懂，只是觉得他那双手合十、不停诵经的虔诚身影十分可敬。现在想来，那身影可真像菩萨啊。很难想象他是从一开始就随部队行军而来的。那么他到底来自何方，又如何冒着敌弹来到这里的呢？他的存在令人费解。

在香火缭绕中,不断地听见他一个人的诵经声。我们每天都能见到他这样的身影。每天一到上午10时左右,大约就有十二三个士兵背着行囊从医院门口走出,奔赴前线。行囊里装的是送给前线士兵的食物和步枪、机关枪的子弹。默默走过医院前的这个分队,如果要继续前进的话,就不能再保持队形了,于是四散开来,各自奔赴前线。他们看清目标后,为了不成为敌人的射击目标,或猫着身子,或快速奔跑,或匍匐在地,一边躲开敌弹,一边为完成补给任务而冒着生命危险向作战第一线奔去。不久,这些士兵完成任务后又三三两两地集中到医院附近。但是,其中肯定有负了伤,有把手吊在胸前的人,有架着别人肩膀的人,有趴在其他人的背上的人,也有已经不省人事,由两个战友抬回来的人。我只是茫然地插不上手,呆呆地望着这些人,难以相信这是事实。

今天早上,允许我们在饭盒里装满像是米饭一样的东西作为午餐。我们开始向后方转移伤员,即向后方医院运送病情稳定的伤员。我们四人一组抬着担架,向后排列着长长的队伍。一路上,既有像样的路,也有临时在农田中踩出的路,四个人的步伐很难一致,担架上的士兵虽然像是在尽力忍受着,但也不时地会痛得发出呻吟声。路上偶尔也会有流弹飞来。每当这时,大家就会一直低着头。战友笑着说:“即使把头低下来也已经晚了。”笑别人的战友大概是条件反射的作用吧,又低下了头。

持续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枪炮的声音渐渐远去,流弹也不再飞来了。正想着大概走了多远了呢?便传来了“稍作休息”的命令。于是,我们慢慢放下担架开始休息。卫生兵则在巡查着伤员的病情。似乎大家都在为能转到后方医院而感到高兴。“还要走很久吗?”我们问卫生兵,他说要一直等到在路上与伤员运输队会合为止。难道交接的地点还不知道吗?我们一边觉得奇怪,一边继续赶路。路边出现了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杨行镇”,还有一个箭头指示方向。卫生兵说:“交接的地点就快到了。”

杨行镇既是一个交通要地,也是交接地。因为这里听不到枪炮声,也没有步枪子弹横飞,所以才方便运输队来交接。“那就是运输队吧!”我自言自语道。完成伤员的交接后,空担架可以卷成一根长棍,一个人就能扛着走,我们按原路返回医院。这个杨行镇在几天前曾发生过激

战,房屋已经被破坏殆尽,俨然成了废墟。我一想到在这里曾经有几十名或者是几百名士兵受伤,甚至是战死,心中便百感交集。如今这里变成了寂静的瓦砾堆,只有军队仍在此聚集。我一边走着,一边想起了昨天见到的那个伤员。被抬到诊疗台上的他面朝下趴着,虽然数天前收容进来时曾做过包扎治疗,但是由于不停有新伤员被运来,忙于给新伤员处理伤口,便没有及时给他更换纱布和处理伤口。像他这样被放置数日无暇顾及的伤员比比皆是。他大腿上方因臀部受伤而敷着纱布,并用橡皮膏止了血。军医用镊子取下上面大的纱布,然后小心翼翼地取下贴着伤口的纱布,一些白色的东西从伤口里涌了出来。本以为是伤口感染而流出来的浓,但又似乎在密密麻麻地蠕动着,仔细一看,啊!这是怎么回事?!活人身体的一部分居然生出白色的蛆!伤口周围直径约有五六厘米的部分变成了紫色,外圈则是红色。军医一边用针刺着变色的部位,一边询问痛不痛。紫色的部分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了,从伤口内侧依次扎到周围的红色部分时,士兵喊起了痛。这证明红色部分还留有神经。没有任何反应的部分则已经腐烂了,或者说神经已经坏死了。为什么蛆会生长在这样的部位呢?大概是因为脓血渗到纱布上,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苍蝇把卵产在了上面,肉眼难以察觉的幼虫通过体温孵化出来后,又通过纱布的织网不停地往纱布深处钻,进入伤口里面,然后在神经坏死、没有任何痛痒感的部位里滋生开来。想到这里,我不禁浑身发冷,毛骨悚然。

正当我脑海里一边想着这些,一边走路的时候,不远处传来了马匹的嘶叫声。只见在10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匹马无法站立,只靠前腿高高地支撑起头部嘶叫着。它是在喊着“救命”还是在喊着“向前进军,带着我一起行军”呢?看见它这副模样,再想想这匹马现在既没有水喝、也没有草料吃的命运,我不禁悲从心来。

我怀着这种悲哀的心情继续往前走,这时,闻到了一股很奇怪的味道。这里到处都散发着恶臭。随着枪炮声的临近,恶臭也愈发强烈起来,让人感到无法呼吸。原来是已经接近野战医院了。空气中弥漫着混杂有血腥味、尸体腐烂味、污秽臭味等等恶臭味。如果在这里生活久了也就不会感觉到,但是一旦外出又回来后,也就更清楚自己所处的生活

环境了,而且在这种环境中的生活还要持续下去。

天空突然密布乌云,我不禁担心起下雨来。白天天空晴朗,空中就会出现轰炸机,这时敌人也不会发射迫击炮弹。但是,如果因下雨看不到轰炸机的话,迫击炮弹又会恐怖地飞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时的乌云不是雨云,而是海军陆战队火烧上海闸北街区而产生的浓烟。到了夜晚,仍是满天红红的火光,仿佛把天空也烧焦了一般。第二天早上,烟雾被风吹散了,高亢的爆炸声响彻云霄,可以清楚地看见小型轰炸机正对敌人进行俯冲轰炸。时值10月的最后一天,敌人坚固的阵地,在皇军的猛烈攻击下接连被占领,前线每天都在推进,飞来的子弹越来越少了,夜袭也消失了,四周逐渐恢复了平静。

大概是11月2日或3日^①,天空中高高升起了巨大的宣传气球。垂下来的标语上赫然写着“百万日军杭州湾登陆”的黑色大字,就连友军从敌人的阵地上都能清楚地看到。日军因此士气大振,一举成功地突破了敌人赖以防御的河流,接着又马不停蹄地攻击敌人,敌人的背后受到精锐部队的攻击,开始节节败退了。战况每时每刻都在向对我方有利的方向转变。

11月3日是日本明治节,庆祝佳节的酒被分配到各部队是在过了节日两三天以后的事了。敌人最后的要塞——苏州河,在我军漂亮的渡河作战中受到重创。这时有消息说敌人开始撤退了。各部队的行动也突然变得繁忙起来。医院的患者大部分都被送到了后方,11月5日和6日前后,我们也终于从备用壕转移到一部分空出来的病房里。

第二节 在昆山开设野战医院

11月8日左右,我们关闭了医院,开始向前追赶正在迅猛追击敌人的部队。该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战场的遗迹惨不忍睹。民房全部被毁了,难以想象这曾是人居住过的房屋。村落的一角有一片竹林,而竹子也全部倒在了地上。只要看看这片竹子的倒法就能想象得到激战的情形。竹子不论大小,距地面一尺到一尺三四寸的部位都被打断,成了一条条细碎的竹丝,一根竹子的断裂口就像是两捆牙签,一头朝上,

^① 应为11月5日。

一头朝下。竹子的根部和末端倒是保持着原样。更形象点说的话,过去曾有把五六寸长的竹子劈得很细,然后紧紧地捆绑成“竹刷子”,它是一种烧鱼时用于给鱼去鳞的厨房用具。把“竹刷子”朝上放的话,就像是现在残留在地上的竹子了。倒下的部分则像朝下放的“竹刷子”。这是因为敌我的子弹是贴着匍匐在地的士兵身体高度发射的,自然就把竹子打成这样了。而竹林中的竹子没有一棵幸免于难。一个个散落各处的村庄全都成了这副模样。穿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村庄,我们终于到了上海郊外的真如附近。四周是上海郊外的田园风景,民房和农舍建得都非常好,周围还种有蔬菜。回想起来,当时还看见有些地方种植着茼蒿的苗。

在那里待命休息了一天,我发现了一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事情。不知是谁说:“卖酒的来了,虽然价格贵,但还卖些甜品点心水果之类的。”于是,士兵们朝说这话的人的方向跑去。宽阔的道路上停着卡车,周围已经是人山人海,无法靠近了。人们喊着:“别挤啦!别挤啦!”定睛一看,士兵们都一手拿着钱,伸向卡车的方向要买什么。站在卡车货架子上的两个男人把收下的钱扔进一个大麻袋后,把货物递给士兵。不过,他们好像没有找还士兵的零钱。苹果、橙子、柚子、奶糖,全都是士兵们喜欢的东西,但每个人买到手的价格都不一样,交出的钱也就是这些东西的价格了。自从9月到支那以来,甜食和水果等一次都没有吃过。毕竟是活过了今天不知明天会不会死,所以士兵们蜂拥而上也是理所当然的。商人利用士兵这一心理弱点牟取暴利的行为使我感到万分震惊,并愤怒到了极点。由于拥挤不堪,我没能接近卡车,只是看了看这可怜可叹的场景后返回了原地。

夜里凉了起来,出现了腹泻的士兵。在不断向前行走的路上,士兵成群地跑到路边方便,一不留神就看不到自己的队伍了。由于难以归队,即使想拉肚子也只能忍着,但腹泻时的便意一次又一次袭来。方便完后,整理一下衣裤,无论如何都没有从容完事的。手刚把裤子提上来,还没系上裤带,接着新一轮便意又一次袭来。部队在不停地向前行军,已经没有时间离开道路去找方便的地方了,于是在得到允许后,就在不会被马踩到的狭窄的路边方便起来。“快点跟上来!快点跟上来!”战友的催促声渐行渐远。

不知道什么时候吃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中途休息,部队只是一个劲地向前行进着。有时前方遇到了敌人的抵抗,士兵们也只是站在马路上等待着敌人撤退。

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到了15日早上,(不分昼夜的行军已经让人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大概是上午8时左右吧,“第一野战医院在哪里?有没有南部部队的?”骑马的传令兵一边询问,一边过来传达着命令。据命令说:“由于今早昆山已经被我军占领,现令第一野战医院火速赶到昆山开设医院,收容各部队的伤员!”由此,我们在行军途中编成了一个设营队。由于我们这些没有骑马的二十多名轻装备兵在道路上无法急行,所以只有取道旁边的田地。嘴里一边念着“昆山、昆山”,一边拼命一个劲地奔跑着。终于看到了一个像是昆山的市镇。然而枪声也很近,步枪子弹“嗖、嗖”地飞了过来。我感到很奇怪,今天早上的命令上不是说昆山已经被占领了吗?在“前进!前进!”的命令声中,我们接近距离市街150米至200米的地方时,前方突然跳出来一个士兵,他挥舞双手,大声喊着:“停住!那个部队停住!现在这个城镇正在进行扫荡,不要进来妨碍!”然而,当告诉他我们接到了上级要求迅速开设医院的命令,他却说了一声“不行”就消失了。不得已,我们一行人在地势稍低的旱田里坐下来,暂时待命。敌我双方的枪声仍在继续。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来的话,后面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到了,班长喊了一声:“走!”我们就冲进了市街。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民房的大门口贴满写有“病房重地,严禁入内!野战医院”的告示。当然,我们要四处搜寻没有被战火破坏,而且看起来也不会漏雨的房子。正好在大街的入口处残留一间保存完好的大屋子,门前还有一个广场。那里作为迎来送往的场所再好不过了,于是马上就决定把它作为接待处。正要上前去张贴告示,还没走几步,就遇到了五六个士兵,他们的枪上都上有亮闪闪的刺刀,头上钢盔的系带紧紧勒进了下巴,眼睛里闪烁着锐利的目光,一边吼道:“有敌人!危险!”一边跑远了。他们端着的是步枪……注意到这一点时,我不由得摸了摸自己腰间仅有的刺刀。心想“哼!”又继续往前走了几步,这时又跑来六七个士兵,刚遇到他们就听到有人喊了一声:“茂一君!”我从9月15日离开家

到现在,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喊自己“茂一君”。喊我“茂一君”的人是雨森的人。“咦?”我吃惊地回头望去,是竹内茂。于是,我回答了一声“茂君!”当他说“还有敌人……要小心!”时,我们之间已经相距10米到15米了。瞬间的相遇,让我们得知彼此都安然无恙,我欣喜地跑向下一处民房张贴告示。

把手中的告示都贴完,返回原来的出发地后,我大吃了一惊,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伤员和运送伤员的人。独自可以行走的伤员则围在广场周围等待着。人数大概有300人左右。枪声渐渐远去,士兵的身影也越来越少,大概是扫荡的部队追击敌人向远处前进了。就在这时,部队主力到达了。捆扎在马背上运来的医疗用品包被搬了进来,从中取出一件又一件医疗器械和药品等,我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伤员包扎准备。

军医脱下了满是尘土的军装,换上白大褂后开始诊疗。接待处的下士官正在为每一位伤员准备病床日志的用纸,炊事班则在另一间屋子里忙于做伤员的饭菜。在这里即使炊烟升高也不用担心成为迫击炮攻击的目标,所以大家痛痛快快地生起了火做起饭来。也有士兵一只手提着水桶寻找着当地居民使用的水井,还有人从倒塌的房屋中取来木头当柴禾,每个人都在认真地尽着自己的职责,忙得连现在是几点都不知道了,甚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早已过了正午,但是没有一个人偷闲抽过一支烟,即使想抽,或许也没有香烟吧。

把包扎处理好的伤员一个一个移到病房里,病房渐渐地拥挤起来。在此之前,屋里的所有物品早已被我们搬到了外面,我们对屋子进行清扫后洒上了消毒剂。或许什么地方还隐藏着败残兵吧,这种担心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我们只一心希望能让伤员尽早得以治疗,并让他们好好休息。

行军来到门前马路上的部队得知这里是野战医院后,就把伤员交给了我们,又继续前进了。这样的部队接二连三地到来。

等到广场上剩下的伤员渐渐变少时,也到了太阳西斜的时候。四处奔忙的士兵和白衣军医的身影也渐渐从容起来。结束了接待工作的下士官开始整理登记材料了。

野战医院外面安静下来了,夜幕降临了。军医下达了命令:“士兵回

到班里休息!”正当大家准备回去时,有四五个人一边喊着“野战医院在哪里?”“野战医院!”一边在黑暗中凭借着微弱的烛光向目标摸索了过来。

我们举起了火光摇曳的蜡烛,“在这里! 在这里!”发出信号迎接他们。四名士兵抬着担架,还有一名班长随同前来。担架上躺着的是一名重伤员。借着微弱的烛光,能清楚地看见血顺着四名士兵的肩膀往下淌。原来这些血都是从担架上顺着抬担架者的肩部往下流淌的。

我们增加了几支蜡烛,使周围亮堂了一些。担架被放了下来,在血汪汪的担架上躺着一名奄奄一息的士兵。

那位班长向军医说明了情况。据说是迫击炮弹落在了他的身旁而负伤的,在来的路上已经吐了两次血。班长报告完毕后喊着:“希望您尽快从他的体内取出敌人的弹片!”

军医一边听着班长的报告,一边替伤员把脉,并拉开他的眼睑,观察他的瞳孔。沉默了一阵后,军医把班长带到屋外,小声地对他说:“他目前失血过多,总是反复吐血是因为弹片从肠道刺穿了胃壁,胃里淤积了血。真是可惜得很,如果就这样替他止血包扎的话,他也就只能活这一个晚上。如果按你说的给他做手术取出弹片的话,就必须给他实施麻醉。然而,以他现在的体力,恐怕到时无法从麻醉中醒过来,还是救不了他的性命……”班长听了军医的这番话后,便转告给其他四个战友,让大家决定选择哪一种方案。又是一阵沉默后,其中一位战友说:“班长,如果终归是保不住性命的话,不如就放手一搏,取出敌人的弹片后,我想他或许可以安心上路了吧……”其他三人对此表示赞同。班长把决定告诉了军医。“好! 就这么办吧!”军医果断地答应了。听到军医的回答,战友们异口同声地说:“那就拜托您了!”并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转身消失在黑暗之中。他们要回归原队。军医下达了“准备手术”的命令。于是,下士官和卫生兵开始来回奔走准备。

我们点燃了七八支蜡烛,四周一下子明亮起来。军医走近伤员,告诉他说:“马上就会按照你的意愿,给你做手术,取出体内的弹片!”伤员也许听明白了军医说的话,虽然他已经无力动弹,但还是尽量试图躺正身子,并大声呼喊:“天皇陛下万岁! 万岁! 万岁!”在他喊出“天皇陛下”

的瞬间,包括军医在内,在场的二十多人都像触电般地肃然立正,听着他的喊声。身负重伤,由于大量出血而处于昏迷状态的他,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力气呢?这真是用尽了五脏六腑之力的大声呼喊。但是,第二声和第三声“万岁”听起来已经耗尽了力量,让人觉得他的咽喉仿佛也被撕裂了。这是他留下的最后话语。

“三呼万岁”结束后,众人回过神来,又一起忙活起来。伤员的脸上被戴上了麻醉面具,合着军医“一、二、三”的喊声,他也用微弱的声音数着“一、二、三”,但是数到“四”时就没有声音了。

用剪刀挑开血染的军装后,打开腹腔的手术开始了。擦拭了血的纱布被一块块地扔掉,各种各样的手术刀和器具被递到两位军医的手中,开始寻找敌人的弹片。“是这个!是这个!”随着军医的话音,弹片被镊子夹了出来,扔到玻璃器皿中发出了“当啷”的声音。那个弹片大小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0元硬币,厚度是硬币的两倍,周边则向剃须刀一样锋利,这是迫击炮弹的碎片,从腹部的侧方进入体内损伤到肠道后,进而割破了胃壁,停留在了胃中。情形就像军医推测的一样,手术结束了。腹部被长长的棉绷带层层包裹起来的伤员在昏迷中被转移到了病房,一名卫生兵守在了他的身边。时间大概已经过了午夜,回到自己班里后吓了一跳,先行回来休息的士兵们都横躺在屋檐下自己的行李上。一问才知道是病房不足,所以就把原来定为宿舍的房间用来充当病房了。明天又得重新寻找宿舍。“你们的行李在对面的角落里,晚饭也放在那里。”听到这句话后,我才意识到中饭与晚饭还没有吃,不,是没有时间吃。意识到这一点后,立刻觉得肚子空空的。摸索着吃完饭后,和大家一样倚靠在行李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起来。

醒来时东方已经发白,突然担心起昨晚的那名伤员。当我去探视他的情况时,发现卫生兵仍守在他身边。看见我后,卫生兵摇了摇头,告诉我他一直都没有从麻醉中醒来,凌晨4时就停止了呼吸。知道做手术也无法挽留自己生命的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天皇陛下万岁”。现在只要想起当时情形,我仍禁不住流下眼泪。

一、军人应以尽忠守节为本分。

二、军人应尊武尚勇。

三、军人应礼仪周正。

四、军人应守信重义。

五、军人应简朴为上。

这位伤员是军人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所有士兵的榜样，他化作了靖国之魂，作为护国的英灵得到了安息。

为什么那时我会正好目睹这戏剧般的场面呢？在此我做一些补充。战场的夜晚由于没有照明器材而漆黑一片。在这漆黑的世界中，不得不记录一些文字，或者必须阅读一些命令文件时，就会借助烛光。像为刚才那位士兵做大手术时，即使点了五六支蜡烛，亮度还是不稳定，如果被风吹灭的话，就很麻烦。为了防备这种情况，野战医院准备了小型发电机。说是发电机也是有名无实，如今每一个家庭都在不经意间使用着五台左右的发电机。野战医院所用的就是装置在自行车上的发电机。也许你会笑道：“原来是那种发电机啊。”但那个发电机是我们医院唯一的一个小型发电机，因为我们医院有一辆自行车。

手术开始后，就通过这个发电机点亮电灯照明，并同时点亮数支蜡烛进行辅助照明。我们在手术期间，就是不断地转动这辆自行车的车轮进行发电并点亮电灯的。一共需要三名士兵负责此事，一人要不间断地摇转脚踏板，另外两个人扶住自行车两边防止它倒下。在替换人员摇脚踏板时，一刻也不能停止发电。

当然，在发电机与电灯之间无法使用长长的电线，自行车必须放在离手术台很近的地方。因此，负责发电的我们就能观察到手术的情况。但是，有一件事我觉得很遗憾，那就是我没有询问那位堪称军人楷模的士兵叫什么名字，出生在何地。

如果能知道是某某村出生的某某上等兵，或者是某某市出生的某某阁下，哪怕仅仅问一问姓或名也好，这样通过幸存的归国者，就能把这位士兵壮烈牺牲的情形转告给他的遗族和亲属。为此，我感到后悔不已。

大概是医院开设后的第二天下午2时左右，一名士兵被送了过来。从外面看好像没有一处负伤，一看他的脸，“啊！这是……”心中暗自一惊，看样子他染上了霍乱。在上海附近王家桥开设的那家流弹横飞下的医院里，我就见过许多霍乱患者。虽然也收容了许多患痢疾和伤寒的传

染病人,但最可怕的还是霍乱,能从霍乱中幸存的人一个也没有。霍乱患者的特征就是眼眶深陷,深陷到哪怕是外行人都能一下子看出这是……

接待处的下士官一边写着临床日志,一边询问各种问题。在声音微弱的回答中,得知他是在三天前的战斗时由于好些日子都滴水未进,喉咙干渴难耐,连唾液都没有了,便不知不觉地喝了河里的水。并不干净的河水在当时是何等甘甜,简直难以形容……可是,今天腿脚就变得没有力气动弹了。看他眼眶凹陷的程度,已非同小可。于是,上级马上指示把他送到传染病房。传染病房被设置在大约相隔400米的街道的另一端。我们让患者躺在担架上,由四个人运送过去。在这400米的路程中,我们一言不发,默默地走着,仿佛感觉到恶魔张着血盆大口要把这五个人一并吞下去似的。我们终于到了病房,把临床日志递给了接待处的下士官。下士官喊着写在临床日志封面上的患者名字,但是没有回应,又喊了好几次还是没回应,只见担架上的患者一动不动。下士官伸出手靠近患者鼻下,又盯着患者的脸看了看,突然叫了起来:“他已经升天了,快看!他不是已经升天了吗?”下士官很奇怪地望着抬他过来的我们,我们也着实吓了一跳。他的确是已经升天了。但是,在接待处听到转移到传染病房时,患者分明还对下士官做出了应答,他就在这400米的担架搬运中断了气。我们四个人没有听到这位患者的任何声音,一想到他是在我们默默的行走中升天的,就感到惊恐万分。我不禁想起了在王家桥的医院时发生的事情。在王家桥医院时,住在×号病房的两位病人中有一位升天了,我们奉命要把升天的人移置到安置室。进入病房后,只见有一人垂着头,伸直了两腿靠在墙壁旁,另有一人笔直地躺在地上。啊,应该就是那躺着的人了。当我们把他搬上担架后,他突然伸出了手指向靠墙的那位,用微弱的声音对我们说:“是他,是他。”我觉得奇怪,走近靠墙的那位身旁,用手碰了碰他,只见他一声不响地“咕咚”倒在了地上。啊,原来是这个人,于是,我们用担架把他移送到了安置室。

霍乱就是这么恐怖的疾病。黎明前,巡夜兵喊叫着:“着火了!着火了!”众人一下跳了起来。据说是败残兵在上风处放了火。大火噼里啪啦地熊熊燃烧着,转眼间火势便蔓延开来。即使想要灭火也没有水

泵,连水桶也没有一只,更无法靠近水源。但是,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就有可能危及病房。在天亮的同时,我们组成了灭火队,决定通过开辟防火带来阻止火势蔓延。为了阻止火势蔓延,我们沿着比较宽阔的道路破坏民宅,以此来开辟隔火地带。

所幸的是不久风停了,火势也没有蔓延到病房。此后持续了一段安宁的日子,补给物资也送了过来。大炮和步枪的声音消失了,周围也变得安静下来,伤员可以逐渐送往后方了。这样过了十天左右,队伍可以前进了。由于河流纵横,除了陆运之外,水运也很方便。但是水运的话,海潮的涨落会对河流的深浅产生影响。涨潮时可以轻松行舟的河流,在落潮时则会使船搁浅而动弹不得,这时就不得不用缆绳牵引船只。由于伙食可以顺利供应了,夜里也可以得到休息,虚弱的身体不断得以恢复,士兵们都变得精神起来。

第三节 向敌人首都南京追击

记忆中是在11月25日前后完成了所有伤病员的后方转运任务,整理好器具的部队终于开始向南京进军了。虽然不知道第一线已经推进到了哪里,但接到了要求快速跟随主力部队(师团)的通知。

秋天的天空蔚蓝清澈,敌人的流弹飞来的危险也很小,部队沿着铁路强行军。大家按照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金坛的路线全力前进。

铁道枕木的间隔与步幅并不一致,此外到处都有在敌军退却时被炸毁的铁桥,无法过河。因此,我们时常要徒步渡河。日落后,我们到达了金坛。当晚休息时发生了这样一件可笑的事。在漆黑的街道上分不清东西南北,连街道的样子也完全看不清,部队只好在附近民房的屋檐下休息。大家都希望能早一点休息。这时,听到有人喊:“分粮草了,快来领啊!”心中不禁高兴万分,可以领到吃的了。战友把随身携带的帐篷扎成口袋,沉甸甸地装满东西背回来,他们的样子和扛着大口袋的财神爷一模一样,简直就是财神爷。每个人都分到了够吃两餐的量,约三合^①。我在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米被送过来呢?原来这是敌人退却时没有来

^① 日本容量单位,1合等于0.18公升。

得及运走而留下来的。收到了敌人的如此赠予，大家都乐开了怀，于是迅速准备烧饭。如果各自使用饭盒的话，吃完饭后洗刷用水也不够，真是难办，于是大家想找一口锅，三四人可以共用一口锅烧饭。“用这个，用这个。”一名战友颇为得意地捧来了一只脸盆，脸盆中间画有一张很漂亮的美人脸，用这个足够烧四个人的饭了。我们摆好了三块石头，然后架上装了米的脸盆，在下面点上火开始煮饭。烟和草灰一起冒了上来，另外，由于周围走动的士兵太多，空气中尘土飞扬，如果没有锅盖的话，饭里就会落满灰尘。为了寻找一块木板来做锅盖，士兵们又跑开了。借助炊火的亮光，大家在民房里搜索着，有个人捡来了一块圆板，拍了拍灰，正好可以做个不错的锅盖，饭就这样做好了。

久违的一顿饱餐之后，大家的饭盒里又各自塞满了明天早上要吃的口粮，然后躺在炊火旁歇息下来。

不用担心敌人的偷袭，大家美美地一觉睡到天亮。当大家正在把昨晚的剩饭作为早餐吃时，班长环视了一下大家，用十分响亮的声音说：“就是用这个东西来烧饭吃的啊？哈哈哈，不过已经高温消过毒了，应该没什么大碍吧。”然后止不住地笑着离开了这里。我们四个人面面相觑，觉得班长是一脸的奸笑，话里有话。没过多久，部队就出发了。走了大概两个小时，大家坐在路边稍作休息。班长大声喊道：“平井！平井！”我答应着走到班长跟前，他笑着对我说：“你们知道昨晚用来做锅盖的那东西是什么吗？那个啊，那个是支那人用的马桶盖！”我一时哑然。班长安慰道：“吃都吃了，就别多想了。”这是来到大陆三个月后，完全不了解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同伴犯下的错误。周围的士兵们哄笑起来，说“很有营养啊，吃了会长胖的”，一瞬间大家都忘了身处战场之中，竟也忘记了自己的脚痛。一打听才知道，中国人在夜里一步也不会走出自己的卧室，因此就在床底下放置马桶用来解手。我们就是拿那个马桶的盖子来做锅盖的。“笑话！真是笑话！”

大约隔了两三天，在民房里过了一夜，早上刚出门，就听见有人对我说：“平井，平井，你看啊，我们离南京不远了！”我放眼望去，只见远山上有拇指般大小的白点。得知那就是中山陵，那座山叫做紫金山，那座山脚下就是南京城了。告诉我这些的士兵名叫清水善男，原籍在衫野村，

应征时正住在大阪。没记错的话他大学毕业,在人寿保险公司工作,比我大三岁。惭愧的是,那时我连什么叫中山陵都不知道。那是蒋介石之前的中国总统孙文的陵墓,孙文倡导了三民主义。孙文说过“耕者有其田”。这和苏联列宁说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意思有很大不同。这个孙文将国民政府设在了南京,他死后则被葬在了可以俯瞰南京城的紫金山上。他还告诉我,中山陵的整体形状被设计得像教堂的大钟一样。

越向前推进,为了守卫南京,敌人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阵地,进行了各种准备。我们不断被提醒,走道路中央,道路的两旁埋有地雷。再前进一些后,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排横向的碉堡,碉堡之间的间隔只有100米,上面的射击孔仿佛在注视着我们,不许一个士兵从此地通过。碉堡2.5米—3米高,是水泥浇筑的四方形建筑,水泥的厚度大概有30厘米,前方有宽为10厘米左右的射击孔,密集地一字排开。碉堡后面有入口,门是从外面锁上的。所以,三四名士兵进入后,门就被锁上了,绝对无法出去。据说发动攻击的日本军跳入碉堡的射击死角后,接近射击孔往里面扔手榴弹或者燃烧瓶,让碉堡里的机枪闭嘴后继续前进。随着日本军逐渐缩小了对首都南京的包围圈,守军的抵抗也更趋顽强。他们在民房与民房、村庄与村庄之间不断挖掘交通壕,为了不让南京陷落,进行着殊死的防御战。突破这条防线是在12月,我军一举逼近南京。12月10日,终于在南京城的光华门上升起了日章旗。突入城内的战斗持续到了13日,终于在13日完全占领了南京城。大概也就是13日,胁坂部队穿过光华门进入了城内,登上了在集中炮击中崩塌的城墙。在坍塌散落的沙土岩石下以及沙袋下面还埋着几个战死者的遗体。我们在上面搬开了沙袋,腾出了一个可以让人勉强通过的口子,我们就是从那里入城的。战友大声地告诉我们脚下埋有战死者。我们也正是踏着尸体,并跨越尸体一路进攻的。

由于没有接到开设医院的命令,我们部队暂时出了城,在光华门外的河对面向右四五百米远的民宅设营。交通壕从这一家连到另一家,在通往山脚下的地方有个像高台一样的地方,在那里可以看清城外追击残兵的扫荡战。下面我就再稍微详细地谈一谈我所见到的光华门周边的环境吧。

南京城被高达十余米的城墙围绕着，城墙的外侧用灰色的砖块堆砌而成，内侧填着土，在其上方的宽度可以供汽车行驶。土壤的斜坡很缓，人可以跑着登上去，上面还栽着一棵棵的树。靠城外的一侧有条宽三四十米的河，很像日本的“城”的石墙与护城河。通往城内的大道在城墙上开出了一个像隧道一样的口子，宽度和道路的宽度一致，高度大概有五米，内侧也砌有砖石，还嵌有左右对开的两扇大门。道路宽阔的繁华大街中山路的城门则有并排的三个出入口。胁坂部队攻陷的光华门前连着一一条宽六七米，夹在河中间的道路。城墙上曾有成群的敌人架着机关枪，拿着手榴弹等着他们。我方的炮兵集中攻击城门的一侧，试图摧毁城墙，然后步兵就可以从炸开的缺口登上城墙，但是摧毁城墙并不是那么容易。步兵趁炮击的间隙进行突击。可是，每当他们攀登城墙的墙壁，就被上面射来的子弹或手榴弹击中而倒下去。

第四节 进入敌人首都南京

在反复进行的炮击和突击中，不断出现阵亡者。即使这样也没有放松进攻，终于在12月10日下午5时，城墙上高高竖起了日章旗。在城门前堆得连一只蚂蚁都过不去的沙袋工事中，开了一个可以让士兵通过的口子，部队由此冲了进去。此后，巷战持续了四天，终于在13日实现了完全占领。在主要街道和重要地点结束了扫荡战，17日举行了军司令官的入城式。在六名号手吹响的雄壮的军号声中，英姿飒爽的司令官松井大将骑马在先，他身后间隔十米是朝香宫殿下，又隔十米则是包括参谋长在内的幕僚紧随其后，接着入城的就是各部队的官兵。众人威风凛凛地从中山路一路走来，向国民政府所在地行进。道路两侧列队出迎的是参加南京攻略战的部队，其中还有将战友遗骨捧在胸前的士兵。

到达仪式会场（国民政府建筑前的广场）的司令官，首先高高地升起了日章旗，面向东方遥拜皇宫，并在《君之代》^①的乐曲结束后，又高呼了三声：“大日本帝国万岁！天皇陛下万岁！”随后仪式便结束了。第二天即18日，在城内的飞机场又举行了陆海军所有阵亡者的慰灵祭。他们

^① 日本国歌。

一边喊着：“英灵啊，快请看，敌都南京已入我手！”一边向阵亡者膜拜。

仪式结束后，我们参观了前一天举行入城仪式的国民政府旧址。建筑物的正面写着“国民政府”四个大字，每一个字大约有1.4米见方。在建筑物的最上方飘扬着一面很大的日章旗。

我忍不住想喊：“啊！我们胜利了！”

“尽管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但像我等年轻一辈也可以成为首都攻略战的一员。”一想到这里，我内心激动不已。

当晚，大家沉浸在占领首都的喜悦之中，在民宅中宽阔的房间里，一边用篝火取暖，一边聊天，聊得一时都忘记了夜已深了。最后，人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就寝了。因为四周都是日本兵，所以连巡夜的哨兵也没设，大家全都安然入睡了。然而，当晚半夜时分，突然在房屋中发生了一次大爆炸，只爆炸了一次。黑暗中，大家互相呼喊名字，以确认彼此平安无事。幸好大家都分别在小房间里休息，所以没有人受伤。大家就这样在各自的房屋里等待着天亮。天亮后，隔壁的队里有士兵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爆炸物好像是敌人的手榴弹。我们发现了类似手榴弹木柄部分的碎片。综合判断的结果是，大概是潜伏在紫金山附近杂树林里的残兵趁着夜色利用交通壕潜入了我们的住宿地，从窗口扔入手榴弹后便逃跑了。残兵利用交通壕潜入的事在各处均有发生。当天我们接到了命令，说是明天全班人员到师团司令部集中，午饭后一起去参观中山陵。从几十公里外就应该估计得到，那是一个大得让人瞠目结舌的陵园。通向山上的白色大理石台阶的下段有近百米宽，可见规模之大。每个台阶的高度都是便于轻松攀登的三四十厘米高，宽度没有窄于一米的。大概可以两步一级台阶地攀上去。走到十五六级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像是舞蹈场地的近三米宽的台子。台子的两侧放着一个很大的铁制的精致灯笼或香炉状的器物。每爬上一段距离，就会遇到这样的灯笼似的器物。登到高处往下瞭望的话，是一望千里的大平原，南京的街道还有城外的飞机场等尽收眼底。当时，在这个地方也应该可以把日本军的前进动态看得清清楚楚吧。但是，中山陵的周围没有构筑一个阵地，所以日本军也没有将炮口瞄准此地。台阶多得数不清，越往上走，台阶的宽度也变得越窄。最顶上有一个建筑，好像孙文就长眠在那里吧。在台

阶登到大概 70% 的地方,其右侧有一个更高的建筑物,那里成了日本军的哨所,包括哨位司令在内,有十个人在那里执勤,每个重要地点都设有岗哨。陵墓之外是繁茂的松林,呈现出时钟形状的白色陵墓镶嵌在一片绿色之中。这景象正如几天前清水告诉我的一样。当我正在惊叹中国人的这种宏大构思时,队里来了命令:返回宿营地,马上在宿舍前列队。心里正想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而感到紧张时,野战医院部队长即院长手捧着几个箱子站在我们面前。

“御赐的酒和香烟,快来领啊。”

酒是两合一瓶的,香烟是十支一盒,大家(共 27 人)轮流上前领取。当时,我感激得只知道流泪。

第五节 驻扎苏州

大概是 12 月 23 日左右,我们集中到了师团司令部。司令部位于光华门外的敌军防空学校内。其中的建筑物配置和国内的兵营很像,有中心建筑,有广场,周围还有十栋以上的建筑物。大门附近的建筑被当成了宿舍,里面曾居住过士兵,室内排着铁制的上下床。室外的走廊长长地延伸着。现在,上下床已经被扔到了外面,在地板上铺上了垫子,上面可供盘腿休息。其他班也接二连三地归来了,这里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每个班都有已经离开了战斗队伍的战友,虽说这是战争中常有的事,但仍让活下来的人感到冷清。为了检查城里有没有敌人留下的弹药、物资或者是粮食,每天都会有十五六名士兵组成一个班进城侦察。有一天轮到我进城侦察,我看到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难民区 禁止入内——宪兵队。”我接着往里一看,吃了一惊。马路上人山人海,人头攒动,他们不都正在望着我这边吗?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好像都是妇女。当时我想,自从 10 月登陆大陆以来,在战火中还不曾遇见过一个非战斗人员的中国居民,地上躺着的全是身着军装的敌方士兵。心里还在想着:“这些居民还真能逃出来呢。”但想不到这里集中了那么多当地居民。这个被指定为难民区的区域会有多大面积呢?人口是几千人还是几万人呢?这些我一概无从知晓。是不是由于日本军的迅猛追击,守军还没有来得及让城内的居民全部撤退便把城门锁住了,决心和当地居民

一起战斗呢？还是想死守城池呢？是不是军队当时还对当地居民进行了说服工作呢？说绝对不能把南京城让给日本军，让当地居民安心留在城内呢？我一边想象着当时的场面，一边从难民区旁通过。

在被称为“下关”的扬子江码头附近，敌兵的尸体满地都是，令人惨不忍睹。在散乱的尸体旁边，不断被卸货上岸的来自国内的军需品堆积如山。其中，用草席包裹着的日本酒木桶堆了两层高，排了数百米之长，看不到尽头，真是让人惊讶不已。听说总有驻扎在附近的士兵偷喝这些酒。偷喝酒时并不用把酒桶搬出来，而先用大钉子在酒桶一侧凿一个洞，然后用饭盒接着，接好后再用筷子塞进那个洞里把它堵住后便迅速离开。偷酒的人考虑得可真周全啊，我对他们的智慧佩服不已。整个南京城是一个被城墙围绕着的城市，所以里面不仅有仓库，还有大商店，以及鳞次栉比的各色店铺。大的仓库里堆满了汽水和桔子汁的瓶装箱。另外，还有大酱铺和酱油铺，也有理发店。有一天晚上，我曾在一家绸缎店担任哨兵，店里的货架上堆着布匹卷，上面印染着漂亮的图案，每一卷绸缎都是相当重。这些布匹卷在没有店主的柜台上摆得满满的。日落时，我们三个哨兵从里面反锁了店铺的门，然后爬上了二楼。二楼大概就是现在所说的“一居室公寓”，不太大的房间里放着很多东西，每个房间的生活样式和家具用品等各有千秋。也许是在黑暗中感觉到了人的气息，时不时有猫的叫声不知从哪个房间传来，让人心生恐惧。随着时间的流逝，各间屋子里的各色时钟又一起响了起来，报告时间。

大概是在12月25日前后，根据军的命令，师团负责上海到南京间的警备工作，各部队都必须分散到各占领区警备。于是我们开始转移。这一年还剩下最后一周了。在这一周内，为了到达任务地，部队开始了行军。我和两三名士兵一起被指派乘坐卡车。在镇江这座扬子江港口城市有军靴卸货上岸了，所以命令我们乘坐卡车去把它们运到苏州。听说镇江是距离南京很近的位于扬子江下游的港口城市。据说徒步行军去苏州和乘卡车绕道去那里在时间上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于是，我们比部队晚一天从南京出发。经过长期的战斗，士兵们的军靴不是破了就是由于满是泥泞或被水浸泡后无法再穿了，很多人换上了胶皮底的袜子。这次去领的军靴就是用于补充的。满载着大军靴盒子的卡车于第一天

到达了预定的宿营地,在那里停留了一晚后,于第二天清晨正要离开时,一辆空的卡车载着两三名士兵抢在我们前面扬尘离去。过了十分钟,我们的卡车也出发了。由于满载着货物,没有前面那辆卡车跑得快。大概跑了30分钟的样子,前面那辆卡车停在了路上,看不见士兵的身影。我心里一边觉得奇怪,一边行驶到了那辆卡车的近旁,靠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车上连一个士兵也没有。“大家都快下车吧!”我们随声就从卡车的货架子上跳了下来。不知谁大喊了一声:“他们倒在这里了!”一个下士官模样的人躺在车旁断了气。“是遭到袭击了!”“是被干掉的!”再仔细一瞧,那人的帽子、鞋子和肩章都被扒了下来。我们一边齐声喊道,敌人可能还在附近,要小心!一边警惕地环视着四周。左边有山有河,还有铁路。这时,从右边跑来了十名士兵。他们是得到求救消息后赶来的警备队。根据去求救的卡车上的士兵说,因为前面的河上没有了桥,所以卡车就一时停了下来。这时从左边有子弹射来,副驾驶座上的主计下士官被一枪射中了大腿,跌落在车外。由于我方的士兵没有携带枪支,无法抵抗偷袭的敌人,所以就跑向警备队求救。而被打中大腿的下士官无法动弹,受到了敌人残忍的折磨,在悔恨中死去。把军帽、军靴,还有肩章作为战利品拿走的敌人真是可恶。

警备队长对我们说:“今天是无法从桥上通行,请等一天!”所以我们又回到了昨天的宿营地。计划被打乱了一天。到了12月31日,我们在天空阴霾的早晨出发了,安全顺利地通过了昨天的桥,急忙赶往苏州。我们在车上一边迷迷糊糊打瞌睡,一边渐渐地接近了目的地。随着目的地的临近,经过了当时徒步进军南京时曾路过并留有印象的一些地方,等我们到达苏州已经过了晚上7时了,这时天空开始下起了小雨。我们沿着没有任何照明的街道四处寻找本部的宿营建筑。我们继续搜寻着类似学校、工厂、仓库这样的大建筑物。虽说部队宿营地的门口肯定设有哨兵,但各队同时到达没几天,所以大家还不熟悉情况,即使打听,他们也不知道师团司令部的所在地。

大约找了一个小时,终于在城外找到了曾一度经过的有一个大招牌的场所。在车灯的照射下,可以看见招牌上写着“花园饭店”。这个地方被学校等处常见到的门柱和围墙包围着,里面看起来很幽深。把载满货

物的卡车停在可以避雨的地方，委托哨兵加强警戒之后，我们走向了被告知的宿舍。宿舍里，战友们为我们没有按时到达担心不已，怕是途中遇到了什么事故，或是遭到了残兵袭击等等，尽把没有任何联络的我们的情况往坏处想。晚饭也为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一边用火烘干打湿了的衣服，一边海阔天空地闲谈着，晚饭吃得很高兴。晚上和战友挤在一起睡了一夜。就这样迎来了1938年的元旦。啊，终于到了新年了。上午8时，司令部的全体官兵都集中在广场上，新年的贺拜仪式开始了。

(下略)

[平井茂一郎：《从军回忆录——荒废的青春》，

自印本，1998年8月10日。]

(郎叙 叶琳 译)

9. 斗 魂

广濑庄源

编者注：广濑庄源，隶属于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十九联队。

攻向南京

1937年9月，在上海北面吴淞附近海岸登陆的部队（步兵第十九联队）一上岸就展开了战斗，在陈家行战斗、苏州河渡河战斗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紧接着掉过头击退了昆山、苏州的敌人，沿着铁路，又突破了无锡、常州，从丹阳附近向西，一路直逼南京。

12月9日，从前一天开始就不分昼夜地急行军。凌晨4时许，到达了位于南京以东大约十几公里处的上坊门桥梁东侧。此地是通往南京的要塞。

敌人在桥边构筑了碉堡，以阻止我军的前进。碉堡前有条很深的河流（用水的取水口？），河面也相当宽阔，两边是水泥护岸，湍急的河水打着漩涡。我们无法轻易渡河，暂时停止了前进。来自前方的射击十分猛烈，眼看大队主力马上就要进抵我们中队的位置了。“在干什么？！赶快渡河占领碉堡，然后清除障碍物，突破桥梁向南京快速前进！”上级下达了严厉的命令，可谓是刻不容缓。

这时，中队指挥班的田边三郎上等兵独自跑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抱来了数根长达八米的毛竹。他想趁敌人射击的间隙向对岸架桥，但是河面太宽，无法如愿。他一狠心，在隐蔽处脱下了衣服，卸下了装备，赤着身子抓住一根绳子“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时值12月上旬的清晨，他在敌人的火力范围内，顶着呼啸的寒风在水中前行。这是何等的勇猛，何等的果敢啊，目击此景的人无不感叹。

他迅速登上了对岸，用带去的绳子拉起竹竿，成功地架起了桥。正

因为他这番勇敢迅捷的敌前单兵架桥,才使得部队很轻易地进攻到桥边,缩短了到达南京的时间。他的举动实为可赞可叹。

虽然得益于勇士们的奋勇作战,部队迅速进抵南京城外,但是在攻击雨花台时,我们被钉在了敌人坚固阵地的正面。正当我们被迫苦斗恶战时,胁坂部队(靖江联队)强行突破光华门,抢先入了城,成全了他们的功名,让人感到极其遗憾。

张八营的战斗(徐州战)

步兵第十九联队在1937年12月10日^①进入南京城后,又暂时南下,负责太湖附近的警备,并进行休整,准备下一次的战斗。

(下略)

[敦贺联队回想录編集事務局編:《敦贺联队回想录》,

1982年4月11日。]

(郎叙 叶琳 译)

^① 原文如此。

10. 军队的回忆

久世久雄

编者注：久世久雄，1931年应征入伍，被编入日军近卫步兵第一联队，后退伍，1937年9月再度入伍，隶属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十九联队第三中队，上等兵。

(前略)

阵中日志(一)

在1937年9月的大动员中，我应召进入了敦贺步兵第十九联队第三中队，并奔赴上海。下面记录的是发生在激战地陈家行的事情。

先简单交代一下，由于我是近卫联队出身，所以第一次来到敦贺联队，就像是“继子”一样，没有人喊你名字的，大家一直都叫我“阿雄”。

10月13日早上6时，从田都出发前往前线。途中我们刚走出一个村落，敌人的迫击炮弹就飞了过来。8时左右我们来到了顿悟，据说在10日的战斗中，第七联队的一个大队在这里遭到了夜袭而全军覆没。这实在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场景啊。

下达的攻击命令是：“第一大队下午1时开始攻击陈家行阵地。”第三中队为第一线。时间一分一秒地逼近。五分钟前，友军的重机枪和轻机枪从顿悟的河堤上一齐开始射击。炮兵也从后方开始了掩护性射击。但是，敌人的兵力是友军的好几倍，迫击炮等重兵器对友军阵地进行了集中轰击，重炮发出令人恐怖的呼啸声从大场镇射击，炮弹在我阵地中爆炸。战场上听不见人的声音，只能听见敌我双方震耳欲聋的炮声。我们第三小队作为中队的先头开始了进攻。在猛烈的射击中，我们跳进了棉花田。当再次向前进击时，第四分队射手的大腿被打穿了，我们第五分队射手的脸部也负了伤，轻机枪打坏了，弹药手也负伤了。剩下的战

友拿着步枪向前进攻。然而敌人的子弹如雨点般飞来,无法前进。人们也听不见彼此之间在说些什么。负伤战友的呻吟声和叫喊声在枪声中渐渐消失了,我们拼命地在稻田中向前爬行,好不容易到达了河边,并纵身跳了进去。在河中,漂满了在前几天的战斗中阵亡的敌我两军的尸体,惨不忍睹。沿着河流,我们总算前行了大约 150 米,然而时间已经到了下午 5 时。从前几天就开始下的雨打湿了大家的身体,短短 150 米的路程竟花了四个半小时。中队长和小队长都负伤了。这一晚,当大家正在挖堑壕警戒时,去小队长处联络的战友在返回途中受伤了。第四分队的射手也负了伤,第四和第五分队此时合并成一个分队,我成了该分队的射击手。当晚,就在这坚固的阵地中展开了阵地战,一直打到了天亮。

14 日,我们分队把轻机枪交给了第一小队,退居到二线,调整了一下攻击目标。到正午前后,上级下达了攻击命令,命第一和第二小队为先头。友军的飞机一来,敌人就停止了射击,等友军的飞机一飞走,敌人又再次开始射击。

到了正午,友军的炮兵持续射击了五分钟以掩护攻击。炮击结束后,第一、第二小队开始了进攻。但是,敌人的子弹也越来越密集,前进极为困难。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一点点地往前移动。露出身子就被击中,向前行进就被击倒,在这约 150 米的进攻途中,作为先头的两个小队几乎全军覆没。第一、第二小队长也负伤了,两个小队幸存下来的人寥寥无几。而且伤亡人数仍在增加。在小土堆前,尸体互相叠压在了一起。还有人在痛苦地挣扎着,但无论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他们只能在枪林弹雨中哀号着死去,实在是凄惨的战斗场面。到了 5 时 30 分,我们第三小队接到了突击陈家行阵地的命令。

在上羽军曹的指挥下,我们只有约三十人。在匍匐前进中看见浑身是血死去的战友时,顿觉血往上涌,一心只想着为战友报仇,浑身燃烧着尽忠报国的信念。我们在稻田里继续向前爬行,来到了竹林的对面,这里围有铁丝网。当我正在想着该如何是好时,附近的工兵队拼命对铁丝网进行了强行破除。穿过破开的铁丝网缺口后,我们继续匍匐前进。敌人的子弹越来越猛烈,重机枪和轻机枪同时胡乱地扫射,手榴弹也集中爆炸,战场上炮弹溅起的尘土到处飞扬。我们一寸一寸地爬行,但实在

无法再往前行了，仿佛被钉住一般动弹不得。这时，从后面传来一声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便有一名勇士倒了下去。前后左右倒下的勇士们的喊叫声在枪声中渐渐消失了。这时，在前方的竹林里，突然轰地一声升起一团火焰。这是工兵队在拼死用火焰喷射器攻击。第一次见到火焰喷射器，真是威力无比。竹叶被熊熊烈火烧落了下来。这时，能听见后面叫喊着“突击！突击！”的声音。在微弱的月光中，敌我双方的重炮弹和手榴弹的爆炸，在竹林中升起一股股烟尘。号令一下，我们毫不犹豫地跳入眼前水深没腰的河中，冲向对面的竹林。我们拼命冲到对岸后，抓着竹根登上了土堤，终于占领了陈家行阵地的一角。这时，冲入敌阵地的仅有五六个士兵。挖得横七竖八的堑壕里似乎还有很多敌兵。我跳入了离自己最近的堑壕，忽然听到相邻的堑壕内有人用陌生的语言说着话，当我反应过来的一瞬间，伴随着敌人手榴弹爆炸的“轰隆”声，我彻底失去了知觉。过了一会儿，只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其他什么也听不见，双眼则痛得无法睁开，十分可怜。那时，在我前面的战友似乎也被炸了。

我的双眼一时失明，脸上覆满了一层尘土，只是留住了一条性命，我不禁感谢神佛的保佑。

敌人又吹起了军号，好像来反攻了。像我这样的瞎子什么也做不了，顿时觉得无依无靠，仿佛已经魂飞魄散，只有等待天命了。但是，一想到只要活着就肯定还有机会尽忠报国，便咬紧牙关，忍住双眼的疼痛。

在彻夜反复进行的反击和手榴弹的激战中，我们迎来了15日的清晨。中队顽强地保住了阵地。在上海战中，陈家行是大场镇的要塞，是激战的场所。我们七八个重伤兵于下午5时被护送到了后方的野战医院。在此之前的4时30分，中队长拖着受伤的身躯，召集了12名敢死队员，毅然决定于5时30分深入陈家行阵地进行殊死突击。

为了表彰大家在这次激战中的功绩，1937年12月5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大将向第十九联队第一大队授予了战功奖状。另外，第九师团长吉住中将也授予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奖状。后来，为了表彰这次战斗的卓著功勋，又赐予了参战勇士们以金鸕勋章，我也是获此荣誉的一员。

此外，1972年，内阁还授予我三重银杯，我把它作为家中至宝永远地

保存起来了。

阵中日志(二)

1937年11月24日上午9时,为了参加南京总攻击战,我从上海陆军医院回归原队。虽然我自己因眼伤而毫无迅速治愈的希望,被内定为送回国内接受治疗者,但是如果因为这点伤就被送回国内的话,我觉得那太对不起大家了。所以,我强烈要求回到了原来的部队。当时的野战医院因士兵不足,所以也就接受了我这一点点无理的要求。离开医院后,我27日到达了苏州,30日到达了联队。

12月4日,人见接替下枝担任了联队长,所以我们也就成了人见部队。8日,与师团主力会合,9日,联队为左翼第一线,奉旅团命令,击破当面之敌,向南京城追击。

这时,第一大队担当先头,打响了进攻南京的历史性的第一枪。作为保卫首都的最后据点,敌人在雨花台各处构筑了碉堡阵地,架设了铁丝网,并在主要道路上挖掘了反战车壕,设置了各种障碍物,要进行殊死的抵抗。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对雨花台的攻击战。

进攻刚开始,敌人的抵抗极其顽强,他们的火力十分猛烈,从城内射来的重炮弹发出令人恐怖的呼啸声,在我方阵地爆炸。晚上7时许,我们冲入并占领了雨花台南面的敌人阵地。夜半后,敌人反复进行了猛烈的反攻,我们拼死守住了占领地。

当时我是一名轻机枪手,本想能够马上应战,但周围长满高高的杂草,我只有把机枪顶在腰间射击。在漆黑的夜晚,根本看不到目标,我就凭着照明弹和冒着火光的敌人重机枪发射点拼命地扫射。

当天晚上,大家一夜未眠。到了早晨一看,战友们头上都落满了霜,一片雪白。大家都在饥寒交迫中颤抖着。敌方的迫击炮、重机关枪又开始猛烈射击了。友军的飞机也开始对城内进行了猛烈的轰炸。正午前后,后方给我们送来了食物和弹药。食物很少,每个人只有一个饭团,大家的食物在前日就已经吃光了,腹中早已空无一物。

敌人的射击越来越猛烈,我们一步也出不了竹林,在遭到敌人反攻

的困扰中迎来了 11 日的清晨。黎明,寒冷彻骨,满地都是雪白的霜。战友们又在饥饿寒冷中颤抖着。

联队本部下达了下午 1 时占领雨花台阵地的命令。第三中队终于成为第一线进行突击。后方送来了食物和弹药,食物又是每人一个饭团。吃饭时,友军的三辆战车从主干道上驶了过来。正在为之感到高兴,刚打起精神来的时候,战车陷进了敌人挖掘的反战车壕里,无法前进,只好又返了回去。

终于到了突击肉搏的时候,我们计划施放烟雾弹,然后用钢钳剪掉铁丝网。包括中队长在内的 28 人于下午 1 时争先恐后地一起冲了出去。我端着轻机关枪出来了,由于肚子很饿,身子摇摇晃晃。为了向第一线阵地发起攻击,我让分队长(多贺氏)协助我把轻机枪架在八尺高的高地上。我抓着草根登上了高地,然后把轻机枪架在上面。但是,由于视线模糊,看不清目标,这让我感到很苦恼。在上次陈家行的战斗中,我双眼受伤后视力下降,再加上饥饿难耐,连眼睛都出现异常了。分队长告诉我前方的松树下有一挺重机枪,快向那里射击。于是,我就朝松树底下射出了子弹。分队长装好弹,并发出“好!”的声音时,我开始连续射击。就在 30 发子弹刚射击完的一刹那,我的左肩突然像是受到了棒子重重一击般的冲击。瞬间,我被炸到了下面的洼地里,失去了知觉。过了一会儿,听到分队长扶起我喊着“射击手!振作些!”可是,我的身体还是软绵绵的,被他摇晃数次之后才回过神来。当全身动弹不得,只感到疼痛时,我想“啊!命还没有丢”,不禁感谢神佛的保佑。分队长脱去我的外套和衬衣,为我进行了应急包扎,但这是由炮弹的碎片造成的内伤,绷带没有办法止血。身体前后都淌着血,他再次脱掉我的衣服,仔细一看,发现了弹片的射入口。虽然说是肩部的贯通伤,但是射出口太大。再仔细一看,肩胛骨部分肉都已经被炸掉了,说是可以完全看见肩胛骨。他又为我进行了包扎之后,为了继续攻击,向中队追去。

伤口出血一时止不住,啊,一想到自己可能就这样因出血过多而死去,不禁感到不安起来。饥饿难耐,再加上出血,我感到嗓子很干,而又喝不到一滴水,如此痛苦的经历还从来没有过。

被敌人的炮弹击中的时间大概是下午 3 时,我完全不记得自己在其

后躺在洼地里的两个半小时都做了些什么，完全失去了意识。由于天很快就黑了，战友背起了我，回到了后方放置背包的地方。一看，背包里的东西都没有了，无奈只得拿着帆布背包，被送往了后方的临时包扎所。11日晚上，我一点都不能入睡，在伤口的疼痛中迎来了12日的早晨。10时左右，我被战友送往后方野战医院，到达野战医院是下午1时。那里是宇都宫师团第二野战医院，是战友搞错了。我又被送到其他医院。

入夜后，得知攻入南京的消息，听到“天皇陛下万岁”的喊声时，我真是很欣慰。以上就是我的两篇战场日记。

[敦贺联队回想录編集事務局編：《敦賀聯隊回想錄》，

1982年4月11日。]

(叶琳 译)

11. 南京·徐州·武汉三镇

——回想中的进军

山本勇

编者注：山本勇，隶属日军第九师团山炮兵第九联队。

(前略)

九、南京追击战

泥泞中的追击战

11月15日 雨

早上5时起床，天空正下着小雨，行军还在继续。从昨天开始，我肚子有些不舒服。从卫生兵那里拿了点药吃，然后继续上马行军。一列纵队的人马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上行进。我们趟过小河，穿过村庄，一直在强行军。在遥远的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座孤零零的山头，那就是昆山，部队已经朝着南京持续进攻了吧。

在这里的几天没有战斗。作战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可以听到前方传来的步枪声。已近黄昏了，在昆山附近可能遭遇了敌人，但是行军没有停止，我们还要继续前进。队伍像蜿蜒的蛇似的，前后延伸着。天又开始下雨了，阴云笼罩着天空。狭窄的道路变的泥泞不堪，人马在泥泞里跌跌爬爬，全身是泥，部队继续行军。道路被破坏，桥梁被炸毁，每遇到这种情况总是先头部队一边修理一边前进。正因为这样，我们进攻的时间被耽误了不少。

上海事变的时候，原以为只在上海附近的战斗就可以决出胜负，当然最终是以日军大获全胜而告结束。然而这次日支事变之后，日军没有停止战斗，而且要一直进攻、占领敌首都。作为敌军当然不会重蹈上海

事变的覆辙，坚持彻底抗战，以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来获取胜利。无论怎样，从上海附近集结向昆山追击的日军进攻速度很快，还来不及构筑阵地。就这样想着这些事，不知不觉就进入了露营的梦乡。

渔民经验立大功

11月16日 小雨

早上6时起床。江南的战场从早晨开始就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逼人的寒气沁入身体，寒风毫不留情地在战士们的脸上吹开了裂口。

敌人为了阻止我们的进攻，在道路上挖掘了许多战壕，到处埋设了地雷。所谓的桥梁也悉数被炸毁。

反战车壕有三米多深，别说军马了，就是士兵都无法通过。另外，地雷的埋设也非常巧妙，不容易被发现。所以遇到道路上有新土的地方，我们都会小心地用手把土扒开，探测后再前进。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人踩到没被发现的地雷，死伤人马的事情时有发生。

遇到桥梁被炸毁的情况，就到附近或人家收集一些木材，临时搭建浮桥过去。因此我们的进攻屡次停顿。

先遣队的步兵架设的桥承受士兵通行尚可，但是驮着大炮部件的军马通行就困难了，所以我部队也发生了意外事故。

那是作为前卫中队进攻的第七中队的军马，它驮着大炮部件上了桥，突然桥板断裂，军马跌入河中，马鞍上捆绑着重达二十多贯的大炮部件。虽然它拼命挣扎，但是无法游到岸边，可以说必死无疑。我们尽全力拉开一张网，可马还是痛苦地沉到水里，水面上不停地泛起水泡。“不能这样，得想个办法。”队伍中开始骚乱开了，可是大家又束手无策。

过去在敌人的枪炮面前不动摇的士兵们，此时脸色也变了，损失了重要武器部件，就相当于丢弃了一门大炮。

就在这时，一名士兵赤裸着身体跳入河中，这个士兵正是来自福井县高浜町的二炮手川端上等兵。自幼他是作为渔民长大的，在北海里锻炼出了出色的水性和水中作业的本领，正可谓是绝活。两分……三分……我们屏住呼吸，看他在水中卸下武器。此时军马已经溺水身亡了。

不多一会儿他就浮了上来，手拿绳索又一次潜入水里，然后把从马

鞍上卸下来的大炮部件捆好，又浮了上来。

“太好啦，太好啦！”队伍中响起一片欢呼声，大家终于可以安然无恙地收回这些大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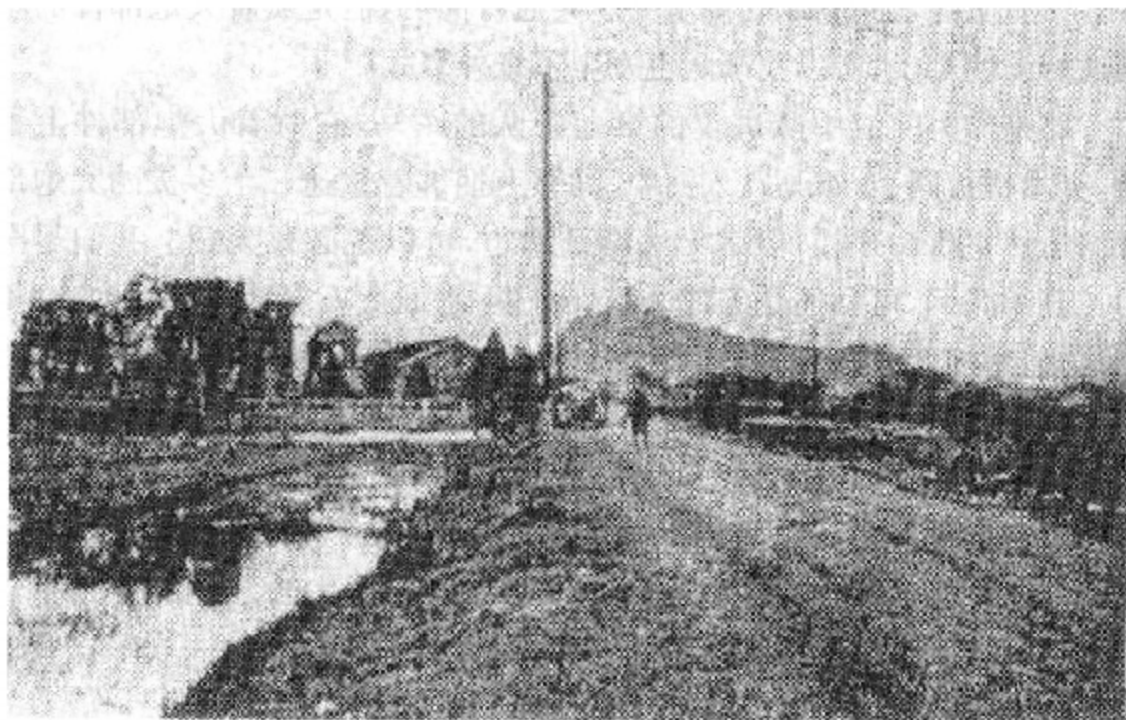
分队长和其他战友团团围住了川端上等兵，他从未想过渔民的经历竟然可以立下大功。像是获得特殊勋章一样，他一边搓着冻得通红的皮肤，一边还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呢。不一会儿，他似乎忘记了所有的辛劳，再次追上自己的部队，在小雨中继续行军。

泥泞的道路上，硕大的雨点像跳舞似地蹦来蹦去……

昆山入城

11月17日 雨

雨从早上一直下着，今天我们仍在这样的雨中继续向苏州城进军，到今天为止已经连续行军三天了，士兵们非常疲劳。泥泞的道路十分湿滑，马匹经常滑倒就站不起来了，火炮陷下去又被抬起来，人也会不时滑倒。我们一整天都在这样的状况下行军。与其这样艰难地行军，倒不如敌人的炮弹打来，让我们停下歇一会儿呢。



昆山附近的战场

前方仅有的一座山渐渐近了，这是我们登陆以来看见的第一座山，也是这片平原上唯一的一座山。看到它，我不禁想起了故乡的山川来，也许其他人也有同感吧。

不久到了昆山，这是一座比较大的城镇，街道上铺着中国特色的青石板。我记得小时候就听说过关于昆山这地方的传说。

一打听，两天前我军就占领了昆山，从杭州湾登陆的部队一举占领了从太仓到昆山的地区。我想起了在上海附近战斗时的传闻，伴随着“皇军百万登陆杭州湾”的广告气球高高飘起，由蒙面将军指挥的部队登上陆地，并奇袭敌人背后使之阵脚大乱，听说他们确实是柳川兵团的。

11月18日 雨

上午9时出发。联队下令把大队配属给步兵第七联队。观测班先行。但是，这么长的纵队，第七联队会在何处呢？部队不敢有片刻的休息，不断前进，终于联系上了。

据说好像遇到了敌军，中队布置了炮兵阵地，观测所也向前方推进了1000米，然而连一个敌人的影子也没有看到，只好放弃。大家收起了三卷长的通信线，再次上路行军。

出现了铁路，我们穿过铁路，继续追击。在不知名的村庄露营。步行的士兵脚上都长了肉刺，随处可见接受治疗的人。

11月19日 雨

今天又是一整天的雨中行军。泥泞中人马滑倒了爬起，爬起了又滑倒，在称不上道路的道路上前进。

到今天为止行军已经第四天了，由于连绵大雨的作祟，加上疲劳困苦，相继出现了不少落伍者，我自己也从马上下来，让落伍者骑上马继续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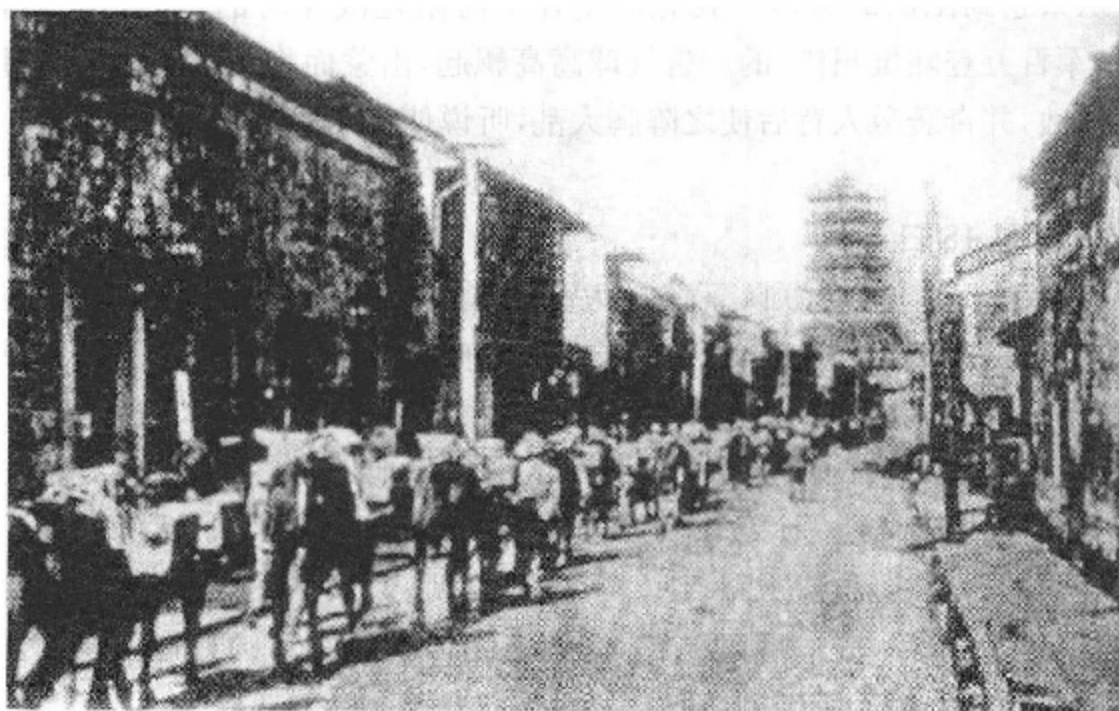
我们征缴了支那的马匹，用来运一部分背囊和器械，也驮着猪腿和鸡。在这附近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敌人的阵地，当晚我们在“真义镇”露营。

苏州入城

11月20日 雨

今天又在雨中向苏州城进发，傍晚到达苏州城。

说到苏州，它是一座古城，拥有引以为豪的两千年古老的历史。它也是一座有名的水城，街道两侧有无数小河在流淌。郊外耸立着数层高的白塔，著名的孔庙、寒山寺也在苏州。



苏州入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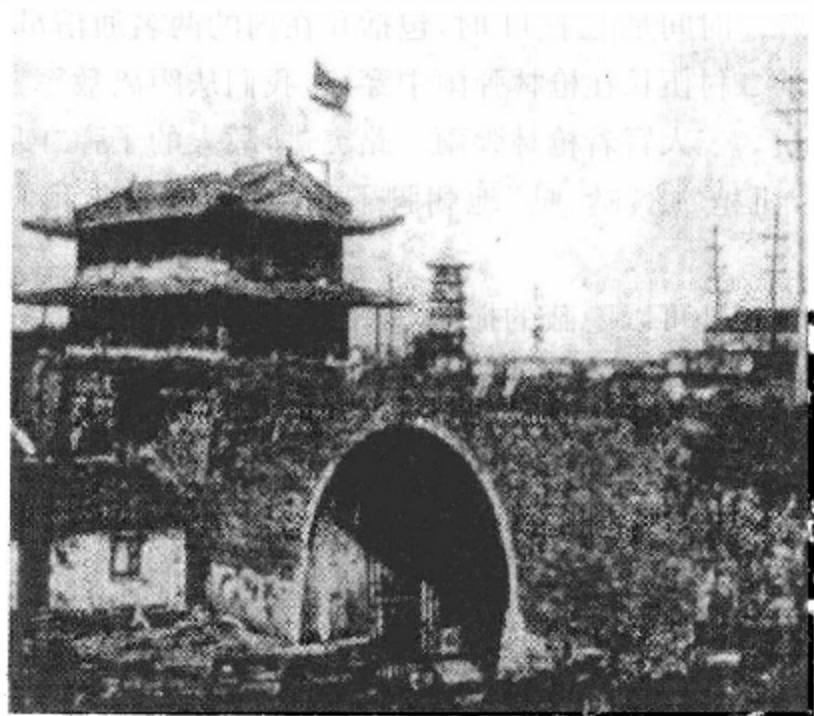
今天我们决定在此露营。士兵去征缴粮食了，不久他们带着大米、鸡蛋回来了，甚至有人还带回来麻将牌，大家想应该可以休整一段时间了，一直欢闹到深夜。

11月21日 雨

今天还是在雨中行军，大队作为第十八旅团的前卫行军。

即使在桥梁被毁坏的道路上，也被挖掘了壕沟。每遇到这种情形，部队只能迂回前进。走在大雨淋过的恶劣道路上，常常弄得人仰马翻，人人都变成了泥人儿。我们趟过小河，走过沼泽，一整天都在雨中不停地行军。

到了凌晨2时左右,部队在一无名村落休息了一会儿,4时左右又再次出发。



苏州盘门

敌前 100 米横穿

11月22日 晴

中队被配属到下枝部队第一大队。

此前好久没有遇到敌军,终于战斗又要开始了。敌军为了苏州古城免遭战火,把古城附近当作防卫阵地的第一线。

早上6时左右,一直下着的雨渐渐变小了,西边的天空甚至可以看到蓝天。前方2000米的地方,可以看到望亭镇。敌人为了控制无锡,在此附近构筑起坚固的阵地,包括战壕、掩体等。敌人利用铁路顽强抵抗,进攻对于我军十分不利。前方100米处有好几个散落的村庄,如果我们能进攻到那里的话,就掌握了有利的地形。

敌人在两侧用机关枪向突进这100米的我军扫射,因为是守株待兔,所以命中率很高。一线的步兵已经有50人向村落突进。其中第一大队长也勇敢地参与了这次行动。作为配属的炮兵,必须和大队长时刻

保持联系。

不久,中队长接到命令与第一线进行电话联络,并决定观测班和通信班都要上阵。时间是上午11时,包括我在内的两名通信员,和为躲避炮弹而带路的二村伍长在枪林弹雨中穿行,我们从距离敌军100米的阵地中强行通过。三人冒着枪林弹雨一路突进,敌人的子弹“嗖嗖”地在我们头上横飞,机枪“哒、哒、哒”地朝脚下扫射,不一会儿我们就前进了50米。

三人找到一处可以隐蔽的掩体,忍住上气不接下气的疲劳,瞅准机会,二村伍长率先从掩体里跳出,利用仅有的田埂,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匍匐前进。我们几乎是腹部贴着地面一寸一寸地前进,敌军对此丝毫没有察觉。就在这个时候,好像老天保佑似的,我军的战机轰隆隆地飞了过来。“来得正好!”我们再次在泥沼中缓慢爬行。“哒、哒、哒”,机关枪响了起来,我猛然抬头看了一下前方的二村伍长,正当他鼓起一口气向房屋爬去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遭到一阵扫射。

也许是抱着“今天就要拼了”的念头,他突然站起来奔跑,但瞬间就倒下了。周围炮弹“轰、轰”地落下,扬起一阵阵烟雾,敌军的炮弹密集地落在他的周围,然而他还是拼命地向前爬。伍长越是焦急,身体似乎越是不听使唤,然而他不顾一切地拼命向前爬行。匍匐前进的我看到二村伍长在眼前受伤,不得不犹豫起来,这个地方已经牺牲了六七名战士了。

但是,我只是稍稍地犹豫了一下,“冲!”我再次匍匐着向前爬。“喂,加油,只有一点远了。”我小声地对后边的前田上等兵说。我们前进到二村伍长受伤的地方,附近敌人的炮弹再次嗖、嗖地飞了过来,我们被发现了。“拼了!”我抱着视死如归的信念喊道:“冲呀!”然后一跃而起,就在这一瞬间,我似乎感到“咚”地一下,头似乎被打了一下。

也不知怎么跑的,我和前田两个人突入到了房间里。原以为要流好多血,脱下钢盔一看,一点血也没流,仔细一看,在钢盔上孔洞的空隙处嵌着一颗子弹。前田上等兵钢盔上的网线也啪啦啪啦地断了。在放松地喘一口气的同时,我们赶紧感谢神灵保佑平安。

不多一会儿,在步兵炮的配合下,我们完全占领了望亭。

鹄野分队长受伤

11月23日 雪

似乎仅仅打了个盹儿的时间，夜里1时起床。江南地区寒冷彻骨，天下起了雪，旷野上像是被涂了一层白色，变得银装素裹起来。

部队冒着大雪展开了追击。凌晨2时左右，我们遇上了敌军。根据情报，我们已经布置好了炮阵，结果一发炮弹都没有打就收兵继续前进了。上午11时左右，“季巷上”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遇到了敌军的主力。我队布置好了阵地，将观测所推进到前面的高地，开始射击。

粮食全吃光了，只能用稻壳充当大米煮粥喝。今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熬了个通宵。平原的夜空格外清澈，寒气越发刺骨。

11月24日 晴

在“季巷上”附近布阵的敌军奋力抵抗，我军前进受阻。敌人的炮弹更加密集，我队也向敌人的战壕连续发射炮弹。敌军将无锡作为防御阵地，利用小河顽强抵抗，我们沐浴在敌军的枪林弹雨之中。

下午1时左右，本队的鹄野分队长脚部被子弹击穿，撤退下来了。鹄野分队长是富山县人，和我同一年入伍。战斗中有两匹马也被打死了。

下午，阵地发生了变化，观测所也要向前推进。这时，我们在一处民宅里发现了珍贵的东西——烟草。烟草堆积如山，卷起烟草，我贪婪地抽了起来。前几天，大家还是好几个人分一支烟抽呢。没有加工过的烟草味道很辛辣，不过大家还是把它分了，塞进各自的背包里。从征收这些烟草开始，部队就考虑给大家做了些烟斗，用大拇指粗的竹子制成像水手用的那样的大烟斗，深受大家喜爱。没有烟草的时候，也可以把枯树叶、枯草塞进去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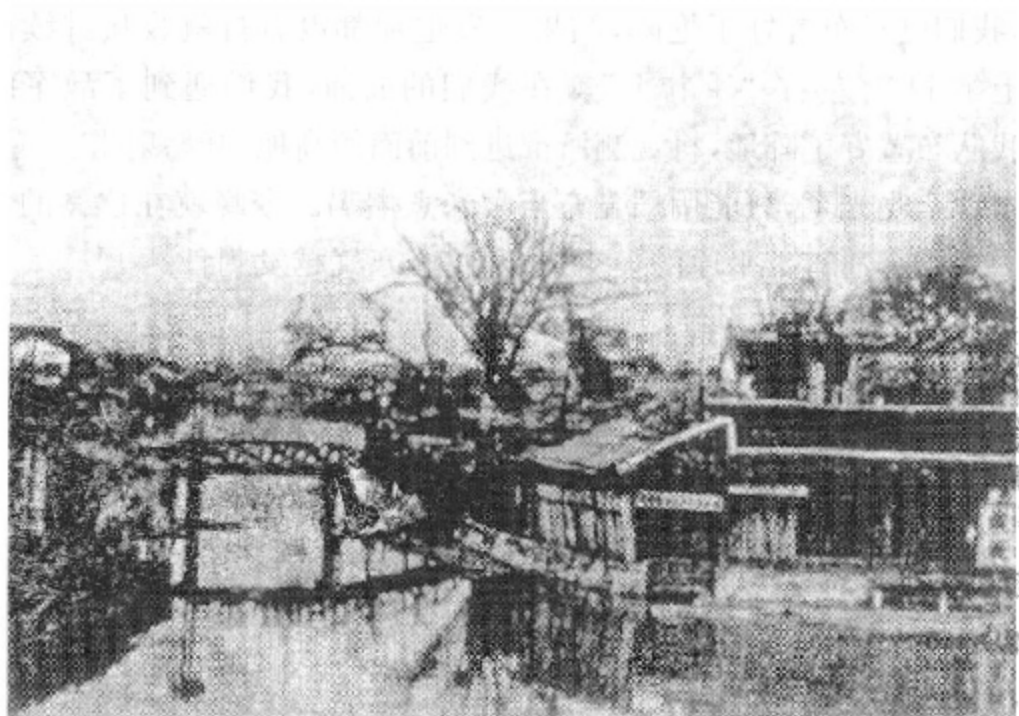
占领无锡

11月25日 多云

早上6时起床，大队归属第十八旅团长指挥。部队向着无锡追击前进。左边已清晰可见雾气腾腾的绿色太湖了，下午到达城外，布置好

炮阵。

敌人巧妙地利用掩体进行顽强的抵抗，敌我双方的战斗不知何时变得白热化了。突然，敌人用捷克式机枪猛烈射击从左翼前线的铁路线上开炮的多贺第一分队。糟糕，迫不得已，炮手们临时退到铁路线一侧躲避。



被河流围绕的无锡附近

但是，作为心脏般重要的瞄准镜还装在大炮上，如果被敌弹击毁那就完蛋了。新谷政治上等兵发现这个情况后，不顾多贺分队长的制止，冒着敌人的枪弹朝大炮冲了过去。子弹从他的身边无情地飞过。

新谷政治上等兵拼命取下大炮上的瞄准镜，然后向我们跑来。敌人的捷克式机枪吐着长长的火舌在他身后追赶。就在他即将跳入我方战壕的时候不幸被击中，应声倒地。多贺分队长和其他几个炮手把他抬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意识了。

听说他胸部中弹三发，当场就死了。新谷政治上等兵作为出生在富川县的优秀二炮手，登陆以来一直表现积极，真是十分可惜呀。瞄准镜是大炮的生命，正是这样的强烈责任感，才使他做出这样的举动。

失去优秀二炮手的多贺分队长痛苦的表情让我不忍回忆。于是，从

那天起,决意为新谷上等兵打一场复仇战的松井上等兵被任命担任二炮手这一重要职务。

今天一整天都在激战,到夜幕降临时还没有攻下无锡。大家在寒风中打着寒战露营。

11月26日 晴

凌晨5时起床,隔壁又燃起了火苗,火灾似乎每天早晨都在发生。

因为城内的敌人负隅顽抗,我们还不能进城。我中队继续昨天的攻势,向城门附近的敌军战壕开火。第七中队协助胁坂部队,向南门附近的敌军发动攻击。敌我双方展开了激战,到了下午,发现敌人的火力减弱了。

到下午4时30分,胁坂部队果然将日章旗高高地竖在了南门上。以坚固防线著称的无锡城在我们的猛攻下最终被攻陷,敌人向常州方向溃败。

长了虱子

11月27日 晴

今天比较悠闲,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发。在鼓形的大缸里烧了洗澡水,从国内出发至今还是第一次洗澡。能在鼓形的大缸里洗澡已经十分难得了。我无意中看了一眼缠腰布,有个新发现——虱子,有三只之多,难怪这么痒呢。虽然谁也没有说出口,不过大家都一样吧。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发,所以也就没长时间泡在水里消毒,仔细检查后确定没有一只虱子了才作罢。不过,肉眼看是没有了,过两三天也许又有新的孵化出来。

傍晚,虽说为了明天行军,要准备早早休息了,可收拾整理器材还是过了12时才睡。

常州入城

11月28日 晴

凌晨1时就被人从睡梦中叫醒,2时出发。

部队继续向常州方向进发。因为马匹不足,所以原本人骑的马现在都用来驮大炮、弹药和器材了。



遥望常州的战火

第十六师团沿铁路线进军,我们则沿着公路进军。大家片刻不停地急行军,一整天都在行军之中。一段时间不再长的肉刺又出来了,真疼呀!

大家一瘸一拐地走着,即使这样,行军还在毫不留情地继续着。向着常州,向着南京,宛如长蛇的部队继续前进着。

下午5时左右,我们到达了“漕桥镇”。

大家全都埋头修理自己的脚,卫生员用带有丝线的针沾上红药水将肉刺挑破。每个士兵分到了50支香烟,好久没发香烟了,大家都非常开心。不知谁说了一句:“比起烟草,还是香烟香呀!”睡觉的时候已经是12时30分了。

11月29日 晴

早上6时起床。8时,我们把“漕桥镇”抛在了身后,继续向常州进发。今天的行军格外慢,原以为今天会延续昨天的态势也是急行军呢。据说,昨天和今天的进攻是为了截断敌人的退路。

晚上8时左右,我们进入了常州城。因为昨天常州已经被片桐部队

等占领了，所以城内当然没有敌人的影子。夜里我们就在街上露营。

11月30日 晴

常州是座比较大的城市，在我军炮击后，城内一片废墟，房屋破坏严重。

今天一整天在常州城内休息，有的人修脚，有的人修理大炮器材，有的人给家里人写信，大家贪婪地享受着这难得放松的一天。

金坛入城

12月1日 晴

部队组成追击队向金坛进发。我中队成为前卫炮兵，处在部队的前方位置。下午3时，我们到了一座无名村庄，喝了些征缴来的支那酒。支那酒确实比较烈，就因为多喝了两杯，头疼得无法入睡。

12月2日 晴

6时起床，继续向金坛进发。中午刚过就到了金坛。没有看到一个敌人的影子，我们和师团一起耀武扬威地进城了。

金坛城没有遭到太大破坏，街道很美。从商店、房屋完好无损来看，敌人应该没有进入金坛城。

从昨天起我就把军靴借给了中村伍长，自己则穿着日本式短布袜行走。袜子很轻，很不习惯，行军时我的脚疼痛难忍。还有两周的追击战，我想到那时我的脚一定连动都动不了了，还是穿着军靴好呀！

晚上我们在一处豪宅里过了夜。

向着南京！向着南京！

12月3日 晴

凌晨2时起床。原本打算在金坛休息两三天的，没想到突然接到第九师团的命令，向南京方向进发。

听说此处距南京仅20里。师团组建了追击队，以南京为目标进军。途中没有片刻休息。向着南京，向着敌人的首都南京，一整天全速前进。

晚上8时,我们达到“薛埠镇”,并在此露营。11时睡觉。从傍晚起我一直作为下士官执勤。



向着南京！向着南京！

12月4日 晴

5时起床,加入出发队伍已是7时了,今天还要向着南京急行军。

一直以来都在平原上作战,在平原上追击,今早终于看到了山。说是山,其实也就是连绵起伏的丘陵。

从支那征缴来的马匹,被用来驮运器材,水牛被用来驮运行李。我们也看见背着行囊的中国人,脚不好使的、精明的士兵就征用这些中国人来为自己扛行李。如果不这样做,自己就有掉队的危险。这些中国人遭到紧急追击加上疲劳,走路自然缓慢。有些士兵看到自己征用的脚力落后了,就催促道:“你,快快的!”提醒他们不要掉队。背囊里面塞有猪腿,两侧还挂着鸡。

许多士兵腿抽筋了还继续行军,军靴磨坏了,脚底的肉都开裂了,血从裂口渗了出来。士兵们忍着疼痛,继续向南京方向前进。行军的人一个都不能掉队,这是部队的规定。

12月5日 晴

5时起床,再一次向南京进军。沿途的桥梁被炸毁,只能迂回绕道前进。虽说沿途埋有地雷,但行军的速度和昨天一样快。傍晚,到达一座丘陵时遭遇到了敌军,但我方没有炮击,在高度警戒的状态下度过了一夜。

十、南京附近的战斗

激战淳化镇

12月6日 晴

4时起床,为了炮击当面的敌人,部队布设了炮阵。随着观测所向前推进,又铺设了观测点到炮阵地的通信线。据观测班的报告,敌人在前面丘陵地带布设了两三道防线,机关枪林立,还架设了阻止我军前行的铁丝网。首都南京就在距此四里远的前方,看来敌人是想在此将我军一举歼灭。

各部队,当然也包括我们部队都急切地想一举拿下这个防御阵地,第一个攻入南京城。我中队也配合步兵第三十六联队,持续猛烈炮击。但是敌人的阵地也不是吃素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

12月7日 晴

经过一夜攻防激战,天亮了。据说在昨天的战斗中,步兵已经占领了敌军第一道防线的一部分。可是,敌人的第二道、第三道防线仍然很坚固,敌人的机关枪仍在昨天看到的碉堡枪眼中吐着火舌。

期待着下午2时的到来,到时我军将会发起总攻。此时,为了把肚子填得饱饱的,大家都大口大口地吃着红薯。友军也出动了装甲车队,总攻的准备已经完毕。经过彼此密切联系后,20门大炮同时向敌阵地猛烈轰击。

巨大的炮声震耳欲聋,炮身发烫。敌人也展开了殊死抵抗,炮弹也不断向我方阵地飞来。所谓的交叉炮火就应该是这样的吧。炮弹的声音让人以为是百雷齐鸣。在我军强大火力面前,敌人的机关枪沉默了,

飞来的炮弹也少了。就在这时，突然一枚迫击炮弹落在我军阵地附近，山下伍长中弹了，接着森田上等兵也死了。在这关键时刻，友军的六架飞机编队飞抵上空。

“快看啦，我们的飞机。”一线的步兵挥动着日章旗高喊着。飞机在空中盘旋了四五圈之后，开始投掷炸弹。一个接一个的黑色炸弹落到敌军阵地上，瞬间击中目标爆炸了。飞机在十几米的低空掠过敌人战壕和士兵头顶，每隔50米投掷一枚炸弹，阵地上燃起冲天的巨大火柱，到处黑烟弥漫。我军的炮击一刻也不间断。“轰”，随着最后一声炮响，炮击结束了。

哦，步兵们从战壕中一跃而出，开始肉搏战，明晃晃的刀刃在空中闪动。所谓的阿修罗^①就是这样子的吧，这样英勇的场面持续了五分多钟。终于，丘陵上处处飘扬起的日章旗，在落日的余辉下显得那么绚丽。

不久，我军完全占领了淳化镇，距南京城大约还有四里，大家马不停蹄地继续行军。向着南京前进！前进！就像胸中充满怒火似的，我军继续向前挺进。

战士们一边啃着生红薯，一边以势如破竹之气势急速行军。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准备的，步兵们带着绳梯行军，这是用来攀爬南京城墙的。这追击是那么迅猛，真是迅猛啊！

行军途中，挑着箩筐的中国士兵混进了队伍中，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因为天色已暗无法看清，他们误以为我们是撤退的中国军队，就加入了队伍。步兵用刺刀捅死了他们。这样的情形随处可见。

道路很宽，无论前后左右，步兵、炮兵组成四列或六列纵队，人马混杂地向前行进。脚疼呀、肚子饿啦，大家似乎都忘记了，再走三里路就到南京城门口了。此时是晚上9时左右。

在步兵前方，伴随着轰鸣声，三辆战车向我们驶来。“呀，友军的战车来了。”借着朦胧的天色，确实看到了战车。“轰，哒、哒、哒，轰”，战车突然向我军开火。“是敌人的战车！”步兵们赶紧跳到道路两侧躲避。正

^① 阿修罗为梵文音译，汉译佛经中还译为阿须罗、阿索罗、阿苏罗等。佛经中八种神道怪物之一，其性情执拗、刚烈，能力极大，凡与之接触，倘不蒙他喜悦，就必然遭殃。

在前方行军的松田队,开始对敌人的战车进行炮击。遭到正面炮击的敌军战车向后撤去,但是被我步兵切断了退路。后来听说步兵缴获了两辆战车。这次袭击造成松田队多人受伤。

我军的意志丝毫没有动摇,继续全速前进。

12月8日

在苍白的月光下,左前方远处的南京城依稀可见。“看呀,我看到南京城了!”不知谁大喊了一声。确实可以看见,我甚至在梦里看到过南京城,大家不禁高兴得跳了一会儿舞,一时间似乎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除了进攻还是进攻,除了追击还是追击。每次遇到敌人阵地,我们就一跃而起、各个击破。我们忍饥挨饿,不顾脚上肉刺的疼痛,拼命地前进。现在,南京城近在咫尺,大家高兴得热泪盈眶。沿途,我们还几次遇到小股敌人,但这已经完全不能阻挡我们进攻南京城了。

在距南京城约一里的地方,步兵还在继续前进,而我中队却在一无名村庄短暂休息,等待下一个作战命令。

攻击南京城

12月9日 晴

5时起床,部队接到了进攻南京光华门的命令,人马加快了前进速度,于早上6时到达了光华门附近。细细一看,我们必须打开光华门内门和外门两扇大门。如果直接进攻的话,前方150米远的地方就是城门。敌人的炮弹不断飞来,中队先进入位于左边的防空学校,将运送物资的马匹安顿在后面,选定观测所和炮车的位置,破坏一部分混凝土围墙,将作为先遣分队抵达的多贺分队的一门炮配置在这里。紧接着,在左侧约20米处,宫原队的林分队也推倒了部分混凝土围墙,配置了一门火炮。

我们位于距城门约一百米的地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历历在目,似乎触手可及。城门附近布设有坚固的铁丝网,还不时冒出蓝色火花,都通着电,是那种一碰就死的高压电。城门紧闭,可以看到有敌人从城头探出身子射击,子弹呼啸着飞了过来。不一会儿,我军战车开到城门下

方不远的地方，侦察敌情。大量手榴弹从城墙上朝战车飞了过来。工兵们冒死一次又一次地展开破坏铁丝网行动。随着一阵炮响，炮兵开始射击城门，我军大炮瞄准城门咆哮般地连续开火。就是这样集中的火力猛攻，城门还是没能破坏。是城墙铁门太坚固还是距离太近无法发挥大炮的威力？外城坚固的城门依然紧闭着。

傍晚时分，敌人的炮火更加猛烈。我仰头凝望着这久攻不下的城门，混杂着硝烟和血腥味的晚风从脸上拂过……中队有两名士兵牺牲了。就这样，在战况毫无进展中度过了一夜。

据说松井军司令官已经派飞机向南京卫戍司令撒下了劝降书，要求在明天即10日正午以前给予答复。在攻击敌首都之际，向其展示了我军人的礼仪和诚意。

12月10日 晴

步兵在光华门附近挖好战壕，躲在里面，等待突入敌城的命令。

12时到了，不仅没有收到敌人的答复，敌炮火反倒更加猛烈。“好呀，那劝降就到此为止吧！”我军吹响进攻的号角，炮弹齐发，炮声如雷。我中队再次向城门持续炮击，炮弹不够，就从其他分队运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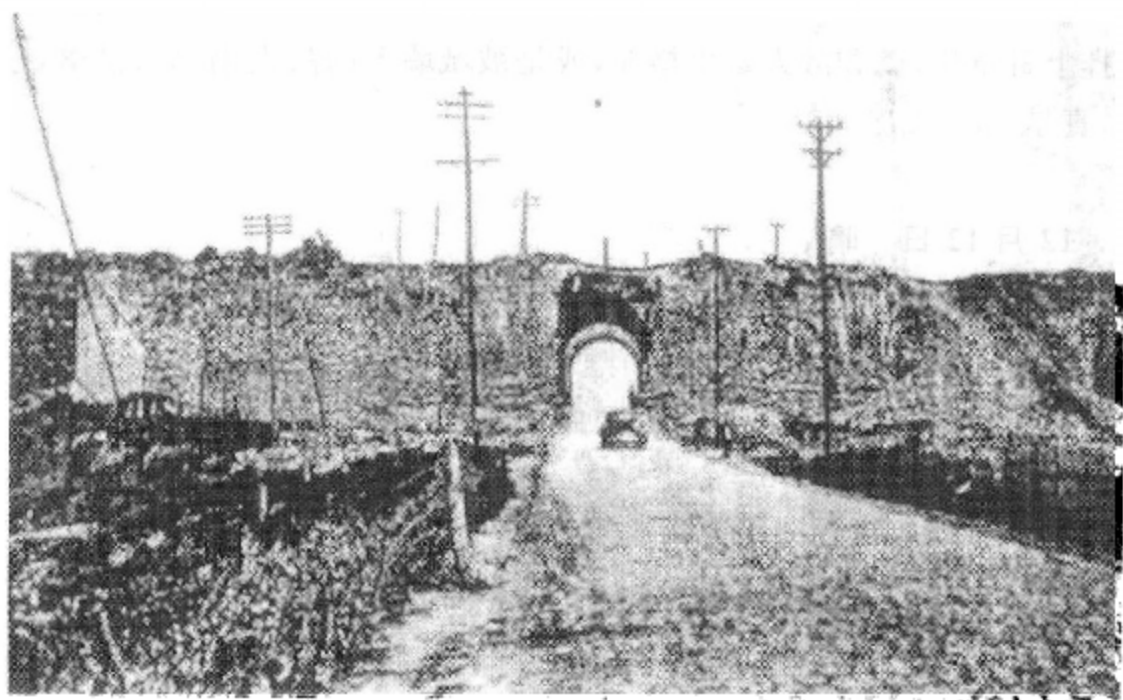
炮弹用完了，就把弹药手保存的炮弹也收集到一起继续用，一共炮击了数百发。炮身因过度发烫以至被烤得焦黑，炮手的耳朵也被震得什么都听不到了。

根据早野队长的命令，这回与第三分队的室分队交替炮击，一直不间断地拼命炮击。炮手们的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传达命令只能靠笔写，要打到弹尽为止。如今，我部队的炮击决定着光华门是否能突破，步兵是否可以突入。所有步兵都对炮击打开城门充满了期待。

不久，友军的战车运来了弹药，得到弹药补充的我们火力更加猛烈了。终于在下午4时，光华门外城门被打开了一个缺口，看到了中间堆积的防御土袋。“噢，干得漂亮，成功了！”“打开了！”命令暂停炮击，同时，胁坂部队的部分士兵冲上了城门。

看呀！环视四周，随风飘扬的是白底红日的日章旗，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飘扬吧，高高地飘扬吧，日章旗！

朝那边望去,有人在使劲地挥舞着旗帜。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他们最早把日章旗高高地插在了城门上。炮兵、步兵、工兵,大家目视着日章旗,高呼“万岁”,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紫金山顶倾斜的夕阳,将这血染的日章旗映照得熠熠生辉。



被破坏的光华门全景。右侧为突击线路。

然而,竖旗的喜悦是短暂的,不时有手榴弹从城墙上扔进城门洞里。

好几名步兵牺牲或是负伤了。尽管如此,战士们还是坚持死守着城门。最先爬上城墙的士兵们在城门内与城墙上的敌人相互对峙。“生命比鸿毛还轻,死守比地球还重。”凭着这样的信念,战士们彻夜战斗着。

据说伊藤大队长为了不让御赐的假眼在敌人脚下遭到蹂躏,特意把它取下来包好,可见其誓死守卫城门的决心。

今晚攻占光华门的战报一定传到了天皇那里。在今天的战斗中,我中队死伤九人、马八匹。敌人的炮弹还在飞来。

12月11日 晴

步兵为了进入城门内,只好选择了另一条突击线路。我部队以城门右侧为目标,用大炮轰毁城墙,墙壁上的凹陷部分从一端开始损坏,作战

一直持续到傍晚。

粮食没有了,今天只吃了两餐。苦苦与三个方向的敌人交战,肋坂部队第一大队在这两三天的激战中牺牲大半。敌人炮击十分猛烈,因此中队在民居内挖掘战壕。城墙上的战斗也异常激烈,刚占领就被夺回,再占领又被夺回,就这样双方多次展开拉锯战。刚打算顺着绳梯爬上城墙挂上日章旗,就和敌人发生格斗,或是被城墙上的敌人用刺刀挑落,总之,真是一场恶战。

12月12日 晴

12月10日,听说军司令官下达了这样的命令:“第九师团全速向前推进,现在正全面进攻敌人首都南京,辛苦了!”

南京城如今被七个师团包围,命悬一线,唯一能保护它的就是高约15米的城墙。

想在城墙上打开一条突击路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我芳贺部队连续三天的进攻后,城墙开始部分崩塌,渐渐看到可以突破的迹象,明天一大早就要发起总攻。敌人扬言:“就算南京城陷落,也要杀光日军!”敌人布下了坚固的防御阵地。

下午2时左右,敌军的炮弹集中落在驻扎在防空学校的中队附近。可以看出,敌军人马损失严重,战斗力下降,但是战斗意志仍然高昂,炮击还在继续。

肋坂部队长及我芳贺队长率领浅香副官,在炮兵阵地附近指挥,激励战士开火。在那里,敌人的炮弹毫不留情地落了下来。肋坂部队长一直视元禄年间的英雄肋坂淡路守为自己的先人,他的右手紧紧握着被先人血染的麾令旗。

今天友军战车队继续给我们补充炮弹,炮击持续了整整一天。现在的南京城即将被攻陷,看上去它好像临终前的呻吟,在痛苦地满地打滚。

于是,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我写下了这样的日记:“今天,不可思议的是我还活着,真是感谢老天保佑。”“今天也许是最后一篇日记了。”不知不觉中,用铅笔描绘的惨烈战场已经成为了昨日往事。

黄昏时分,在充满血腥味的新战场,敌人的首都被炮灰笼罩着。远

远看到夕阳即将落下的紫金山，心中不禁涌起一丝乡愁。想起了乃木将军的诗句：“兵马不行人不语，锦州城外斜阳立。”心中涌起无限感慨，要到何时才能登上光华门啊？

最先登上光华门

12月13日 晴

到了后半夜，敌人的炮声渐渐远去。部队官兵一直没有打盹的时间，凌晨5时，突然接到已经占领城墙的消息。大家纷纷跳出防空学校内的战壕，跑到观测所的位置，抬头仰望城墙，看见旗帜在士兵手中挥舞着、挥舞着。日章旗被高高挂在竹竿的顶端，奋力挥舞旗帜的正是肋坂部队的勇士，没错！就是他们。



最先登上光华门的芳贺部队

大队立刻将观测所推进到城墙处。通信线往前不断延伸，已越过了城墙。经过我队连日炮击，城墙被打开了一个突击的缺口，大家沿着这个缺口攀爬。来自各家媒体的摄影记者在下面竞相拍照。大家继续攀爬。不知什么时候得到的命令，多贺分队用人力将炮车推了上来。因为突击缺口坡度十分陡峭，所以炮手们使出全身力气拼命将炮车向上推，滑下来再推上去，推上去再滑下来。还好，几分钟以后，还是顺利将炮车完好地推上了城墙。

敌人乱了方寸，向城市的另一头逃窜。也许为了在敌人头顶炫耀炮弹的准确性，我军在暮霭中依然向城内发射炮弹。那轰隆隆的炮声震撼

着大地，响彻南京城的每个角落。

登上城墙的那一刻，我内心感慨道：“啊，终于成功了！”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部队的战友们面向东方，流着泪三呼“占领南京万岁！”洪亮的声音似乎连日本都能听到。接着，战友们相互握手，相互拥抱，一同流泪庆祝。啊！真伟大啊！这场战斗的结果就是我们占领了盼望已久的敌人首都南京城。我们的愿望如今终于实现了。现在，站在光华门上流着眼泪，心中是何等的喜悦啊。日章旗迎风飞舞，这种喜悦真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心中万语千言，眼泪扑扑落下。想想看吧，从吴淞登陆以来，战线绵延百里，在江南大地的激战一个接着一个，激战之后就是追击。这期间我失去了多少战友，失去了多少爱马啊！这一切，全都无法忘怀。击毙敌人，九死一生，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就是为了能够在这里高高飘扬起日章旗。吉住部队作为全军的先锋，完成了战斗任务，占领了城门。因为我队配属于胁坂部队，作为炮兵，算得上是最先登上南京城的。从一时的兴奋中缓过神来，我一下子瘫倒在城墙上，片刻无语。我想此刻大家都是这样的心情吧。城门下后续部队毫无秩序地一股脑儿地从我们打开的缺口爬了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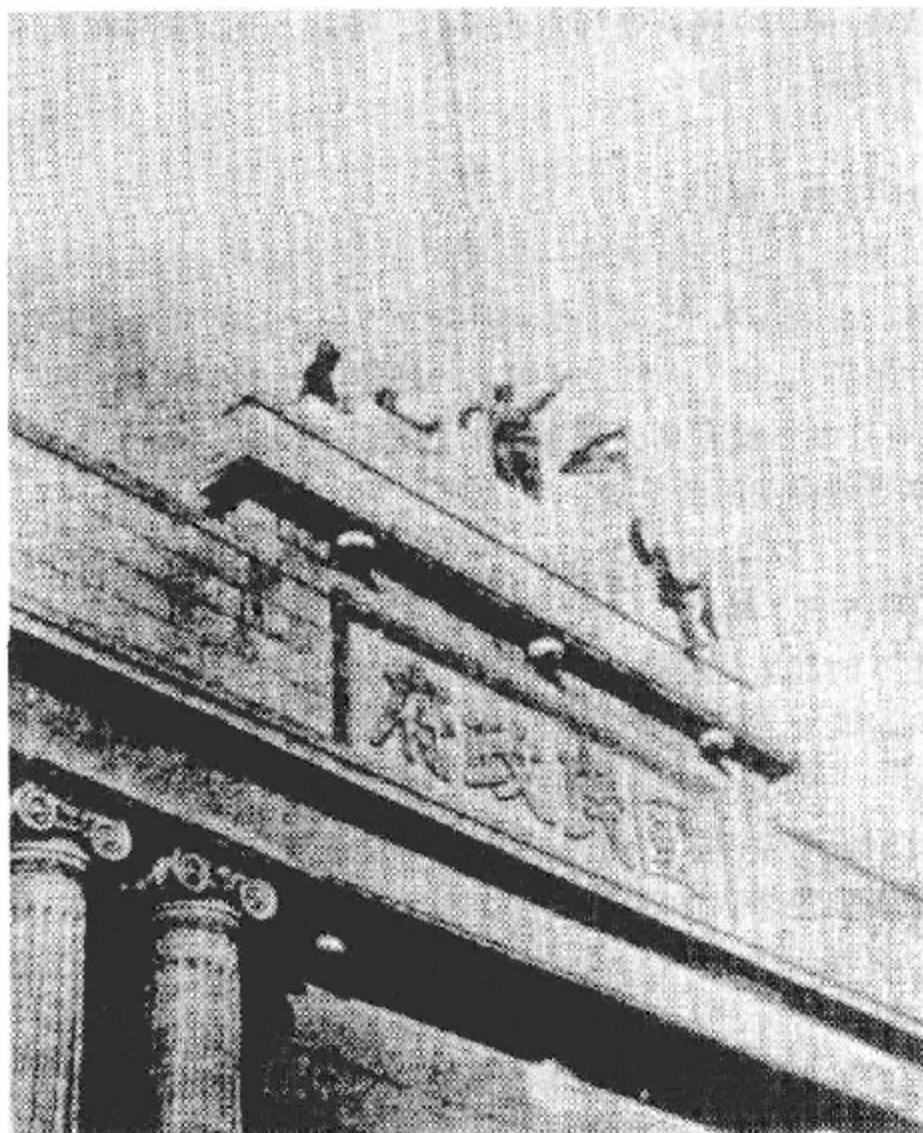
此时是1937年12月13日，是中国国都南京的沦陷日。此时此刻眼前的一切，不论时间的流逝还是时代的变迁，光荣将永恒不灭地载入史册。同时，对于每一个亲历战斗的官兵来说，今天这个日子也深深地印刻在了他们的脑海里。第一个登上城墙的人对此情景将会终身难忘。另外，要感谢那些化作护国英灵的战友，愿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安息吧！

军司令部的危机

入城不久，突然接到出动的命令：“卡车上装一门炮，立刻向汤水镇出动。”

说到汤水镇，那是进攻南京的军司令部所在地。据说军司令部在汤水镇遭遇了约三千人马敌军的袭击，正在苦战。中队长直接给多贺分队长下达命令，要求在卡车上装上大炮和充足的弹药，与下枝部队^①的一个

^① 应为人见部队。



占领国民政府的比土平部队

分队一同乘上车，向约四里外的朝香宫殿下所在的汤山镇进发，战车队的其中一个中队也随之同行。

途中 10 时左右，在瓦子口附近遭到了埋伏在山岩间的敌军伏击，我军急忙摆开炮阵将敌人击退，继续向汤山镇急进。夜里 0 时许，当部队到达军司令部时，敌人已经败退了。凭着一股想要共同作战的斗志，急行军赶到那里的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下子泄了气。

敌人的兵力暂且不说，虽然今天我军已经占领了南京城，但又怎么样呢？这支敌军也许是从友军的虎口里逃脱出来的小股敌人，他们穿过包围圈，不过是想左逃右窜罢了，因此没有必要再追击这股毫无战斗力

的残兵败将，部队今晚就在汤水镇露营。凌晨4时，沐浴在从屋檐洒落的月光下，我进入了梦乡。

12月14日 晴

上午8时起床，和中队长一起去军司令部联系，今天一天的任务是在此警备。说到汤水镇，这可是南京郊外首屈一指的温泉疗养胜地。

在和平年代，这里大概是泡温泉的好地方。上午一起去泡了个露天温泉，真有许多年没有享受过温泉的惬意了。在古汉语的发源地，我们贪婪地享受着桃花源的美梦。

12月15日 晴

早上6时起床。从昨天开始，泡了好几回温泉。洗澡这事儿自登陆以来只有过两次，而且还都是在鼓形大缸里洗拥挤的乌龟式澡。昨天泡了温泉浴，一下子就变得既像长者又似孩子般地害羞起来。

在此附近已经没有敌人的影子了，部队决定撤回南京。

途中看到各部队正陆续向南京进发。不知谁说了一句：“看到精神百倍的行军者，就想对他们说：‘我们可是在两天前就已经占领光华门了哦。’”听到这话，大家心中都涌起了难以表达的优越感。

因为不是急行军，所以途中部队在无名村庄露营。夕阳落山时，小山对面大约有50名敌人败残兵打着白旗走了过来，我们20名步兵前去受降，并一个个地搜身以确认没有武器后，带着他们一起上了路。

12月16日

早上7时起床，部队再次向南京方向进发。下午3时到达南京，从已化为废墟的市中心走过，住在曾经是中国兵营的大建筑里。

有马的部队大多还在郊外宿营，也有进入南京市区的。市内到处都是被我军炸毁的残垣断壁。因为是首都，所以有许多外国使领馆，这让空军^①煞费苦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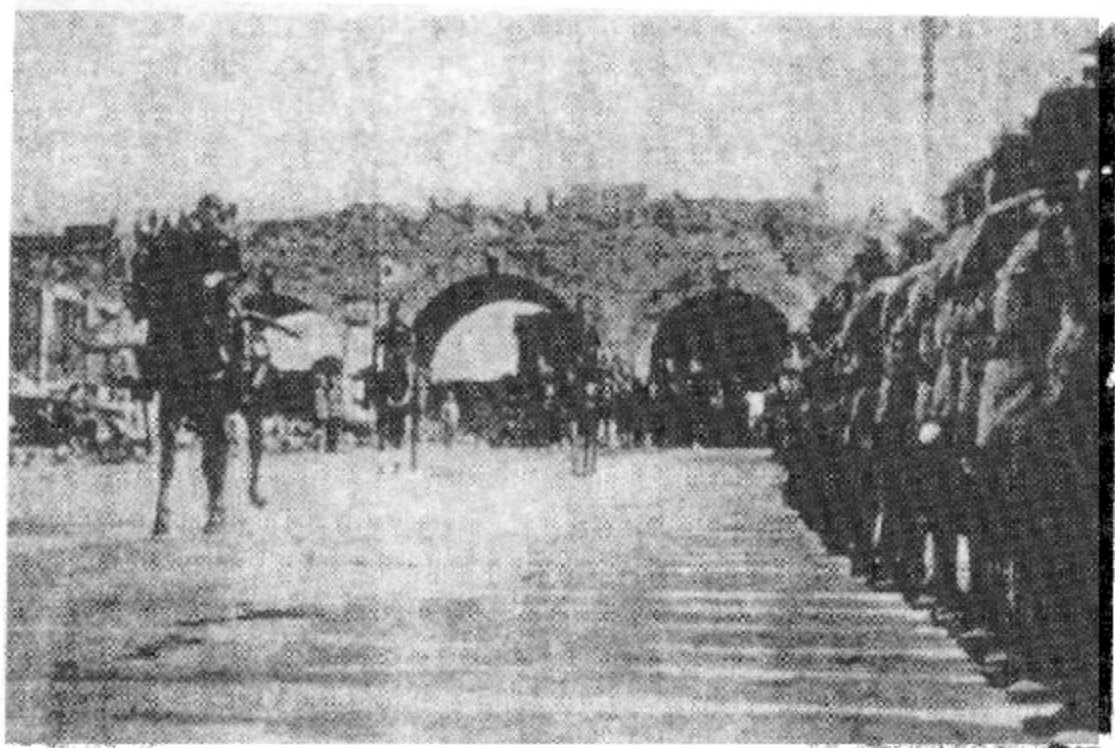
① 日军并无空军军种，其航空部队分别隶属于海军和陆军。

在南京，下达了禁止征缴令，不允许征缴任何东西。

南京入城式

12月17日

今天我军将举行隆重的敌首都入城式。部队上午9时从宿舍出发，在中山门外集合。先头是松井军司令官，接着是第十军司令官和朝香宫殿下。接下来，部队举行了历史性的入城式，步兵、炮兵、工兵、战车队依次穿过中山门，向市中心行进。数十架飞机伴随着隆隆的响声飞入城市上空。



南京入城式

与13日在敌人的炮火下第一次攻入光华门的时候相反，这次入城，我军排着整齐的队伍，威风凛凛，兵马同行。入城式中，我们手里捧着无数战友的遗骨，他们没有看到占领敌人首都南京这一天，他们的脚也没能踏上这片土地，我们要带着这些化为英灵的勇士一起参加入城式，告慰他们的英灵，愿他们安息。

这场隆重的划时代的入城式于下午4时结束。

驻扎南京

12月18日 雪

今早,昨夜的寒潮带来了一场雪。

今天举行联合慰灵祭,芳贺部队也参加了,我们默默地为没有亲眼看到占领南京城就牺牲的战友们的英灵祈祷,请安息吧。

下午,缴获了敌人使用的电话机、无线电通话机等,开始在中队内铺设通信网,这大大方便了生活。中队决定从今天开始在一起吃饭。又开回了三辆曾被搁置的汽车。



首都南京全景

从傍晚开始,我一直负责大队的警卫工作。

12月19日 多云

下午5时,警卫工作结束,我回到了中队。本日进行了军装检查。

在上海附近的“郁家宅”战斗中负伤,被送往后方医院的源通上等兵

今天痊愈归队了。他看上去气色很好,大家都很高兴。

因为今天担任卫兵执勤,所以没能参加关于士兵的晋级会议,实在是遗憾。

12月20日 晴

从上午9时开始,中队进行了徒步操练。竟然有人会想到在战场上进行徒步操练。队列训练是军律的基础,体现了基本进攻精神,尤其是在军纪容易涣散的战场上,这样的训练还是很有必要的。更何况补充的新兵到来之后,大家训练的劲头更足了。

从上午11时开始,举行了牺牲战马的祭祀仪式。我为许多战死的战马祈祷,特别是我自己的爱马福永号。想想看,马匹忠实执行主人的意志,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有时又默默地为我们运送弹药,这些战马真的是在敌人的炮弹下一匹匹地倒下的。尤其是宫原队的损失最大,出发前有100多匹,现在只剩下20匹了,阵亡了80匹。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战马呀,愿它们安息。

时隔一个多月,家乡终于来信了。是妈妈寄来的信,真是好想念她啊。妈妈在信中写道:“听军友会长说,他看到我在上海战线牺牲的报道,真希望是搞错了。”我想大概是我把部队在战壕里遭遇敌人的事说给记者听了,记者一定是将当时的真实情况搞错了,并报道了出去。

12月21日 晴

不知道要在南京驻扎到什么时候,叫嚣着要抵抗到底的敌人将首都迁至汉口,再次把战线拉到百里之外,企图用这种战术击败我军,争取获得胜利。

敌人统帅蒋介石在与中国共产党交手中获得了宝贵的作战经验。他的经验就是:“过去,中共有30万兵力,与蒋介石的国民军作战。从广东省开始,翻山越岭一直打到内地的陕西省,一年内跋涉700英里,到达陕西省的时候消耗得只有不到三万人马了。”

正是这个得益于“700英里长征”的蒋介石,把战线扩大到有我国领土两倍大的广大内地。此时此刻,日军一定要有决不重蹈覆辙的战斗力

和决心。以精锐部队著称的吉住部队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在步兵中,一个中队只剩下约三十人了,削弱了战斗力。师团临时后退休整,以养精蓄锐,以便再战。听说要担任后方警备的任务,其实就是撤到某个地方休整。

晚饭过后,我和中村伍长去了兵营内的临时小卖部。本想好好吃一顿甜食,选了豆沙馅甜糕,可才吃了两块钱的甜糕就饱了。

12月22日 晴

今天迎来了从日本国内来的第三批补充兵,其中将校1人、下士官1人、士兵29人。虽然补充了31人,但还是没有满员,中队也有好几个死伤者。

下午去小卖部换了钱。为了留些中国钱币做纪念,我用43日元换了86元中国货币。去征收粮食的时候,只拿走了在明处看到的物品,我觉得以后应该还有这样的机会。虽然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可还是觉得很遗憾。不过话虽如此,但在“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人生短暂”的战场,征缴粮食以外东西,应该会感到羞耻。在战斗中已经忘记了“欲望”这个东西。况且,像我们这样的观测通信班,士兵常常都在第一线,非常忙碌,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机会很少。

今天白天一直从事下士官勤务工作。就这样,白天干些下士官工作,或进行队列训练。傍晚去小卖部吃了一顿。过着这样听不到炮声的生活。此时,我想起了在日本的军队生活,也许和平造访南京的日子临近了。

后 编

一、太湖以东地区的警备

第三次作战准备

12月23日 晴

自南京陷落已经过去十天了。以首都陷落为契机,能否实现政治折

中而停战呢？上海附近的战斗已经告一段落，因此有这样的传闻。比起以前的日清、日露战争，再看看上海、满洲事变，都没有像这次战线拉得那么长，而是胜败一定就缔结和约了。与前相比，这次的日中事变史无前例地完成了攻陷敌首都的伟业。

下午去大队本部联络，接受了联队命令。终于下达了命令。几天来，尽是今后军事行动的种种猜测和传言。命令既不是直接参战，也不是班师回国。

命令的主要内容如下：

- 一、为进行第三次作战的准备，联队向苏州进发。
- 二、严守军纪、军规。
- 三、与扎营一样生活，保持军纪和团结。
- 四、注意传染病，尤其是花柳病。如果得了花柳病，取消所有功勋。
- 五、穿着正规军装，绝对禁止身着中国服装。
- 六、胸前缝上黄色的布。
- 七、到达苏州后，根据联队长的安排，每周进行一次非常召集。

我直接带着命令返回中队，向中队长报告。中队全体集合，早野队长传达了命令。大伙儿高兴得一起跳了起来。确实是去后方警备，然后养精蓄锐，准备第三次作战。无论如何，可以有段时间不用在枪林弹雨中穿行了。在得到一时宽心的同时，大家高声喧闹直到深夜。

12月24日 小雨

今天公布了中队改编结果。虽然前天有31名补充兵抵达，但还是没有满员。

这次新编了一个步枪分队，也就是说炮兵的自卫得依靠炮兵自己，一旦敌人突袭时，首先用步枪应战，以争取时间，然后再用大炮一举歼灭敌人。据说这是总结了以往的战斗经验后改编的。

下午，用15日元换得了内田上等兵征缴来的一台照相机，是德国产的，2.8的镜头，质量非常好。我喜欢照相，每当部队歇下来时，我就会给中队的人照相，这是我的爱好。

12月25日 晴

中队下达命令：“征缴的物资要返还。”没有办法，只好把相机上交给了野口准尉，有些遗憾，但也没办法。

下午训练结束以后，和中队长一起骑马去游览扬子江。在江岸，漂浮着无数敌人的尸体，全都被水泡得膨胀起来了。苦力们正用竹竿把死尸拉到岸边，拉上来就堆积到一个地方。在南京城攻略战的时候，这个码头是敌人唯一的逃生之路。我军集中炮火歼灭了敌人，大概有数万敌人的尸体和鲜血沉到扬子江里。

处理同胞死尸的中国苦力看着我们微笑，并指着尸体说：“中国兵大大的有。”他们似乎在掩饰自己的敌意，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即便如此，我还是感到了战争的悲惨。

12月26日 晴

整个上午，我们都在为明天的军装检查做准备。

今天，说是要把照相机还给我，于是我从野口准尉那里取回了昨天上交的照相机。他说：“如果是为中队服务的，那就允许你拿着。”我想按照他的指示好好利用这架照相机。

今天作为第一大队第一梯队，我们向苏州进发了。

好久没有得到来自国内的大米补给了，与粗糙的支那米比起来，还是国内的大米好吃。有粘性的大米真的很好吃，什么时候才能经常吃到这样的大米呀，真期待啊！

12月27日 晴

军装检查从10时开始。说是军装检查，并不是补充武器、被服什么的，而是把破损的兵器修理修理，把破的、沾有血迹的被服清洗整理，做到部队随时出发都可以使用的状态，仅此而已。

马匹没有补充。整修这些武器时，我们才发现遭受敌人打击所受的损失出乎意料。炮车上的弹痕，器材箱上拇指粗的洞有好多处。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经历过战火的武器。

明天就要向苏州进发了。途中为了不再出现脚疼，队里指示所有人

都要好好准备军靴，靴子上涂上鞋油，使靴子变柔软。另外，为了不生肉刺，穿日本式布袜子的人将袜子涂上肥皂，并做好长途行军的心理准备。之后，大家都睡觉了。

经过战场遗迹，再次进军苏州

12月28日 晴

凌晨4时起床，7时从南京出发。我们将驻扎了15天的营地丢在身后，为准备第三次作战向新驻地苏州进发。

大概再也不会穿过南京城门了吧。留给我许多回忆的首都南京，再见了！紫金山，再见了！

南京到苏州的大约六十六里，必须连续行军，今天预计行军约四里。我们沿着自吴淞登陆以来直到南京的战场遗迹，向新驻地苏州行军。下午6时，在汤山镇附近的村庄露营。已经是第三次踏足这里了。第一次是南京追击战，第二次是军司令部被敌人包围，我们紧急将炮装上卡车赶去的。这次和上次不一样，没有泡温泉，只在民宅里宿营。

12月29日 雨

早上5时起床，冒雨向句容进发。天气非常寒冷，一会儿就下起了雪。

人马像一条黑线，延绵在银装素裹的旷野里。道路变得泥泞，寒气更加逼人。人马都有翻倒的现象，步履维艰。大家都喘着粗气，呼出一股股白气，马背上也冒着热气。雪花无情地落在皮肤上融化了，大家在风雪中行军。

下午4时30分到了句容，我们在雪中把稻草堆得厚厚的，代替被子宿营。

12月30日 晴

早上5时起床，今天一改昨日之大雪，天气放晴了。沐浴着耀眼的朝阳，我军8时出发。听说这附近是第十六师团的战场遗迹。说到第十六师团，记得应该是京都师团。今天的行军预计是五里左右，大家踏着泥泞的道路前进。

晚上7时到达白兔镇,在那里宿营。

12月31日 小雨

6时30分起床,8时开始向丹阳行军,路况很差,很难前进。到今天已经是连续第四天行军了,大家脸上多少显出一些疲劳之色,下午3时左右到达“后张镇”。据情报说,丹阳的街道已化为灰烬,无法宿营,所以我们就不能进城,在此宿营。

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元旦了。想找松枝或是竹枝,可什么也没有,只有空旷的平原,路两边偶尔有几棵洋槐树。虽是岁末,但一点过新年的气氛都没有。想起入伍以来,在军队已经过了三个新年了。再想到三个月前这里的激战,在敌人枪林弹雨下的战壕里度过的每一夜,感慨万千。

是不是敌人的子弹有意避开了自己的身体呢?好几次子弹像雨点一样袭来,却没有一发打中。好多战友都在战斗中牺牲或是负伤了,马也被打死。早野队长已经负伤四次了,木下少尉、中村伍长、二村伍长、鹤野分队长也都负伤住院了。在观测小队没有负过伤的,除了我之外,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浑身被雨打湿,全是泥。在上海附近的战斗中,我们和敌军、友军的尸体一同睡觉。那些日日夜夜,是我们用生命堆积而成的,我们无法预测自己第二天的命运。所以,觉得南京追击战的急行军很苦,就像走在通往地狱的道路上。与这些辛苦相比,攻占敌人首都南京时的辉煌,第一个登上光华门的感动,这些恐怕是一生都难以忘怀的。

今天在攻占南京城之前的战场遗迹上行军,之前激战的情景不断地浮现在眼前。为了第三次作战,我们向新驻地苏州进发。

1937年还剩下不到几个小时就要无情地过去了,天气严寒酷冷。今晚在所谓的屋檐下,我们像马一样裹着稻草入睡了。

1938年1月1日—8日

6时30分起床,在战场上迎接新年,丝毫没有元旦的气氛。

因为我自己每天都写日记,所以对1月1日这一天有着强烈的意识。

但是同住的人对正月的第一天丝毫不关心,似乎完全忘记了。大家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战场,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战斗的时光。今天是第五天行军,疲劳加剧,真希望这样的日子早点过去,露营的时刻早点到来,能很快地躺下睡觉。不少人脚上长了肉刺,行军困难。傍晚,到了露营地,一瘸一拐地准备晚饭。吃完晚饭,卫生兵带着红药水来巡视治疗,拿着穿有丝线的缝衣针沾上红药水刺破肉刺,士兵虽疼得跳了起来,但第二天就痊愈了。

第二天还是行军,在战场遗迹上行军。大家的话多了起来:在这个村庄的附近,一位战友的喉咙被刺刀刺破牺牲啦;在那条小河对面有人负伤啦,等等。因为有许多这样的话题,感觉行军的时间过得很快。

在平原的战壕里,看到穿着军服的敌人尸骸,这又让我想起了当时的激战。穿过村庄的时候,有老人笑着舞动着临时赶制的日章旗,表现得很恭维。许多村子的农民还没有回来。被战火烧光的废墟上,站立着一对母子,看上去十分凄惨,一幅战争的悲惨景象。

行军途中,听步兵第十九联队的战友说,亲切而又威严的所伍长,11月9日在苏州河附近的战斗中牺牲了。他是我自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一起入伍并到华中战线的兄弟。说到11月9日,就是在敌前抢渡苏州河的第九天,在连日的战壕战斗中,敌我双方来回争夺徐家汇,并在姥巷上附近激战,其间,敌人的炮弹横飞,就是其中一发炮弹夺去了所伍长的生命。他小时候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的眼前。“畜生,和你们拼了!”我不假思索地喊了起来。如今,我一边行军,一边追忆着战壕战、敌人的累累尸骨、硝烟、刀光剑影、血肉横飞、那激战的日子、那些场景……

我们走过了南京追击战时进攻过的金坛、常州、无锡的战场遗迹,一边追忆着当时情景,一边向苏州不停地前进。

到1月8日,我们一口气走完了六十余里的路程,终于抵达了苏州。

(下略)

[山本勇:《南京·徐州·武汉三镇——回想中的进军》,
(岐阜县)山九战友会事务所,1973年11月3日。]

(李红 译 李斌 校)

12. 南京战的回忆

土原清一

1937年9月,我应征入伍,参加了日中战争。在华中的上海登陆后,失去了很多战友。我们一边攻占了上海以及许多村落,一边不断向南京挺进。攻击目标为雨花台。攻击的初期以战车为先头,但是在枪林弹雨中前行的战车忽然停了下来。我心想出了什么事,原来是战车兵死了。战车再一次前进时,战车兵又阵亡了,所以不能再仅依靠战车了,部队全体人员都充当肉弹向前挺进。

到了晚上,炮击越来越猛烈,根本无法前进。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

就这样持续了两三天,食物也没有了。一看到从后方带着饭团前来补给的士兵,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然而,因为遭到敌人炮弹的袭击,饭团被炸得粉碎,四处飞溅。从后方来给我们补给的士兵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啊。我想,送饭团的士兵只是想着帮助前线的友军而冒死赶来的。对此,我心中充满了同情和内疚。

日落时分,队长表明了决心:“现在总共有多少人?等到今晚12时我们转入肉搏战。”我们大家也在心里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下一个目标定为光华门。队长及以下士兵排成纵队也不足1000米,我们留下阵亡者,不断向光华门发起进攻。到达光华门前的学校时已经是傍晚了。我们吃过了晚饭,一直在待命。这时,命令我们趁着夜色突入城内。靠近光华门后,到处都有战友倒下。攀登城墙的时候,尽管感觉脚下不得劲,但还是往上爬上了城墙。到东方泛白的时候,我们已到了南京城内,等待着后续部队的到达。

我为了让城内与城外保持联络,便穿过了光华门,看到战友的尸体

在战壕里堆积如山,说明这是一场多么惨烈的激战啊。我合起双手,为阵亡的友军祈福。

[从军回忆录编纂委员会编:《从军回忆录》
(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编)第一卷,1970年8月15日。]
(叶琳 译)

13. 平本渥阵中日志

编者注：平本渥，隶属于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七联队。

(前略)

(1937年)11月8日(晴)

湛蓝的天空飘着白云，难得一见的好天气给前线带来了生机。到达严家桥一带之前，我们击退了敌人顽强的抵抗和反击。我扛着重得能压垮肩膀的轻机枪一直在追击、转移、攻击，连续作战，疲劳不堪，可职责却驱使我不愿意被替换。作为一名射手今天我要继续去作战。战斗武器十一年式轻机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11月11日(晴)

在许家塘来了第二批补充兵，配属我们的是以山崎伍长为首的共计67名补充兵，今天中队人数达到142人。

11月12日—11月21日(晴)

部队自登陆以来，在许家塘一带第一次休整了两天。趁此机会，痛快地饱餐了山芋、猪肉。然而，13日早上接到了向前线出发的命令。拖着疲惫的身体，再加上肚子胀，我开始消化不良，不仅腹泻，甚至连呼吸都感到困难。那时我不能动，一边诉说着痛苦，一边做好了掉队的思想准备。在这之后，我茫然地看着中队列队出发，从我的身边走过。过了一会儿，轻机枪分队的寺尾分队长带着中村上等兵和石浦君陪我一起留了下来，决定等我恢复了再去追赶部队。我被抬到了一间空房子。虽然我和寺尾君是同年入伍的兵，又同属于第三中队，可一个士兵竟要分队长来陪，眼前的事情让我不敢相信，得知这是代理小队长西田宗盛伍长

的特别关照，心里十分感激。

幸亏第二天早上排了多得令人吃惊的大量粪便，感觉是老天爷开恩，把我从困境中解脱了出来。在独立分队快速扫荡进攻一星期后，我比中队晚两天回到了中队的宿营地。只是当我听说中队长对西田伍长的作战表现有些不满时，心里不是滋味，感觉很对不起他。这当然是因为我敬佩西田伍长的坚强信念以及对我的恩德，谢谢了。我与西田伍长是在10月15日陈家行之战时相识的。

11月3日明治节这天，我们渡过了苏州河。我听到了在现役兵晋升的名单上有平本名字的传言，于是我找到西田伍长说，我是预备役，删掉我的名字吧。在打完小康一战后，我也帮助他记过战功，两人从此结下了友情。另外，在占领一个村庄后，夜里有时会在屋里休息一下，那时尽管会与小队的人走散，却一定会与西田伍长在一起。他本来只是一名下士官，可自从陈家行战斗以来，常担任代理中队长或代理小队长，身居上级职务的西田伍长称我为执勤者或副官，我对他敬佩不已。

这是在寺尾分队追赶中队期间发生的事情。饥不择食的我们进入了一所空房子，当我们从外边探头向储物间看去时，发现了一头眼睛发亮的大黑牛。原打算先填饱肚子再说，没想到刚要寻找猎物，猎物就从天而降了。

由于我的落伍，给战友们添了不少麻烦，因此无论如何我也得杀生以感谢他们。我立刻举起枪，瞄准了黑牛的眉宇间正要扣动扳机。

就在这时候，那头黑牛瞪着黑眼睛，头突然上下摇摆起来，简直就像人穿着戏装在演出。一瞬间我犹豫起来，身上一阵颤栗。于是我把枪递给了石浦君，只听砰地一声枪响，黑牛应声倒地。那头牛给我们补充了意想不到的能量，因为我们还要追赶部队。

一个沿着铁路线行走的敌残兵突然要逃跑时被我发现，我开了一枪，他马上就举手投降了。刚一讯问，他便在手掌心上写下了“蒋委员长”四个字，从其言谈举止判断，他大概是一名正规军的士官。之后他为我们征缴物资、做饭、带路，真是一个宝啊！

第三天早上，那家伙不见了，我们立即开始搜寻，结果发现他把架在三米宽的河面上的一块木板拼命拉到对岸后逃跑了。我们捶胸顿足也

已无济于事。事后想想,他一定是因为临近苏州而担心起自己的性命来,所以就从河上逃跑了。

途中发现了一头小牛。身上驮着重物被催促着艰难行走的小牛着实让人可怜。比人还要饥饿的小牛腿细如竹竿,感觉就要折断了。这样一头可怜的小牛,结果还是落了个活人盘中餐的命运。

牛肉实在难以下咽。我在心里默默为大牛和小牛祈祷,请原谅我们的杀生,下辈子托生时,一定比任何牛都幸运。

部队在奔赴太湖湖面上作战的两天中,之前的压抑一扫而空。中队的宿营地是一个大食品店。这里是中国军队特别保护地区的一条商店街,基本完好无损。正值正午前后,钟表店里的大落地钟“当、当、当”地敲着,感觉有些瘆人。可是怀表呀装饰品什么的却连个影子也没见到。某队一名嗜酒的士兵失踪了。第二天被人发现脑袋卡进了酒坛里,真是丑态百出,自作自受。

我一人去参观了著名的寒山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一朵睡莲静静地绽放在圣洁的水面上。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美不胜收,我无法用语言形容,那一刻我的心灵受到了洗礼。信奉佛教的我,此刻不禁怀念起故乡来。记得和母亲一起收工回家,相拥着走在新开垦的田间小路上,仰望明月,祈求佛祖。还记得有一次天黑后母亲仍迟迟未归,等不及的我前去迎她,当我看见母亲扛着铁锹吃力地走过来时,发现母亲是因为过度疲劳而看不清夜路了,我连忙牵着她的手回家。在连50天都不到的战斗期间,因分分秒秒都充满了紧张的情绪,感觉好像过了两三年。经过两次人员补充后,人数达到了142人。然而人体不能像柳树一样发出新芽。

战争之路还有多远?

寒山寺占地面积很大,走在长满青苔的石板路上。我低头一看,“枫桥夜泊”的石碑立在池塘边上。曾在小学时学过的似懂非懂的他国古诗,此刻却在现实中感触到了。沉浸于怀古的情感中,一边遥想古代的诗人,一边多次仔细用手抚摸石碑。真是感慨万千!古都苏州,再见了!

11月24日(晴)

腰上挂着在苏州宿营地征来的作为口粮的干肉,以及如铃铛般捆成

一串的瓶装调味酱什么的。傍晚到达光福镇。

横渡太湖

11月28日(晴)

“太湖湖畔秋色浓郁”。

早上抵达洞杭桥乘船。

只在底部用一块木板固定的征收船在湖面上静静地划出一道道波纹，我们这些人的性命全都托付给了这条破旧的太湖船。

上陆时并未遭到预想中的敌军抵抗，记不得是何时，我们从停稳的船上跳进芦苇丛生的水中，趟着没到腰部的水顺利地上了岸。

不见敌人一兵一卒，也未听见一声枪响。放眼望去，眼前是一大片种着萝卜的绿油油的农田。肥沃的土地令我忘记身处战场。在短暂休整的片刻，置身于田园的风景中，仿佛听见了停战的号声。一时间竟有了秋季演习的错觉，我对充满杀戮的战场心生厌恶，从心底祈盼着和平。

芦苇丛中剑光闪闪，
船只静静穿越太湖。

进军南京

从苏州横渡太湖后，自湖岸洋溪镇出发，沿着如长蛇般蜿蜒的宜荆运河一直追击。常州之后是一片瓦砾的古城丹阳。被战火焚毁的丹阳街道连一间带屋顶的房子都没有，我们是在夜空当被的屋子里休息的。在硝烟弥漫中我发现了一张画：

梅边琴韵 甲戌孟冬 宜安 年七十二

早春时节散发着淡淡的梅香，此刻奏出的幽幽琴声，是难以言状的琴之魂啊！

我把这个小小的战利品装进了背包中。

12月7日(晴)

在敌军防卫线的淳化镇附近,情况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之前在战斗中受伤的士兵伤愈后连夜追赶部队,陆续归队。中队有三十余人陆续归队了。

经过第二次、第三次补充新兵,新老兵加在一起,第二中队的人员也已经比较充实了。

山本大队长也已伤愈归队,时间好像是在横渡太湖之前。

当日下午5时左右,为了预定在第二天早晨开始的攻击行动,场中队长命令第一小队长坂本带兵侦察正面北侧山脚一带的敌情。

夏庄的战斗

12月8日(晴)

第二小队寺尾轻机枪分队有中村、滨岛、中川、横山、平本,以及队长等六人。

凌晨4时左右中队开始前进。在抵达预定地点的途中,分队接到在后方警戒的命令。由于在最后面,我们无法判断第二小队现在所处的位置。中村龟吉上等兵、横山雄君和我三个人一起去寻找,可连我们三个人也走散了。

横山君刚刚才回到中队,自受伤后他时隔55天终于归队了,而且幸运地加入了承担后方警戒的轻机枪分队。我们能在战场上再次相逢,真是不可思议。我和他那种心心相通的感觉再次被唤起。在10月15日那场惨烈的陈家行战斗以前,他是我夜行军中的亲密话友。

天蒙蒙亮时我到了第三小队后方。听说分队也离开了小队配备到其他地方了。

6时30分开始进攻。向前挺进了约三百米。敌人利用丘陵地带的天然要塞,从山腰到山顶都构筑了掩体,机关枪一刻不停地从掩体向外猛烈地扫射,我军伤亡不断。子弹从占据有利地形的敌人那里雨点般飞来。周围除了大片的田地以外没有任何隐蔽物,我紧紧地贴着地面趴了下来。

上午10时左右,在25米远的左前方即第二小队处传来了呼救声:
“轻机枪分队的人呢?”

听说机枪分队可能遇到了麻烦。一直在寻找第二小队的我再也等不及了,于是大喊一声:我来了!但同时心里对机枪分队说,原谅我,对不起。呼救的好像是指挥班的福岛上等兵。我就来了!匍匐前行到靠左边约四米的地方后,先钻进了方圆约25米的水潭里。

水没到了肚脐,很凉。出了水潭后,我向第二小队的方向匍匐前进。爬行了约四米后,子弹好像发现了猎物一样雨点般一起飞了过来!背包晃动了一下后子弹掠过头顶落了下来。“没问题吧?”好像是大坂君的声音,我回答说:“没问题。”

又匍匐前进了一米,只听见子弹雨点般噼噼啪啪地散落在左右两旁,发出清脆的声响。此时看到如浮雕般的一个身影趴在农田的斜坡上,敌兵正在不断地瞄准射击。这次是井家君压低嗓音小声问道:“没事吧?”

猛烈的子弹恨不得把我身上的背包掀掉,感觉一动就会被打死。趴在地上屏住呼吸将近两分钟,正在射击的敌兵突然停了下来。一定是被打死了,可是信佛的我却还活着,连一点擦伤都没有。

后退时我又连开了几枪,嘴里习惯性地念叨着“大家一起回去”,我非得回到自己的部署位置,否则对不起死去的人。我重又钻进成死角地带的水潭,找了一个安全的方向,扒着水潭边爬了出来,之后马上背靠又高又软的黄土拼尽全力把身体团成打坐姿势,双手合十小声地说:“天皇万岁。”阿弥陀佛,虽是濒死之际的拜佛,但是自己选择了善行,忘记了死亡的恐惧,这是发自内心的虔诚的拜佛。

这天,中队在天亮前出发,拂晓时分,友军展开了进攻。由于敌军占据着有利地形,且火力凶猛,使得我们抓不到一点突击的时机。栖身于洼地的我简直是迫不及待。

于是我拼命地跑,虽然距小队只是15米的距离,可因长时间在水中浸泡,再加上湿漉漉的衣服裹在身上,跑得异常艰难。

在最后一两米的地方,耳边突然掠过了切割金属的声音,但是即使是在我跳入第二小队据守的洼地时也毫发未伤,这全是因为我已经将生

死置之度外了。

轻机枪分队只有池田上等兵一个人。他是中队在野战中从未负伤而活下来的五人之一。可在昨天刚编成的石桥分队,就有分队长石桥涉上等兵等阵亡了,当我从岩石间看到池田善市君悲伤的面孔时,感到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而悲痛不已。

我把各小队目前所处的位置画在纸上,交给了第二小队长川端秀景少尉。

看到受伤的荻原、松本两位伍长躺的位置很不利,就给他们挖了土坑以便于隐蔽,两人喊了我的名字,我感到很高兴。

下午3时30分,友军的重机枪和山炮的射击声在山顶回荡,掩体内的敌军机枪遭到破坏。沿山坡自下而上构筑的约百米的敌人既设阵地突然开始动摇了,以山脚下的第一小队为先头迅速发起了勇猛突击,并占领了易守难攻的高地。

突击时,我是与池田君一起冲上去的,敌军四散奔逃。看到敌人伤亡不大,我愤然地把机枪交给了池田君后又回到了寺尾分队。

夕阳不知何时已落到山脚下,山丘上映照着无精打采的余辉。此时由于身上的湿衣服已经有些上冻了,刺骨的寒冷骤然袭遍全身,冻得牙齿直打颤。我只好活动活动身体,等待着追击的命令。

黄昏的悲愁

在这次战斗中,田才次君也追随着他的弟弟久一君阵亡了。10月11日,他的弟弟久一君战死了,其兄才次君10月25日作为第一次补充兵也加入了弟弟所在的中队,也就是我们中队,一到中队他就高兴地到处找弟弟,可谁能忍心告诉他弟弟已经战死的实情呢?傍晚,他终于得知弟弟已经阵亡了。本应是骨肉相见,可哥哥的心中倍感命运的无常。

荒废的战场上剩下的只是少数经历了野战的士兵,有谁知道他们明天的命运?“诸事无常”。现在只能是将两位伍长的英魂托付给靖国神社以祈求安慰。

当天的阵亡者包括第一小队长坂本少尉在内共26人,负伤15人。

秋山助久君也阵亡了，可已故的中西幸久上等兵的骨灰还在他的身上，他把带着骨灰一事刚告诉中西幸久君的家人。在我冻得发抖拼尽全力进攻山头的时候，传来了第一小队秋山上等兵的死讯。那时我捶胸顿足，惊愕不已。我恨自己的无能，后悔自己当时不在他的身边，可这一切都晚了。

背负战友的骨灰去战斗，
夏庄的山坡上你永远地离去，
我永远地失去了你们，
如同被打湿的孤雁，
含泪行走在山道上，呜呼！

南京城上的日章旗

攻打南京时，中山门是步兵第三十五联队的攻击目标，光华门是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的进攻目标，而步兵第七联队从中间城墙的破坏口登上城墙。联队正面的城墙有20米高。12日傍晚时分，在重炮的轰击下终于可以攀登城墙了。

12月13日(晴)

过了大半夜，顽强抵抗的敌军渐渐地如潮水般退去，弯曲的河里弥漫着带着寒意的晨雾。在一片寂静中，远处右手边的紫金山轮廓变得清晰起来，渐渐地展现出巨城南京的身影。如死火山般横亘在那里的连绵山脉，宛如一幅水墨画。

各部队向城墙发起攻击的时刻越来越近了，此时已有一两个人好像蚂蚁一样开始向清晰可见的靠近中山门的破坏口往上爬了。环绕在城墙左侧的河里，漂着许多被炮弹炸死翻着白肚的鱼。我咬着牙拼命地向上攀爬，终于登上了城墙。我激动得一个箭步冲到了先登上城墙的队伍中，和他们一起三呼万岁。接着，我赶紧从背包里拿出日章旗，打开一看，日章旗正中间已被子弹打穿了。我像做梦一样把旗子系在枪上使劲

地挥舞。这面旗子是中山治次区长及23位滨相川(村)的户主赠送的,这面带着全村人心愿的旗子,在南京城头上迎风飘扬,令我激动万分!

“墨迹渐退的留下弹孔的旗帜。”(《日伤歌坛》第241号)

登陆以来穿的夏季军服“如同残破的铠甲”,破烂不堪,千疮百孔,它告别了许许多多的战友,此刻穿着它迎着寒风站立在城头上。

这里距离中山门约两百五十米,不见人影,也不见旗帜。正巧这时我发现有两个士兵从半山腰朝城门的方向跑去,不想落在后面的我赶紧追了上去。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是第二中队的第二批补充兵。城门前方是一条约一百米的通向城内的下坡路,三人从这里拼命向中山门跑去。

城门上还没有被占领的迹象,既没看到一个友军,也没看到一面竖起的日章旗。进入城门后看见有些发黑的很结实的柱子紧紧地顶着门,似乎悄悄地诉说着风霜雪雨、悲欢交集的历史。四周空荡无人,一片寂静。

这里好像是卫兵的值班室。站在门口拉开门一看,满屋子都是烟,屋内泥地上有一个炉子,炉子上的一口大锅正在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顶得锅盖一掀一掀的。柴禾快烧完了。打开锅盖一看,萝卜、芋头、胡萝卜、油炸的东西煮了满满一锅,简直就像乡下报恩法会上的美食,香气溢满了整个房间。三人不由分说,一下子就把嘴巴塞得满满的,这里的主人败逃后,从天而降的美味成了不请自来的日本兵的第一顿饭。

城门紧闭的中山门是南京城最大的城门之一,中山路从城门中穿过,由于未遭到破坏,依然保持着雄伟的身姿。

空无一人的城门肯定是我们三人最先冲进去的。敌人本来是想好好吃一顿,没想到我们从城墙的突破口爬了上来,听到我们的欢呼声后他们狼狈地逃跑了。接待我们的是无毒、无虚假、回味无穷的美食。那一刻,我几乎忘记了身处硝烟弥漫的战场,沉浸在置身于今浦岛的快乐之中。

从意外占领中山门,到中队集结到城墙上的这段时间,我忙里偷闲四处闲逛。我想,随后赶来的其他部队一定会狼吞虎咽地把锅吃个底朝天,一点也不会浪费。

代理中队长场(弘喜)少尉和部下也终于进城了,我们围成一个圈,轮流抽着恩赐给我们的一支香烟,大家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胜利时品尝恩赐的香烟,
我还活着,
内心充满了喜悦,
啊,我与战友在一起。

中队穿过飞机场后,开始在城内的街道扫荡前进,我们如同放出的狗,不顾一切地冲在最前头。

临近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好像是难民收容所的司法行政府院。门卫慑于我们的威严让我们进去了。在一片黑暗中,只见数不清的难民在点点摇曳的烛光中蠕动。我很惊讶,可又无法解脱战争给良心带来的痛苦,只好从那里出来了。

沿着大道继续前进,右边是漂亮的四层现代建筑。在火光的映照下,看见了“外交部”几个大字,铁栅栏做成的大门紧闭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卫兵把守着右侧的边门,其中一人又高又威猛。“让我们进去!”那人听见我们的要求后表情威严地用手枪对准了我们,我感到有些异常,马上用刺刀对准了他的胸口。这时其中一人吃了一惊,一边说“先生、先生”,一边把我们带了进去。

到了宽敞的院子里一看,堆积如山的书籍、家什之类正熊熊燃烧,从地下室搬上来的衣服也被不断地扔进火堆中。进去一看,各层都住有正规军的伤员,连过道都被堵住了,几乎都是重伤员。

中村龟吉上等兵、浜岛幸一君和我三个人只是一个劲地低着头说着只言片语的中文“辛苦辛苦”。我们只带着刺刀,空着手,什么也做不了。

在楼梯平台的一个橱柜里,一个重伤的士官在那么狭小的地方蜷缩着身体睡觉。另一个重伤员用脚够水桶,并弯下身子喝水,结果连一滴水也没有。见此情景,无可奈何的我们只得惆怅地离开了那里。这次那个站岗的卫兵站得笔直地挥手目送我们出去。

第二天,我们中队经过那里时看到门口挂着某部警备队的牌子。从

昨天夜里开始,门口站岗的是我们威风凛凛的士兵。我想大楼里挤得满满的伤员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救治,皇恩浩荡!

我们一整天都在城内持续扫荡,追击那些一边逃跑,一边仍在道路两侧的掩体里抵抗的敌人。15日,我们来到了西北面的挹江门,这才收兵。扫荡中,看到了蒋总统^①秘书长宽敞的豪宅,那里已人去楼空,留下的只有不尽的悲哀和战争的无情。

12月17日(晴)

下午2时,我作为被选拔出来的部队的一员,参加了入城仪式(联队本部与棚桥真作少佐指挥的混编大队)。部队排列在从中山门一直到国民政府的道路两旁,由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中将、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以及各部队的将领进行了阅兵仪式。仪式结束后一回到部队,马上将这一荣誉写信告诉家乡的人。又分到了增加补给的久违的香烟、冰糖,与战友们分享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第二天即18日,在故宫飞机场,举行了陆海军联合慰灵祭。仪式由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陆军大将、华中派遣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海军中将主持,我们仍以联队本部和松山少佐指挥的混编大队为代表,参加了慰灵祭。

从南京到常熟

进入南京城后扫荡残敌。经过十几天休整的第九师团将警备任务移交给了第十六师团。我们联队 and 山炮兵第九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北山正次少佐)、第一野战医院(院长南部典军医少佐)一起转移到距苏州东北方约二十五公里的常熟驻扎,负责附近的警备。

12月26日(晴)

上午9时离开中山门。天空晴朗,日章旗在城墙上飘扬。

^① 原文如此。

在经过给我留下记忆的城门时,曾经是炮火连天的战场如今一片和平的景象,但仍然能够看到遗留在各处的炮火痕迹。我们沿着焕然一新的中山路一路步行奔向常熟,如长蛇般的队伍蜿蜒前行。

常熟警备(1938年)

到达目的地常熟后,受到了从国内新来的联队炮^①中队、第四批补充兵,以及由宣抚班指导的自治委员会(支那人)的迎接,我们随后进入了县城。中队事先派出的设营队员带我们去了宿舍。

常熟见闻

常熟是一个人口有两万多的市镇,四周环绕着高约五米的城墙,是这一带的物资集散地。城内外到处都密布着河流,一派水乡的景象。这里以盛产优质大米而闻名,即所谓“常熟米”的产地。人们利用运河来运输稻米及其他谷类。船运也是当地居民最便利的交通方式。市内为旧式的纯支那老街,在这里能充分感受到支那的风情。

(下略)

[平本渥:《命脉——阵中日志》,自印本,1981年3月10日。]

(李茉莉 吴立新 译)

① 日军战时编制的一个步兵联队有三个步兵大队,在三个步兵大队之外,还设有一个山炮中队、一个速射炮中队和一个通信队。其中山炮中队又称为“联队炮”。

14. 山炮兵第九联队第三中队

——已故陆军上等兵林清吉

林上等兵的原籍在富山县西砺郡。

林上等兵于1937年5月7日应征入伍。从那之后,他作为我们山炮兵第三中队第一分队弹药班炮手参加了战斗。尽管他平常并不太引人注目,但是一个温厚沉着、认真执行任务的人。而且他同战友关系融洽,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他身体强壮,上海战役的苦战、酷暑、霍乱、痢疾等都没有打垮他。

1937年12月,攻占南京的时机终于成熟了。向南京进击的作战开始了。我们第三中队在比土平部队长的指挥下,从苏州出发,参加了向南京进击的战斗。中队的士兵士气高涨。但是敌人利用地形,在要地和要塞构筑了阵地,其防卫力不可轻视。他们企图分散我兵力,逐次展开抵抗,以拖延我军向南京的进攻。

我们大队在12月6日晚接到的命令是,预定第二天即7日拂晓,歼灭在淳化镇东面阵地阻碍我军进攻的敌人。我们山炮中队的任务是协助步兵部队于当夜发起攻击,占领淳化镇东面平原上的阵地。拂晓时分,战斗打响了。在炮弹连续不断的攻击下,敌人失去了反击的机会。正午过后,敌阵地的一角,两三个士兵已经开始逃跑了,这样一来,阵地各处的敌兵都朝后山退去,最后一个不剩都溃逃了。

我们山炮队被解除了隶属于步兵部队的使命,撤出了阵地,成为其他中队的先头,踏上了通往南京的道路。向南京不断进攻的部队在这条主干道上交错地行进着。大家只能穿插到行进着的部队的尾部和后继部队前头的空隙之间。幸运的是中队穿插到了部队间距较大的位置上行军。

12月7日下午4时40分左右,在到达真经寺东南方时,我们受到了右前方高地上敌人的扫射,前进中的步兵部队停了下来。我带着传令的

司号兵爬上位于右前方约四百米处的小山丘侦察敌情。正在侦察时,忽然,机关炮向小山丘横扫过来,炮弹从我的头顶掠过。仔细一看,敌人的两辆轻型战车间隔二三十米的距离直冲过来。战车扫射着路面和两侧,不断向前行进。前方的步兵部队队列大乱,纷纷退避到道路的两旁。我们中队停下的位置是士兵身后的道路。我大叫着“藤林(传令兵),快跑!战车来了”,就跑开了。我拼命地跑了两三百米。大概过了一两分钟,就听到了前方我方炮兵的位置传来“轰”的射击声。一发、两发、三发,敌人的战车忽然停了下来,急速掉转方向,向南京驶去。(这辆敌军战车好像遭到我方炮击而受损,撤退了几米后就不能动弹了,士兵刚爬出战车,就被我军侦察部队发现,成为了俘虏。)

在这次突发的对付战车的激战中,炮兵充分发挥出了他们的本领。“击退敌人太好了!”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甚至忘记了跟上中队跑步前进。等我到了中队才知道,林清吉上等兵已经阵亡了,包括分队长宇野伍长在内有七名士兵负重伤,另外有一匹马也战死了。“干得太好了,多亏了大家,后方部队才没有受到损伤,真的干得太好了!”我从心底感谢他们。我又一次流出了眼泪,向林上等兵的遗体祈祷。

前方部队在发现敌军的战车后退避时,并没有向后方部队发出“有敌人战车”的警报。炮弹越过我们中队的上方飞过去时,我们才确认那是战车发射的机关炮弹。不知什么人说了一声:“是战车!”于是小队长便着手准备射击。包括宇野分队卸下马匹,掉转了炮口,并迅速撤离了马匹,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林上等兵两手抱着弹药箱踉踉跄跄刚刚艰难地走到山炮前就倒下了。炮手立刻装填炮弹瞄准发射了。敌军战车已经行进到距离我方仅20米左右了。一发、两发,一发射炮弹,敌人就急速掉转方向狼狈逃窜了。这段时间,犹如一瞬间的噩梦一般,等回过神来,包括分队长在内,山炮旁的六名士兵全部负伤了,而林上等兵已经阵亡了。

林上等兵作为弹药班的炮手,在听到命令的同时,和驭手一起卸下了弹药。他抱着一箱炮弹在搬运到山炮旁边的途中,被敌军机关炮弹片穿透了左胸部。但是,他忍受着痛苦,坚持把弹药箱搬到了山炮旁,刚到达炮旁就停止了呼吸。

在这次战斗中受损的山炮钢制护板被送回了日本金泽市野田寺町山炮兵第九联队,并被供奉在那里。现在,它被供奉在灿勋神社中。

[从军回忆录编纂委员会编:《从军回忆录》
(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编)第一卷,1970年8月15日。]
(张叶玉莹 叶琳 译)

15. 山芋与炮弹片

谷内尚义

编者注：谷内尚义，隶属于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五联队。

1937年12月13日早晨，南京陷落了。

那还是前一天下午的事。我们第六中队在距城墙2000米处，即直属蒋介石的军官学校的兵营里休息。爬上学校后面的小山放眼望去，前线士兵正聚集在如蚯蚓般蜿蜒相连的堑壕中。昨天是个好天气，阳光下的钢盔闪闪发光。虽说是12月，江南还没有下雪，但清晨仍寒气袭人，枯草上挂满了白色的霜花。我们也是在这样的堑壕中过夜的。美丽的月光下，士兵们打着寒战，百无聊赖地闲聊着解闷。衣服、钢盔、枪都被霜露打得湿漉漉的，睡着了的士兵在月光下打着呼噜。天一亮，眼前是一片白色的霜花。

住在兵营里的我们也要去前线了，从补充队分配来的中队长神泽幸春中尉带领我们向丘陵下的草地移动。城墙上敌军的射击减弱了许多，如同苍蝇发出的“嗡嗡”声。中队长说，子弹飞得高，说明敌兵远，子弹飞得低，说明敌兵就在跟前。“哎呀！”突然有人大喊了一声，他被子弹击中了大腿，子弹只钻进去一半。“好疼啊，畜生！”那人一咬牙就把子弹拔了出来。飞过2000米的步枪子弹杀伤力就是这样。可炮弹就不同了，偶尔从城内飞来的炮弹落在四处，灰黄色的烟尘腾空而起。士兵们因为寒冷，在各处烤火取暖，为了不让敌军发现，必须选择那些零零落落散布在各处的农家房子的背面。

附近有块山芋地，我去搜寻过，但山芋已经没有了。相对于山芋的数量而言，士兵的人数要多得多，因此田就这么荒芜了。尽管如此，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小山芋，马上跑到火堆旁放进火里烤。在战场上能吃

到烤山芋是很庆幸的事。周围士兵中也有个家伙在烤大山芋，嘴巴似乎正香甜地咀嚼着，乱蓬蓬的胡须，黑黝黝的面孔，只有眼睛和牙齿是白的，笑起来的面孔如同山贼一般，就是这样一副面孔，正大口吞咽着山芋。我的山芋好像也渐渐烤熟了，用细树枝戳一下，“扑哧”一声冒出了一缕热气。于是，我不慌不忙地拿起来正要放进嘴里，可就在这时，边上的士兵“啊”的一声用拳头对着我的胸口猛地一击。一瞬间，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或许我正要吃的山芋是旁边这个家伙的？不，等等，冷静下来仔细一看，没错，是我的山芋！并没搞错。你这小子昏了头了吧，敢打我胸口？！决不能饶了你！我紧紧抓住山芋使劲地瞪着我旁边的这个家伙，意思是“想干什么？！别开玩笑！这难道不是我的山芋吗？！”

可是，旁边的那个小子反而奇怪地瞪大了眼睛望着我，而且什么话也不说。紧接着他朝地下一看，“哈哈”大笑起来。我也顺着他的眼光往下看，地上有好大一块炮弹片，是在我们附近爆炸后飞过来的，但已经没有了杀伤力。原来是这个家伙“噹”地砸到了我的胸口，而我一定是误以为旁边正在吃山芋的士兵打了我。这时我一看，山芋还好好地握在我的手里，我们两人不禁放声大笑起来，我大笑着连声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刚要去拾起那块炮弹片，手指像被火燎了一下，痛得我吓了一跳。那是块带着蜈蚣般锯齿边非常薄的弹片。

友军的飞机正不断地掠过冬天深邃的蓝天向城内飞去。飞机一飞过城墙上方，城里就传来敌军高射炮的射击声。飞机周围“轰、轰”地绽开朵朵爆炸后形成的烟云，如同焰火飘浮在空中。

今天是个好天气。自己也感觉到衣服里的虱子正乱哄哄地到处乱咬。吃着烤山芋，我忽然想起了故乡和少年时代，想起了父母，想起了弟弟，想起了妹妹，想起了妻儿。战场的乡愁真是甜蜜而悲伤。

这天傍晚，我们在堑壕中接到了期盼已久的命令，明天即13日早晨7时对南京城发起总攻击！

那天晚上的月儿皎洁明亮。黑漆漆的堑壕里，香烟忽明忽暗地闪着

红光。现在已不记得是几时睡着的了，只有战友的面孔，迄今仍然清晰地留在记忆中。

[从军回顾录刊行会编：《从军的回忆》(上卷)(岐阜)，

1977年2月10日增版。]

(罗文文 译 罗萃萃 校)

16. 原日本兵的证言

编者注：原日本兵(隐去姓名)来自福岛县，隶属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

大家晚上好。

我就是刚才承蒙介绍的那个作为支那事变的勇士之一而存活下来的士兵。现在我上了年纪，已过了80岁的生日。有些老糊涂了，要想起五十多年前的事情并把它说出来并不是一件易事。难得大家愿意倾听，我想试着说说看。我口音中带着东北腔，可能会有不少难听懂的地方，请大家多多见谅。

这就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支那事变的情况。1937年10月2日，在上海敌前登陆后，经历了大场镇、老陆宅、马家宅等战斗。我们虽然不断地向前行进，但是马家宅的碉堡要塞十分坚固。在那附近大概花了十天以上的时间。马家宅终于陷落了，这次又转到了南京追击战。到此为止已经出现了很多伤兵和阵亡者。

因为我属于山炮兵的弹药手，所以并不是战斗部队的，战斗部队是中队。因为我们用的是当初日俄战争时期的山炮，并不是新式山炮，所以我们拉起绳子，打下木桩，把山炮绑在木桩上，然后开炮。

因此，我们并不那么清楚前线部队的艰辛。在进攻途中，我们完全没有接触过战死者，只是把伤员搬运到临时的野战医院。在前进途中，我所感受到的就是士兵死了之后被遗弃在路上一周或是十天的样子。因此，所有的尸体都腐烂了一半，实在惨不忍睹。因为都是一些无法辨别身份的阵亡者，我看到卫生兵把他们手脚都绑起来穿在棍子上，然后集中到一个地方火化。不，无论如何不能再发生战争了，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了。我觉得不能这样死去，因为这样死了以后，会不明身份地被火化的，因此我认为不应该发动战争。

从那之后，我们不眠不休地前进，凌晨2时起床出发，晚上到宿舍的时候已经是12时了，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大约十五天都是这样一边战斗一边前进，越来越逼近南京了，南京城已近在眼前。我们鼓足勇气向南京城前进。大概在14日下午，我们看见了50人、100人聚集在一起的俘虏兵举着白旗投降了，这其中有一些或被刀砍伤，或被枪炮击中的人。看到他们，我心想：“到战场来，都是因为你们，我们才会这样艰苦的啊！”不管怎样，都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我们才这样痛苦。在家的话，都说我是好父亲，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可是到了战场上，什么都不是了。有这样的想法是理所当然的。而且，电影上也有这样的场景，在某个村落宿营的时候，把所有男人都拉到屋里，用手枪或步枪杀害了，然后，把妇女和小孩都关到某个屋里，晚上就强奸她们。虽然我自己没有这样做过，但我想其他的士兵干过不少强奸的事情。接着，到了第二天早上即将出发的时候，再把那些被强奸的妇女以及孩子全部杀掉，最后还把房屋都烧毁，这样即使有人回来也无处可住。我们就这样杀戮着，向前挺进。而且，我本人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就询问了一下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情，结果得到的回答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抗日思想非常强烈，上级命令要将他们全部杀掉，所以只好全部杀掉了。总而言之，战争就是充斥着放火、抢劫、强奸、杀人等所有的罪行。

实际上，我真的逐渐认识到了我们发动了一场很对不起大家的战争。到了南京的幕府山附近，俘虏的数量已经是数不胜数了。两角第六十五联队俘获的俘虏兵大约有两万人。在这些俘虏中，有从十二三岁的孩子到长着胡子满是皱纹的老头，所有的男性全部被抓起来了。

要说为什么这些人会一起行动呢？那是因为要征召男人打仗，失败后就全部成了俘虏。比如一场战斗失败后，就转移到下一个战壕，在那里应战，如果又失败了，就再转移到下一个战壕继续应战。就像这样，正规军把百姓集中起来应战，所以支那民众大部分都成了俘虏。至少所有的男人是这样的。妇女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因此，随着不断逼近南京城，俘虏们叫着“先生”，他们把我们士兵称作“先生”，叫着“给支香烟吧，给点吃的吧”。然而我们自己都没有香烟抽。

如果不每天征缴粮食的话就没有吃的，所以根本没有一点粮食给俘

虏吃。我们收拾了一下位于南京城外一个叫做东外村中的支那人家,在那里过了一夜。因为幕府山下有个大的兵营,所以俘虏兵都安置在那里。虽说是兵营,也不过是一个大茅草屋顶,里面约有20根大梁。屋里可以装几万人吧,两万人是可以装进去的。到了16日下午,所有人都到宿舍外整队,我心想是什么事啊,就到外面列队了。结果下达的命令是,前排的人去南京参观,后排的人去扫荡残敌。那天我的运气不好,正好排在了后排,我心想这下麻烦了,可是也没有办法。我们听从命令去屋里把枪都拿了出来。后排大概有50人,大家都拿着枪站好了队。不过令人头疼的是枪支不够。这些枪都是缴获的支那枪。

接着,我们按上级所指示的方向,向幕府山炮台下的兵营前进。因为害怕俘虏逃跑,周围用20挺左右的轻机关枪和重机关枪戒备着,连一只蚂蚁都跑不出去。长官让我们把俘虏都绑起来,可是没有用来绑他们的东西。于是我们就把支那人穿的衣服撕成了布条,把他们一个个地绑了起来。绑好了之后,让他们每两人并排坐在一起。说起来有5000人,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们在此才不过几百人,这么少的人实在忙不过来。下午1时出发,到了傍晚月亮出来的时候才把5000人全部绑了起来,所以我想花了不少时间。其中也有一些日本士兵没有捆绑俘虏,而去专门算计着掠取金钱、手表和贵金属等。然而,我们是认真地在绑俘虏的。俘虏中有些人颇得要领,骨碌碌地绕着圈就把自己绑起来了。但是,那样的绑法一用劲绳子就会断,不管怎样都能解开。不过,因为日本士兵手里都拿着机关枪、步枪、刺刀,所以我想俘虏是逃不掉的。

这次俘虏排成了两列纵队,糊里糊涂地向扬子江方向行进,两侧大概每隔两三米就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拉扯着俘虏前进。途中,有俘虏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跌倒了,紧接着一个接一个地都绊倒了,可是我们根本没有工夫去拉他们起来,他们全都被刺刀一个一个地刺死了。

走在后面的俘虏兵被杀掉了。这次我们似乎绕了远路,大概走了一里就到了扬子江边。扬子江南岸有一个不知是兵营还是什么的建筑物,因为是晚上,所以看不清楚。二楼的窗户和楼下都有步兵举枪瞄准着。广场上坐着5000名俘虏兵,北侧是一个高约几米的石墙,尽管晚上看不清楚,但我想这是一个很高的石墙,因此,他们就不能往那边逃跑了。俘

虏们都坐在院子里，日本士兵在中间试刃着军刀。有人把俘虏兵拉出来砍下了脑袋，或者用刺刀刺死，士兵们就这样进行着杀戮。

我参加战争后还没有实际砍过活人的脑袋，因此就向曹长借了一把军刀，向那瘫倒的俘虏砍去，但是只砍了一半。其实砍头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怎么也砍不下头来。其间，士兵们正在这么干的时候，有俘虏发出“哇”地一声叫喊，大家都站了起来。本来应该在机关枪小队长下达“射击！”的命令后大家才进行射击。既然5 000人都一起站了起来，我们就不能放手不管。因此，在“射击！”的命令还没有下达，机关枪就嗒、嗒、嗒地从一边开始射击了。我也想开一枪或开更多枪，但是觉得太危险了，开了一枪就住手了。然而，在机关枪的齐射下，5 000人的俘虏就一个个地倒在了地上。

接着，上面命令要拿着刺刀走上前刺他们，因为其中可能还有活着的人，所以就拿着刺刀刺他们。我手里拿的不是日本的刺刀枪，而是一支支那枪。支那枪装不上日本刺刀。无奈，向战友借来一支日本枪，把自己手上的那支枪背在了身上。我行走在俘虏的身上，大概刺了30人以上，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的胳膊疼得都抬不起来了。

接着，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机关枪小队长一个人阵亡了，好像有一个俘虏从石墙上跳了下去。有好几百人跳下了扬子江，抓着木头或破木板逃走了，这不是在说谎。根据这些来推断的话，南京屠杀事件也就变得非常清楚了。当时，从石墙上跳下去的俘虏，抱着在下面沙滩上持枪警备的士兵一起滚进了江里。日本兵遭到突然袭击，呛了几口江水，甩下枪就爬了上来。“别让这混蛋上来！”日本兵大喊着，把他刺死了。

大约晚上8时左右，我们终于踏上了归途，吃上了晚饭。第二天正好是南京入城式，我们也参加了。这时，我听说了这样一些事，昨天没有去的士兵还要去扫荡残敌，于是又被派了出去，今天真是倒霉了。用树枝做的钩子将昨天杀掉的俘虏全部拖到扬子江中去了。原本是5 000人，但在两角部队却有传言说是2万人，所以我想这期间肯定进行了几次屠杀俘虏的事件。

南京入城式终于结束了，接着是浦口作战。要去浦口必须从南京渡过扬子江，因此需要从南京乘船到浦口去。然而，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南

京的江岸边有好几万具尸体,堆积如山,这岂止是第六十五联队杀掉的俘虏啊。一些尸体都被浇上了煤油、汽油烧掉了。总之,一眼望去全是堆积如山的尸体,那场面简直是惨不忍睹。光是想想要杀掉那么多人,谁都会大吃一惊的。

关于南京的屠杀就是这样的。其实,这决不是谎话,而全都是事实。尽管听说石原先生说没有发生这些事,但事实上是发生过的,我可以证明。

另外,我还想补充说明的是,决不能再让孙子辈的一代卷入战争。支那兵用飞机散发的传单上是这样说的:抛下可爱的妻子儿女,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赶快回家让家人安心吧。的确是这样啊,我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要进行这场战争。实际上,说是南京陷落后就能回家了,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等待着,结果却不是这样。不管怎样,从汉口到宜昌,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我很多次都是九死一生。

关于战争的事情可以说上一两个小时,可这次只说一说有关南京屠杀的事情,其他的就省略了。我想这里有很多战后出生的人,也有参加过战争的人。实际上,我曾经三次收到应征入伍的通知,分别是满洲事变、支那事变和大东亚战争。满洲事变的时候我才21岁,也参加了那场战斗。军队毕竟是军队,我作为士兵实际服役了六年半,但来来去去,白白断送了十年的光阴。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见过就奔赴战场了,孩子出生都已经三年半了,等我回家的时候,孩子都已经4岁了。孩子小时候的样子我只能看照片,没有实际看到过,实在是太遗憾了。所以,我决不能死在战场上,不管怎样,等我回家之后,将那些艰辛全部说出来之后再死。正因为抱着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在军队的级别根本无所谓,一等兵也好,二等兵也罢都无所谓,所以我级别不高,最后只是一个伍长而已。

曾经要晋升我为军曹,但要我在部队继续干一段时间,我说不行,因为家乡还有妻子和孩子,他们不能没有爸爸,所以我必须回去。就这样,我回来了。但是和我一起在战场的士兵接到上级的命令,不得不去朝鲜警备。那时候一起在战场的士兵有些人比起我来资格更老,但他们都去南方作战了,并且在登陆的时候遭到敌人的轰炸,有些人就这样战死了。

这样的事实在太多了。

虽然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但是我还是一边回忆亲身经历的事情,一边唠唠叨叨把它们都讲了出来。谢谢大家。

[揭示南京大屠杀真相全国联络会编:《南京大屠杀——向日本人告发》,
东方出版(株),1992年9月21日。]

(叶琳 张颖 译)

17. 军马的回忆

——一个辎重兵的手记

吉田庚

编者注：吉田庚，1904年1月10日出生于日本新潟县，1923年3月毕业于东京市立商业学校，1925年4月应征入伍，编入近卫辎重兵大队，1937年9月，应召入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五十八联队第一大队，后被临时派往上海派遣军吴淞兵站病马场。

(前略)

第三章 吴淞兵站病马场

携“奈月”去病马场

话说回来，虽然我已决定明天以吴淞兵站病马场护理兵的身份去那里，但深藏于心中的那种安心感，即使短暂，仍让我倍感幸福和喜悦。心中感受着这种温暖和喜悦，度过了那个夜晚。

激战仍在继续，攻陷大场镇、新木桥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情。我要远离这枪林弹雨的前线，到后方的吴淞去。虽说暂时找到了一个脱离生命危险之差事，但是一想到要长时间离开原部队，心中既有男人不以为然的心情，又有一种对生死与共的原部队的留恋。但是，我现在浑身伤痛，根本干不了像样的工作，所以不能感情用事，于是决心干这份新差事。

出发当天早上，我6时就起了床。红彤彤的太阳在朝露的映照下冉冉升起，是个难得的大晴天。我向上等兵山本班长告别说：“班长，我出发了。一周左右我身体就能恢复，到时候请派人来替换我吧。”然后我又和战友们寒暄了几句。战友佐藤等人有的说“真是好运气啊”，有的说

“好羡慕你啊”之类的话。然后，山岸、片桐和我牵着三匹负伤的战马（包括我的爱马“奈月”），离开了激战的前线。

后来，在行军途中，我的脚痛愈加严重，所以让同行的战友先行一步，我则不紧不慢，一边休息，一边赶路。一路上，我军的兵马穿梭如织，所以也不必担心发生什么危险。路上，我用带在身上的干粮——一块干面包和几块方糖打发了午饭。难得的是，一个驻扎在当地的士兵用茶水招待了我。下午2时左右到达了吴淞，与先前抵达的战友一起为伤马办理了入场手续。

病马场工作点滴

吴淞兵站病马场现在已经成为后方，这里收容了上海派遣军的全部伤病战马，共计一百几十匹。这些马被安置在紧急设置的马厩接受治疗，治愈的战马将回归原部队继续服役。因此，每天总有几匹马进进出出，每当此时，都要重新登记。这支部队从部队长到以下的干部全是兽医军官，让人感到的确与众不同。

虽然一般称这里叫吴淞兵站病马场，但真正的名称是上海派遣军寺田部队（寺田兽医中佐为队长）。这也是士兵们给家人写信时所用的所属部队名称。它位于上海以西二十余公里处，原是上海吴淞大学的旧址，事变之初，是皇军由扬子江口敌前强行登陆，经过数场浴血奋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夺取的。三个月后的今天，这里成了安全的大后方和军需品的集散地，即兵站基地。这里设有野战医院、兵站病马场、野战邮局等。

周围的小河宛若一条条沟渠，古树杨柳耸立在岸边，让人感到莫名的寂寥。“国破山河在”，莫非这些生长在被战争蹂躏的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也对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抱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伤呢？抑或是战胜者由热爱自然而发出的诗情感怀呢？有好几处房屋在空袭中遭到了破坏，虽然还没有进行修复，但是不难看出，皇军早就想要利用这些建筑了。

如前所述，这个病马场的部队长寺田中佐及其下属军官清一色都是兽医，即马医。因此，他们与其他兵种的军官有所不同，比较悠闲自在，

富有幽默感,且体恤手下的士兵。但是,作为成员的下层士兵就不同了。这是一个汇集了工兵、炮兵、步兵、辎重兵、骑兵的混合大家庭。所有的人都是有战斗经验的勇士,而后作为伤病马护理兵被派到这里的。按照等级,有的人当了班长就滥用军纪、耀武扬威,很是让人恼火。我的班长来自千叶县,曾是市川野战重炮队的炮兵一等兵。这样,班、小队、中队的组织体系完整,我又回到了死板的受军纪约束的生活,不仅每天早晚要点名,甚至还要每周轮流执勤巡视。

说话有点前后颠倒了,到达吴淞病马场之后,我和其他两名战友将各自负责的马牵到部队接待处,首先申报了原部队名称、军马名称、各自的正式用名,然后领取了病马场的部队番号、所属班名、宿舍号等。马匹诊断开始后,要将每匹马负伤的部位、原因、程度等一一登记在病历卡上,然后根据轻重缓急进行治疗。

我一直忙到晚上7时许,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把马拴在指定的马厩里,回到我的宿舍——寺田部队第一小队三班。我向班长报告完之后,班长又把我介绍给班里的战友。我一下子从一天的疲劳困乏中解脱出来,饥饿感、疲惫感一起涌了上来。久别重逢的白炽灯光,让人感到格外的明亮和方便。病马场的第一个夜晚,在这间亮着白炽灯的七个人的宿舍里,我躺在铁制的大床上安然入梦。但是各种念头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我又回到了孤独的自我之中。

难道战争原来就是这样吗?血雨腥风、枪林弹雨、轰然巨响,拼尽全力不断继续着决战,想来真是一场噩梦。我深深地感到生命无常,有时像朝露一样脆弱,有时却又有极大的韧性。

我昨夜在熟睡前,口中还不断地念叨着“天堂、天堂”,可是今天一大早却抱怨起点名的痛苦来。点名实在是痛苦不堪,我知道,这完全是我的任性。“好了伤疤忘了痛”大概就是如此吧。前天来这里之前,一天24小时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的我,出于本能,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活下去,而现在,我却像是忘记了这些,成了欲望的俘虏。换句话说,也就是萌生了第二个欲望后,第三个、第四个欲望也早已呼之欲出了吧。

求生欲望可以说是人的底线,求生欲望一旦得以满足,对美味的渴望即第二欲望——食欲便油然而生。因为这里有一家小卖部,我很难抵

御它的诱惑。但是,对于一个每月只有9元薪俸的二等兵来说,每天不可能得到满足,必须得掂量着花钱。今朝有酒今朝醉,全然不顾后果的鲁莽行为当然不足取。正如谚语所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家里有妻儿老小五张嘴,无论如何我也要活着回去。如果不为此积攒下一些薪俸的话,养家糊口也无异于一句空话。只是这种理性的想法被一直郁积在内心的艰难困苦消磨殆尽。

昨天刚刚到达,我就一溜烟儿跑进了小卖部,买了纸、牛奶糖、火柴,还在那里嘴对着瓶口喝了一瓶汽水,爽得直要叫出声来。今天还想再去,心一横“管他呢”。晚点名后我又去了小卖部,买了面包和啤酒,吃饱喝足之后才回宿舍就寝。真想顺便将这些点心带给前线的战友,但那是不可能的事。虽然觉得遗憾,但也没有办法。想着想着,眼前不禁浮现出远在国内的妻儿,开始回忆起萦绕心头的往事。

家乡的父母兄弟、亲朋好友,每个人都若隐若现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中。那些发生在东京、大阪的事情,还有残存在记忆中的往事都成了令人难忘的美好回忆,让我在艰难困苦中得到了短暂的轻松和惬意。

今晚,是我登陆以来第二次给妻子、朋友和前辈们写明信片。由于涉及到军事秘密,所以具体的战况是不能写的。所以只能写一些报平安啦,风景啦,还有自己虽不是百分之百,然而依旧努力誓死报国专注军务之类的话。由于现在所属部队的名称是临时的,所以便在后面补充一句“回信寄到原部队”。心想,这信路上至少也要花一个月时间吧,再加上交通上单向运送信件的原因,我并不指望家人能早日回信。

一天偶然碰到原队小行李三班二等兵桥爪。

“你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刚到。”

“我走以后情况如何?”

“我们虽然攻陷了新木桥,但是敌人的射击仍然猛烈,我和我的马,还有另外一匹马受了伤,于是就被派到这里来了。临行前还嘱咐我说,‘二班的吉田也去了病马场,马伤愈后一起归队’。”

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班,但小行李队战友的到来,仍让我心里感到踏实。“在病马场工作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成绩呢?”他担心地说。我虽然

也有同感,但还是安慰他说:“我们暂时过的比其他战友舒服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话虽这么说,其实我也是很无奈,不仅我的马受了伤,我的身体也变得有些不听使唤了。

在战场,每个人都有饭盒,一日三餐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动手用饭盒做饭,而这里却和国内的军营生活一样,部队所有人的伙食统一由值班士兵来承担,有点坐享其成的味道。而且三天就可以洗一次澡。毫不夸张地说,与前线部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在这两个月里,洗澡、刮胡须、换洗衬衣和军服套装,这些都享受过了,我还想要什么呢?其实这已经是求之不得的了。毕竟这不是在国内。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从未见过女人。当地的人都逃走了,在这一占领区域,有的只是满身泥土的土黄色的士兵、武器、车辆和军马。

也许是由于攻陷大场镇的缘故吧,一时间“和平了,即将凯旋”的说法从天而降,开始广为流传,尤其是直接占领该地区的第三师团的士兵们呼声最高。比起我们第十三师团,他们在一个月的征战中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所以这一传言才在归心似箭的官兵中流传吧。而且后备役和预备役的士兵几乎都是老兵,也容易作出乐观的推测。于是,欢呼之声日盛,并迅速传播开来。

正在这时,却见一个留着胡须、貌似后备役的士兵,虽然全副武装,肩上却挂着不知从哪户人家征缴来的驱邪之神的像,大叫着冲进兵营。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说:“回家啦、回家啦,弄点纪念品带回去吧。”

看到他那个样子,我们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但是,我仍然半信半疑,这是真的吗?那样的事情还是不足为信。但是,如果回过头来想一想,虽然万分可笑,但是毕竟不是一笑了之的事。这大概就是“扪心自问”吧。

其实,事情往往如此。作为日本,一直声明坚持不扩大事变的方针,而且当时已做好和与战两手准备。所以,在攻陷大场镇要塞之后,大概没有必要一直打到南京,逼着中国签订城下之盟吧。如果是这样,不仅和谈成为可能,而且还有助于粉碎抗日思想,达到使中国让步的目的。

但是,中国始终坚持抗战。他们稍一退却,皇军就转入追击战,在攻占南京之后,紧接着又相继攻陷了武汉三镇——武昌、汉口和汉阳。我

们步兵第五十八联队一直打到长江中上游，攻陷了宜昌。但是，我们却为此付出了整整四年的时间。至此，中国国土悉数成为战场，离战争结束更是遥遥无期，战争转入了持久战。

为病马铺草喂水

马的饮水量很大，与其他动物相比，算得上是大肚汉了，因此，马尤其不能缺水。人们经常用“鲸饮马食”^①、“跟马似的”等和马相关的习语来形容那些与众不同的大肚汉。

由于军马要与士兵一起行动，所以体积大、分量重的干草、麦秆和饮水都不便随身携带。这样一来，含有能量的少量小麦就成了唯一的马粮。一次仅携带三天的马粮，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不能喂马。而且为了以防万一，要随机应变，在行军时还要煞费苦心地去找敌人的地盘寻找马粮。但是，军马和士兵一样，都要由专门的部门负责，将定量的粮草从后方兵站运到前进地点。

在病马场，最辛苦的差事莫过于给军马更换垫草和喂水了。护理马身、给马治疗都很轻松，但是，恶臭的粪便、闷热的马厩、嗡嗡的苍蝇却让人受不了。首先用铁耙子把马厩里原来的垫草清理出来，然后铺上新的干草，最后再将清出来的干草扔到附近的河沟里。干草很重，体积又大，所以进度缓慢。给马喂水时，首先要汲取井水，然后运到安置在马厩里的贮水槽（使用金属大圆桶）里。这项工作相当耗费体力，即使在寒气逼人的晚秋时节，也会累得汗流浹背。之后还要一天三次把水舀到每匹马的水盆里。直到这时才可以暂时哼着小曲稍稍放松一下。

绿草、胡萝卜对于军马来说犹如羊羹对于人，是难得的美味，不过没有也可以凑合，但对水的需求量却很大，军马的饮水量更是惊人。服役期间，教官就要求优先保障马的饮水。马一旦出现饮水不足，就会引起腹部绞痛，折腾一个晚上的话，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因此，战马即使少吃一两顿也无大碍，水却一点也不能少。我们人类有这样一种说法：“喝饱水也能暂时充饥。”虽然这种说法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但是饮水对于马的

^① 日本谚语，意思为狂饮暴食。

身体来说,的确是关乎生死。

对于士兵来说,军马与自己生死与共,一起离开故土踏上征途,如同战友。因此,为了军马能够健康成长,他们始终把战马的饮水进食放在首位,然后才考虑自己的食物。但是,士兵好像并不了解“战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部队要在山岳地带行军,而据地志说明推测,该地区水源极其缺乏。考虑到这一点,士兵就希望军马能够在水源充足的兵站喝饱了之后再前进,他们心里对马说:“现在给我使劲喝,接下来的地方可就没水了,拜托了!”想着想着,又把马牵到河边让它再喝点水。其实,这时马已经不想喝了,一会儿若无其事地发愣,一会儿又猛地将头抬起。

这时,士兵一下子就火了,朝马脸就是一巴掌,一边翻着白眼,一边还恨得直咬牙。马也纳闷了,好像在说:“我又没做坏事,凭什么打我?”是否了解马,并不是问它就能得到答案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对着马儿弹三弦,它能听懂吗?

我们在行军途中,偶尔会碰到一些干净清澈的小河,这时,士兵就会高兴得欢呼雀跃,让马喝足了水,自己也喝得饱饱的,最后还把水壶灌得满满的。可是,那些暂时不想喝水的马,即使面对这种良机,也绝不会喝一口水。我们经常把不可能的事比喻成“让不愿喝水的马喝水”。看来只能说马太顽固,太愚昧无知了。

正如比喻“马随马夫”所说,马也有识人的智慧,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它们肯定也有自己的生活智慧。后来,我曾亲身体会到马的聪明伶俐,甚至遇到过马儿眉目传情的生动场面。

我们深深地感到,军马的存在,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艰辛,而且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次能够活着回来,也全仗着军马。

在病马场,每天都有几匹新来的伤马进场,也有几匹伤愈即将归队的马出场。另外,还会出现一两匹死去的马。每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将死马埋在场内的河沟里,然后凭吊一下,这样一来,河沟逐渐被填平了。据说,眼下我所属的第十三师团已在长江右岸,以攻陷南京为目标,将追击战不断推向前进。一线部队的战友们不仅辛苦,而且无时无刻不处在生死的关头。而我们后方部队即使辛苦,但这里的环境也不至于让我们

生死悬于一线。

我非常意外地得到了一次特殊的美食。事情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日本侨民聚集地。在这里,我就鼓起勇气给大家说说。不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下冒出来的,总之十分偶然。那天,上级点名让我外出采收胡萝卜。那么,这个美食究竟是什么呢?

从天而降的美食

一天,班长突然对我说:“吉田,明天派你去采收胡萝卜,要到上海郊外出趟差。”

听到这个口头指示的时候,我大约在病马场工作了一个月左右。

班长告诉我说,“明天上午9时在营区门口集合,你所负责的马交给战友照料吧。”于是,我就放心地将奈月、西月、羽月三匹马交给了来自第九师团的同寝室的××二等兵。然后,满怀着对明天行动的期待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按照班长的吩咐,到营区门口集合,一看,指挥者是××伍长,我不认识。伍长点完名之后,我们乘卡车出发了。车沿着上海至吴淞之间的军工路直行,一直开到上海虹口附近。车停下后,伍长对车上的人说:“从现在开始,你们有两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大家可以去买点东西,吃个饭,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怎么样?如果两小时之后不能按时回到这里,就留在这里午休吧。到时候万一有谁出了乱子,你我都会上军事法庭。这不仅有损军人荣誉,而且还会给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甚至家乡父老脸上抹黑。”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大家听明白了吗?解散!”真是个慎之又慎的训令。过后一想,觉得这应该只是他的个人决定吧。

谢过了伍长,我仔细确认了停车地点的地名、标志物后,便向上海市中心的繁华街区走去。当初登陆时,我曾在上海待过三天,所以对当地的情况还算熟悉。在公共租界附近,有市内电车轨道,但现在已经停运了。我漫无目的地行走大街上,虽不知道要去哪里,但一想到美味的食物,心中就有了目标。大街上来往的行人中没有一个人中国人,只有体格健壮的黑皮肤的印度警察、日本侨民和穿着土黄色军装的军人。此时

此刻,在前方 80 公里远的战场上,恐怕正进行着血肉横飞的殊死战斗吧。

什么鸡肉、鸡蛋、盖浇饭啦,炸猪排啦,总之想吃点好吃的,于是就进了一家餐馆。只见昏暗的餐馆内有一个收银台,还摆着四五张餐桌,里面有一名厨师,还有一个扎着白色围裙看上去很文雅的女服务员,但是不见一个客人。

我虽然觉得奇怪,但也没太在意,于是就要了菜单,点了鸡肉鸡蛋盖浇饭。可是,那位女服务员的脸上却露出一丝困惑,并在我旁边坐了下来,开始用娇滴滴的声音跟我搭起话来。

我这人反应比较迟钝,还没明白过来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就问:“我的鸡肉鸡蛋盖浇饭还没有做好吗?”对方却没有回答。我觉得奇怪,却见她含情脉脉地向我暗送秋波,慢慢地靠近我,还抓住了我的手。此刻,再迟钝我也明白过来了。

啊!原来如此!都说“挂羊头卖狗肉”,她这简直是挂羊头卖“人肉”啊!由于几个月来都没近过女色了,我内心的欲火迅速燃起。这时只觉得神魂颠倒,恨不得把我的全部都交给她。

她还是紧紧握着我的手,将情意通过指尖传递给我,而且用饱含爱意的目光注视着我。但是,此时的我仍没有放松警惕,时刻注视着周围的情况,因此,暂时压抑住了蠢蠢欲动的欲火,没有扑上去。

我的智商迅速下降,逐渐沦为冲动的俘虏。她虽然扎着日本国防妇人会的白绶带,但是看上去非常清纯,更让人觉得妩媚迷人。

鱼有心来水有意,终于,我开口说:“愿意陪我玩玩吗?”但见她低眉颌首,羞怯动人。

“多少钱?”我问。

“军官、下士官是×元,因为您是士兵,就收您二元。”她回答说。

这样一来,我就只能“冲锋”了。虽说事出突然,但这实在是从天而降的一次“款待”。

不能吃的美食

我和女服务员、厨师三个人在楼下待了足足十几分钟,却没有一个

客人来。这时，从二楼传来“咯噔、咯噔”沉重的军靴声。只见一名军官走下楼来，他好像没看见我一样，目不斜视、慌慌张张地径直走了出去。紧接着，一名军曹也和他一样走了出去。不一会儿，两个女人走下楼来。好像交接班一样，女服务员把我领到二楼的一个单间里。我完全失去了冷静和理智，只是机械地按照她的吩咐去做。

瞬间的销魂让我达到了快乐的巅峰。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对战友们的愧疚。事实上，只有我一个人享受到了这无上的“美食”。

在一位应召女子的告白中这样说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征召，现在国家处于战争年代，一旦被国家征召，大概就回不了国了。但是国家的命令是不能拒绝的。”军国的女性是多么有情义，心地是多么善良啊！我们确实真实地感受到了日本女人被征召之后所表现出的善良和纯真。可能会产生一些关于贞操问题、处女问题等错误的理解吧！但是，我仍然喜欢这位女子的善良之心。

“灭却心头火自凉”这样自命圣人君子而进行修行的是人，“我们并非木石之身，有血有肉，谈情说爱又何尝不可呢？”放荡不羁之人也是人，动物的本能是自然的、直接的，难道其中就没有那些所谓的真善美吗？

集合的时候，没有出现意外，所有的人都到齐了。接着我们到上海郊外的农田采收胡萝卜，黄昏时回到营地。明天场里的病马、伤马都可以吃上胡萝卜了，想必马儿都会很高兴吧。

离点名还有一段时间。今夜月光皎洁，军营里不知从何处传来了军歌声。这是少年时代学的一首歌，于是自己也不由得低声吟唱起来。这是一首妇女从军歌。是对战场的怀念，还是对故国的乡愁，抑或是变幻莫测的人生的达观？

—
枪炮声渐渐远去，
留下的只有秋虫的鸣唱，
腥风血雨，
染红了枯草。

二

敌我狰狞的面目，
军帽飞舞袖成碎片，
战死沙场的士兵啊，
面色犹如枯草。

三

十字军旗迎风飘扬，
支起了片片帐篷，
在帐篷中等待，
充满仁爱的日本妇人。

据情报称，我军向南京方向的追击战，已经打到可以眺望南京城的地方了，而我所属的部队也沿扬子江右岸西进，现已攻陷江阴炮台，并继续前进。

病马场的工作单调乏味，在野战部队虽有生命危险，但仍让我怀念不已。虽然想回原部队的念头在脑海里萦绕，但是如果我负责照看的马还没有完全康复的话，就不能带它回去。兽医说还需要两周时间。

当我把马儿爱吃的胡萝卜拿到它们鼻子跟前时，它们马上抬起头，龇牙咧嘴地冲着我笑。这大概是表示高兴或者“快点给我”的意思吧。

悍马“西月”

作为一匹被征用的军马，西月虽具有非常出众的体格，但又是我班的“淘气马”，大家都拿这家伙没办法，装个马鞍就需要四个人，而且从来不替我们驮运行李。在攻击新木桥的战斗中，它被迫击炮弹片击中了最重要的鞍部，于是被送到病马场来了。

驾驭西月的马夫是来自新泻县的二等兵浅羽，他曾在东京做过高空作业建筑工，脾气非常暴躁，一边威胁恫吓，一边“混蛋、混蛋”地骂个不停。西月哪里听得懂人话啊，对着马说教是白费口舌，不会起到一点

效果。

我们时常埋怨，将战斗力如此低下的军马弄到战场上来，未免太荒唐了吧。但是，在军队这个大集体中，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随处可见。

西月接受治疗的时候，我问××兽医中尉：“中尉，这匹马什么时候能痊愈啊？”

“它受伤的部位不容易恢复，如果痊愈大概需要一个月吧。”

“这匹马不痊愈，我就没法回原部队。另外两匹马都已痊愈了，真烦人啊！”

紧接着我又问：“中尉，这匹马自从在高田编入部队以来，没有起到一点作用。谁都拿它没办法，还经常给班里惹麻烦。能否暂时把它委托给病马场呢？”

“是吗？是这样的马啊。”兽医一边点头一边看打印在马脖子上的出生地：“噢，是宫城县的，和我还是老乡呢，可怜啊，这件事比较为难了……”

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战斗，而战斗的目的则是取得胜利。如果从国家大局出发，就要坚决贯彻效率优先主义，有时可能不免要将这样的马毒杀处理掉，但是一般都不忍下手，而且在军事规章条例中，好像也没有将马匹寄养给别人这种随机应变的处置方式。兽医由于这匹马是自己的同乡，大概动了恻隐之心了吧。兽医的心情和立场我理解，但总不会一点办法也没有吧。

复归原部队的愿望

所谓原属部队是指征召之后自己被编入的部队。对我来说，我的原属部队是第十三师团步兵第五十八联队第一大队本部。

说起大队本部小行李队二班，简直就和一家人一样。虽然都是男人，彼此也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那令人怀念的战场，我们却像一家人一样，不仅同吃同住，而且同生死、共患难。

我逐渐厌倦了后方病马场平静而单调的工作，回归原属部队的心情与日俱增。正当这时，在会报上登载了这样一则通知：×月×日，第十三师团要组建一个原队复归队，符合条件的人及时申报。

南京陷落指日可待，我们原部队大概已决定在某地集结待命了吧。于是，我与来自步兵第五十八联队的病马护理兵桥爪、小林商量了一下，决定去申报。他们两人所负责的伤马都已痊愈，但是，兽医说我负责的“西月”还要恢复一个月时间，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我是无法一起回原部队了。

于是，我又恳求××兽医：“这匹马即使痊愈了也不会派上用场的。我们复归原部队步行大约需要一个月时间，所以在路上给它擦擦碘酒，到达原部队时大概就痊愈了。如果失去这次复归原部队的机会，到下次回去还不知是何时。您能不能帮我办个手续？”

听我说完，兽医说：“也是啊，那就帮你办了吧。”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就去收拾行李。

他之所以答应我，大概是因为他已经预料到，在我们回到原部队途中的这一个月时间里，“西月”的伤能够痊愈。

病马场日记

1937年11月27日 晴

上午和下午都在构筑土木工事，累得身体都发软了。我们整个小队成员花了一个小时清除了废弃的建筑，并重新铺设了道路。小河沟也被填平了。我又将一份文件委托给上海的吉崎。来自华北和国内的部队都陆续在吴淞登陆。对于此时的战况，我一无所知。

病马场内的秩序一天比一天好。今天给妻子宫、朋友武重各寄了一张明信片。

1937年11月28日 晴

昨夜下了一夜的雨，今晨放晴了。一大早我给马厩里的水桶打满水。第二马厩一匹刚刚流产的马腹绞痛，我们班奉命轮流护理。我买了大量的羊羹。给妻子宫寄了一张明信片，让她把我的毛衣毛裤寄来。第一兵站病马场在常熟新设了分场，要检查派往那里的人员的军装。分发了袜子、香烟和白布等官方慰问品。是不是要跟英国打仗了？军的行动前途莫测。听说班里有个战友因恋爱而忏悔的事，真是有意思。

1937年11月30日 晴

上午9时,前往常熟的队伍出发,全体人员一直将他们送到本部。吉川少佐作为队长也走了。觉得有点凄凉。右脚踝关节有点痛,去医务室进行了检查。因为军司令部在常熟,所以吉田少佐就战况作了讲演。分发了苹果。晚上,玩花牌赢了一把。

1937年12月1日 晴

上午9时,全体人员集合,聆听天皇圣旨。脚后跟隐隐作痛,干起活来觉得有点不舒服。下午仍然疼,心里不免有些担心。是不是第一〇一师团要担任上海的警备任务了?换岗的士兵要把马牵回去。

1937年12月2日 晴

今天对河沟外围进行了清扫。上午10时左右,有六架敌机前来空袭。病马场缺乏战场的气氛,不禁怀念起伤愈归队的马。

早上一大早就感觉肚子痛,所以吃饭很小心,饭后吃了一些酵母片。今天的《中央公论》上说,我军第一线部队即将攻入南京城。最近十几天都没看过报纸,所以对外界一无所知。今天第一小队以收割水稻为由出去了。

1937年12月6日

一整天都在进行诊疗所的扩建工作。“做了大久保彦左^①,就别想休息一会儿”。原属第十三师团的人员很快就要复归原部队了,所以小队长命令我回去做准备。归队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了。从病马场到江阴大约要行军50里,但我精神振奋,已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从昨晚一直到今天凌晨1时30分,我一直在马厩值班,交接班后回寝室睡觉时感觉天气更冷了。

1937年12月7日 晴

早上给马厩换上了新的干草。由于很快就要复归原部队了,所以在

① 即大久保彦左卫门,原名大久保忠教,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武士。

离开之前,我将自己负责的马匹巡视了一遍,检查了马蹄铁。让石原给我理了发,还洗了个澡。又将需要更换的马蹄铁准备好。第十三师团的传令兵还没来。傍晚点名之前,下定了复归原部队的决心。离出发越来越近了。

第四章 复归原部队与南京追击战

复归原部队行军日记(1)

1937年12月9日 晴

上午11时,我们从病马场出发,踏上了复归原部队的行程。我用粗绳将自己负责的三匹马——西月、羽月、奈月系在一起,将马粮、装具驮在领头的马背上。我们经月浦镇向罗店镇进发。我们一行虽然共有四十余人,但驾驭着数倍于我们的军马。

老天爷好像也在保佑我们,今天晴空万里。我们在一处荒废的村落里宿营。虽然现在皇军的进攻势如破竹,这十几天不必担心敌游击队了。但是夜里仍要提高警惕,加强戒备。

1937年12月10日 晴

过了罗店镇,我们来到太仓,从这里向左可以眺望嘉定城。路上累得我腿都麻木了,脚底板也僵硬得生疼。为了不掉队,不得已只能骑上没配马鞍的马赶路。

兵站有个小卖部,我买了酒和糕点。一路上,战友小林、桥爪对我的虚弱又是讽刺又是抱怨。

1937年12月11日 晴

一路上我们三个人总是争吵不休,简直有点不近人情。

上午9时出发,向常熟前进。路上,从田地里挖了些胡萝卜喂马。从昨天开始渐渐适应了这样的行军,人也不由得轻松起来,觉得前途一片光明。敌人的尸体零星地横卧在路上,碉堡只剩下残垣断壁,暴露的要地。我们在支塘镇宿营,这里的居民没有逃走,而且还正常地生产和

生活。这不禁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我们到了支塘镇治安维持会，从支那人那里买了日本清酒、油炸豆腐、盐和蜡烛。这里的小河非常清澈，河水也很甘甜。

俗话说，“三人途中行，一人必受刑”，这次的确让我感受了一回。他们两个人体力不相上下，而且性格也投缘，所以处处排挤我。虽说都是步兵第五十八联队的战友，但毕竟不是一个班的，所以我也就认了。在集体行动中，我既不如他们机智，效率也不高。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

在军队里，军法、军纪、条令、要点、规范等与军务基本有关的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不仅要成为教学示范的内容，而且将作战、要领等以周密、简洁、准确的文字表述出来，继而进行研究，这实在令人吃惊。而且作为各兵种的操典，不仅大的原则准确无误，而且内容细致入微，着实让人佩服其恰当程度。

即使在后勤保障方面，虽然只是担任部队（以大队为单位，约千人）全体人员的津贴、被服、人畜粮草、额外补给品（香烟、点心，有时还会有酒、水果）的补给任务，却规定了固定的流程和标准，比如事后要整理登记，还要分类成册，并向上级报告等等。

在前线，战斗始终被置于首位。所以部队在驻扎警备期间，一般由负责会计和物资供应的军官指挥，组织下士官、义务兵执行补给任务。以后我想写一点这方面的文章。

行军通则

第 259 条 行军是构成作战行动的基础，其计划是否恰当，实施是否可靠，直接关系到作战意图是否顺利达成。为此，军队应该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克服地形、气候等不良因素的影响，坚决进行持续数日的长途行军。

第 260 条 当所处位置适合与敌人交战时，就应做好战斗准备；当条件不允许时，就应该珍惜士兵的生命，选择行军转移。任何情况下，总是能够准确判断是投入战斗还是保存实力是非常重要的。

第 266 条 行军途中，要严肃军纪、振奋士气，保证人畜卫生及

粮草供应,保护车辆完好,所有这些对于保持和增进士兵体力和顺利实施行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于行军部队,制定切实的行军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行军部队除了使行军计划得以切实实施之外,必须封锁所有道路,以拖延敌人行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有军马的部队。

在行军过程中,为保证人马良好的卫生状况,各级指挥官特别是中队长或是同级别的部队长要特别注意预防士兵的脚被鞋磨伤,马匹被马具磨伤,四肢出现疾病,冻伤以及口渴病。

第 268 条 对于拥有大量应征新兵和征召马匹的部队,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反复演练部队,使其尽快适应行军。

这些关于行军的方针、规范,每个士兵都要牢记于心。这次复归原部队的行军队伍是由原属第十三师团的山炮、重机枪、大小行李队等的兵马组成的,指挥者是原属××山炮队的伍勤上等兵,所以少了很多等级观念,多了不少战友之情。我们早已适应了战斗,再加上途中多为我军占领地区,所以行军非常轻松。虽然我们都马不停蹄地前进,但是由于原属部队也在不断前进,所以估计赶上大部队还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考虑到保存体力,我们以每天平均行军五六里(20—24 公里)的速度前进。

“三人途中行,一人必受刑”这样的不愉快,不知还要持续到何时?都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真希望相互之间能够更加包容。如果那样的话,这次行军应该会很愉快吧。

我比其他两名战友多牵了一匹马,其中就有前面所提到的悍马西月。这匹马不是掉队就是乱跑,每到这时,我都不得不向其他两名战友求助。这大概是我受欺负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而且这匹马战斗力很差,也很令我苦恼。

悍马西月的丢失

结了三寸长的冰柱,菜田里已经枯萎的蔬菜,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下。今天是个好天气。虽说寒风凛冽,天气却很不错。

“吉田，西月不见了！”

“不会是走丢了吧？”

我吃了一惊，走出营帐。发现虽然马绳还在树上拴着，马嚼子却已经被巧妙地解开了，只留下一个套子在地上。四处寻找，也不见西月的踪影。

难道是今晨逃掉了吗？虽然我认为这种丝毫没有战斗力的令人棘手的马，即便丢了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但是军法是不管这些的，恐怕要追究我丢失战马的责任了吧。作为活兵器的战马，因为管理不善而丢失，按规定确实是要进行处罚的，但这里是战场，应该和平时国内的军营区别对待吧。

我感觉自己的心平静了下来，安慰自己说，西月只是一匹拖累士兵，还浪费宝贵粮草的悍马而已。和我关系不好的两个战友也有同感。

我只是担心，由于马的名字附着在鬃毛上的小木板上，万一西月被友军捡到了，据此判明它所属的部队，作为责任人，我是肯定逃脱不了干系的。这样的话，我肯定会受到军法的惩处。但是，我有勇气也有自信能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这样想来，便感到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

幸运的是，这里是常熟，附近有收容病马的分场，友军部队也分布在这一带。我想，西月肯定不会被敌军抓住吧。

是出于个人的小小责任也罢，还是出于明哲保身的担忧也罢，抛开这些东西统统不想，我倒只是希望西月能被友军部队捡到，其他无论怎样都无所谓。对于连生死都认为是命中注定的我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罢了。今早出发后，我也没想过要顺着它的踪迹寻找它的下落，以后就随它便吧。

不过归队后，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向大队本部副官大桥宪司少尉报告，的确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1937年12月13日

虽然今早因丢失西月而一阵忙乱，我们还是在上午8时从露营地按时出发了。下午3时，我们到达常熟。行军途中，我们目睹了激战后留下大批死伤战马的惨状。

终于可以遥望到远处山峦的身影了。真是一片沃土啊！河水清澈，无异于国内的平原风景，不同的只是农家和商家的外观。路上有很多敌人的尸体。我们走访了兵站分场，询问第十三师团的所在地，他们说：“在占领江阴后，继续向无锡和常州进攻。”我品尝着酱汤和支那酒。常熟县政府很漂亮，我发现了一个砚台，就拿了回来留作纪念。远远地可以看见在画里经常出现的塔。（后记——今日南京陷落）

1937年12月14日、15日

我从兵站衣粮厂领取了马粮（两包大麦、一捆干草）。午饭时，用支那酒和酱汤招待了为马钉掌的三名骑兵。我们决定在此地休整一天。我捡到了一个类似香炉的东西（后记——这是砚台用的水壶，我把它带回了国内）。因为捡到了马鞍，我很是开心。因为我们已经前进到了抗日意识根深蒂固的地方，所以要求我们要小心谨慎，集中注意力。

1937年12月16日

我们从常熟出发，向无锡进发。途中临时在安镇的一所小学留宿。这是一所设备优良、充分贯彻抗日教育的学校。后来，我们得知他们灌输的是令人恐惧的支那必须实现强国之梦的思想。

傍晚，烧饭时用一条小河的水煮了饭。翌日早晨，我们在这条小河里发现了漂浮着的人和马的尸体，河水污浊，恶臭扑鼻而来。还是眼不见为净啊！我想起了母亲的训诫，也是弘法大师说过的话：“去掉三尺，乃为净水。”他们杀了一只山羊，让我们享受了一顿美味。我们这才结束了早上和他们的争吵，原谅了他们。

初冬的天空十分清澈，夕阳从山峦的影子处落山了。我突然有种想画画的感觉。据说第十三师团从江阴出发已经到了镇江。我不由得想到我们将要面对艰难的行军路途。之后，我们又在无锡病马场住了一宿。

1937年12月17日、18日

昨夜，我做了一个梦，梦中遇见了哥哥、弟弟、宫、孩子和母亲。虽说

思念家乡乃人之常情，但一想到化作护国之魂也是国民的义务，我便感觉坦然了。作为日本的堂堂七尺男儿，理应如此。上午9时出发的时候，连行军路线都没有确定，以至于向江阴出发后又返了回来，然后又向江阴进发。这种徒劳的行军真让人受不了。我们在一所不知名的村落留宿，那里河水清澈，吃饭时，我们吃了面疙瘩和煮山芋。

我们早上7时出发，急行军至常州。火车经过这里，士兵们上车时高呼“万岁”，真是大快人心！此处是行军途中迄今为止最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地方。马粮、水、营房都很不方便，新登陆的士兵源源不断地涌来，支那人也渐渐地多了起来。我们对战局根本无法做出判断。我们在这里留宿了一晚。

寒风凛冽，大雪初降，我们留宿在这里。虽然我们尚不知道第十三师团的行动，但我们肯定不能最先进入南京了。根据情报，南京已经陷落，皇军正在周边地区扫荡残敌。我看到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以及其他师团的一些要回归原部队的士兵，正在苦苦搜寻自己所属部队的行进方向，很有一种同病相怜之感。南京以东约十里的地方是镇江，在去南京的途中顺道过去的话，就应该能知道自己部队的去向了。

1937年12月19日

晚上8时，我们从常州出发前往丹阳。秋霜普降，寒气逼人。我想，自己是否走错了路呢？果然，此时发现已经走在前往金坛的路上了，虽然路绕得远了，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和一个支那少年以及友军步兵一起吃饭休息。我喝到了支那酒，似乎是老酒，味道很不错。途中有士兵用枪打野鸡。支那大陆虽然各处都差不多，但是水的清浊程度却因地而异。我从一个支那老人那里打听到一个叫中塘桥村的村子，于是去那里留宿了。

南京陷落

皇军击溃了敌人的抵抗，以摧枯拉朽之势继续前进，很快就包围了南京城，并于1937年12月6日发起攻击。在占领了敌军集结布防的乌龙山、青龙山和方山防线后，只剩下最后守卫南京城的紫金山和雨花台

两个阵地了。

敌人死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直到最后一刻。他们下定决心，顽强抵抗，外围阵地虽然已被我皇军占领，但他们毅然进行殊死抵抗。友军利用空中和地面的配合下，并采取夜袭、突袭等方式发起猛攻，实乃悲壮至极。

皇军发出了最后通牒。

虽然南京的命运已经完全掌握在了我军手中，但是9日，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还是给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24小时的期限，并用飞机空投下了尽情尽理的劝降书，以显示我光荣的日本武士道精神。

百万日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城将陷入重围之中。观之战局大势，今后交战惟有百害而无一利。

盖江宁之地乃中国故都，亦为民国之都城，明孝陵、中山陵等名胜古迹猬集。有宛若东亚文化精髓之感。

日军将严厉处置抵抗者，不予宽恕，然对无辜民众及不怀敌意之中国军队，则宽以待之。乃至东亚文化亦有保护保全之热忱。然若贵军继续交战，南京势必难免战祸，千载之文化归于灰烬，十年之经营化为泡影。

故本司令官代表日本军劝告贵军，立即和平开放南京城，然后按下文所记处置。

大日本陆军司令官 松井石根

敌军始终没有就此劝降书给予答复，反而于10日早晨，极不友善地对我军发动了猛烈的炮击。皇军遂发起了全线总攻。

首先，我军占领了紫金山，在那里竖起了日章旗，继而又占领了光华门，一面巨大的日章旗在那里迎风招展。然后，各部队陆续突入城内，如潮水般涌入南京。至13日，我军完全占领南京。

12月17日举行了南京入城式，18日，为华中方面海陆军阵亡者举行了联合慰灵祭。自从经历了上海的激战，我军将士的斗志愈发得到了

锻炼。在“向南京前进、向南京前进”这种强烈意志的支配下，我军将士斗志昂扬，终于攻占了南京。

抗日首都南京。看看为东亚和平征途蒙上一层厚厚阴影的敌之老巢南京城吧！如今天下无敌的皇军已经威风凛凛地挥师于此。如烈火般在攻防中牺牲的战友们啊，时至今日，你们大可胸怀东亚新曙光而安息了！（参见陆军抚恤部发行的《战地挽歌》）

我们这些要复归原部队的人并没有直接参加南京攻略战。硝烟尚未散尽，在十里范围内，风中还带着血腥，远远望去，一片荒芜。我们在战场遗留的痕迹上，无忧无虑地自由行军。

我所属的第十三师团步兵第五十八联队的任务，是由长江南岸向南京进击，并从镇江强渡扬子江。作为南京攻略战中重要的一次作战，在扬子江北岸强行登陆，占领了扬州、来安和滁县。敌人曾以这些地方为据点，以猛烈的炮火阻挡我友军溯江而上。

复归原部队行军日记(2)

“桥爪，我们还有五六天就要到南京了吧。那会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会不会像以前看见的那些城市和村庄一样，荒无人烟呢？”

“嗯，大概会是那样吧……”

性格孤僻的桥爪含糊其词。我想，南京城内或许到处都是日本士兵的身影吧。

虽说“人生处处是青山”，可是，倘若没有亲眼目睹居民们苦乐参半的实际生活，脑海里就不会涌现出关于人、人性和亲情的真实感受。在遥远的他乡，我已经度过了四个多月的时间。从上海向西已经走了百余里路，但这较之广袤的支那大陆而言，不过是寥寥数步而已。虽然已经马不停蹄地连续行军了一个月，但是仍然望不见山的影子，着实让人吃惊。

现在，我只希望能看一看首都南京，并回到原部队看看我的战友。还希望读一读从家乡寄来的信。虽然真正的愿望就是取胜，赢得和平并且凯旋，但战局难料，战场局势变幻莫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感觉自己就像动物，什么“凯旋”啦“和平”啦，连想都不敢想，就像中止了喷发的活

火山一样,是一种被禁锢了的感情吧。

1937年12月20日—23日

我从中塘桥村出发到达金坛,在城外的小卖部买了香烟后就直接出发了。下午5时到达丹阳。此时寒气逼人,天空布满乌云。途中,我看到不知是留下来的居民还是俘虏,在修复道路。可以说,这就是战败者的悲哀吧,其中是否夹杂着便衣间谍也说不定。不过我还是应该感谢他们,因为他们为皇军修复了道路。我从衣粮厂领取了食物,并在此地留宿。明天终于可以到镇江了。

第二天早上7时30分出发前往镇江。在行进途中,进入了一座海拔约两百米的山中,虽然只有一点点的杂木林和杉树,还是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故乡。因为穿着鞋子走路,脚痛越来越厉害,我只好骑了大约两个小时的马。

下午4时到达了镇江。南京和镇江的关系,就像同为现代都市的东京和横滨的关系一样。在久违了的电灯下活动,实在是件令人高兴的事。能够在行军途中洗个澡,是最惬意不过的事了。我欣赏着许多弄到手的书画。有消息说,第十三师团就在南京扬子江对岸约三十里(120公里)的地方,而军司令部就设在南京城内。

我在镇江征集了马粮和口粮,并领取了补给,然后开始寻找兵站。或许是左腕脱臼的原因吧,我使不上劲,真是让人苦恼。我从军司令部联络处打听到我原属部队行踪的确切消息,他们渡江后,在距离扬子江约十二里的滁县。因此我判断,从南京渡江更为方便。在这里有很多步兵第五十八联队的士兵以及要复归第十三师团的士兵,其状宛如各地支流在此汇入干流一般。我在这里留宿了一夜。

第二天,我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并去拜访和我同行将要返回步兵第五十八联队步兵炮队的士兵。一部分留下来的支那人正在为皇军理发。日本军人的价格是每人10钱。步兵炮队有个我的熟人叫猪爪,他来自高田村下方(和我同村),他和我妻子的亲戚大桥美福是亲戚关系。也许是碰巧吧,我和山岸小队长又见面了,我们约定,如果明天只是下点小雨的话,就向南京前进。

1937年12月24日—27日

今天寒气逼人。大陆的严寒顺着脊背直达腹部,让人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我们停止出发,去一个兵站分场打听情况。下午,我又去见了一个熟人,他是为跟随分场和一线部队转进,并设立病马场的原小队长。我向他询问了一些家乡的情况,他告诉我为何把书信和包裹转寄给我原来部队的缘由。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心中的期待和高兴,就让我改日再去慢慢体会其中的欣喜吧。

第三师团的将士们陆续从南京赶来,向后方移动。驴子也陆续被征用,跟随着军马的队伍同行。行李都是士兵的装备,不用配鞍,非常简便。

25日上午9时,离开镇江前往南京。和在当地邂逅并同行的步兵第五十八联队步兵炮队的士兵们分开了。从今天开始,我将和另外三十余名要返回同一部队的士兵同行。我们没有经过句容,而是沿着通向南京的铁路行进,并在一个叫下蜀的地方露营。这里的水很脏,我们不得不把毛巾叠起来当作过滤网,把水过滤后再饮用。

从下蜀出发,我们沿着铁路旁的泥泞小路行进,不一会儿又是崎岖的山路。途中有座水泥厂,还看到了许多敌人的阵地的遗迹。四处有许多猪,我和桥爪、小林等一起抓了头猪,作为晚上的美餐,实在是好吃,这大概是因为好久没有吃到新鲜肉食的缘故吧。

不过水质还是一样的糟糕。南京已近在咫尺,此处的支那人因为害怕日本人都躲到山里去了。我们在东流镇留宿。

翌日清早,我们从当地出发。一条石子路横亘于山脉的后方。敌人为了防卫首都,在道路两侧和半山腰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可以想象,激战时这里躺着多少正规军士兵的尸体啊。从位于紫金山半山腰的中山陵向左望去,可以看到前面蜿蜒的城墙。

我们由和平门入城,经过中山北路,到达扬子江岸的下关,并在那里留宿。盼望已久的南京城此时已日薄西山,死气沉沉,远方依稀传来了枪声。敌我双方数十万人,至少是数万的士兵在浴血奋战中化作英灵,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这个国家的国民、亲人和子孙,化为寂寞的孤魂。战争之所以是一场悲剧,就在于只要你还在地

球上生活,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其中。这是人类的宿命,大概也是历史对于现代人的一种报应吧。

滞留南京

1937年12月28日—31日

和原部队的距离又缩短了,我不断在梦中描绘着回归原部队后的情景。终于进入了南京城,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安心感。然而我今夜却感到格外兴奋。从明天开始,就可以给坐骑钉上铁掌,修补一下衣服,或是逛逛街,缓解一下连日来的疲劳了。

上午,我前往兵站下关分部和中山码头,拜托他们给战马钉铁掌,他们不答应。于是,我又拜托步兵第五十八联队步兵炮队的士兵,他们向我承诺很快就会钉好,我这才放下心来。在昨天晚上作为宿舍的那所民宅的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了昨夜没有看到的数十罐豆油和两三袋面粉。我做了天妇罗、肉和小豆粥,这就是所谓接受蒋介石供应的美食吧。

到底是要在南京过新年还是早日渡江返回原部队,明天就要作出选择。因为在战场上,脱离原部队是被严令禁止的。我领取了军方供给的日用品。雨夹雪变成了雪,大地已是白茫茫一片。在此地留宿。

今天,我一直敬而远之的同行战友桥爪和小林外出了,而小生在宿舍留守。我试着做了天妇罗,但没有成功。给北村武夫、宫寄了明信片。到了晚上,步兵炮队的士兵来了,我们一边猜拳一边喝酒,兴奋之时还不忘哼上几句军歌和民谣。吃完饭他们高兴地回去了。我由于喝多了,肚子疼。

我希望今天前去联络原部队的两名上等兵能够早日回来。我听说那里正在连日进行杀戮俘虏的实验。

上午,我前往中岛部队野战支库领取了马粮和面粉。和想象中的一样,皇军的军马穿行在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当地居民,街道如同废墟。虽然偶尔也会碰到穿着支那衣服的人,但他们都是翻译,臂膀上戴着军发放的许可袖章,还有协助我军的治安维持会的干部。

宿舍附近发生了火灾,我因及时躲避所以安然无恙。到了晚上,火又烧了起来,火势十分猛烈。因此,我只得把装备搬到步兵炮队的宿舍,

在那里睡了一会儿。火势没有蔓延,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宿舍。我等待着这两三天去联络原部队的两名上等兵早日归来,并着手准备从南京城出发。

做好准备后,感觉轻松了许多。我在当地查看了传言中所说的枪杀俘虏的下关码头。在街边堤坝底部有许多被抓的俘虏,周围是监视的士兵,俘虏拼命地挣扎。只见20名俘虏在大堤上排列着,一半人面向扬子江,另一半人背对扬子江。让面对扬子江的十名俘虏在栈桥上跑步跳进混浊的江水中。这是将俘虏强行溺死的处置方法。生还者或企图逃跑的人会被数名步兵以跪姿射杀。接着,剩下的十名背对扬子江的俘虏,转身面向扬子江,重复前面的场面。这一批结束后,就会从堤坝底部再拉上来20人排好,进行同样的处置。如此往复下去,鲜血染红了江水。

啊,真是惨不忍睹!这种处置是多么的无奈啊。江面上我军的驱逐舰上开了两三枪,打在了水面上,万一射偏的话就有误伤友军的危险。栈桥上和堤坝上的士兵大声喊叫,让他们停止射击,他们这才停了下来。海军行动时就是喜欢开这样的玩笑。

我沿着堤坝向上游走去,在江边的堤坝下,到处都散落着正规军士兵的尸体、枪械、子弹带和钢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没能逃走而被冲进了浑浊的江水中的。我发现了一支小型步枪,检查后发现,这种枪类似于我军骑兵使用的枪,只是口径大一点,还捡到了二十余发子弹。我试射了一枪,发现没有什么问题,就带了回去。我想,这可能在今后的战斗中能派上用场吧。

1937年12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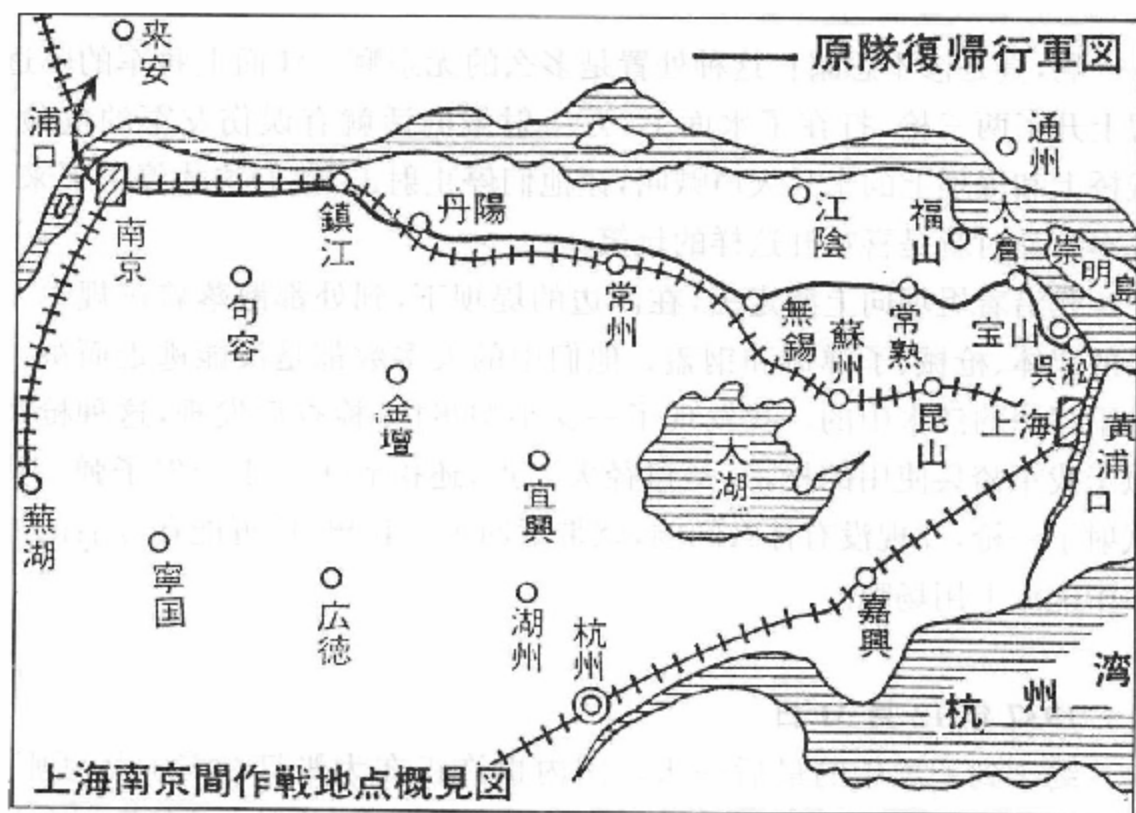
终于到了今年的最后一天。国内也许正在为张灯结彩而忙活吧。而在战地南京,也可以见到有些部队在门前挂上了松枝,还有些军车挂着松枝来回穿梭。我洗了衣服,换上了干净的内衣裤。给国内写信,并把新年发的东西寄回了家。

到目前为止,战事紧张的时候,新鲜蔬菜和肉类缺乏,除了设法征缴之外别无他法。然而,像酒、甜食、调味品以及作为主食的大米,都要依

靠补给。但是,南京不愧是首都,而且我们宿舍离码头也很近,所以,面粉、油等残留下来的物资十分丰富,以至于我们每天都可以做天妇罗吃。我们在这里滞留的生活可谓食物充足,新年也过得有滋有味。

渡过扬子江

“百年等河清”,这是从被誉为形容词之国的支那传来的古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我遥望扬子江的上游,然后再回过头来眺望下游时,不禁感慨万千。我突然有了这样一种意外的感觉,那就是在缺乏探索事实真相的氛围,一味强调文章,堪称文章之国的中国,也有“词穷”的时候啊。当然,所谓“百年”,假如实际上是表示永久的话,倒是的确传达出了事情真实的一面,让人不得不佩服。



复归原部队行军路线图

可以想象,就算从南京沿江上溯 100 里(400 公里),即便那里可以持续放晴数月,然而水流也不会变得清澈。由于扬子江流经平原土壤的大陆地带,护岸工作做得并不到位。几个月前,当我乘坐运输船,从江口逆

18. 生命的战记

石井清太郎

编者注：石井清太郎，1937年9月应征入伍，隶属于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二十六旅团。

(前略)

血染的堤坝

雨和泥泞，在江南的战场上，不论是追击者还是被追击者都是浑身泥泞。从早上一直行走到夜晚，正累得哎哟哎哟的时候，说是要点燃民房，以照亮前进的道路。士兵们并不清楚那是什么地方，就按照要求一直步行到深夜。好不容易到达了一个很小的村庄，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们进入一户人家，摸着黑拿了件衣服就往身上裹，以抵御寒冷。因此，到了早晨才发现身上都沾上了虱子，我们和虱子的斗争从此开始了。粮食是从当地居民的荒屋中征缴来的。这里是盛产水稻的地区，因此，如果不过分奢望的话是不会挨饿的。我们把搜罗来的大米分配了一下，用饭盒做饭，匆匆忙忙吃过之后又出发了。

早上雨停了，阳光十分明媚。因为前面有一条大河，所以我们不得不绕路而行。我们沿着东北方向一直走到了江边。那里有一条堤坝，是用来调节河流水位的。连续降雨使得扬子江的水位升高了。如果打开堤坝的闸门，浊流就会涌出，地势低洼的地方就会淹没在水中。虽然以此可以阻挡日本军的进攻，但是敌将并没有这么做。我认为，如果这样做，那么本国的百姓也会遭殃，因此，无论什么战争，他们都不会轻易做这样的事。看不到对岸的扬子江如同大海一般。

堤坝上有大约一个小队的士兵，其中有三名俘虏正要受到处置。刚

才来的时候,也看到了河里漂浮着好几具无头尸体。因为我不想看到别人被斩杀,所以就加快了脚步想快速走过去。就在这时,有人从后面揪住我,把我拉了过来。此人就是青木一等兵。他抓着我,并不放,并小声地嘀咕道:不知道是哪里的军官,手里拿着两把军刀正走过来。我经他这么一说之后才看见了那个军官。由于摘掉了身上的肩章,所以不知道对方的军阶。虽然我不清楚带两把军刀来参战的心理,但是仅凭这一点就能想象得到他出身富裕而优越。在我看来,他像刚刚上任的年轻军官。我似乎并不明白杀人是怎么一回事,但不禁一直在想,不杀人就好了。就这样,他在我的面前很随意地拔出了军刀,非常勇猛地挥了挥刀之后绕到了俘虏的背后,麻利地用刀抡过俘虏的头顶。此时,我的双脚就像被钉住了一样,因为我看到那把被抡起来的军刀,其刀尖不是静止的,而是一直在颤动。在刀刃下,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的俘虏极其平静,他已经无路可逃了。在我屏住呼吸的那一瞬间,向下的刀刃砍向了头盖骨。因为用力过猛,头皮被揭下了十二三厘米,这样一来,俘虏受不了了,只见他双手反绑着,脸朝下倒在地上,双脚啪嗒啪嗒地乱蹬,全身不停地扭动。应该说他在做临死前的痛苦挣扎吧,其情景难以言表。俘虏发出了一阵沁入围观者心底的悲惨叫声。接着,军官似乎亢奋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向他乱砍乱杀过去。这时,大概是这个俘虏被割断了颈动脉,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堤坝的闸门。我恍若从噩梦中惊醒一般,看着那几个被残暴虐杀的俘虏,以及脸色苍白,似乎神志不清而茫然呆立着的军官。此时,和我一起观看的青木大声地嚷嚷起来:“你把俘虏抓起来,杀了他也没什么,但是别让他死得这么痛苦啊。你不觉得这很凄惨吗?你这个混蛋!”情绪激动的他在说混蛋的时候,声音哽咽了。士兵们都一起向青木看去,但谁也没有说话。我回头看了看被鲜血染红的堤坝之后,便催促青木赶紧追赶战友。

我走着走着,不由得想起了还留下来的那两个俘虏。我不明白为何他们被抓之后必须被处死,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投降了。我只是觉得那样的死法让人感到惨不忍睹。这时,我的手无意间碰到了背包里的手榴弹。我感到它十分冰凉、非常冷酷。我之所以把手榴弹带在身上,是想着一旦自己不幸被抓住,就引爆它结束生命。就在这时,我听到了枪

声,紧接着又是一枪。我们已经离开扬子江向南进发了,枪声久久在我心中震荡。

雾(一)

上海的敌人已经开始败退了。在连续下雨的这几天中,无论是追赶的人,还是被追赶的人都累得要命。嘉定在13日陷落了。第二天早上雾很大,出现了一支穿着新军服的部队,他们向前线跑步行进。因为来了接替的部队,我们就有时间做饭吃了。在阵地之间,我们一直都在同敌人进行着近距离的对峙,哪顾得上做饭啊。我们就完全依靠战友从后方冒死运来的饭团了。如果敌人来扰乱后方的话,就无法让战友把饭团运过来,所以只能饿着肚子战斗了。奔赴前线的部队也许受到了敌后卫部队的阻击,于是战斗开始了。我们就是在这种战斗声中做着饭。因为射杀了一头猪,大家好不容易吃上了肉,满是胡子的脸都露出了欢笑。失去主人的猪已经野性化了,动作非常敏捷,所以要射杀它很不容易。

当我们的肚子里填饱了猪肉和汤汁,并带着烤肉开始行进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遍地横卧着尸体,这已是常事,没什么可惊讶的了。然而,可怕的是我们知道了自己的真面目是什么样的。那就是亲眼看到了成群的难民悲惨的境遇。尽是些老人、妇女和小孩,在两军激烈交战的枪弹中他们误闯误入,尽管这是战场,一旦受到夹击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对如此残忍的杀戮感到愕然的不仅仅只有我一人。或许他们是因为贫穷,无法去远处避难,只好留了下来吧,他们都是无辜的平民百姓啊。日本军都干了些什么啊……

地上零乱地撒落着仅有的一点点粮食和破烂的被褥等物品。在这当中还横着尸体,简直惨不忍睹。这都是自称为皇军的一伙人干的。我只是茫然地呆站着。这时,有人大声喊道:“有人还活着,是一个孩子。”孩子紧紧抱住大概是母亲的尸体,脸颊上沾满了黏糊糊的鲜血,那孩子惊恐不安的神情一下子映入了我的眼帘。这孩子和我的孩子差不多大,正是到处追赶红蜻蜓的年龄。我用水壶里的水沾湿了毛巾,替这孩子擦掉了脸上黏糊糊的血迹。我从帆布背包里拿出了压缩饼干,让他拿在手

里。正用手比划着教他怎么吃的时候,或许是肚子饿了的缘故吧,他赶紧开始吃了起来。于是,我就站起身来。

队伍已经向前行进了100米。(孩子,再见!)我把心留在了这里,开始步行追赶前面的队伍。这时,好像听见有人在叫我,在我回头的瞬间,那孩子紧紧地搂住我不放。我握住了他那双没法握的手。不仅如此,我还带着他走了出来。

此时的我并非是想帮助那个孩子,而是因为我被他缠着没法脱身的缘故。幸好部队决定在附近的村落宿营了,所以我才赶上了队伍。看到我带着一个孩子出现在面前时,战友们都露出了十分惊讶的神情。平时总是嘲笑我,说我太过于多愁善感的他们,此时却没有笑话我。此时的我,也许展露了一副准是让人感到难以接近、非常严肃的神情,或者说肯定是一副像要哭出来的表情。

我在战友们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我想找一个可以托付小孩的人,我请他们能否帮我找到这样的人。对此,谁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就在整个分队的全体人员都在出动帮我寻找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不过日头还很高。从其他分队的士兵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他们在一个只有一个人的村落里找到了一位老人,并把这位老人给我带了过来。我忍耐着语言不通而导致的烦躁心情,请求他照顾这个孩子。起初,他还不相信日本兵,所以态度很顽固。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他眼神中的严肃劲儿渐渐地消失了。最后,这位老人答应了我的请求。但是,他脸上那顽固的表情并没有改变。战友们担心,一旦大家都睡着了,这老人是不是会逃跑呢。依我看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把握。对谢家桥镇的进攻近在眼前了,我想,如果早上老人不见了的话,那就只好把这小孩绑在房间里离开了。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战友们,并得到了他们的理解。

那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此前的我,是光荣的皇军中一员,而且一直以来我都十分珍惜军人的形象。而现在,我必须认识到,把假象认定为事实,不,深信为事实,只不过是迷上了这种幻影而已。但是,即便我注意到了这一点的时候,也已经无济于事了。现役的时候,上级对我们说,你们的命值一钱五厘。当时的明信片就是一钱五厘,所以,他的意

思是：如果邮寄明信片的话，无论多少都能很容易地搞到。只有强兵才是国民最大的福祉，我们自年少的时候就被灌输了一种国家观念。那时的我们是应该具备一种牢固而坚定的军人精神。而此时的我认为，这不是什么皇军，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连无辜的百姓都杀害的杀人集团而已。

不断涌出的泪水冷却了，我感到浑身无力，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老人还在，顽固的表情没有了，看到的是一种和颜悦色，对此我很高兴。小孩子还睡在我的怀里。早早醒来的战友在分队里为我们准备早饭。我们围着小孩子和老人一起吃完了早饭。离别的时候，我将纸币和军票全抓了出来，塞到了老人的手里。对于早晚都会阵亡的我来说，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东西了。然后，我让老人把这孩子紧紧地抱过去。这份情感和我离开日本的时候与自己的孩子分别时很相似。我颤抖着，抚摸着孩子的头，在心中默默地对他说：“你一定要长大啊！”我迅速转过了身。孩子的哭喊声随后消失在了浓雾之中。

雾(二)

我被小孩子的哭声缠住了，用衣袖擦拭他那沾满泪水的脸颊，然后起身追赶战友。当我追上战友的时候，已经听不见小孩子的哭声了。我停住脚步回头张望了一下，仿佛浓雾渐渐散去，四周变得明亮起来，哭声也已经听不见了。在心里发着牢骚的我，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孤寂感所侵袭。仅仅才抱着睡了一个晚上的孩子，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已经进入到我的内心深处。午夜，我不由得想起了小孩子抚摸着我的平坦的胸脯的情形，那种小小手指的触感令人悲伤不已。

我怀着士兵不应该有的情感向前走着。可能是没有留意到自己的脚下，不知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原来是一具尸体，那具尸体不是士兵，而是一位穿着蓝色衣服、光着脚的男人。他是侧腹被刺而死的，毫无疑问，这是我的同伴干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啊？昨天，成群的难民不论老少，甚至连妇女和孩子都被刺死了。

自从我们登陆以来，在上海的北部战线已经不停地战斗了一个半

月。我们都被困住了。现在,在追赶溃逃的敌人时,偶尔也会碰到当地居民,然而我的伙伴没有一个人加害于他们。在追击敌人的道路上,没有食物的我们,就到居民家里寻找粮食。我们做的这种令人厌恶的事情,就像是趁人不在家时行窃的贼一样。在他们十分贫困的家里,只剩下很少的一点点大米,而这仅有的一点点大米,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非常重要的粮食。有时家里也有人在,当看到他们那极度恐惧的神情时,让人感到很难受。在我任旅团警卫的时候,旅团长阁下就说过,对当地居民尽量不要做无情的事情。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战友,我们曾一起发誓决不做残忍的事情。当时的旅团长是陆军少将沼田德重。

我们现在步行的地方是哪里?对于我们士兵来说是不清楚的。对于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就要死的我们来说,心想在哪里都无所谓。我们穿过了平坦的水田地,行进在高低起伏的枯草中、弯弯曲曲的道路上。这时,我又看到了第三具尸体。这回是一位妇女的尸体暴露在那里。我闭上眼睛走了过去,心中欲哭无泪。我想那个干这种事的自称皇军的家伙,简直就该吃屎!然后,我想在那个压根就不想阻止这种残忍行为的指挥官的肚子上扎一个窟窿。

白天,我们行进在坑洼不平的原野上,中午稍微休息一会儿。就在这时,从后面追上来了一支部队。他们都是很年轻的士兵,目无杀气,表情和悦,是一种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表情。大家都背着背包,也有的士兵把背包放在驴背上牵着驴走。我们在参加上海战役进入阵地时,把所有的东西集中起来堆放在空房子里,而我们是轻装来到这里的。我正想着背着背包行军恐怕很吃力吧,这时,传来了刺耳的叫骂声。那里的道路弯弯曲曲。远远地落后于前面士兵的是一个被迫背着两个背包,穿着蓝色衣服的人。旁边的士兵看他走路东倒西歪,便破口大骂。有一个士兵说:“把他干掉怎么样?”我听到后站了起来。“干掉?”其他士兵要把他干掉?如果放任他们不管的话,这些年轻的士兵说不定会毫不在乎地干一些残暴的事情吧。“等一下!”我堵住了去路,并笑着说:“要干掉他的话,就交给我吧!”这两个人看到脸上长满胡子、浑身是泥的我,都露出了十分惊讶的表情。他们解下了让他背着的背包,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开了。从一开始就在旁边看着的队长对我说:“别太过头了。”经他这么一说,我

想我是不是有点乱来了？然而，我真的是不能忍受了。从昨天开始，我就看到了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同伴们残酷无情的所作所为，不仅感到很惊讶，而且还极其悲叹，怒火中烧。即使队长那么说，我想我已经阻止了同伴那残暴的行为，所以也就不在乎了。过了一会儿，我想，他是不是觉得我们之间产生了令人烦恼的争执，而觉得不好意思？当他从战友那里得到了饭团子之后，一边哭着一边吃，还连着说了好几声“谢谢”。我回过头，他又把头低下了。我怀着一种想对他说要珍惜生命好好活下去的心情，目送他消失在晚秋红日映照的江南大地高高的枯草丛中。这是11月16日刚过正午发生的事。

在我们开始步行没过多久的时候，炮击就开始了。这是敌军的迫击炮。先头部队似乎已经接近了敌人的阵地。因为没有弹药的补给，所以对付一下就可以了。不过，如果打起来的话，还是感到心中没底。在食物和弹药都没有补给的情况下，我们跟在脚步飞快的敌人后面跑，日夜不停地行军才来到了这里。听一听炮声，便可知敌人似乎处于非常优势的地位。走出坑洼不平的原野，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水田，其间民家散落于各处。炮声响起的地方似乎是谢家桥镇，但是距离谢家桥镇还有一段距离。新兵部队开始攻击了。我忘记了白天的事，不停地祈祷着武运。据说有晨雾的时候天会放晴。但是，当火红的太阳西斜的时候，南边的天空出现了一片乌云，并开始渐渐扩大。进攻令还没有下达。我们寻找民房并走了进去。当结束了与本部及各队之间的联络后，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我们一直把入夜后进行的激烈枪炮战称之为夜幕作战，这一天也相当激烈。

我结束流动哨任务回来之后睡了一会儿。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我被什么声响给吵醒了。我打开抱在怀中枪支上的保险栓，靠近了入口处。正当我想要从半开着的大门向外张望的时候，忽地冒出来一个白色的东西，原来是一张鼻子周围呈白色的马匹的脸。啊，我关闭了枪上的保险栓。因为这个声音，大家都被吵醒了。“下雨了，快帮它把门给打开！”说这话的是心地善良的青木。进入屋子的马匹突然打了个寒战，抖掉了身上的雨水。马匹还将脸凑到了战友们的身上。过了一会儿，马匹似乎是感到放心了吧，便弯下前腿的膝盖，将后腿伸向旁边卧了下来。

我在看着马儿一系列的动作时,不由得感到了一丝悲哀。另外,我想起了当我还在祖国的时候,好几次看到贫苦百姓最重要的农耕马匹被征用,全家人一直在惜别的情景。我还看到了士兵紧紧抱住在战场上被枪射伤不能动弹的马在哭泣。因马鞍擦伤背部而被丢弃的马,连续好几天都跟着这支队伍行走。这匹马的背上也有很深的伤口,恐怕也是一匹没有受过训练的征用马吧。在异国的战场上,因马鞍擦伤背部而被丢弃的马匹,或是死在路旁,或是被当地居民逮住吃掉了。

屋外是破晓的黎明,雨还在下着。战斗了一晚上,全身已经湿透了。当我正想着昨天碰见的那个年轻士兵的时候,传来了攻击的命令。这一带的水田已经收割完了,满是稻茬的田里积满了雨水。

军行路

为了攻击谢家桥镇,部队展开了左右围攻。我就在右翼队。在我的右边是一支被称为新锐部队的队伍。我们在充满雨水的稻茬田里水花四溅地奔跑着,有时还浑身是水地趴在田中,大家共同前进。拥有几门迫击炮的敌人处于有利位置,他们巧妙地利用民房布阵。如果不留神莽撞进击的话,就会倒大霉的。附近就像新兴开发区一样,新的房子围着旧的房屋,其间还有正在建造的房子。

在我们跟前,有一所房子在一排房子中稍稍突出一些,它的三面似乎还有凿开的枪眼。机关枪从那长长的枪眼里伸出来,向旁边不停地扫射,简直无法接近。很长时间,我们就像游泳一样在水田里匍匐前进,终于爬到了田埂边。这是距离房子四十米左右的地方。我们一抬头就遭到机枪的扫射。就在这反反复复的过程中,好像有什么人中弹了,射击停了下来。趁着这间隙,我们一跃而起跑了起来,并靠近了房子。我们扔出了手榴弹,混乱的敌人从后面的出口逃走了。我们被这房子阻挡住了,没法向这伙敌人射击,无奈之下,只好弄坏了墙壁,进入屋内。在散乱着弹壳的地上有两具尸体,其中一个女兵。我在太仓近郊也看到过女兵的尸体夹在一些死尸当中。和当时一样,我感到很厌恶。没过多久,受到左右夹击的敌人后退了。此时是11月17日正午前后。

谢家桥镇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狭窄小河，面向小河隔着马路的西边有一排旧房屋。房屋虽然并不太多，但是我想和其他村子的房子所不同的是，这里的房子使用了很多木材，受到半天时间的攻击后，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地上尽是倒卧的尸体。在北边的村头有一间小庙，里面供奉着我不知是神还是佛的石雕像。在大坡度的瓦铺的屋顶上有两名士兵，其中一人正在用机关枪进行扫射，周围没有警卫，下面有好几个敌军制作的土袋。“把土袋给他啊，难道不危险吗？！”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向旁边的士兵大声斥责起来。军官以锐利的冷冷眼神瞪着我，但是我并不在乎。看到这种对部下毫无关怀之心的人，我感到非常气愤，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但是，我不会对军官做出极力顶撞的鲁莽行为。我往回走了两三步，这时我听到房檐上有雨滴落下的声音，回头一看，刚才用机关枪扫射的那个士兵被打中了，这是他的鲜血滴落的声音。我向这滚落下来的士兵的尸体合了一下掌就离开了那里。总觉得自己实在忍受不了，一边走，一边感到人们的鲜血流成了河。

我从一家四周围绕着篝火的房前走过，虽然心里在想这很危险，但是全身湿透的我被这火吸引了，于是就靠近了那所房子。我挤了进去，伸手烤火，感觉舒服多了。然而，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小便，便马上离开了。小便回来之后，我往屋子里一看，在我离开的那一会儿炮弹飞了过来，里面乱成一团。老天保佑啊，我想我多亏是小便去了，才得以幸免于难。

下午，雨停了，太阳露了出来。我们一开始行动，敌人的迫击炮就开始射击。这一带村落很多，到处都有敌人，他们的顽强抵抗使我们很伤脑筋。我们一边扫荡敌人，一边向前挺进。在没有遭到敌人抵抗的情况下，好不容易到达了一个小村落。我进入村落最里面的一户人家，发现院子里种了一株牡丹，感到特别高兴。这是一株有年头的牡丹了，虽然叶子发黄，但枝干长满了嫩芽。我不厌其烦地一直盯着牡丹，对此，战友笑着说我是不是想家了。在我家里，也有一株父亲种的很大的牡丹，我想起这株牡丹每年都会为我们开出紫红色的花朵。我听说日本的牡丹以前就是从这个国家传过去的。尽管如此，我走过了那么多的村子，看到牡丹却还是头一回。不仅如此，在屋子周围种植着花草树木的人家一

户也没有,全是些煞风景的住宅。而在自己的祖国,无论家里怎么贫穷也会种上花草和树木,人们呵护着花木,也欣赏着花木。我被一株牡丹花深深地吸引住了,也许正如战友所说的那样,我已经想家了。

这户人家的正面有一间大屋子,墙上挂着一幅诗碑拓本的画轴,下面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放着一个木刻的50厘米高的立佛像。屋子中央安放着一张桌子,两边是房间,里面有床铺。房屋前面一间独立的屋子是厨房。在放锅的地方架着一口浅底的铁锅。外面有一口井,虽说是口井,但掘井时没有加固井壁,而且井口宽度大概只能勉强进入一个人。它仅仅是往下挖了两米左右的一口简陋的井。因此,只能用慢慢渗出来的水来做饭。在上海帮我们做饭的老人,曾用手比划着告诉我们,他们是不喝生水的。他们的生活经验也可以从屋顶上的罐子里看出来。或许是为了让豆酱酿好,将其装入罐子里放在高处。我喜欢吃的大蒜的腌制方法也是这样的。在这户人家的屋顶上,也排列着一些罐子。

在这个生产精美陶器的国家的生活中,罐子已经是必不可少的物品。不管在哪个房屋上都可以看到很大的罐子。战友们发现了这样一种储藏的食品,就是将鸡蛋用盐腌制后,在其表面裹上泥土,再把它放入罐子里,然后埋在自家的土屋里。

因为担心烟囱冒烟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所以我们拆掉了烟囱做好了饭,并迅速吃完了晚饭。

我悄悄爬上屋顶一看,这里距离前面的村子大约有400米,大概有20户人家吧,并排着一家挨着一家。距离那个村子300米的地方有一片水田,在水田的前面,稍稍隆起并向旁边延伸的是一片旱地。所看到的绿色的东西,像是冬天的蔬菜,在它前面还能看到一片水田,田间小道一直向着村子延伸开来。那里距离村子很近,前方看不到一棵树木,这也并非例外。这里鸦雀无声,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我们分散开来向农田走去。敌军没有向我们开炮射击。我们摸到地里站稳脚跟之后,正想一起跳起来飞奔过去的时候,村子里突然喷出了火舌。我穿过田地,正想趴在田里的那一瞬间,左胳膊出现了一种像碰到烙铁一般的剧痛感。在感到从肩膀到手像被拧下来一般冲击的同时,热乎乎的鲜血顺着皮肤流了出来。我意识到自己被打中了。尽管如

此,我还是趴在地里,不顾一切地拼命爬了出来,摸到了田埂。我试着动了动已麻木的手,还可以自由地活动。“动了”,我情不自禁说了出来。我用手碰了碰伤口,发现衣袖上开了个大口子。这真是一瞬间的事情啊。

知道我受伤后,聚集过来的战友们将被鲜血湿透了的衣袖用刺刀从袖口处划开,并给我包扎了起来。队长听到消息后也赶了过来,听到我报告说是轻伤之后,他说了好几次“太好了、太好了”。我反复听到他说“太好了”,心里头感到热乎乎的。队长说因为是近距离的射击,所以必须接受治疗。这主要是因为他担心我会患上气性坏疽。在上海的时候,我曾看到有的士兵虽然伤口很轻,但是因为患上了气性坏疽而必须截掉双脚时痛苦挣扎的样子。我很感激队长所说的话。

因为没有遭到炮击,所以我想敌人大概不会进行顽强抵抗吧。这种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在我靠近田埂期间,射击停止了。这时还是刚刚天黑不久,我们进入敌人已经撤退的房屋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为了接受治疗离开了部队。往南边走五六公里就到了军行路。据说如果寻找一下的话,就可以找到一家医院。我横穿过庄稼地,前面被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只好绕道而行。一个人走路感觉比预想的要远。我走路的时候注意远离村庄。军行路是一条铺满了石头,很宽、很气派的道路。自从在上海沿黄浦江到吴淞时走过一段很好的路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马路了。路边,成群的难民蹲坐在那里,看上去非常凄惨。在此,我也看到了他们充满怨恨的目光。由于这一带没有残忍刺杀人的迹象,这使我的心情轻松了下来。马路附近有很多村庄,我没费多少工夫就找到了医院。

军医似乎把我的伤当成被猫抓的似的,以一种很轻松的心情给我治疗。他盯着手术刀的尖端注视了一会儿,对我说:“是近距离射的子弹吧。”我说大概有三四十米吧。他点点头对我说,因为明天还要进行一次治疗,所以今晚得住下来。治疗结束后,他拽了拽我那长长的胡子,做出一副滑稽的表情,这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当我说想吃点东西的时候,他便对站在一旁的卫生兵说:“让他吃得饱饱的。”

我被那个士兵带到了隔壁的一间房屋。那里面有十几名卫生兵,而

伤员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我问那个卫生兵：“只有这些伤员吗？”他扬了扬下巴对我示意着旁边的房屋说，伤员都在那里呢。我在这里吃了刚做好的大锅饭菜，非常饱。我想稍微休息一会儿，便走到一位手上绑着绷带的年轻伤员身边点头致意。我的意思是想表达“请让我待在你旁边”。那位士兵恭恭敬敬地向我鞠了一个躬，并把垫着的草席给我空出了一半。这个士兵的伤在胳膊下面。他说因为是贯通枪伤而骨折了，所以必须要截肢。我想他真可怜啊，而我只是擦伤，很幸运。

当我把饭盒放在枕头旁边的时候，这个士兵开始跟我搭话了。他说，战争真的是很残酷啊。我注视了一会儿他的脸庞，他好像是一个很年轻的现役兵，有一副和善的面孔。医院是不同兵团的不同伤病员群体杂居的地方。这个士兵是从杭州湾登陆的。他是攻打上海战线腹背的柳川兵团的士兵。我从这个士兵的口中听到了兵团长下达的命令，许久都无法相信。这就是杀光所有的人，烧光所有的房屋。对于士兵来说，命令常常是至高无上的，上级的命令就是天皇陛下的圣旨。我们就是被这样灌输的，耳朵都快听出老茧了。起初我是半信半疑，可是在听他讲具体事例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我刚才所听到的这些残忍行为是难以言状的，我刚才听到的那个命令也是无法接受的。我在旁边曾亲耳听到旅团长说过：对当地居民避免做一些冷酷无情的事。当知道将军之间也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时，我震惊了。而且，我亲眼目睹了昨天和我一起战斗的被称为新锐部队的士兵随便刺杀、枪杀难民的情景。我想，他们这样做，也应该是奉了同样的命令吧。最后，我实在不忍再听下去了，就说了一声我想睡觉了，便打断了他的话。虽然想睡，可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思考战争的真实面目。人类从古代开始就重复着疯狂的举动，这令我感到窒息。

第二天早上结束治疗之后，我带着两个回归原队的士兵离开了医院。

从雾中

在伤病员集中的地方接受了治疗的我，回到了准备转移进攻江阴炮

台的部队。在江岸有一座略微有点高的小山丘,名叫萧山。在那山丘上有令我们非常伤脑筋的炮台要塞。

江阴这个港口市镇的郊外到处都是人家。因此这里也就成了敌人的据点,经常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飞来枪弹,所以一点也不能疏忽大意。我们一边扫荡敌人,一边在猛烈的弹雨中匍匐前进。好不容易来到萧山脚下的时候,天就要亮了。我伸手摸了摸自己所在的田埂,田埂有一定宽度,像是一条田间小路,子弹是不会穿透的。我想暂且先察看一下周围的情况,如果再向前走的话,就有被手榴弹炸中的危险。在机枪持续不断的射击下,我紧紧地贴在地面。此时,天已经快要亮了。在我右边的加藤对我说,越过田埂往前跑。既然听到了,就没法当作耳旁风了。我抬起头看了看前方,机关枪正在射击,子弹却从高处掠过。我在田埂上挺起身子,瞄准正喷射着火舌的目标连续射击了三发子弹。对方的射击停止了,我想大概是命中了。接着,听到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旁边的战友叫了起来:“干得好!”听到这个声音,战友们一起跑了出来。在清晨的薄雾中,有一个独断专行的加藤。

在掩体和堑壕的后面,是一条已经挖好的交通壕,这在萧山的后面形成了一个可以退避的通道。有一个人倒在了机枪掩体里,在他旁边还躺着两个人,倒在掩体里的士兵从肩头到背部都被子弹击穿了,这好像是被我军用机枪射中的。旁边两个人的伤口呈开放状,其中一个人的脸少了半边,这实在是一张令人讨厌的脸。机关枪被扔掉了,因为滚烫的枪口被打坏,已经无法使用了。我抡起拳头咚地打了一下正站着看尸体的加藤的钢盔,对他说:“干得好!”而他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他是上等兵五十岚的好友,五十岚已在家家宅^①的棉花地里丧了命。他和五十岚一样,虽然非常憎恨战争,但动作相当敏捷。作为一名士兵来说他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家伙。傍晚时分开始的战斗结束了。

萧山的炮台要塞被破坏了。我们在这个小山岗上吃完早饭后,部队开始休整。这是一个浓雾的早晨。我们听到了爆炸声,编队的飞机冲破浓雾出现在东边的天空中,并低空飞到了我们头顶上。机翼和机身上都

① 原文如此。

有巨大的日章旗标志。山上的士兵挥动着手臂。曾在低空飞过的飞机又转了个大弯,再次从低空飞来,并开始投弹。我们惊恐万状。惊慌失措地只顾逃命,护卫军旗的士兵甚至忘了带上军旗。这是发生在一瞬间的事情。想不到那个巨大的日章旗居然是伪装的!有人说“那不是敌人,是误炸”。我正在想着它飞走的方向让人觉得奇怪,然而没有确凿的证据,不想轻率地说出来。这就是战场。我想,在无法顺利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即使是误炸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好在牺牲的人不多。不过,大家心里面还是觉得不痛快。我们从那个地方撤走了。夜晚,在江阴街道的一隅,喝过一种好像叫老酒的苦酒之后,便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乘上了隐藏在江岸芦苇之中的铁船,这是工兵队趁着夜幕准备好的船只。我们要渡过扬子江,去攻打对岸的靖江市镇。我想到了在没有部队的掩护下,我们将在扬子江上受到迎击的惨状,不是葬身鱼腹,就是死在江里。大家都紧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脸悲壮的神情。船响起了轰鸣声,大家一起到了江面。对面的江岸像一条直线,一片平坦,四周似乎都是江面。我抓着船头的边缘,注视着前方。不知过了多久,可以看见芦苇丛生的江岸了。虽然迫不及待地想着自己会被射中,然而子弹并没有射来,只是在靠近江岸的时候听到了几声枪响。这就是堤岸。船只一进入芦苇中,大家都一起跳入江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江底跟马路一样坚硬。堤岸上没有敌人。我们在江上听到的枪声,好像是在什么地方站岗的人,把我们渡江的消息通报给靖江市镇而发出的信号。前面是水田,收割之后长出了茅草。从远远可以看见的靖江市镇到东北方向都是一望无际的翠绿。左边是一条运河,宽度有30米,一直延伸到北边。

工兵队的渡船逆流而上,而我们则沿着旁边的堤岸前进。靖江的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影。房子一栋挨着一栋,没有空隙,感觉人口也很密集。于是,我们在这里精神抖擞地生起了火,开始烘干打湿了的军裤。虽说是烘干,但是因为不能脱下军裤,所以只能穿在身上烘干。我们登上了一个面向运河的高高的建筑物。整个市镇并不太大。运河一直往北延伸,沿河有一条小路,似乎物资全都是依靠船只运输的。运河的西面是一片没有堤坝的草地,一眼望去一片枯萎,风吹过草地的景象不由得让

人感到一阵凄凉。从江南逃跑的敌人远远地逃离了靖江,尽管房屋遭到了毁坏,但这里没有发生战斗。由于没有对当地居民做出蛮横的举动,我感到很高兴。

大约中午时分,我们穿着半干的军裤,顶着刺骨的寒风返了回来。我总觉得浑身格外冷,感到很不舒服,上了船之后就有点发烧了。到达江阴后,我和卫生兵说了一下,他说有可能是疟疾,就帮我测了一下体温,结果是39.2度。队伍没有在江阴停留,就这样开始一直向西进发了。像疟疾这样的病,只要不是身体十分衰弱,谁都不会把你当回事,这就是战场。从此以后,我开始和敌人、疟疾展开了搏斗。

血色的太阳

我们在占领了一个名叫镇江的古老港口城市之后,就此离开了攻击南京的战斗行列。镇江的北边是扬子江,西南方向是一片绵延的丘陵,在那下面就是京沪铁路。在距离车站很近的西北方向的小山丘中有一条隧道,那里遭到轰炸后已经坍塌了。因为火车没法通过,所以只好停在车站上。车厢里有一些无法动弹的伤兵和多名护士。那时,我在想,虽然我们占领了这个讨厌的地方,但不久就要转移了,我不知道那些被留在列车上的伤兵将来会怎么样。

天空放晴了,一丝风也没有,这是一个让人感觉不到已经进入12月份的温暖天气。我们聚集在枯黄的草地上。我是拖着患了疟疾的身躯来这里继续战斗的。战斗非常激烈,甚至没有昼夜之分,到了即使患了疟疾也不能离开战场的地步。疟疾这种病,开始的时候是时冷时热,由于战斗如此激烈,加上转为追击战之后,得不到粮秣没法好好吃饭,所以体力上似乎就要彻底垮了。进入12月之后,每天不但发热,甚至一天之内反复发烧两三次,因此人开始急剧消瘦。那天照样是从早上开始发高烧的,卫生兵非常担心我,一直都没有离开我的身边。此时,又来了一队士兵,坐在草地上,他们就在我们的旁边。我睁开眼看着,无意中双眼朦胧地看到一个士兵摘下钢盔,正擦着汗。我正想着把钢盔摘下来,可真够危险啊,再仔细一看,只见他留着胡子。“是他!”他的胡子和别的士兵

不同，决不是邋遢的胡子，所以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被高烧折磨的我猛然间想起了我得疟疾之前的事情。在向江阴方向追赶溃逃敌军的战斗中，我左上胳膊受了擦伤，为了治疗，我到了一所小医院。当时，那里的队长托付给我两名归队的士兵，他们虽不是我们队的士兵，但都是同一个部队的，两人都是一等兵。其中一名士兵看起来比我和那个痊愈后归队的士兵年纪都要大。他登陆后不久就因为神经痛而住院了，是一个没有经历过战斗的士兵。这个士兵是出了名的找东西高手，每次休息的时候，就在附近的民房里东找西翻，并把东西带了回来。虽然我觉得这家伙是一个有奇异习性的人，但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过了一会儿，他从鼓鼓囊囊的帆布背包中把上海银行的纸币拿了出来。看到这，我心里感到很不高兴，就对他说：“听说地狱也会优待有钱人的，所以你还是把它收好吧。”他好像对我的话很在意，就把纸币扔在了什么地方，帆布背包一下子变得平整了。

沿着河流有一个村落，那里有一栋像是仓库一样的建筑。我吃完了医院给的中饭，正在休息的时候，他又不知道去了哪里。没过多久，他带回来了一个年轻女子。我很惊讶，既然他是队长托付给我的士兵，我就不能漠视不管，因此我不得不向他说明这样不对，并说服他放了那个女子。他在被我厉声劝说的时候，态度看上去很老实，还点头称是。如果我当场让他把那个女子放了就好了，可惜我却放心地目送着他把她带走了，这就是我最大的过失。过了一会儿就响起了枪声。我打开了枪上的保险栓，并和另一个归队的士兵站了起来。我想该不会出什么事吧，便走过去一看，他开枪杀了那个女人，并把她推下了河。他居然做出这等事！射杀这样一名无辜而吓得浑身哆嗦的女子，对于这种残忍而凶恶的人，我心中燃起了怒火。当然，我做好了他会反抗的精神准备，严厉地训斥了他。他和以前一样，并没有反抗我。我当时认为，所谓奸诈狡猾者，就是指这样的家伙，而且我心里想他一定是在嘲笑我。现在她已经被杀死了，无论如何也无法挽回了。我非常气愤，再也忍受不下去，无论如何也不能和他同行。“你一个人回去吧！”我丢下这句话，就和另外一名同行归队的士兵一起离开了那里。我们上了路之后，发现河流已经被那名女子的鲜血染红了。

我现在看到那个做了令人无比憎恨、不可饶恕的事情的士兵出现在了眼前,心想“他回来了啊”,发现自己有一种放下心来的感觉。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呢?这不能单纯地断定是对有着相同宿命的人的同情,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无论怎么思考也不会明白的复杂感情。当我一闭上眼睛,那个吓得浑身哆嗦、可怜巴巴的女子的神情就会浮现在眼前,就好像不喜欢怀疑别人的我自己杀了人一样,感到悔恨无比。

子弹发出了一种像生物般的异样声音从头顶掠过。这时,好像旁边的部队突然喧闹了起来。我闭着眼睛问卫生兵发生了什么事情,回答说是子弹打中了那个正在擦汗的士兵的脑袋。听到这事,我坐了起来,对卫生兵说“替我去看看他吧”。卫生兵摇了摇头。听他说,如果子弹进入了脑袋便无计可施了。这当然不是那名女子的冤魂引导了子弹,但是这事却让人感到不愉快。

此时,我并没有强烈地意识到佛教中所说的恶有恶报这回事。不久,我就被告之上级下达了渡江转战江北的命令。军医来为我检查,他说:“你的情况太严重了,这就叫士兵来,你得马上住院!”当那已失去耀眼的光晕,如同鲜血般鲜红的太阳斜挂在西山时,我由两名士兵扶着,同战友依依惜别,离开了镇江。

下关广场

我们四个人乘坐的货车到达下关车站的时候,正是南京陷落后的第13天,即12月25日正午前后。在我们这些离开自己部队所谓掉队的群体中,有负伤者,也有患病者,其中我是一名年纪最大的老兵。先下车的士兵对外面的寒冷感到十分惊讶,发出了疯狂的叫声。外面刮着寒冷的风。我在军服里面还穿着一件蓝色的中国服装,它是絮了棉花像背心一样的衣服,所以没有感到怎么寒冷。这件衣服不是征缴来的,而是在治疗疟疾的医院里工作的中国护士在我出院时给我穿上的。她为什么会在野战医院里,我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我住进的这家医院,刚刚把大部分伤员送到了后方上海的医院,只留下了几个不能动的伤员,所以我很有幸得到了精心的护理。先前我受伤的时候,虽然伤口浅,但是子弹

却打穿了衣袖，并撕开了一道大口子，于是战友用刺刀挑开了袖子的下端，帮我包扎了伤口，所以衣袖就没用了。因此，她将阵亡者的绑腿送给了我，我把它绑在了手臂上。在我睡觉时，这个护士帮我把衣服都洗了，还帮我把衣袖整齐地缝补好了。她还说要帮我刮胡子，我谢绝了。因为我想，虽然我的胡子像是在贫瘠的不毛之地上生长的草一样，非常难看，但是如果把它刮了的话，不但会和前线的战友们不协调，而且我还很过意不去。我被中国女性的情所触动，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也只不过是懂中文的我通过她的照料所体会到的。在她看来，我是她祖国的敌人中的一兵，但是她也能周到地护理我，胜过我的亲人，我不但被这种护理所感动，还深切地感受到，所谓具有博爱精神的人就是指这样的人吧。

下关是京沪铁路的起点，是南京的大门口，然而火车站等却非常简朴。附近一带是扬子江的江岸，这里仿佛被清扫过一样，不管怎么看也感觉不出战场的景象。尽管如此，一股异臭味让人感到恶心，难以忍受。据说如果去了南京的话，就能知道所属部队的所在地，还可以在这里领到粮秣和弹药，所以大家都来到了这里。从下关沿着扬子江往上游走，再向左转走一段的话，就会看到城门，那就是挹江门。城墙应该有十五六米高，和城门一样都非常气派。进入城内，里面有丘陵、菜地什么的，还有一些新的建筑物，就像一个新兴的地区。因为说是首都南京，所以我想象着城内极其繁荣的街道，然而眼前的景象对我来说深感意外。从城门到大街上我走了很长的路程。在这期间，一股恶臭久久缠绕着我，挥散不去，让我感到很难受。街上到处是烧塌了的房屋，尸体什么的都被处理了，在街头已经看不到了，这是我后来听说的事情。据说在入城仪式举行之前，朝香宫中将要来南京，因此日军对城内进行了仔细清扫，尤其是对朝香宫殿下有危险的事，都严加防范，搜捕便衣兵的行动极其严格。朝香宫是攻占南京的司令官。

南京的街道很宽，在烧毁之前想必一定很漂亮吧。大街上还残留着蓝瓦翘角的屋檐掩映于朱漆中。我们从市区到处寻找，但是没有有一个士兵知道联络处在哪里，只是说去部队本部看看。据说到那个士兵说的本部有四公里路，我丧气了。看着渐渐西斜的太阳，我也有些困惑了。即

使想在那边的空房子里过夜,但是谁都没有带粮食。找得心烦的一行人沿着街头的一端盘腿坐在了地上。像是完成了任务归队的一队士兵走了过去。一位满脸大胡子好像是指挥官的人从我们面前走了过去,又停下脚步跟我们打了个招呼。他听了我们的情况后对我们说,今天很晚了,在我家住一晚吧。真的很感谢他。走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了一处远离战祸的僻静地方。我们进入的这户人家房间很多,非常气派。在正面的大房间里有两个士兵正在准备晚饭。“来客人了,多做四份晚饭!”大胡子一说,准备晚饭的士兵就爽朗地答应了。看得出来他们战友之间的关系很好。晚饭热热闹闹地开始了,有鸡肉、炒葱、中国酒等等。这酒的度数很高,擦上火柴点燃之后,能燃起蓝色的火苗。我因为是病后恢复期,所以谢绝了喝酒。但是,喜欢喝酒的士兵喝得酒劲都上来了,话就特别多。过了一会儿,我的同伴开口说:“不知从哪边听来的,说你们处死了大量俘虏。”就在此时,让我们住下来的貌似指挥官的军人突然脸色很阴沉,厉声说道:“这事跟你们没关系。”一瞬间,顿时冷场了。看上去温厚亲切的大胡子,因同伴的一句话就感到非常生气,其气势汹汹的样子并非正常。我想一定是有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同伴的表情很尴尬,所以我低下头说:“您好像非常生气,我们受到款待,一时太过兴奋,如果我们问了不该问的事情的话,就请您原谅。”接着我的同伴也小心道歉说:“其实并没有恶意。”于是,他显出一副局促不安的表情说:“被你那样一说的话我真是不好意思了,我真是小孩子气了。其实是像别人说的那样,我们接到了命令,要去处死大量投降的俘虏,我们不得不去做这让人厌恶的事情,好几天我都无法忘记那凄惨的情景,心里感到很郁闷,所以才无意中说了失礼的话。”他如此辩解,表情看上去很痛苦,“希望你们能理解执行命令的人的苦衷”。然后他又说:“如果说出来的话,也许心情会感到舒畅些。”接着,按照事情的顺序,从在下关广场处死俘虏的来龙去脉开始,到把那些扔掉军装换上便服潜入难民区的敌人抓出来枪毙,以及灾祸殃及到妇女和孩子身上的事情为止,他全部如实地说了出来。其他士兵也接着他的话,开始说了一些将中国人押到山沟后,将他们大量残杀,造成血流成河的事情。我没有听他们讲完,实在忍受不了就中途离座了。从院子里可以看见夕阳西下时的紫金山。在我看来,紫金山

仿佛沉浸在深深的悲哀之中，令人感到非常悲伤。

那一夜，我是和大胡子邻床而睡的。偶尔听到了军靴的声音，但是南京却很安静，遥远的地方似乎隐隐约约传来战斗的声音。这是一种将人类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屠杀掉的声音。旁边的大胡子一直在翻身，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感觉得到，这个性格内向的军人现在还在不停地责备着自己。我想象得到他目前的苦恼心情和我以前的烦恼心情很相似。我突然下意识地问了一个冒昧的问题：“您有孩子吗？”他没有回答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说：“有很多哦。”我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让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啊。”接着我又说：“你不觉得现在的我们就正处于这种境地吗？”他继续沉默着。我接着说：“我出征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发来电报说要胜利归来。我们必须取得胜利，无论为战争还是为自己，我们只能这样做。你不这样认为吗？”他依然保持着沉默。我就说到这儿，悄悄地翻了个身。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地远离紫金山了。大胡子去附近的本部，在地图上给我指出了联络处的位置。我向他多次表示了感谢。他对我微微一笑说，幸亏昨天晚上的一番谈话，现在心情变得轻松了。

联络处里有两个同伴，我们现在是六个人了。那一夜，我们就在联络处住下了，并和同伴们商量着，询问第二天去江北的有关地形和战况。沿津浦铁路北上追击的部队在数十公里的路途中发生了什么我不得而知。据说蒋总统^①说过，日军只不过是占领了中国的点与线。“点是指城镇，线是指道路”，一旦日本军离开了这些点和线的话，敌军就会进入。从江南败退的敌军正在这个地方蠢蠢欲动。因此，我觉得我们六个人确实要从敌人中间穿过。我们请求下关的工兵队送我们过江。尽管有股恶臭味，但是下关码头却是一尘不染。上船之后，我们惊呆了，堆积在江边的身着蓝衣服的尸体层层叠叠，到处都是。扬子江的风浪冲刷尸体的场面极为悲惨。由于尸体上面被泥土覆盖着，所以从陆地上是看不见的。如果联系起来想一想，抛在扬子江里的尸体更多的话，那就能想象

^① 当时蒋介石并非总统。

得出这会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南京陷落已经十多天了,即便是冬天,也理应飘散着恶臭味。原来从下关广场到南京城内,一直困扰着我们的恶臭味的根源就是这些尸体。

在上海战役中,我们于漂浮在河流中敌我双方的尸体上排放木板,我边哭边从上面渡过了河。然而,到了南京之后,现在的我已经流干了眼泪。正赶上西南风,我们将在充满恶臭的气味中渡过扬子江,向可以看见的对岸的浦口车站行进。

回归原队

南京的城墙上刮着带有尸体臭味的风。城墙上插着的日章旗,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非常耀眼。而此时的我却感到很惭愧。阳光普照大地,小的时候,祖母就告诉我说太阳是神。对我来说,我是把象征着神灵太阳的日章旗作为和皇国日本相称的国旗来景仰的,我就是这么长大的。现在我已经看清楚了这些自称为皇军的人的凶恶的真面目。对于其中一员的我来说,日章旗既耀眼,又让人觉得很惭愧。

受伤和患病痊愈后回归原队的六个人,由工兵送到了扬子江对岸。没有什么堤坝,展现在眼前的是像海滨沙滩一样的风景。但是,那不是沙子,而是坚硬的泥土。一旦下雨的话,这种泥土就会变得泥泞,令走路的人感到很苦恼。我坐在这泥土上,从衣袋里拿出一面不到一平方尺大小的日章旗,用火柴点上了火。离家时带着的这面旗帜一直放在背包里带到了上海。随身带着行走的这面小旗帜,是在神户港上船之前留宿在旅馆里的一位可爱的小姑娘给我制作的。作为士兵就不能违背命令。万一我不幸要像攻占南京的士兵一样,用自己的双手来屠杀俘虏的话,就会对不起这面饱含着少女纯真心灵的旗帜。对我来说这不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是难以忍受的事。我觉得我只能以痛苦的心情烧了它。在江风的吹动下,旗帜燃烧了起来,我流着眼泪,将它插在了地上。在同伴看来,这是很令人诧异的事情吧。虽然小小的旗帜转眼间就烧光了,但是浮现在脑海里的那缺了门牙的小姑娘的微笑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

浦口是津浦铁路的终点站,简陋的设备埋在枯草中。在铁路线的

西边绵延着二三十米高的小山，山上很平坦，没有树木，连草也很少。在偏西50米的地方是山谷，那里是一个天然通道，可能是通往深处的某个地方吧。通道上还残留着很多人走过的泥泞痕迹。铁路线的东侧是超过一人高的枯草地，什么都看不到。沿着铁路线，有一条大概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小径。不知道地形的我们决定走这条小径。

我们部队从镇江渡过了扬子江，在七壕口镇登陆，进攻了仪征，占领了六合县城。之后又越过了江苏省界进入了安徽省，并占领了滁县。关于这些，我都是从联络处听来的。之后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这个地区据说是敌第四十八师盘踞的地方，也是从南京和江南地区逃过来的残兵败将的巢穴。所属部队疾风般穿过了该地区。我考虑在这之后敌人有可能再次回来，所以在离开浦口车站时，看着同伴的脸说：“你们都做好精神准备了吗？”大家都笑了。想到自己明明不是指挥官却还这么说，我也觉得很可笑，也笑了起来。同伴们很平静，沉下了心，从动作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是身经百战的战士了。我们只以平安顺利地回归部队为目标。“走吧！”我是年纪最大的，所以很自然地担任了指挥者的角色。

虽然是枯草，但深草中的小道不走近是看不清楚的。正因如此，这有利也有弊。我带头走了起来。那天只走了约二十公里天就黑了。晚上很危险，不能继续走了，所以我们就在野外过了夜。虽然铁路线西边的山体帮我们挡住了寒风，但现在正是隆冬的深夜，我们将身子紧挨在一起，整夜都没有合眼。

漫漫长夜终于过去了。我一边想着为什么一整夜谁都没有出声，一边因为小便而暂时离开了同伴。小便之后我向山岗望去，突然发现有东西在动，是人！是当地的百姓还是士兵呢？我仔细一看，半山腰上也有人在爬。上面的人在向东面发信号。很明显是敌兵，他们到这里的距离大概只有五六十米。我隐藏在草丛中一看，发现人数在不断增加，他们陆续爬上山后，消失在了山中。大约有多少兵力我不清楚，但是我敢肯定一旦被他们发现，我们就会被全歼。我决定，下面的敌人进入草丛时，大家绝不要开枪，一直隐蔽到敌人来到跟前，再猛扑过去刺杀敌人。我们悄悄地给枪上了刺刀，互相告诫对方，在这种时候慌慌张张是最危险的，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幸运的是，敌军并没有发现我们就离开了，但是

我们还无法放下心来。殿后的士兵在红旗一样的东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之后再往西边放倒了。这个动作重复了两次。这说明有后续部队。我虽然不知道这个信号的确切含义,但我认为是这样的。我说,回去后再从头来吧,我不想因为败残兵而丢了性命。

正午前后我们到达了浦口。扬子江上游弋着海军的舰艇。敌军是不会到这里来的。当我们在车站的建筑物里发现还残留着大米和玉米时,感到很高兴。我们生起了火,轮流睡觉。第二天下午,在对岸的下关广场上,很多像是俘虏的人被带出来处死了。我想起了满脸大胡子的人所说的话,上级继续下达搜捕换上便衣后潜入难民收容所的败残兵的命令。我在浦口呆了三天,每天都看着这令人厌恶的事情。

临行的那一天,我们等到天亮后便离开了浦口。计划以强行军的速度,在一天内到达滁县县城。我们毫不费劲就到达了这里曾遇见过敌人的地方。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小路很自然将各种作物划了界,过了这个界线,农作物突然变矮了,只长到膝盖的高度。我原打算说“保持距离往前走”,结果往后一看,他们正保持着适当的间隔行走着呢。这是一群久经沙场的士兵,我想他们应该用不着我这样的人来提醒的。夕阳西下的时候,车站出现在眼前,那里有守卫队。在那里我和两位同伴告别了。没过多久,我们就到了滁县。在那里,同伴们都回归自己的部队了,只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我的部队已经到达了北边的明光地区。

在滁县悠闲自在地休息的那天,我得知有士兵出去征缴物品而没有回来的事情。听到这事之后,我想起了赛珍珠女士的小说《大地》。小说描写了洪泽湖的湖水漫溢,注入湖中的河水倒流泛滥的情景,以及当地百姓受水灾之苦,勇敢而聪明的安徽省东北部的老百姓忍受着水灾的苦难坚强生活的情景。这里就是安徽省东北部,离洪泽湖很近了。我要把这一切铭记在心。沿着铁路线的小山也变成了崇山峻岭,向西渐渐延伸。从北到南,至今没有见过的地平线展现在了眼前。我只身离开了滁县。走了一会儿,看到地上躺着好几具尸体,这里似乎有战斗的痕迹,尸体全都是裸体的。当地贫困的老百姓扒下了死者的衣服,这是饱受战祸折磨的人间地狱。我想出去征缴物品的士兵被袭击也是当然的了。

我带着一种厌恶的心情,独自行走在隆冬一望无际的战场上。我将

食指扣在枪的扳机上，常常穿过比人高的草丛。在30公里的草地上，我既没有遇到敌军，也没有遇见当地居民，就这样到达了明光。寒冷的北风劲吹着，不久黄昏临近了。

和平之灯(一)

我回来之后直接去了队长的宿舍，向他汇报了此前的所有情况。这时，队长把下达任职的命令告诉了我，并把肩章交给了我。我接过肩章放在了衣袋里。对我来说，任职、晋级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当然我也没有对战友说起这事。虽然有一次被别人知道了，但我不想自己说出来。

我的部队所驻扎的明光是房屋稀稀拉拉的小村庄。以往马路上的树木不见了，一片枯草。河流从东北方向一直延伸到村子的西边，虽然有船舶运输之便，不过河流到了这个村子就消失了。在河流进入村子的地方，有一座津浦路的铁桥。桥已经被炸毁了。从铁桥附近看到的景致是一片大地，从南到东北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西边稍微有些变化。从扬子江岸边沿铁路线绵延的山丘，调整了山岳的姿容，形成了山脉。这山脉绵延至距离铁路三四公里的地方。有消息说，在这座尽是岩石的大山里，盘踞着像猴子一样十分敏捷的山岳士兵。这群士兵在没有任务的时候，一边看着红彤彤的太阳从山边落下，一边又像恶鬼附体一样参加凶残的战争。我和青木米吉一起谈论过身为这样的士兵的苦恼。青木不是我分队的士兵，是小队长的随从士兵。就是这个青木大概和我非常投缘吧，他说，一到我身边就心平气和。因此，除了战斗以外，他总是待在我的分队里。看上去他比我小五六岁，是刚刚结束现役的年龄。我伤病痊愈归队的时候，他紧紧地抱住我，非常高兴。

一个宁静的傍晚，他帮我生火，让我洗澡，忽然他像自言自语似地开始说起话来：“我想啊，我们从小为了不分心就被蒙上了眼睛，就像是马一样被强迫走一条规定好的路线……而且完全不知为何，只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被带到了一个人连鬼都感到吃惊的地狱，放火、抢劫、强奸、掠夺，无恶不作，还将这美化成是勇敢啊、辉煌的战功什么的。我想，要是

我把自己对刚了解到的战争真相的恐怖和悲哀告诉给祖国人民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呢？我很想让他们知道啊！要是没办法让他们知道，自己就死在了这地狱的话，真是觉得懊恼啊。难道分队长不这么认为么？”坐在澡盆里听他讲话的我大喝了一声：“混蛋！”并将满满的一瓢热水从自己的头上浇了下去。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这时，队长走了出来，所以我们两人开始笑着谈些别的事情。

从那之后，过了几天平静的日子。在距离明光不太远，位于东北方向的临淮关被友邻部队占领之后，那一带立刻变得异常喧闹起来。已经是2月了。看看地图的话，距离西北方向的山不到十公里的地方就是古城凤阳。从滁县北上而来的部队和守卫凤阳的山岳士兵之间展开了战斗。不过，激战在两天内就平静下来了。有消息说敌人放弃了凤阳，后退到不远的淮河右岸的蚌埠。

凤阳陷落后过了两天，我们就离开了明光。那一天天色昏暗，吹着寒冷的西风。大家分别从村庄的北边和南边出来。当我们背对小河整顿好队伍的时候开始下雪了。雪片很大，是湿漉漉的雪花。令人吃惊的是，在这雪天里敌人也出现了，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一开始他们对从村庄北边出来的部队发动了进攻。就在从村庄南边出来的我们的眼前，敌人在大雪中进攻的情景就像在电影中看到的一样。我们一瞬间傻愣愣地看着他们。就在这时，他们也在我们面前大举发起进攻。我们慌慌张张立刻展开战斗，等待着敌人进入我军的有效射程。倒霉的是风从正面将大雪狂吹到脸上。已经只有40米的距离了，我们还没有射击，他们相当高兴，还有的家伙把轻机枪的枪托顶在腰上不瞄准就射击起来。见此情景，我们开始应战了。虽说下着大雪，但还是大白天。敌人笨重的身体全部暴露在外面，而且是近距离向我们射击，真是蠢啊。一开始，他们跨过倒下的士兵进攻而来，但是后来并没有继续进攻。他们硬是发动鲁莽的进攻，结果扔下很多阵亡者就后退了。我们根本没想到在进攻凤阳的部队经过之后，会有这么大股的敌军的进攻。到了夜里雪停了，已经不见了敌人的踪影。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一个叫做五里亭的小村庄。此时的夜晚静悄悄，仿佛白天没有发生过战斗一样。哨兵发现有东西在雪地上动。不用说，是人！好像正在从尸体上扒下衣服。我一

把抓住哨兵手中已瞄准好的枪对他说：“别管他了！”我回想起归队时所看到的全裸尸体。这个人扒下死人衣物的话就活不下去，这太令人感到悲伤了。

(下略)

[石井清太郎：《生命的战记》，イデア株式会社，1991年4月。]

(钱黎 叶琳 译)

19. 南京攻略记

佐佐木到一

编者注：佐佐木到一，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长，陆军少将。

(前略)

向丹阳追击

转 移

在从石家庄开出的货车上，弥漫着马粪的臭味。时下寒气逼人，令难以逃脱窘境的士兵们苦不堪言。再加上列车直接穿过北平，士兵们完全不知道列车的去向。“进入满洲守备，一度凯旋。”“不，是山东。”当然没有人知道列车的去向。

关于列车去向的说法，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列车从奉天南行凯旋，另一派则认为是去华中或者华南的。

在大连滞留静养的两三天中，完全使将士们有一种凯旋的心情。因为毕竟时隔两个月将又能在国内的浴室洗个舒服澡，这比什么都令人愉快。那种不分尊卑的接待方式更是令他们忘乎所以。凯旋也好，转移也罢，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大家都高兴得像孩子一样。

想象着凯旋的也只有那些一无所知的士兵们。从整体情况判断，根本谈不上什么凯旋。或许去向应该是上海。若是上海的话，在派遣军的后方登陆，增加到第一线去也是有可能的。那样的话，在杭州湾或长江就不得不实施敌前登陆。但是，关于列车的去向，没有任何暗示。

然而，令人感到头疼的是，我师团还没有进行过登陆作战的训练。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运输部甚至对我也不透露去向。只有那么一次机会，就是在柳树屯附近演习乘浮舟。

我有一个想法：整理之前作战消耗的物资，静待登陆作战。这次如果不多牺牲几个部下，就难以稳操胜券。很幸运，之前的作战大部分都是追击战，敌人必定会撤退，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所以并没有费什么工夫。然而这次呢？“自己冲锋陷阵，跳入水中，不管结果怎样，这样率领全军就可以了。”实际上，决心也就仅此而已。

此时也不得不让官兵好好休息一下，另外也得让司令部的下属官兵痛痛快快地玩一玩。

11月9日搭乘“第一真盛丸”号。这一天，来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特意派遣副官送来了酒，从别的朋友那里也得到了洋酒、食物等礼物。果然不出所料，所有的秘密不知从哪里透漏出去了。

第一船队共五艘船，搭乘的部队为师团司令部、我的旅团司令部、步兵第三十三联队、野炮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二大队、工兵第十六联队第二大队、师团通信队等等。晚上7时从大连港出发，去向依旧不明。令人焦虑的是，船出发后八个小时，敞开的行李仍然全都堆积在客舱里。

我大概知道预定登陆的支那沿岸的地点，所以在船内，即使不被告知登陆地点也不觉得恐慌。在登陆之前的几天内，将必要的预备知识传授给部下也不是不可能的，但不得已我也只能不把这当一回事了。

说起来乘上船已经过了八个小时了，还是在夜里。没有必要惊慌失措，也没有必要知道什么，所以那一夜我决定好好睡一觉。

第二天，即11月10日，被藏起来的包裹里面塞满了长江流域的地图和军事杂志。

“不是杭州湾。那样的话，逆长江而行，就到敌军背后了。”“有意思。就那么干！”“那块老地方都盯了有三年时间了，不漂亮的事情不干！”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一点也没有怀疑过。

山东岬角处，英国的驱逐舰顽强地坚持着，密切注视着我军的一举一动，所以他们知道输送船队在靠近朝鲜半岛一侧渐渐南下。这一天都在向朝鲜近海南下。

11月11日，从朝鲜西南岸往右转，驶向马鞍群岛。从海军的监督军官和船长谈话的只言片语中终于可以判断出目标是登陆。

11月12日，在马鞍群岛附近某军舰出迎导航。海水已经变成了黄

色,我知道,已经进入长江口了。

五天的航行中,每夜都痛饮。同船的是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一大队、野炮兵第二大队第五中队,既然要做第一船队的领头羊,就必须喝倒每晚出现在晚餐席上的至少半数以上的军官。我意识到这一点并鼓足了干劲!

在华北作战的第二天,在东信庄的战斗中,第一中队痛失中队长,现由年纪尚轻的青年少尉指挥。这个少尉有一段罗曼史。事变之前,他在国内一家医院住院时,和一位护士之间产生了恋情,在联队里也闹得沸沸扬扬,然而他就那样出征了。“为什么不能确认呢?”“让一个多愁善感的年轻人在情感问题没有处理好时,便将两个人永远地分开,这多么不近情理啊。”看到他脸上一丝寂寞的神情,我不能不同情他,于是就尽量注意去鼓舞他的斗志。并且这位少尉在无锡攻击战中胸部被打穿,身负重伤,濒临死亡,幸好保住了性命。

正午前后到达吴淞。松井军司令官亲临吴淞,给我师团下达了命令。根据师团命令,佐佐木支队紧随重藤支队登陆,并在其左方切断敌人的退路。

登陆地点是白茆口。比起1932年上海战役中的七丫口来说这算是上游了。

迅速逃跑的敌人怎么可能轻易上这种从背后切断退路的当呢?听了我的话,师团长沉默了,我想可能是同意了吧。但是我在军队作战计划中是没有资格说话的,只能保持沉默,乖乖地执行命令。喝了点酒钻进了舱室内。

登陆的详细计划由联队长来做就可以了。然而姑且不论这些,登陆作战第一次命令下达时,联队长也在现场,这是事实。

登 陆

佐佐木支队接受了命令,在重藤支队的左侧登陆。登陆的直接部署几乎都与步兵第三十三联队长野田大佐有关,所以将任务交给了大佐。

我的部队是负责杭州湾登陆军的分支作战,由于当时我还不知道,对这种小规模背后切断退路的任务很不满意。12日,我酒喝得昏昏沉

沉，“值得信赖的野田大佐，他什么事情都能替我做。作为同期同学的重藤少将率领的台湾军先行登陆，我悄悄地登陆就可以了。那样的话，没有必要付出巨大的牺牲。”这很令人放心。

11月13日黎明，船停泊在白茆口岸边。

轻巡洋舰大范围地炮击大陆沿岸。携带装备的海军侦察机在天空中飞翔。在稍远的右前方的江岸上烟幕四散。机动艇像蝗虫一样前进。沿江的各个村落都燃起了大火，黑烟冲天，遮盖了整个天空。这就是友军登陆的情形。

我和船长登上船桥，注视着这一切。映入眼帘的是友军壮烈的登陆战斗。敌我的枪炮声已经在陆地上响成一片。敌前登陆大获全胜。

协助我军部队登陆的机动艇一艘也没有回来。

上午10时，所有军官在军官室集合。

引地船长说：“乘船以来招待不周，感谢各位能接受我们的诚意，以登陆战斗为开端，衷心祝愿阁下的部队百战百胜。”

“乘船以来深有体会，船长以及各船员对我军将士所表示的好意，也就是代表本国国民的后方支援。为回报这种好意，我等只有使尽浑身解数努力奋战。非常感谢！”

干杯！这是自北平以来一直珍藏在我行李中的恩赐的酒。

紧张之中很容易有某种感情的起伏。我部队要登陆的前方仿佛已经看不到敌军的踪影。

我全副武装登上船桥，等待登陆的时刻。

下午3时，只有三艘大机动艇归来。根本不知道马和车辆什么时候能够登陆。然而可以觉察到友军重藤部队登陆完成后机动艇将逐渐归来，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则完全不知道。

我决定登上第三艘机动艇。向包括船长在内的船员告别，谷河司务长特意送给我酒和奶酪。

“第一真盛丸”属于山下轮船公司，那以后，由于敌机炸毁了船桥，船长、轮机长、无线电通信长等当场死亡，事务长、司务长等负了伤。我是数月以后才得知这件事的。顺便说一下，谷河司务长在津浦线战斗中失去了儿子。

机动艇向江岸驶去。没有敌军的踪影。

机动艇在离江岸若干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书记员说：“阁下，请不要湿了您的脚。”我以为他要做什么不合情理的事情呢，谁料他竟背起我登陆了。这也可以说是享受了一回老人的待遇吧。只是由于江岸的泥泞弄得鞋子和裤腿上沾满了泥。

不流血登陆。一直认定会牺牲半数以上的部下，却兵不血刃便获得胜利，真是如释重负。

暮色苍茫，收集来枯黄的芦苇和碎木，点着火烤烤脚。喝热水壶里的茶，吃晚饭。把谷河司务长给的酒分了。

敌人即将离去时在各村落放了火，火焰映红了天空，竹子爆裂的声音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最后找到了一个大的农舍，司令部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把一件外套当作被褥，睡在木制的床铺上。一支蜡烛照亮黑暗的房间，烛光下，我记下了登陆第一天的日记。士兵们大部分在庭院里露宿。前线的枪声停止了，夜渐渐地深了，狗的叫声也没有了，夜晚安静了下来。

书记员来报告说，隔壁有一个被遗弃的婴儿。这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半农半渔的村落。从明天开始我部队就要开始作战了，想到收容婴儿这种慈悲也仅仅限于当下，于是我就当作没有听见一样。即便如此，我还是难以理解那位没有慈悲心肠的支那母亲为何会遗弃自己的孩子。

无虑。熟睡。

今日水边显雄姿，
长江之水脚微寒。

首战告捷

从11月13日下午到第二天早上，机动艇来回行驶，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战斗部队才得以全部登陆，只剩下马和车辆了。当然，将军和士兵们是只穿着自己身上的衣服登陆的。一想到从今天开始就要和敌人面对面地作战就觉得有些不安。反正敌人会逃走，遇见敌人就缠住不

放，总是可以应付的。作战就像赌博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干了。

这种大胆无畏的想法也是因为一直以来就没有把敌人放在眼里。前进的第一天，天不亮就出发了。村落里到处燃起了大火。敌军阵地上还有被我舰炮轰击和炸弹轰炸过的痕迹。老百姓疯狂地向自己烧着的房子上泼水灭火。

似乎有至支塘镇的军用道路，而在此之前走的是沿江岸堤上的道路。在比人都高、繁茂的芦苇丛里，敌人大约每十步都要挖一个散兵壕，江堤下面是掩体壕，这里至今还有敌人的气息。

侦察机来了，于是马上拿出布板，但没有得到应答，等等，不尽人意的事情还有很多。

行军两个小时，来到宽约二十米的军用道路上。路上尽是堆积的泥土。

迄今为止，联队炮兵因为总是用人力拖拉火炮，所以常常拖延滞后。重机枪当然要扛在身上。旅团长及其部下全都徒步行进。

我支队（以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为基干）成三路纵队前进。因为为登陆地点、配属的野炮兵大队以及步兵炮队留下了掩护部队，所以行进途中的支队主力只剩下六个中队。

下午1时到达张家桥的时候，听到前方响起急促的枪声，我命令支队本部的主力（说是主力，其实只是第三中队）前去登上路旁的小土丘侦察敌情。“哒、哒、哒”，机枪弹使道路上的尘土飞溅起来，当然是捷克式机枪的狙击射击。

捷克式机枪的射击方法一般是十发点射，首先试射一两发，在击中目标的瞬间便“哒、哒、哒”地连续射击。像是从我下面隐蔽着的预备队传来“来啦！”的叫声，与此同时，我从土堆上跳了下来，隐蔽在土堆的后方。“士兵们难道不会批评我这种惊慌失措的样子吗？”一种似乎是羞耻感从我的大脑中掠过，随后就记不清了。因为那样的事情在战场上是家常便饭。

第一线（约四个中队）由联队长指挥，不断地攻击。连一门炮都没到达，然而敌军好像也没有炮。

敌人的流弹不断从头顶上掠过。而且敌人时常从左前方的矮竹林

中用捷克式机枪射击,而且还在稍低一些的旱田里埋伏了预备队。好像被敌人发现了什么。

将士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甚至完全没有感觉,有的哼着小调,有的由于强行军七八里而疲劳至极,呼呼地睡着了。

我从枪声判断,前方敌军的力量不太强。

“前进第一天的揭幕战在日落之前胜利应该属于我军吧。”

战斗了大约三个小时,仅支队主力前方就有二十多位死伤者,都被收容到农民家中。我带领手下的士兵准备冲往第一线的时候才得知敌人开始撤退了。

患者收容所中留下几名卫兵,其余的人接着追击前进。

这一天,收容了数名迷路的台湾兵,他们好像在途中遇上了敌军,说是还丢下了战死者,看起来好像锐气大减,尽说一些丧气话,于是我批评了他们。由于时间和场合不同,即使是日本兵,有时候也难免会有软弱的一面。

虽然不是显赫的胜利,但是在首战中轻易获胜,这也是开了个好头。这样一直下去的话,或许有可能杀到逃亡敌军的退路上去。

全军士气大受鼓舞。

小雨和黑夜。

虽然寒气逼人,但因为急行军,反而汗流浹背。

夜间追击

半天的进攻就击破了敌军的收容阵地。我的部队就这样开始了夜间追击。除了在通往支塘镇的军用道路上行军的部队,完全不知道左右两路纵队的情况,只是一个劲儿地直往前冲。

沿路村落的大火依旧在不断地向对面烧去,而且敌败残兵的身影在大火的映照下清晰地显现出来。

追击队尾随敌人迅猛追击。不知什么时候和司令部失去了联系。

泥泞的道路一侧留下了一条追击队踏实了的小路,我们偶尔用手电筒照一下脚下艰难的道路,即便如此,还是以飞快的速度勇猛追击。

手电筒照到的路旁小沟里躺着很多敌人的尸体,也有一些很狡猾的

家伙把鼻子抬出水面，半睁着眼。这当然是一些不得不遭受致命一击的家伙。

连呼着“中国、中国”寻找友军，在大路上徘徊的败残兵们被手电筒一照，“哎哟”大叫一声就接踵而逃。我军对准他们射击，他们跳过田埂，结果还是倒下了，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有的中枪后翻滚一下就倒下了，有些狡猾的家伙在装死。另外，有时候甚至可以听见被敌人遗弃的负伤者的呻吟声。

正因为有无数的小河阻断了退路，逃得慢的敌人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走大道，并且每次都成了我军射击的靶子。

这个既滑稽又悲惨的竞射反而让渐渐燃起敌忾心的我军士兵平静了下来。除了熊熊燃烧的烈火之外，这足以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中默默行进的队伍感受到战场的凄凉。在竞射的一瞬间，没有一个人说话。

一不留神，右前方不远处黑暗的村落里传来捷克式机枪的射击声，部队原地不动，在道路的一边趴下窥探敌情。密集的子弹“嗖、嗖”地掠过头顶。

“分队长好像被击中了。”

不能犹豫。

“部队从右侧迂回！”

副官匍匐前行着下达命令。机枪扫射中还时有步枪射击。这也没什么要紧的，他们或许不知道我方已经撤退了。

然而，子弹还在头顶上密集地掠过。附近一览无余，我们只能暴露在敌人的眼前趴在地上。

迂回部队屏住呼吸，摸到村落的尽头，在芦苇丛中的暗处放火。

“注意，突击！”

敌军的力量非常微弱，仓皇而逃。如果不这样费尽周折，还是不能追歼敌人。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时间，马上追击。幸亏如此，没有费多大劲就扑灭了刚刚燃起的许多桥梁上的大火。如果桥要是烧光了，至少需要很长时间修理，以便让炮车通过。

追击花了六个小时,从地图上的距离看,早就超过了目的地支塘镇,加上又下起了小雨,于是在路上按照纵队,利用战壕搭建帐篷宿营。

饭盒中冰冷的饭菜特别香。

隔着一条大河,对岸的一个大农舍正燃着大火,屋顶被烧毁了,只有柱子立着,并在熊熊燃烧。黑而浑浊的河面上泛着光。手榴弹猛烈爆炸,羊的叫声掺杂在熊熊的烈火声中,听起来特别凄惨,就像临终前的哭诉一般。

我暂时放下了心,出神地望着对岸的情形。

小雨渐渐地下大了,甚至刮起了风,使战壕上覆盖的帐篷发出阵阵响声。在帐篷中吵嚷了一阵子的士兵们,除了鼾声以外一片寂静。远处和近处的枪声、狗叫声也听不见了。夜深了,战场恢复了宁静。疲惫不堪的身体卧在稻草上很快就睡熟了。

在熊熊燃烧的农家前,
注视着紧追敌人的战士。
轰鸣而来的友军坦克啊,
截断了败敌的退路,
像直插敌阵的楔子,
使敌人仓皇逃窜。

向常熟前进

自昨天的战斗以来,集结脱离掌管的部队大概花了半天时间,加上寻找和地图上不一样的道路到达支塘镇也费了很大工夫。

正午过后,刚吃完热乎乎的饭菜准备继续前行时,一支轻型装甲车队也前行而来。这个轻型装甲车中队大约有十辆装甲车,还缴获了一辆公共汽车。中队长很亲切,甚至请步兵搭便车。然而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与其同行。从这名军官那里了解到,昨晚不停地追击使敌军陷入混乱,从上海方面退却的敌军后卫部队约三千人被拦腰截断,支离破碎。装甲车队乘胜追击,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真是大快人心啊!

第十一师团的部队好像已经攻击到了前方(后来才知道这不是事

实),我让装甲车队带上工兵先行,让他们加固桥梁,这也是很有必要的。顺便说一下,我把马留下,也顺便搭乘装甲车先行。

中队长对败残兵——虽然这么说,可以想象他们也有重新组成部队的可能——的狙击非常担心,于是让我坐上装甲车,然后我就乘上车看了一下。但是,对于携带大量武器装备的我来说,在这个狭窄的车里连身体都无法挪动,挤得缩成一团,于是马上跳了下来,坐上了公共汽车。宽敞的公共汽车上坐着副官、书记员和三名步兵,以及大约一个分队的工兵。

我命令野田大佐率领部队,威风凛凛地向前挺进。

道路两旁的村落之间,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穿便装的支那人正快速地向西走,实际上这是无数的败残兵。但是现在不是在这种人身上浪费时间的时候,只要对方不发动进攻,我们就高抬贵手。不久,到达了第一座桥梁。和预料的一样,桥被烧毁了,战车无法通过。于是工兵立刻施工,砍倒电线杆,拆门,不一会儿工夫就修理完毕。在工兵修桥期间,步兵担任警戒,侦察附近的农家。一定有便衣残兵潜伏在附近,他们大体上是一时茫然,既不投降也不抵抗。但是在这种场合,决不允许讯问和怜悯,一眨眼工夫,用刺刀或子弹将其全部解决掉。

不知从哪里飞来了枪弹。我站在车外,脚下的尘土飞溅,啪地一声子弹击中了车身。我以装甲车为掩体,观察了一下农田,绿色的菜地里有个黑影在逃跑。射击,没射中,再射击,又没射中。这种笨拙的射击简直令人着急。

穿着军官披风的三四个家伙正乘着小船渡河逃跑。当作好靶子吧,三名射手在道路上跪地射击。命中,只见有人在水里翻滚。

这样说起来,就好像气枪射击不倒翁的游戏一样,不过这只是我的闲心。不言而喻,在战场上根本不知道敌人将在哪里射击。

像这样一边修理几座桥梁,一边俘获残兵败将,继续前进。沿途常常散落着敌人的尸体和无数武器装备。尤其是马头镇的惨状特别值得一提。这里看起来像是敌军的后方炮兵阵地,阵地上伪装的炮车被抛弃,车底下有两三具尸体,血和泥土混在一起,已有很长时间了。房屋的后面有四座弹药库,打开门就可以从里面取弹药。拴在桥旁的马拉炮车

连人带马都翻倒了。马的侧腹和士兵的头部就像石榴一样被打裂开了，血呈黑色，凝固在一起。一辆货车撞坏了桥栏杆，差点落到桥面外面。敌人一定是把剩下的武器投入河中后逃走的，而且桥梁现在仍然噗噗地燃烧着，村落也冒出了火。路旁星星点点漏斗状的炸弹坑，就像要显示空中轰炸的战果。这里清晰地展现出了战败者的惨状。

台湾步兵联队的一部已经着手构筑常熟前面的守备阵地。由于该方面应该是我师团的作战正面，我提出叫他们让出此地，但其大队长称，这是命令，坚决不答应。可是，我部队即使到傍晚左右到达，也已经没有办法加入战斗了，无奈只得命令部队集结在其左翼的后方。

本以为第十一师团的步兵会先行突入，可他们却迟于我支队到达。于是三支步兵部队合为一体，共同从正面发起了进攻。

配属于第十一师团步兵部队的一辆轻型装甲车昨夜直奔到敌军阵地跟前，由于敌战车炮的射击，轻型装甲车失去了活动能力，而且得知车内好像还有幸存者。第十一师团的步兵部队认为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救出幸存者的义务，于是要求交换阵地。这当然也是有道理的。

正在交涉期间，进攻虽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进展顺利，但似乎也起到了效果。第二天，军司令部的参谋先行抵达，将正面攻击的任务交由我队担当，并预先通知我说，军准备下达将第十一师团部队（步兵第十二联队）临时交由我指挥的命令。

由于要展开进攻，侦察敌军地形的任务也交给我了。我部队开始发起进攻，实际上一直拖延到抵达敌人阵地前沿后的第三天。

8月以来，第十一师团部队（步兵第十二联队和工兵一个中队）在上海附近的战斗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除了大队长和一名中队长外，其余全都是新征召来的军官，士兵也是在受到很大损失的情况下新补充的人员，仅从其行军状态就能看出士气是颇为沮丧的。虽然联队长希望将其作为第一线进行出击，但是中队长却暗中希望换班。然而当时有传言说第十一师团接到了向其他方面转移的命令，所以认为眼下继续向敌人正面深入是不利的，这也是有道理的。前线派来了联络的士兵，从他口中流露出的无非是夸大的悲惨状况和令人不快的话语。

这天晚上，趁夜撤回的两名装甲车上的人员都负了伤，因为两天两

夜没有合眼，一直在车内顽强战斗，因此，我将第十一师团部队后撤，让他们和我的部下换防。

装甲车仍然抛锚在路旁，横在敌军和我军之间。

这样，进攻常熟的帷幕拉开了。

进攻常熟正面阵地

由于连日小雨不停，道路泥泞不堪，令人相当恼火。

据 11 月 15 日夜接到的师团命令，军的追击目标是无锡，师团主力由福山向无锡紧追敌人，佐佐木支队为左翼追击队，从常熟出发向无锡进军。谁料常熟正面有许多纵深阵地，还配置了碉堡，台湾军从一天前就被困，无法前进。强行挺进的我三辆轻型装甲车也遭受了损失。

这天夜里，在沿路一个叫吴宅头的小村庄的脏乱农家里住宿。总而言之，为了上前线就要在地图上仔细研究判断地形。

第二天即 16 日，花了一整天时间侦察敌军地形。我一边在农家土屋里烤火，一边面见来自各方面的联络员，尽最大努力全面了解战况。

由于登陆器材不足，弄得手忙脚乱。我炮车开始的时候不得已用人力拉，后来改用水牛拉，尽管如此，今夜还真是要感谢联队炮和速射炮的追击。

军参谋二神少佐先行来到，内山少将的轻榴弹炮也来了，接着是其属下的攻城重炮兵的各队联络员陆续来到。在这一条道路上，机械化炮兵如此蜂拥而至，想必行李辎重队的行动会受到阻碍吧。

晚上 9 时许，配属的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工兵第十一联队第二大队、轻型装甲车第八中队抵达。

山炮兵第十一联队、战车大队、重藤支队等的联络员来了。

这样一来，情况渐渐明朗化了。当然，我支队的名角最终必须登场了。

留在张家桥的伤员由于卫生队登陆较迟，在往后方转送的希望变得渺茫的情况下，我决定另外派遣步兵一个小队将他们收容。这也是因为早已料到当地居民的不顺从行为所致。现在迷路的台湾军山炮兵和卫生兵正遭到村民的威胁。这附近的民风实在是太恶劣了。

11月17日凌晨4时,接到师团的攻击命令。在此之前我支队已经做好了攻击准备,本应该立即命令前进,可前方敌情仍然不明朗,所以进攻改在今日黄昏开始。

我考虑到之后的机动作战,命令搜集民船。

重新配属给支队的野战重炮兵第十一联队以及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率先到达,内山旅团的100毫米加农炮大队,以及150毫米加农炮两个大队在道路一侧进入阵地,开始对常熟城及其附近进行炮击,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再加上山炮兵第十一联队也直接协助支队战斗,给人感觉对常熟的攻击就要看我们支队的了。

炮兵一整天都在实施炮击,敌军阵地内部的具体情况依然不明。所以只有一个一个地破坏敌军前沿阵地的据点。

11月18日拂晓,第一线(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开始攻击,联队炮也开始对敌人的碉堡和机枪掩体进行破坏性射击。在突击时成功救出两名滞留在装甲车内的伤员。

军参谋北岛中佐来信通报说,敌军中央将领会议在苏州举行,他们马上就要撤退,敌军在无锡一线的抵抗意志已经丧失了。这种推断通常是不可靠的,这在事后也得到了证明。攻下上海附近的阵地后,派遣军指挥部通常给人一种轻视敌情又对部队提出无理要求的感觉。

这一天,从日落到半夜,攻下八个碉堡,敌人为保住后方的碉堡阵地顽强进行抵抗。攻下所有阵地还是希望渺茫。

今天搜集的民船大约150艘,大部分都提供给了师团,支队留了20艘船在第一线的后方待命,以作为追击之用。

这天夜里,师团在左翼派遣了水上迂回队(步兵第二十联队),主力则准备追击,同时命令继续攻击。步兵第三十三联队长野田大佐将命令理解为应猛烈进攻并迅速夺取敌军阵地。看起来他可能会蛮干,我考虑到这样做会造成更大损失,所以立刻消除了他的误解。

11月19日,小雨依然下个不停。昨天之前已经基本上将前进阵地夺取过来了,但各处还残存着碉堡,我阵地的某些部分会遭受斜射、侧射。我方经历了一场相当困难的阵地内部战。

这一天,解除了第十一师团部队的配属。

到第一线联队本部一直都是泥泞的道路。在途中一个稍高一点的桥梁上,子弹密集地飞了过来,正在进行抢修作业的我工兵转眼间死的死伤的伤。第一线部队把联队炮推到距敌军主要阵地前400米处,并将重机枪架上屋顶,夹击碉堡的射击孔(因为发现敌人的机枪掩体似乎无法仰射,所以把重机枪架上屋顶更有利,毕竟敌人的反击不可能到达屋顶)。敌人也马上进行反击,在听联队长汇报情况的瞬间,敌人的机枪弹打穿了外面的墙壁,噼里啪啦地打在了对面的内墙上。然而,总算在敌前200米的农家坚持侦察敌情两个多小时。敌人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碉堡内,只要一出现死伤者就马上有人从后面补充上来,非常执着。工兵把烟幕弹和炸药都留在了船上,没有随身携带。

这天夜晚,一名勇敢的上等兵只穿一条兜裆裤,夹着枪和刀渡过了河,靠近碉堡后从射击孔将手榴弹扔了进去,夺取了这个碉堡。这个碉堡从昨天起一直进行着顽强的抵抗。后来才发现碉堡从外面上了锁,里面的人无法逃走。这才得知原来的情报未必都是错的。

在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进行作业的我工兵的努力下,今天桥梁已经被修得很牢固了,甚至可以通行重型机动车辆。

在今天的作战中,100毫米加农炮、150毫米加农炮、150毫米榴弹炮以及山炮等都在协助攻击,但是事实上效果不是很大。

傍晚,师团参谋长来了,带来一个奇怪的消息:右翼毗邻的重藤支队占领了虞山,开始扫荡常熟城内,第十六师团也应该展开正面攻击。后来证明这个消息是错误的。但是,我下定了决心,既然各个方面敌人阵地的强度有所差异,那就决不进行什么马拉松式的竞争。

派往左翼的三浦大队(欠第二中队)在报告中暗示请求援兵,我用无线电台批评了他们。

由于今天不间断地猛攻,我预感今晚就能夺取敌人的主阵地。根据我的预感,我命令步兵第三十八联队从水路切断敌人的退路。

11月20日,敌军从阵地上撤退了,步兵第三十三联队马上展开追击,进抵常熟的南面,扫射残敌。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出发晚了,没有按照命令的时间到达,最终也没能切断敌人的退路,只能徒劳地跟在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后面追击。

就这样，常熟的阵地攻击战从17日的炮击开始，经过18、19两日步兵的强攻，终于在20日黎明奏效。发现重炮的破坏性射击实际上都是徒有虚名，没有什么效果。仅凭步兵自己的装备强攻敌阵，在夺取外围阵地的最后决战中也难以获胜，这是显而易见的。

这次战斗，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伤亡不少，每次作战都失去包括年轻有为的军官在内的很多人，这是令人痛心的事情。

19日晚，听到河面上传来了留声机和口琴的声音。这或许可以说是优雅或是从容，但所谓的贵族兵种不顾为了攻占鳞次栉比的碉堡而费尽心血的步兵的艰辛，而在晚上摆出一副悠闲的样子，这令我充满了义愤。

由于征缴的民船乘载量计算不出来，下级副官没有下达有关区分20艘民船乘载量的命令，并且干了很愚蠢的事情，应该由旅团司令部掌握的东西让联队抢去了。

在河中裸泳的士兵们用肉弹攻陷了碉堡。

向无锡追击

11月20日拂晓，我军第一线尾随退却的敌兵，紧急修复被破坏的桥梁，利用民船渡河，勇猛地进抵常熟南部，扫射败退的敌人。

在这之后，我预计要追击，在前一天的傍晚终止了对福山的攻击，将紧跟旅团的步兵第三十八联队调到附近的第一线，让他们通过水路进抵常熟的南面，以切断敌人的退路。我发出了与此有关的命令。事后得知接受命令的下士官还在等待师团下达的命令，然后将两个命令一同带回去了（后来才知道，部队一到达宿营地就收到了前进命令，但联队书记却对其置之不理），因此耽误了战机。应该在正午之前到来的部队最终没有来。到凌晨4时，好不容易才让搭载这支部队的民船出发。

我本来打算与这支船队一起前行，可由于该部队擅自使用旅团司令部的大型民船，使我在不知不觉间失去了整个预备队。无奈之下，只能走陆路追赶步兵第三十三联队。

当日，师团的部署本应该是将草场少将指挥的步兵第十九旅团，以及由重炮、轻炮部队的大部编成的部队作为突击队，我旅团作为第二线尾随其后，可草场旅团没有在大道上行进，而是在难以行进的河渠地带

分散前进,结果最终也很难超出我部队多远。再加上要修复被破坏的桥梁,以便炮兵通过,也还需要很长时间。

我的司令部于上午 11 时到达杨家桥,得知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只有两个中队和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一同抵达,其余仍在水路运输途中,于是我下令在王泥楼休整约两个小时,以整顿部队。

昨天以来一直下着小雨,道路泥泞不堪,徒步行军有些困难,但是因为没有马,所以也没有办法。

选择了吃午饭的屋子,好像这里直到最近都一直是敌人指挥部之类的地方,弹药、白米散落得到处都是。

执勤的士兵找来了像是烧酒的东西。

“让苦力先尝尝。”

“已经让他喝过了,没问题。他还说了好喝之类的话。”

昨天半夜,我在下达命令部署追击时,高级副官一边记着笔记,一边打着盹,写的字像蚯蚓爬似的,他累坏了。但是这种疲劳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才有。

一瓶烧酒和青花鱼罐头(这个青花鱼罐头每天都有,令人头疼),再加上一些冷饭,吃起来是何等的美味啊!不好酒的人肯定体会不到那种滋味。

休息了两个小时后,野田大佐好像对此并不满意。现在不管师团的命令是什么,我们部队事实上都是追击部队的先头,尾追着敌人,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抓住不放。当然我并不把三百、五百的败残兵当回事。

仍然有败残兵潜伏在村落里。到处都藏匿着手榴弹,在燃烧的稻草堆中不断地爆炸,很危险,难以靠近。

到了夜里,在练塘镇宿营。和联队本部一起,在蚕丝工厂的大工作室内铺上木板当床,没有铺盖。态度积极的联队长流露出一丝不满。

“为什么追击过程中要命令停止呢?常熟城内还有许多敌人……”

“只命令战车在城内扫荡……武士情怀啊!”

所谓武士情怀是说自从北支那作战以来,兄弟旅团还从来没有轰轰烈烈地在第一线干过,所以等他们来到前方。但是,如果要对这种想法进行严厉批评的话,认为耽误两个小时有可能贻误战机也不无道理。

这一天,步兵第二十联队的两个中队只前进了一点点。我和野田联队一起行动。大部队的前进则更加缓慢。因此,虽说师团命令我们为第二线,但事实上我们是第一线追击队。

今天追击时遭遇了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在从常熟西门往常熟至无锡干道的三岔路口追击时,披着将校披风的三名敌军官冒着小雨,蒙着头巾,猫着腰,出现在了我们的追击队前进的方向。于是,司令部的士兵喊道:“注意,是败残兵!”然后有四五个人站着就开始射击,可怎么也打不中。我想距离大约有四百米吧。敌方好像也发现了我们,马上调转方向,但并没有跑。是他们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还是道路泥泞不堪而跑不动呢?总而言之,他们冷静得令人憎恨。终于击倒了一个,于是剩下的两个人马上跑了起来,逃进了树林里。真是弄不明白那些家伙在干什么,是他们大胆呢,还是悠闲,或者是在发呆吧?如果他们看到吃了一半的饭连大锅一起扔在大路上的狼狈相的话,不可能不知道日军已经追击到附近了,或许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整体情况。

这附近虽然蔬菜丰富,但是没有猪和牛,鸡肯定是被支那军吃完了。

粉末酱还有一些,徒有其名的酱汤和携带的白米就是晚饭了。

战斗告一段落,大约时隔一周又可以安心地熟睡了。

无暇喘息地猛追敌兵,
敌尸布满河流。

炸弹的痕迹上尸积如山,
从洒落的白饭中看到了悲哀。

仍在燃烧的桥梁,
丢弃在岸边的马克沁重机枪。

从头发看出是女兵的尸体,
其容颜黯然失色。

拂晓攻击吼口山(无锡的前进阵地)

11月21日,天没亮就集合了,将位于第二线的步兵第三十八联队作为先头继续追击。前面忘说了,我想攻下常熟阵地后的追击如果没有马将会很辛苦,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找来藤椅,系上两根棍子,让苦力抬着,装作大谷刑部^①的样子行军,这个办法已经预先演练过了,但总觉得过意不去而没有这么做。这也是因为我对行军还有很大信心。左右三个扛在垫肩上的装备虽然分量颇重,但是肩扛猎枪整日在山野中跋涉的经历还记忆犹新,如果忍耐一下的话,一天七八里的徒步行军还是可以忍受的,这已经试验过了。事实上,如果被夺去了马匹的指挥官不能忍受步行,就不能快速追击敌人。

恰好那天步兵第三十八联队长说要把他的坐骑给我,但幸运的是,我的坐骑终于追赶上来了,最终我既没有露出丑态,也没有抢部下坐骑的必要了,事情就此解决了。

步兵炮队和驮运机关枪的马也陆续到达,然而令人担心的是,步兵炮的弹药补充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但那是在追击第一天的前夜的事,后来机动艇往返于支塘镇,好不容易才补充了一部分。

这一天步兵第十九旅团的部队依旧没有抵达,只有昨天抵达的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二中队归前卫司令官指挥了。或许是因为不太了解情况,无法完全理解师团的命令,作战地域的情况怎么也弄不明白,结果我的部队独立承担了三个纵队的任务。

这一天进行了极其平凡的行军。沿路依旧扔着武器装备,还有很多人和马的尸体。有的伤员仿佛累得筋疲力尽,有的好像是搬运到半路被遗弃了,并且各处都有空中轰炸的痕迹,附近散落着较多的尸体。

这些死者令人不可思议,几乎所有的尸体都没有丝毫懊悔之类的不快表情,就像是在午睡,大家都像事先说好了一样,一脸平静的表情。还有女兵的尸体,不知是谁恶作剧,把裤子拉了下来,隐约露出耻骨附近黑黑的部位。官兵们的眼里一瞬间流露出一种无法言表的神情,这也是不得已的事。

^① 日本战国时代的一员武将。

傍晚,前卫的先头部队到达安镇附近,遭到敌人的射击。敌人用迫击炮射击,而我们连一门炮也没有到达。

根据作战地图上所标记的这附近的地形,左边靠近一条不能涉水通过的河流,前面是巍然耸立的吼口山,在其对面是一个突出的像铁臂伸向右前方一样的形状,形成了凹角,在那个突出的手臂的尖端标有既设阵地。要是这没错的话,我们的前锋已经粉碎敌人微弱的抵抗,过分深入到了那个凹角处了。“这样可不妙,好像送上门去给敌人打一样。”有一丝不安在大脑中掠过,然而不管怎样,在沿河的一所大民居内设置了战斗司令所。

在看起来像会客室的大土房子里燃着篝火,周围摆着四五把椅子,这情形告诉大家不久前还有人在这里。显然,即将交战的敌人恐怕在不到一小时前还在这里设了司令部,在等待我军的到来。

突然,从紧邻这间屋子后面的屋子里冒出了火焰,很明显是敌人放火后撤退了。火势猛烈,咄咄逼人,不得已又转移位置前行,在小学校设置了司令部。

登上屋顶,用望远镜向前方望去,在吼口山顶一线,敌人的影子稀稀拉拉,来回奔走。

从小规模战斗之后敌军就撤退的情形来看,“吼口山一带的敌军阵地一定是无锡前方的前进阵地。根据军司令部的判断,敌军不会在无锡停留,但这显然不是事实。这样的话,我军就不能轻举妄动了。”

但是,我第一线已经深入敌军等候多时的凹角内了,到这时已经无法撤退了。

“先摧毁既设阵地的一翼吗?这样只会拖延时日。一口气猛冲进去吗?但是这样的话就要做好被从后边包围的准备。”

旅团长的决心如何?我果断地选择了后者。

根据作战图的记载,敌坚固的既设阵地位于距离作战通道1000米以上的北侧。因为我知道支那军如果丢弃阵地,其反攻力量就很薄弱,所以决定无视这一阵地。接到侦察报告,在突出部的高地上有近千名敌兵。这用预备队去对付就可以了。总而言之,用第一线部队不顾一切地攻占敌军阵地,下定决心钻敌人的空子。

到了夜里，联队炮抵达了。

在拂晓之前，我让步兵第三十八联队深入到凹角深处，命其做好攻击吼口山脚下敌军阵地的准备，并让其特别要将重点放在相当于手腕根部的阵地上，然后将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作为预备队，以防备预计会向我右翼出击的敌军。多么无耻的敌军啊！我军为了此次战斗果敢地进行攻击准备，而在左侧突出高地上的敌军却连夜逃跑了。这个左侧阵地的配备是置我军于死地的关键，懂战术的人一定会立刻赞同这一点。

“敌军顽强抵抗的意志开始丧失，这个阵地必定容易突破。”

11月22日，拂晓前行动的我第一线士兵，由于遭到埋伏在桑树地里敌军掩体中捷克式机枪的射击，多少受了点损失。到天亮时，我军一举突入山脚下的敌军阵地，并毫不喘息地扫荡敌军，到上午8时30分，攻占了附近一带的阵地，并立刻尾追射击敌军。吼口山半山腰的尸体堆积如山，我军创造了拂晓战的成功战例。这次战斗成功的关键在于拂晓前一举夺取了敌军左侧的要塞。

联队长得意洋洋。

通过敌军遗弃的文件，我们看到了图上标出的箭头方向，从而得知敌军判断这个阵地主要的被攻击点为左侧高地的突出部。敌军一定没有料到会被钻空子，于是惊慌失措了。然而，敌军将预计的我方主攻方向的部队撤去，凹角内主要阵地的敌人就放下心来并放松了警惕。这一矛盾大概显示出支那军统帅的不统一和拙劣，似乎也切实说明其指挥很不像样。

这天，以一部乘民船向敌右翼迂回，但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攻占敌军阵地后，我部队马上转入追击，10时30分左右，击退了鸭城镇之敌。敌军试图节节抵抗，但大部分失去了镇定，所以我军很快就压了上来。由此，无锡方向的敌军前进阵地瞬间就被攻下了。

沿途，敌军利用土堆、树林、农舍配置了很多机枪掩体，但由于被我军迅猛追击，这些似乎根本没有发挥抵抗的作用。敌人在田地里、道路上遗弃了无数的尸体，这表明拂晓攻击的成功及果敢追击的战果是多么大。

在这次追击途中，一名正在说着什么的准尉在我眼前无声地倒下

了,我感到很惊讶。他被流弹击穿气管当场死亡。真不知道哪里出了什么差错。

正午,草场旅团抵达。我命令部队集合,根据师团命令,向道路右侧前进。

沿途的桥梁大部分都保存了下来,比较大的桥梁被烧毁了,重炮和战车都无法通过。

这天夜里,在鸭城镇宿营。篝火没有处理好,各处都引发了火灾。对于这件事,说是要严格禁止,但是不管怎么说,房子很容易起火。休息时士兵也想用篝火取暖,所以命令执行得不彻底。我想后面的部队也会因宿营而感到为难吧。

神兵衔枚出其不意,
攻破敌要塞。

无锡攻略战

11月23日,半夜过后,师团命令我旅团为右翼队。据此,我命令两个联队作为第一线,在拂晓前展开。根据昨天的追击部署,大体的形势可以掌握,所以我相信实施该部署不管时间多短都不会有困难。然而,由于昨天第一线联队各追击队前进的道路不合适,其正面过度收缩在主干道附近,所以在第二线联队填补其间隙后,仍有部分败敌在我军右侧背后的各个地方,如果不一一扫荡就难以部署对敌军主阵地的攻击。

想必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这是纵深阵地的通常状况,从吼口山的前进阵地到无锡前方的主阵地之间形成了一条阵地带,虽然在干道上进行了楔形扫荡,但是在远离干道的区域,敌人凭借特种阵地仍顽强地抵抗,各处都在进行所谓的阵地内部战。

听说师团长要在新尝祭^①这一天在无锡举行盛大的遥拜仪式,因此大家精神抖擞。为调整整体部署,命令正面狭窄的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利

^① 日本传统节日。每年11月23日为新尝祭,这一天是天皇用当年新米敬奉诸神,并品尝新米的日子,也是尊重劳动、庆祝生产的日子。

用黄昏从左翼撤出，向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右翼转进。

为了使预备队也转进到右翼的后方，命令高级副官侦察地形，副官将实际地形与地图对照后，发现好像搞错了90度方位，对此我有些怀疑，仍命令预备队转进。旅团司令部刚呈一列纵队踏上水田中的小路，就遭到附近堤坝处捷克式机枪的猛烈扫射。在前面带队的书记员，紧跟其后的我和副官都不由得急忙躲开，逃进了旁边的桑树林。紧接着，预备队似乎也出现了一阵嘈杂声。真是丢脸，一想起来就觉得不好意思。然而，预备队本应前进的目标必须穿过没有一点遮挡的水田，有七八百米的距离都是暴露在敌人的机枪弹之下的，这样做当然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我根据敌军子弹的方向发现，预备队正朝着远离我第一线展开的正面的外侧前进，如果这样的话，整个预备队都不得不加入到一场没有预料到的战斗中去。于是我重新变更方向，向左前方转进，然后再命令部队做好跃进的部署，实施有序的转进。

士兵似乎是这样理解的：由于遭到敌弹射击，所以中止前进，改变了前进方向。值班士兵是这么说的，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如此。现在想来，作为指挥官，本应具有胆识，这件事情虽小，但我仍然感到悔恨不已。

这附近大致的地形是河流纵横交错，原野上的水田及早地间点缀着稍高一些的桑树地，其间有许多极为隐蔽的机枪掩体，四处逃跑的少数残敌隐蔽在各处进行狙击，因此战斗无法取得进展。旅团司令部也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捷克式机枪不知会从什么地方、什么方向向我们射击。

日落以后，各队击退了当面之敌，半夜大概可以进入命令中所指定的战线。

这天夜里，在一个叫做何村五的小村庄的一户农家里，用箱子和木板搭成床，上面铺上稻草，然后点燃篝火就寝了。

天下着小雨，寒气逼人，枪声彻夜不停。

11月24日上午，步兵第三十三联队攻占了长大厦镇，接着继续前进。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在其右翼稍迟一些攻击前进，接着经过步兵第三十三联队走过的路，再次作为右翼继续前进。这也是因为地形才不得已而为之的。在长大厦镇前方旱地的战壕里，在遗弃的尸体中，有手握铁锹死去的农夫，也有抱着弹药箱趴在地上的女人尸体。敌人的工事很多

是靠当地的居民修筑的。

正午前后,在长大厦镇得到了一个空投的慰问袋,里面有一块兜裆布、卫生纸、杂志,还有两罐“希望”牌香烟,以及若干牛奶糖和冰糖,这太令人高兴了。已经有十多天都在渴望着香烟和糖果,于是马上把这些分给了司令部指挥班的全体人员。这是“龙骧”号军舰上的侦察机空投下来的东西。记忆中“龙骧”号的舰长应该是在我在满洲国任军政部顾问时期的朋友龙崎留吉大佐。

这一天,两个联队的攻击逐渐奏效,傍晚之前大概可以逐一攻占敌人主防御阵地的前沿。

这天下午接到报告,约千余敌军从东亭镇(位于干道的上方)由水路向北方移动,于是命令预备队的步兵一个小队向敌军行进路线进击,猛烈袭击敌军。但据说好像已经错失了良机,敌军已经过去了。然而,敌军却与紧随我第一线的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之后登陆,与位于第二线的我步兵一个中队在相距百米的近距离发生了遭遇战。可恨的是,敌军认为我方兵力少,用捷克式机枪胡乱射击,其攻击就像平常行军一样。我部队高喊着进行突击,在桑树地和茄子地里,敌我双方上演了一场血肉横飞的肉搏战,一时难以决出胜负。我军的气势最终压倒了敌军,敌人遗弃了大量尸体逃走了。

得知左翼第十一师团方面的战况丝毫没有进展,只是我师团在主干道上好不容易才攻占了东亭镇的前沿阵地。

这天下午,步兵第二十联队(欠第一大队)归我指挥。将司令部设置在分水墩。大阪每日新闻社的记者要来,多少会分给我一些食品。一整夜都从四面八方传来断断续续的捷克式机枪声,不知是打在墙壁上还是树林间,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在土屋内铺上稻草睡觉了。

夜晚,步兵第二十联队接受命令的人来了,我命令该联队进抵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的右翼,然后宿营。

11月25日下了霜。拂晓前,步兵第二十联队(欠第一大队)抵达。因为联队长因病入院,由青木少佐代理联队长。这一天,敌军出现了全线撤退的迹象,于是师团下达了追击命令。

上午7时30分出发,沿着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行军路线向第一线前进,途中时常受到狙击,但没有伤亡。

步兵第三十三联队正在距敌军主阵地前方约两百米的地方攻击从昨天以来就顽强抵抗的敌军,战斗呈胶着状态。由于河流阻挡,战斗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我率领预备队,在敌人的侧面射击下,从赶制的浮桥上过了河,来到步兵第三十三联队本部的位置。敌人的子弹从前方和左侧方不断飞来,打在墙壁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联队长及联队预备队在房屋后面埋伏着,等待时机。刚刚听说联队的旗手被击穿腹部,送至后方,据说好像不行了。多么好的青年将校啊!真是无奈,只能黯然神伤。

正面的战斗在那之后没见有什么进展。敌军阵地前是小河和沼泽,事实上一点办法也没有。右翼方面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渐渐地越来越激烈。如果我部队从正面突破,那么敌军后方的退路也将受到威胁,所以敌军当然要拼死抵抗。

在枪林弹雨中度过了四个小时。

“啊!阁下中弹了。”

高级副官谷见政八郎中佐说着爬了过来。经检查,发现睡在我右侧的幡野清副官的大腿被两发子弹击穿,其中一发子弹还留在出口处。敌人的子弹从我们趴着的地方数厘米高处掠过,幡野睡眼惺忪地刚一抬脚就被击中了。

“迷迷糊糊地干什么呢?!”我不由得训斥了他。可是,对这样正直的军官发火,我马上就后悔了。他好像没有伤到动脉,出血也不多,也不太疼,被抬到屋里床上的他精神很不错。

“阁下,没有什么大事。”

这样下去根本无法突破敌阵地。联队长计划率领主力向北方转进。这时接到了师团的命令:扫荡无锡东部郊外。于是根本顾不上眼前的敌人,准备竭力搜集民船,避开当面之敌,迂回前进。此时,夜幕降临了。到了夜里,敌人还不肯退却。

11月26日,降霜,晴朗。

拂晓之后,向前线挺进,一边开始扫荡,一边努力向无锡至镇江的干

道进击。

我于上午 11 时 30 分左右,带民船六艘,率领预备队的步兵一个中队及工兵一个小队挺进,进抵无锡火车站。途中,将船系在岸边,一边扫荡,一边前进。

当我想进抵无锡东面的工厂地带时,发现河的南岸有许多遗弃的军用被服和武器装备,于是马上命令上岸检查。发现有溺水的人,还有人好不容易爬上了岸。在这附近俘获了数名俘虏,经讯问后得知,大约在一小时之前,许多敌人渡过了河,换上便衣逃走了。

途中,挂着外国旗的纺织工厂门口有几件被扔掉的军装,很显然敌人逃跑了。河岸上还躺着许多尸体。

下午 2 时 30 分左右,在无锡的中央桥梁附近登陆。3 时,在火车站附近遇到了师团长,相互握手。

“干得漂亮!”

“祝贺你。”

仅此而已。当他帮我点烟,并帮我把水壶灌满威士忌时,我全身充满了像孩子一样单纯的喜悦。

无锡的街道被破坏、抢掠一空,新世界大旅馆除了床之外空无一物。就在这个空荡荡的旅馆里宿营。

占领无锡是由在主干道上的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首先突入的,我右翼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最后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

由于路障工事是由装满砂糖的麻袋构筑的,所以时隔很久才好不容易找到了糖。精明的部队则一直在征缴罐头和白兰地酒。几乎没有一个居民。

本以为有被褥之类的东西,但还是作罢了。

有人找来了生栗子,用篝火烤着吃。那种美味连“甘栗太郎”都无法比拟。

找到一瓶白兰地,简单地吃了晚饭。

在攻占前进阵地以来,几乎连续六天不眠不休,用体力拼搏。今晚要忘掉一切,好好地睡上一觉,以消除疲劳。

向丹阳前进

11月27日,滞留无锡。

听说要设立大本营,不知道到攻占南京为止是否还要继续前进。听说在杭州湾登陆的部队占领了湖州。

无锡是一座水城,运河环绕城外,河边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让人联想起其繁盛时期的繁荣景象。但是宿营的新世界大旅馆的二楼墙壁上被子弹打得都是枪眼,室内还堆积着沙包掩体,家具、不值钱的东西以及账本等散乱在各处,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各处都燃起了大火,道路对面从昨天晚上起就噼里啪啦地烧个不停。百货商店里空空如也。因为飞机轰炸,窗户玻璃支离破碎。看到这一切,不由得为那些无辜的居民潸然泪下。

视察城内外时,看到许多士兵四处游荡,将征缴的物品杂乱无章地堆在洋车上,真是百鬼昼行。士兵们敬礼不规范,服装也很邋遢。或许他们认为战争告一段落了,并暂时滞留在这里。这就是留给我的实际印象,真是无可奈何。

因为要追击,所以大行李解雇了自登陆以来一直带着的七八名苦力。可是,他们还没有走二三十步远,就差点被其他部队抓住,于是又逃了回来。“一直带着我们吧,反正也回不了家乡了。”他们恳求道。这些苦力随后就一直被带到了南京,并且优待了他们。

11月28日,向师团长汇报情况。因为离开华北时接受了补充兵员,人员富余,所以直到今天,其损失还没有达到需要补充兵员的地步。但是,弹药补充,尤其是步兵炮及重机枪弹药的补充很不充分。虽然我知道补给不可能像想象的那样源源不断,但这是最令人头疼的事情。

今晚下达了前进的命令。正想着有可能会较长时间的滞留,却接到了前进的命令,颇感意外。然而我们所有的军官都认为,说不去南京那是谎言,于是所有的人都高呼痛快。

找出葡萄酒会餐。夜晚寒气逼人,用水桶制成火盆烧木炭。只找到一条很薄的被褥。

11月29日,以草场旅团主力为追击队先行出发,我部队作为师团左翼队,沿着京沪铁路前进。途中桥梁破坏得非常严重,不得不一边修理

一边前进,行军耽搁了下来。沿途有很多尸体和遗弃的器具被服。飞机轰炸后的巨大弹坑都变成了水洼,有几辆货车横倒在那里。这附近的尸体都快要腐烂了,脸都变黑了。

在一个地方躺着三具女兵的尸体,因为裤子被××,所以××隐约可见。

这天傍晚,草场支队在经历一场小规模战斗之后占领了常州。

可以看见前方飘着气球。现在可以体会到位于第二线的我们所拥有的那份悠闲自得了。

在横林镇宿营。运河上架着石拱桥,正要跨过桥时,发现了一户大户人家,便走了进去。副食有水牛肉和芥菜。被褥是驮在备用马上的毛毯和薄被子,这条被子既可铺又可盖。我躺在床上睡了。

11月30日,离开京沪铁路,沿着汽车道前进。下午2时进入常州(武进县)。

由于我们是第二线的缘故,今天一整天都是极其平常的行军。

在城内宿营。火灾痕迹很多,居民很少。

12月1日,追击队击破了节节抵抗的敌军,打开了前进的道路。沿路有许多火灾,远近的村庄都冒着浓烟。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接连不断。

这一天,侍从武官来了,并到先头部队视察。

在九里铺宿营。因为感冒,深夜咳嗽甚重,难以入眠。

12月2日,直到夜里,追击队一直攻击丹阳以东的敌军收容阵地。

今天一整天都在无聊地行军,然后在彭家庄附近一个不知名的贫困村子里宿营。由于是离道路不远的农家,所以可以征缴到鸡。吃到了久违的算得上是菜的东西,只是几乎没有咸味。

因为感冒再加上寒气,在木床上又铺了许多稻草,然后钻了进去。在地上点燃了篝火,椅子、桌子和水车都成了士兵的柴禾,连带穗的稻子都……

这一天,步兵第二十联队切断了敌军的退路,歼敌五百余人。夜里,敌人全部从丹阳城撤退了。

12月3日,上午到达丹阳城,在其西侧集结。军判断南京的敌军在

不断撤退，命令师团紧急追击。然而，由于当时我师团步兵各联队的大小行李以及野炮兵联队的弹药还没有运到，如果不集结休整而挺进，就会陷入不利的局面，于是师团长命令停止前进。

根据空中侦察，句容也有敌人的既设阵地，而且其后方还在不断增强。不管怎么说，估计不进行相当程度的战斗是无法进抵南京的。

今天接受了身体检查，支气管稍微有些难受。自无锡以来的湿疹也快好了。

在丹阳城内宿营。好像是日本留学生的住宅，发现了一件孩子的和服，晚上冷了就裹在腰上。

12月4日，大行李到了，另外，通过水路运输，好不容易运来了一些食物（当然是罐头）。

今天还在丹阳宿营，进行进击前的准备。

询问留在城里的支那人不肯干劳役的原因。

收到满洲国治安部大臣寄来的慰问品，有许多香烟和威士忌，分给师团司令部以及部下两个联队。

南京攻略战

作为右侧支队分进

据说在丹阳滞留期间，大本营并没有决定是否应该攻占南京的方针。也有消息说，松井司令官在被委以重任时说，如果不攻占南京，战局就不可能解决。这话被旁边的人泄露出去了。

在无锡时就传说会在那里长期滞留，但这仅仅是暗示，并没有明确指示。但是在丹阳，这种内部暗示几乎是很明确的了，甚至指示要留意休整设施。不管怎么说，很显然，即使攻占了丹阳，也还没有下定攻占南京的决心。把当时的情况和之后攻占南京后的战局综合起来考虑的话，当然会有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但是其中的微妙之处在这里就省略了。

在丹阳逗留期间，我部队一部向南京方面，一部分向镇江方面加以警戒。因为也许要攻占镇江，所以特别派人秘密侦察，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了。

感冒加重,夜间咳嗽愈加厉害,因为没有发烧,只是用湿毛巾敷了一下,这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里一直困扰着我。

12月5日。昨天有命令说:“应继续向南京追击。”先是命令我们休息,现在又命令继续追击,这是很奇怪的事。总而言之这是在××会议上决定的结果。必须勇猛前进。

本日,师团第一线部队应该正在攻击南京的前进阵地,可以听到遥远的地方传来的炮声。我部队作为师团的第二线,整日都在无聊地行军。

步兵第九联队位于师团主力的先头。

第一线的战斗逐步取得进展。傍晚继续前进。我借着正在修理桥梁的师团工兵点燃的篝火来抵御夜晚的寒气,并吃了盒饭。和工兵中队长分吃了少量的奶油。

师团命令说:因为可能会派步兵两个大队左右的支队进击右侧,所以要事先研究和侦察地形。尽管我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步兵第三十八联队长,但心里却很担心。在如此广阔的正面战线投入两个大队的兵力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因为镇江方面扬子江沿岸地区还残留着有实力的残敌,所以这个支队进入战场时敌人在他们身后。

分散到叫作黄土桥的村落宿营。好不容易找到了久别的猪肉,虽然加了支那酱,但仍然不够咸。因为不习惯士兵用整猪做的猪肉菜肴,所以极其奢侈地将猪切开,留下头和蹄子,仅用身体及肋骨部分的肉,仅仅这一部分肉,就可以做出很多种美味的菜肴。

入夜,接到师团命令,由我率领一个联队作为右侧支队。联队长说这下放心了。实际上,虽然放心了,但是一想到要深入敌阵,还是有一些悲怆的感觉。十年前,我曾在紫金山北面狩猎,所以我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心里思考着今后的作战,很舒畅地睡了。

12月6日,早上结冰了。

我率领步兵第三十八联队以及卫生队的1/3作为右侧支队,离开了主干道。虽然没有像样的道路,但因为是旱田,即使有些勉强,还是下定决心要带上联队炮前进。开始的时候,大队炮和速射炮都勉强可以带着走,但是时间被渐渐耽搁了,结果为了掩护和帮助他们,不得不派出不少

兵力。

今天接到通报，师团追击队夺取了句容，正向汤山镇追击，着手攻击位于西南方的西山头和小钱村的敌军主阵地。

在旱田里呈一列纵队行进，而且还要不断摸索前进的道路，所以部队的行进速度大大放缓了，正午前后无法到达外围，所以不得已在山地的窄路前停了下来。

今天据侦察兵报告，步兵第九联队一部已经通过此地北进了，但考虑到战斗环境的关系，令我难以相信。

宿营地余家山。仅山脚下的寒舍、篝火和稻草就是款待了。

下鸭亭附近的战斗

12月7日早晨出发，进入山岳地带。将一部分部队派到右侧进行外围警戒，主力主要以南京北部地区为目标前进，一边预想着会撞上敌人，一边开始前进。

发现清澈的泉水，毫不犹豫地骑在马上就咕嘟咕嘟地喝起水来。饮水罐一直和水壶的绳子系在一起。喝生水还是出征以来的第一次。可以想象这附近的山区里都是无菌的泉水，虽然断定生水也可以喝，但很多士兵还是没有喝。

出乎意料地得知在我军前进道路上，步兵第九联队的一部正在我们的作战区域内与处于优势的敌军对峙。根据枪声判断，他们正在进行一场相当艰苦的战斗。但是，我下定决心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向外侧前进以救出这支部队，而且这样也有利于我部队前进。于是我改变了进军路线，向北进发。

接下来，更加出乎意外的是，在这条道路的前方，步兵第九联队的主力正在展开。这完全占据了我右侧支队的作战区域，师团命令中所规定的各队正面战斗的区域完全被打乱了。因此我愤然决定独自行动，以完成任务。于是我制定了让主力后撤，以突破敌人中间部位的计划。首先进行基本部署，然后准备了充足的预备队，以防万一。

稍晚些时候，派出去联络的古见副官回来了。综合他的报告来看，明白了是这么回事：步兵第九联队接到了前往追击队右侧，攻占汤山镇

前方(?)敌人据点阵地的命令,然后他们避开敌军正面,迂回到了右翼,结果在那里撞上了敌军的一个高地据点,于是分出部分兵力对付敌军,剩下的部队改变了前进方向,最后在最外围的上鲍亭以南的高地一带遭遇了处于优势的敌军,就在这里尽全力展开战斗。将步兵的两个大队分散在八公里宽的正面战线上,各处兵力都很薄弱,不仅没有机动的自由,而且还进退两难。实际上,我试图让主力后撤进入平原南侧的高地曾经一度被我方占领,但后来又被敌军夺回去了。步兵第九联队长传来话说,可以用迂回战术,在联队长所在的方向钻敌军的空子,因此劝我派支队主力到这个方向去。

在这里我就不深入地叙述我当时的判断了,总之我只能改变我最初的决心。于是,我率领预备队向步兵第九联队主力所在的位置前进。但是,这时步兵第九联队已经没有了踪影,甚至第一线部队都没有交代敌情,也没有进行守备线的换防。总而言之,其行动十分奇怪。还好敌人无所作为,没有出击,不过万一遭到敌军反击的话,恐怕就要陷入苦战了吧。

总之,我对现在的敌情和地形都不清楚。如果不侦察,就不可能对敌军阵地实施攻击。

下午5时30分左右,我和联队长一起来到高地脚下的狭窄路口,拿着望远镜注视前方。突然,机枪子弹在脚下溅起了一阵尘土,由此得知前方七八百米的高地上有敌人。

我根据整体情况判断,敌军突然遭遇我步兵第九联队主力,然后就固守那个阵地。这股敌军恐怕是为了收容估计会从镇江方面撤退而来的约一个师的友军而被派遣过来的吧。于是我决心以勇猛果敢的攻击一举粉碎敌军的抵抗。我命令此时终于抵达敌军阵地附近并开始攻击的第一线部队果敢地展开近距离攻击。我的计划是,如果能夺取敌军阵地的话,就马上以纵队展开追击,不管到哪里都要对敌人紧追不放。从预备队选出能干的军官和侦察兵,让他们从右翼潜入敌军的空隙间,但没有成功。这是因为有数百名敌军残留于我部队的右后方,并从后面向我射击。对他们虽然不能放任不管,但也没有办法对付。

就这样,冬日的黑夜很快降临了。

入夜后,战况似乎多少有些进展,但敌军的抵抗依然极其顽强。不论当初我的判断是什么,现在看来只有明天即8日进一步发挥炮火的威力,再度进行攻击了。

这天夜里,在百家庄村落附近的山谷中露营,同时在四处实施警戒。

这天听到通报说,中岛师团长在汤水镇前方的炮兵观察所指挥战斗时受了伤,是腰部软组织被射穿的轻伤,他仍然留在前线继续指挥战斗。

12月8日,我军昨夜的连续攻击奏效,到拂晓为止基本夺取了敌军阵地,但敌军已经在后方的下鲍亭附近构筑了第二线阵地并顽强进行抵抗。由于只有大队炮,所以白天的攻击怎么也无法奏效。尽管如此,我步兵还是登上山坡展开肉搏,开始了手榴弹战和石头战。不过敌人也相当顽强,丝毫没有撤退的迹象,而且还不停地用迫击炮进行攻击。其中一枚炮弹命中了我联队本部的房子,一下子炸死了通信员、军官以及书记员等十几人。联队长在那一瞬间觉察到了炮弹的弹着点,下令转移本部的位置,他亲自高举军旗刚跨出门外,就发生了上述的惨事(联队的电话通信兵没有接到命令就进行悲观的报告就是在此时)。

前进到联队本部跟前的旅团司令部也遭到了猛烈的射击,利用一点点凸凹不平的地形和繁茂的灌木丛来躲避敌人的子弹。只能等待攻击奏效的时刻了。

下午2时30分,师团司令部发来无线电通报说,师团主力已经占领了汤水镇。

步兵第九联队发来通报,得知步兵第九联队第四中队正在右侧支队的左翼大孤山展开战斗。

下午4时左右,我联队炮和速射炮抵达,掩护部队也回来了,因此支队的兵力稍稍充实了一些。这时,配属给支队的野炮兵第一大队和迫击炮一个小队也到达了。立刻命令以上部队加入战斗。

这样,首先让联队炮推进到距离敌前约五六百米的地方进入阵地,再把一门迫击炮架在阵地上,集中炮击靠近马路的下鲍亭南侧高地。这次炮击立刻取得了很大的战果,敌军开始出现退却的迹象。在占领该阵地后看了一下这片阵地,山脊上的阵地就不用说了,后方山坡上也全是尸体,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那时正值夕阳西下。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刻,发现在镇江至南京道路沿线的宝华山上,陆陆续续有敌人展开,并开始构筑阵地,其位置就在我们的正后方。如果有敌人大部队下山来的话,我军就不得不腹背受敌,那样的话真是麻烦至极,至少前进会受阻,所以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但是,现在手头几乎没有可用的兵力了。因为我想一口气占领敌军阵地,所以把预备队的大部分兵力派到第一线去了,现在手中仅掌握着一个实力较弱的步兵中队。虽然敌军不足为惧,但是也不能放任不管,所以我让好不容易进入阵地的四门野炮向后调转方向,以约1500米的射程向该山顶部射击。试射数发之后,马上转入有效射击。敌人遭到炮击,就三五成群地撤退到山脊后面去了。由此得知,镇江方向的敌军现在还没有完全退却。

前方的敌军趁着夜色开始撤退,我军第一线部队马上开始追击,大致追击到了所规定的一线,但因为天太黑,各部队没有继续追击,再加上总的预备力量只有刚遭受极大损失,兵力不足一百人的一个中队,所以不可能展开更加果敢的追击。

左侧第一线发现从师团主力方面向江岸撤退的敌军纵队,隔着约一 kilometers 的距离用重机枪集中射击,敌军纷纷倒下,并引起了大混乱。

这天傍晚,火化了战死者。在紧邻道路的旱田里挖了一个坑,架起木材,安放好尸体,让士兵中的僧侣念经后点燃了柴禾和稻草。只有这件事是不忍目睹的战场悲剧。

敌前 90 度转向

12月9日,天没亮便开始行动了,部署好阵势后天才亮。我们成三路纵队行进在田间小路上。两边的田地里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敌军士兵的尸体。听说炮兵那边只有一条路,沿那条路走近扬子江岸边后,必须向左拐90度的弯才能继续向前走。不管怎样,不把敌人一直追到江边就不能进入目的地南京北部地区。所以昨天即8日夜里的追击战,至少要推进到足以对敌军构成威胁的位置。因此,虽然只全力以赴战斗了两天,但士兵已显得相当疲惫了,所以这次追击行动不够迅速。而且敌军在夜里似乎已经开始从镇江撤退了,可以听到火车开动的隆隆声,并

看到车头冒出的火光。

在位于拐弯顶端的东阳镇附近，今早大火熊熊。从着火点判断，是在敌军撤退纵队的侧翼，似乎敌军试图阻止我军的追击。

我们现在已无暇讨论是否需要这样一个劲儿地追击敌军。目前的任务就是必须迅速击退阻碍我前进的敌军，从背后包围南京。所以我决心避免一切耽误行程的行动，如途中休息之类。

但这种做法具有近似鲁莽的危险。“阁下，没问题吗？”“没什么，放心吧。逃跑的敌军没有勇气返回来的。如果打回来再说回来的话。”因为副官绝对信任我，这一问一答实际上不过是敷衍一下。我想如果这是纸上谈兵，甲乙双方就会争论的。谨慎的军事家至少要保留 1/3 或 1/4 的兵力做后卫吧。

不设前卫、右侧卫和后卫的行军令人觉得是危险的行动。因为支队本部照例不足一个大队。

上午 11 时，按新的部署开始行动，幸好敌军没有尾随追来。

我要求 7 日开始就僵持在左翼大孤山的步兵第九联队的部分兵力与我支队一起前进。结果其到最后非但未能前进，到下午开始行动后，反而后退到我支队的后方。原来我支队的前进目标是推进到大孤山正面敌军的背后的。这样看来，那一带的敌军早就撤退了。

总之，我丝毫没有依靠他人的帮助。

下午 2 时 30 分，我前卫因受到东流镇附近敌军的射击而停止前进。那里像是敌军的警戒阵地，所以立刻命令炮兵进入阵地，支援前线步兵向前进攻。这时，右前方高地似乎也有敌军的部分散兵壕，隐约可见若干敌军的身影，于是让部分火炮炮击那里的敌军，炮弹集中命中目标。可以看到敌军正弯腰登攀映衬在天空下的山梁上。我部分步兵也正冲向那里，但逃跑的敌军腿很快。到了傍晚，夺取了敌军警戒阵地，接着又向前推进了一些后停了下来。

在东流镇宿营。

至今一直忘写的是，我们每天都用死水河和池塘的水，幸好是冬天，腹泻者不多，帮了大忙。

因为我熟悉南京附近的地形，深知攻克位于我师团作战区域的中山

门(东面)、太平门(在东北角的北面),不付出巨大的牺牲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前者前面有条宽约百余米灌满水的壕沟,那是涉水过不去的;后者有深约20米的外壕,从壕沟底到城墙顶部估计至少有50米,地势险要。城墙也不容易破坏。我曾呈报过建议:正确用兵之道应该是将主力用在我支队作战范围的紫金山以北区域。那样可以直捣敌人阵地。同时敌军将会一起涌向唯一的退路——下关。但听说师团长已经决定将主力放在中山门方向。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我觉得这是因为各师团一直在进行马拉松式的竞争,都被最先登上南京城这种意识所支配。

可听说军司令官朝香宫殿下也曾向师团长流露过要将主力适当地用于紫金山以北地区的意见,但那时命令已起草完,所以也就没按他的想法从事了。上述情况是从师团参谋那里听来的内部消息。

今晚,我接到师团命令,这也是殿下的旨意。即:下关是敌人唯一的退路,因此要派一支得力的部队。现在不是探究这个命令是否采纳了我的建议的时候。面对从三个方向蜂拥而来的敌人,我只要抱着决一死战、战斗到底的决心完成任务就行了。

按照上述师团命令,我部攻击目标应该是太平门。而太平门前横卧着一条前面提到的相当宽阔的护城河,而且前面就是玄武湖和紫金山西麓的复杂地势。据我对地形的了解,不击溃敌人城外的支队,而让主力攻上太平门是不可能的。

我忽然想起一条捷径。如果还能走,就可以派一支小部队来完成任务。但我当时驻南京已是十年前的事了。这期间修建了要塞设施,那条近路实际已不复存在了。

扬子江畔的苦战,
不断在前方、右方和后方甩开敌人,
皇军如暴风般挺进。

与敌军城外支队作战

12月10日。由于地形相当复杂,部队又很分散,加上敌军城外支队

肯定会进攻我支队外围。根据这些情况判断,一大早就调整了部队的部署。

上午9时开始推进,力量薄弱的敌军略一交火就败退了。这也是因为师团主力部队同时逼近紫金山东南山麓的缘故。上午11时左右,第一线部队得以从马元南部高地推进到仙鹤门西北部高地。

敌军已经在正面高地修筑了阵地。可笑的是可以看见面向扬子江边的碉堡背面。不过,将南京城作为要塞来看的话,这也没什么可笑的。敌军不会轻易抛弃这一切的,必须作好遭到顽强抵抗的思想准备。

下午,敌军不断用迫击炮轰击我前线部队的后方,按照50米的射击间距,有规律地炮击沿路区域。田里尘土飞扬,炸塌了农舍房顶,炸断了树木,炮击情景极为壮观。因为部队避开了射击区域,所以可以观看敌军壮观的盲目射击的场面。在离道路不远处,一眨眼工夫就落下一百多枚炮弹,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第一线部队一直在追击敌军,傍晚才占领尧化门西部一带的高地。

听说松井军司令官今天向守城司令官送去了劝降信^①,限定下午1时前给予答复。但直到最后也没有答复。根据深夜接到的师团命令,师团定于11日攻入城内。但因师团长直辖的步兵第三十三联队还没夺取紫金山顶峰,恐怕11日不可能大规模攻进城墙(师团长着急啊)。据事后听说,第九师团的部分部队11日登上了光华门城墙。南京城南面的地形也是易于进攻的,争夺南京城,历来都是在此进攻的。雨花台游览区是比较平缓的丘陵,所以可以隐蔽接近城墙。

如果不拿下紫金山的险要地带,再急也不可能接近城墙。

夜里接到通报,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一大队(欠一个中队)及轻型装甲车第八中队都归我指挥。

占领南京后,听军参谋说,殿下曾念及到我支队作战区域大,处境肯定艰难,亲自下令说“不能让佐佐木白白地去送死”。当时我还不知道有

^① 作者记述有误,日军的“劝降书”是12月9日由日军飞机在南京上空空投的,而不是12月10日发出的。

这么令人感动的指示。的确,在那个时候多一名士兵都是好的。

战斗时,情况虽没有上述那样困难,但可以断定敌军正逐步退到我部队右翼外侧。我后方到处是敌军败残兵。与师团主力的联络也不畅。从表面看,人们当然以为我支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其实也的确是处于三面受敌、孤立无援的状态。

后来听说,在12日晚上,我的一位老部下从遥远的满洲来到师团司令部,问及我支队所在地时,被告知:“如果你想死就去他们那里!”

顺便说一下,我没有要求增援过一名士兵。我充满信心地想,凭我现有兵力肯定能截断敌人的退路。

今晚宿营在仙鹤门附近的一个村落里。一整夜都遭受着敌人迫击炮的轰击,但炮弹都打偏了,因此也就没当回事。

12月11日,开始进攻占据银孔山东西两侧阵地的敌军。增援部队9时抵达。目的是让他们先协助师团主力进攻。于是,派部分部队经紫金山北麓前往和平门方向。但该方向的敌军阵地无隙可乘。

上午11时夺取了银孔山东西两侧的敌军阵地。敌军的抵抗实在太顽强了。因此,命令炮兵集中火力对他们进行炮击。堑壕里堆满了敌军士兵的尸体。尽管如此,当我步兵沿山坡向上冲锋时,甚至还有敌兵宁死不退,死守阵地、宁死不屈。

下午,为了协助我支队,又派来了两个100毫米加农炮中队和一个150毫米加农炮中队。

银孔山的敌军向太平山方向撤退,那里有构筑好的阵地和新的抵抗部队。此外还有来自乌龙山炮台的重炮从右侧背后的炮击,岔路口敌军的野炮从左前方向我炮击。但我也用三个中队的重炮和一个大队的野炮对敌军连续进行压制性炮击。原以为到傍晚我步兵便可以攻下太平山阵地,可到了傍晚,在我支队右翼前方的万家冲出现了敌军新的部队并开始构筑工事。他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但按理说,始终从外侧阻击我支队前进的应该是敌军的城外支队采取的行动。

上面所讲的情况到底体现出何种阵势呢?指挥官及其部下的心理又是怎样的呢?没学过战术的人是难以准确把握的吧。如果现在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明这一切的话,情况应当是这样的:目前,我支队一直暴

露于敌军的交叉火力和迫击炮的射击之下，且白天一直竭力进攻据守在高地工事中顽抗的敌军，加上我右翼方向的强大敌军不断阻挠我军，右侧背后还有敌军出没，威胁我后方部队，并一直企图切断我与师团主力的联系。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尚且能够勇往直前地完成此项任务，可以说这就是信念的力量。但我相信，熟悉战场也起了很大作用。另外，白天竟能两次攻下构筑有工事的阵地，毫无疑问是因为有重炮猛烈轰击给予协助的结果。

今天师团通报说进攻无进展，想必是因为步兵第三十三联队还没有拿下紫金山顶峰。另外，步兵第十九旅团由山腰至南面丘陵向中山门正面坚固阵地展开的进攻还没有奏效吧。

这也是进城后听说的。今天，步兵第九联队在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左后翼的紫金山麓拿下个阵地后，即被大肆渲染。据说是由于京都报社记者发了“某某联队于11日夺取了紫金山”报道的缘故。日后我手下有的官兵看到报纸后便愤怒异常。六十多位报社记者全聚集在交通便利的正面道路上，因每个人都想要抢先发送头号新闻稿，这让军队很为难。

目前正在进行的战斗中，问题不在于谁立头功，可贵的是谁能让自已做出牺牲，甘当无名英雄。

今天，在西码头村宿营。迫击炮以火光为目标炮击了一夜，但几乎没有造成损失。就连运输部队的特务兵等也在流弹的嗖嗖声中悠闲地做饭、方便等等。总而言之，养成了应对战争的胆魄。

夺取主阵地

12月12日，咳嗽得很厉害，一整夜迷迷糊糊地没有睡着。作战一个多月了，疲惫的身体怎么也撑不下去了。考虑到现在是重要时期，尽管头痛得要裂开似的，但也没有办法。清晨还是撑着爬起来，痛就让它痛去吧。

“副官，麻烦了。这样的话，什么事也不能考虑了。”

“您休息吧，我们会按照您的计划做的。”

“好吧。”想躺在草地上，但听着激烈的枪炮声怎么也不能安心地

躺着。

上午10时左右,终于下决心奔出去将指挥所前移到银孔山。堑壕及其后面山坡上有无法计数的敌兵尸体。

部队昨晚按命令作了部署,清晨起就进攻敌军主阵地一带。今天之内,如果攻不下这些阵地就无法切断敌军退路。基于这些原因,哪能因生病而躺着呢?

举目望去,步兵第三十八联队长正直挺挺地站在前面不远处的高地上督战(干得正欢呢),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他“不要轻率行事”。虽然指挥官的举止算是勇敢,但暴露身体不仅招来敌人的子弹,还会伤及周围的人。可我自己也是直立着观察敌军阵地的,所以不断遭到敌军步枪子弹的射击。

又有炮弹从乌龙山炮台射来。虽然站在山坡背后,也能看到炮台射来的炮弹。该炮台的高射炮一直到战斗的最后一刻都在向我飞机射击。经常看到三炮齐射的炮弹正好在我们头顶上空爆炸。

我100毫米加农炮以万米的射程开始实施压制性射击。因为我们和观察所在一起,很快就能知道炮击结果。听说都命中了。紫金山北麓的敌军野炮也不断向我射击。

好在前线进攻的步兵进展显著,根据敌军遗弃的尸体判断,我支队正面的敌军像是第七十八师^①和第四十八师的部分队伍。因为我们一直在压制着数倍于我的敌兵,感觉真是痛快。

因为可以在中午左右击退我右前方的敌军,于是决定由此再次向左转,进入南京城北部地区。1时左右,在尧化门(地名)附近的树林中下达有关转移并向前进的命令后便立即行动。然而,刚离开该地不到五分钟,敌军迫击炮弹就击中并炸飞了我曾站立过的坟堆。

前进到紫金山北麓。因为先前在此对敌军阵地展开进攻的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一大队虽然不断出现伤亡,但仍一直压制着敌军。因此,我支队主力必须以此为据点再向左转。但炮兵侦察员报告说“前方道路不适合炮兵通行”。炮兵大队长的意见也是“不行”。我只好决定把炮兵

① 南京卫戍军战斗序列中并无第七十八师。

留在尧化门，让步兵前进。

从大路拐入田间捷径，忽然前方出现了倒塌的石桥。在工兵小队修复期间，步兵各炮队特别是山炮兵千辛万苦地在田间行进。这时，承蒙师团长厚意，送来了一桶青酒，于是就在田里打开桶盖让他们尽情地喝。喝了酒之后，我和大家士气大增，不再把敌军放在了眼里。

下午3时左右，紫金山北麓岔路口附近的敌军撤退了，此时令人感到战斗打赢了。可是正面的敌军还在顽抗，怎么也打不退他们。

傍晚，到了兴街村^①。这是位于紫金山下的一个贫穷的村落。随即让一个小队去左边高地负责警戒左翼。步枪子弹嗖嗖地从眼前掠过。

我今天对炮兵联络官说：“在攻打南京最后一天这伟大时刻，我不想把炮兵因地形困难而未能参战这件事写入联队史。不过，对我们来说，也不会在乎只让步兵参战的。所以炮兵就负责我们后方的警戒吧”。

这些话似乎奏效了。入夜，联络官归来，传达了炮兵大队长的报告：“因为命令我们不要来了，所以决定暂时停止前进，但我们是下决心要和大家战斗到底的。不过希望得到步兵和工兵的帮助。”

“可以啊，从后卫部队派一个中队步兵和一个小队工兵给你们。”

虽说炮兵大队长的要求过分了，但还是具有武士斗志的。

第三、第九、第十一师团的混成骑兵团抵达战场。于是，派联络官向该部队转达了忍痛放弃正面战场的指示，但没有收到答复。直到最后他们都在我支队后方卫生队包扎所的位置，而且于当天晚上遭受了重创。这以后再说。

入夜，重迫击炮队赶了过来，因路况差他们吃了不少苦。这和联队炮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无此气概就不能战斗。

今天深夜，根据师团命令和同时收到的通报得知：

一、为了攻占乌龙山炮台，第十三师团的一个步兵联队正从镇江赶来。

二、第十六师团的右翼部队（步兵第三十三联队）12日下午发动三次冲锋，占领了紫金山顶峰，目前正继续攻击天文台。

^① 似应为紫金山北麓的兴卫村。

三、第十六师团的左翼队(步兵第十九旅团)占领了孝陵卫街西面的高地。

四、第九、第六师团正在城东南及城南展开肉搏攻击战。

五、第五师团的国崎支队在芜湖渡过扬子江正向浦口推进。

总之,根据以上情况判断,可以肯定地说,攻陷南京就在眼前。

截断退路

12月13日。12日夜里,到处都是激烈的枪声,到后半夜,还传来炮声。根据总的形势判断,攻陷南京的时刻正一步步临近。如果预备队的正左方高地上出现敌军的话,该部队将陷入困境。并且,由于兵力少,只在那儿勉强部署了一个中队兵力。尽管如此,他们的情绪还是极为坦然的。然而,他们整夜用无线电费劲地与师团司令部维系着断断续续的联络,以此获取师团命令和情报。追击命令是于清晨近6时下达的。此时,枪声就在耳边作响。这是由于大量子弹打在城墙上的缘故。

我在满洲时的老部下们,千辛万苦地给我们送来了鱿鱼干及和鱼干。我将这些食物分给大家,阵地上很快飘出许久未闻到的油香味。

从他们那儿还听说了东宫中佐的不幸消息。他是今年11月13日在杭州湾战役中牺牲的。我和他最后一面是去年8月在大连见的。此人被人们称为满洲移民的再生父母。真希望他活得更长些。真是太可惜了。想到此,不禁百感交集。

在屋里烧了堆火取暖,然后在被煤烟熏黑的床上躺下,很快就睡熟了。

上午8时,近处枪声大作,把我从梦中惊醒。通信员、运输队员和勤务兵都拿着枪噼里啪啦地射击。

“怎么啦?”

我奔出屋子问道。

“刚刚才将他们击退。从紫金山上黑压压地下来一大群敌军。”

“是败残兵吗?”

“正在搜寻时,突然就从上面攻下来了。一群一群地冲下来,每次都足有五六百人。”

“缴他们的枪了吗？”

“哪有工夫让他们投降啊，全杀了。”

敌军还在不断地从紫金山上向下冲。一群又一群，铺天盖地，满眼都是敌军。他们都是驻守在紫金山顶的教导总队的士兵。他们试图从我支队的缝隙间杀开一条血路，进行反攻，突围出去。

由于敌军想与其困在屋里无休止地抵抗，不如尽快换上便衣逃走。因此，那些三三两两来投降的敌兵都将武器扔进水塘里，或扔进房子里放火烧掉了。他们这点做得很彻底。这支部队是蒋介石最骁勇善战的嫡系部队，因此，也是顽强战斗到底的最英勇的部队。

上述是局部混战的情况。此后，综合各部队的报告得知，从半夜到上午10时的战况是：拂晓前，我前线部队插入敌军阵地，继续紧追敌军。轻装甲车在上午10时左右首先攻进下关，向云集在江岸或逃进江里的敌军败兵扫射。估计打完了15000发子弹。在此期间，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占领了城北的五个城门，截断了敌军退路。联队长和第三十三联队的一个大队紧随装甲车推进到挹江门附近，与未来得及逃跑的敌人进行战斗。

司令部的预备队一个步兵中队，也从左翼和后面向前突击。与敌军进行了数次激烈交火。通信兵、辎重兵，甚至传令兵都参加了战斗，歼灭敌军随后，又追击到敌军后方。野战炮大队一直苦于道路而行进困难，那天夜里又遭到袭击，进行掩护的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工兵小队，大家不分彼此共同奋起应战，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战斗。原来部署在其后方的两个步兵中队作为后卫半夜后，也与来自两个方向突围反攻过来的敌军大部队进行了战斗，并将该股敌军歼灭。另外，驻守在后方卫生所附近的合成骑兵团，黑暗中遭到敌军袭击。敌军冲进院内，使他们损失人员200余名，马60余匹，他们当时慌作一团。该骑兵团其后又不断要求重炮增援，根本无暇考虑自己是否有自卫能力。而我们的部队拉开的战线长达数里，还要不断与两侧蜂拥而至的敌军进行激战。

上午10时，从为了掩护而部署在我左翼高地的中队阵地后方，突然飞来了几发重炮炮弹。接着就是密集的火力射击。“哎呀，怎么了？”队伍一下子炸了锅似的乱了套。紧接着又密集地打过来三十余发炮

弹。山顶瞬间被硝烟笼罩。我几乎能看见该部队损失惨重。被血水搞晕了头的炮兵竟然向自家人开起了炮。幸运的是只被炸飞了一个背包。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由于该中队是从山上袭击敌军背后的。

如前面提到过的,上午10时左右,我支队的轻装甲车首先攻进下关,完全堵住了敌军退路。此外,我步兵又占领了北面的所有城门,并全部封锁起来,使得敌军成了瓮中之鳖。

随后赶上来的第六师团的部分兵力从南边来到江岸,海军第十一战队溯江而上,对顺流而下的敌船进行扫射,并于下午2时抵达下关。国崎支队于下午4时抵达对岸的浦口。其他向城墙进攻的部队,都攻进了城里并不断进行扫荡。这场战役演绎了一场实实在在的包围歼灭战。

今天,在我支队的作战区域内,遗弃的敌人尸体达一万几千具。此外,还有在江面上被装甲车击毙的士兵和各部队捉到的俘虏,合在一起计算,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军2万以上。

下午2时,扫荡结束,我们背后也有了安全保障。于是,部队边集结,边向和平门方向前进。

其后接连不断地有俘虏前来投降,其人数高达数千人。情绪亢奋的士兵丝毫不理睬上级军官的劝阻,将俘虏一个个地杀死。回想起许多战友流的血和十天来的艰难困苦,别说士兵了,连我自己也想说“全都干掉吧”。

目前,白米早就一粒不剩了。尽管城里能找到,可我军不可能还携带给俘虏吃的粮食。

我们登上和平门,高呼三声大元帅万岁。今天的天气十分晴朗。金陵城头到处飘扬着日章旗。看着这一切,禁不住眼角发热。(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

攻占南京

隐约发亮的天空中,
金陵城头高高飘扬着日章旗。

江畔的歼灭战

原野、山上、河畔，堆满了敌人的尸体，
皇军胜利，高奏凯歌。

攻占南京之歌

到处都流淌着小河，
七天还是十天，
多少次渡河。

于心不忍啊，
草丛下铺满尸体，
河水中浸泡着尸体。

悠悠四千年，
千古流淌的扬子江啊，
江畔是不断行进的马队。

昨晚翻越的紫金山啊，
明孝陵就在它脚下，
谁不感慨国家兴亡。

夜将过，黎明将至，
旭日沐浴着金陵，
城头高高地飘扬着旭日旗。

遥隔着大海，
面对天皇所在的日本，
万岁的声音响彻云霄，
万岁的声音响彻大地。

我敢肯定站在南京城头最有感慨的人莫过于我了。这不仅是因为我曾在这儿长驻过两年半,南京是我熟悉的地方。也不是因为八年前我离开时,南京城墙内还有 2/3 的农田,并可以猎到山鸡和野兔,而如今已面貌一新,建设成了令人吃惊的、蔚为壮观的现代化城市。实际上,当我还在弱冠之年,即明治 44 年^①时,就以解决满洲问题为目标,并暗地里一直对国民党产生好感了。但由于他们实行了容共政策,特别是蒋介石投靠英美的政策,令我非常不快。我深深地为皇国的前途感到忧虑而愤愤离开了此地。昭和四年之夏的经历,至今还历历在目。

“看如今吧!”

我绝不是泄私愤,背信弃义的人终究要受到上帝的惩罚。这是我一贯信守的格言。

安息在紫金山中的孙文之灵,一定对蒋介石的鼠目寸光扼腕叹息并哭泣吧。现代化城市一朝便成了黄粱梦。战火还在城中熊熊燃烧,浓浓的黑烟直冲云霄。

此时此刻,更深刻地感受到“国破山河在”之含意。

南京城内外的扫荡

12月14日。现在我完全掌握着两个联队,对城内外实施扫荡。部队将潜伏各处的败残兵全都搜寻出来。但是,他们已将武器全部丢弃或藏匿起来了。500乃至1000人的大批俘虏被接二连三地带来。他们看上去虽不是特别害怕,但个个都已筋疲力尽,也许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了。

直到12月11日夜,城外下麒麟村一带还曾有电灯和自来水。据情报称,当天的军事会议结束后,敌守城司令唐生智便渡江逃走了,大批文武官员及其家属也大多乘民船逃往上游方向。

关于桥本欣五郎大佐的重炮是否轰击过外国船,是一度争论不休的问题,可能就是满载拥挤不堪的军民溯江而上的英国船(实际上船上到底装着什么,谁也不知道)。

^① 即1911年。

留在城内的居民大概有十万左右,几乎都是穷人。但是我认为其中一定混有很多败残兵。

金陵大学收容了上千名年轻妇女。原外交部收容着数百名伤兵,号称受到治外法权庇护而在接受外国医生的治疗。

没有比守将逃走,被抛弃的支那兵更悲惨的人了。他们有无斗志谁都清楚,更确切地说,之所以他们拼命抵抗,是因为没有退路。

虽说是败残兵,但仍有人潜伏在村落或山里进行狙击战。因此,对于那些继续顽抗、拒不顺从者,毫不留情地当场杀死。枪声终日不断。

太平门外的大壕沟中堆积了越来越多的尸体。

空荡无人,所有房屋都被搜刮一空。军装等物品散乱一地。手榴弹和步枪子弹丢得到处皆是。加上要害地点都被埋上了地雷,真是危机四伏。

城内大道上为了进行巷战和防空,全部构筑了大型工事。发动机全被毁或被烧的汽车,一排排地被丢弃。其间都是乱七八糟丢弃的被服和器材,遍地狼藉。我方的空袭,将国民政府、军官学校,以及其他军事设施炸得体无完肤。城外机场也是一样。

民房被烧成一片废墟,有的火势至今不减,仍在熊熊燃烧。看不到一个居民,只有丧家犬盲目地游荡着。

下关原来的闹市已被烧成灰烬,沿江马路上丢弃着数百辆汽车,岸边数百具尸体一个个被水冲入江中。

自从民国16年^①2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城已整整十年了。城内人口从当时的30万增加到现在的80万^②。通过剥削农民成功地建起了一座炫耀自己的现代化城市。然而,如今已成为过眼云烟,任何人目睹首都被破坏的惨状,都会感慨万千的。

十年前我曾住过的房子后面有一块地,周围没有一户人家。我不止一次地从二楼窗户发现野鸡,并开枪击中。而如今那里已盖起了很多房屋,原来的住房隐藏在一片浓郁的绿阴之中,好不容易才找到。出于对

① 即1927年。

② 1937年抗战爆发前,南京市人口已达100万以上。

往事的深深怀念,我进入屋内,据说于右任曾在这里住过。隔壁是苏联大使馆的雄伟建筑。顺便说一下,其后这个大使馆被烧毁了,据推测可能是为了毁灭某种证据。

下午,海军第十一战队的联络官关口大尉来了。

在南京中央门外宿营。

进入南京以后

12月15日,我第十六师团举行入城式。有人说师团将来担任城内警备任务。入城式后干杯庆贺。

各师团以及各兵种的部队已经入城,许多特务兵等穿着稀奇古怪的服装。战斗之后,为了防止军纪风纪松懈,指挥官如果不严格,将不断发生令人忧虑的事件。

在城内征缴南京米^①百万袋以上。据说在这些米吃完之前,不再从后方补给上等大米了。虽然令人气愤,但我也没办法。南京米不粘,无法用筷子从饭盒里夹上来。

12月16日,奉命扫荡紫金山北侧一带地区。收获虽然不大,但两个联队都搜寻出数百名败兵,并予以处置。

12月17日,华中方面军举行了入城仪式。从中山门进来的方向,右侧是上海派遣军,左侧是杭州湾登陆部队。按规定时间,朝香宫中将、柳川中将两军司令官及方面军和各军的幕僚骑马跟随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举行庄严的入城阅兵仪式,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接受各部队的致敬。只剩下旗杆的联队旗、光芒四射的特设部队联队旗,新老兵交融,刀光剑影,又赶上晴空万里,展现出一幅盛大的军队阵容画卷。

何其壮观!建国以来,首次占领敌国首都并举行隆重的人城仪式,这难道不是划时代的事吗?不过,虽不知征韩战役怎样,但这现代化的×十万雄师,胜而不骄,一心一意地为皇威作奉献。这威武不可撼动的阵容,这前所未闻的历史性盛典,不正象征着飞跃发展的日本吗!

满脸通红、头发蓬乱的将士们庄严肃穆地列队参加这隆重盛典,将

^① 日军将江南地区出产的糙米统称“南京米”。

永远不会忘怀。这是流传万代的佳话。等到军司令官走近，我即命令部队敬礼，并骑马从队列中向前走了几步，报告了人员情况。（生为男儿，此时何等光荣啊！）在这令人激动的瞬间，我感到心底涌出似乎要升上天堂进入仙境般的冲动。

身为将官的部队长依次跟随，到达国民政府。

将校以上级别的人在国民政府的中庭集合，在楼门上升起大日章旗。在军乐队演奏的《君之代》乐曲声中，向飘扬在门楼上的国旗敬礼，全体人员都屏住呼吸，热泪盈眶。

三呼大元帅陛下万岁。最后，方面军司令官致词：“仰仗大元帅陛下的皇威，我派遣军取得了赫赫战功，在这里……”

这时候，看到军司令官瘦削的脸颊上垂下一条泪痕，因为我在正面的队列里，所以可以很清楚地通过这位年迈的大将的面部表情看出他内心的激动。但是流泪的不只是军司令官，有谁不被这无限的感慨所打动呢？

数十万军人在皇威下，肩负着皇国兴亡之大任，同心协力，才获得了今天的荣耀。

无须多言，七万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江南大地和山川。

干杯庆贺，吾等敬重的军司令官殿下今天看来也特别容光焕发。

12月18日，陆海军在城内练兵场^①联合举行慰灵祭。

今天寒风凛冽，似乎要下雪了。全场精锐的陆海军官兵肃立无声。面对着如今阵亡的战友之灵献上虔诚的祈祷。陆海两军最高指挥官悲怆的祭文，震撼着官兵的肺腑，满场静寂无声。

我等全体军人随着军司令官的参拜而敬礼。军号吹奏起了《国魂曲》。

12月21日，整顿、分配全军宿舍。各师团由城内撤出。我师团负责警备包括南京城在内的周围地区。我被任命为南京地区西部（包括城内）警备司令官。有关城内的警备属于派遣军司令官直接管辖。

12月22日，受命任城内肃清委员会委员长，立刻召集会议。

① 作者记述有误，应为城内的明故宫飞机场。

12月23日,开会。

12月24日,开会。开始盘查工作。

12月26日,我被任命为宣抚工作委员长。城内的肃清工作主要是清除混入普通居民中的败残兵,粉碎不法分子的阴谋。另一方面,整顿我军军风纪以安定民心,迅速恢复秩序与平静。我通过严厉的统制和监察来进行警戒工作。基本上用20天时间达到了预期目的。

1月2日,五架敌机空袭大校场机场,没有损失。

1月5日,停止盘查。截至今日,从城内清除出败残兵约两千人,收容在原外交部。此外,还将传教士手中的中国伤病员作为俘虏收容过来。

在城外近郊坚持不法行动的败残兵也逐渐被捕获,在下关处理掉的士兵达数千人。

在南京攻略战中,敌方损失约七万人,截至城池陷落当日,守城兵力估计有十万人。

1月22日,与第十一师团的天谷少将换防,向他交代了警备司令官的任务后,再次向北支那转移。

[昭和战争文学全集编纂委员会:
《战争文学全集(别卷)·鲜为人知的记录》,
(东京)集英社,1965年11月30日。]
(刘灿 王卫星 译 李斌 校)

20. 南京攻略战与屠杀事件

島田胜己

编者注：島田胜己，1926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机关枪中队长、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部员、上海陆军报道部长等职，步兵中佐。

春风秋雨 2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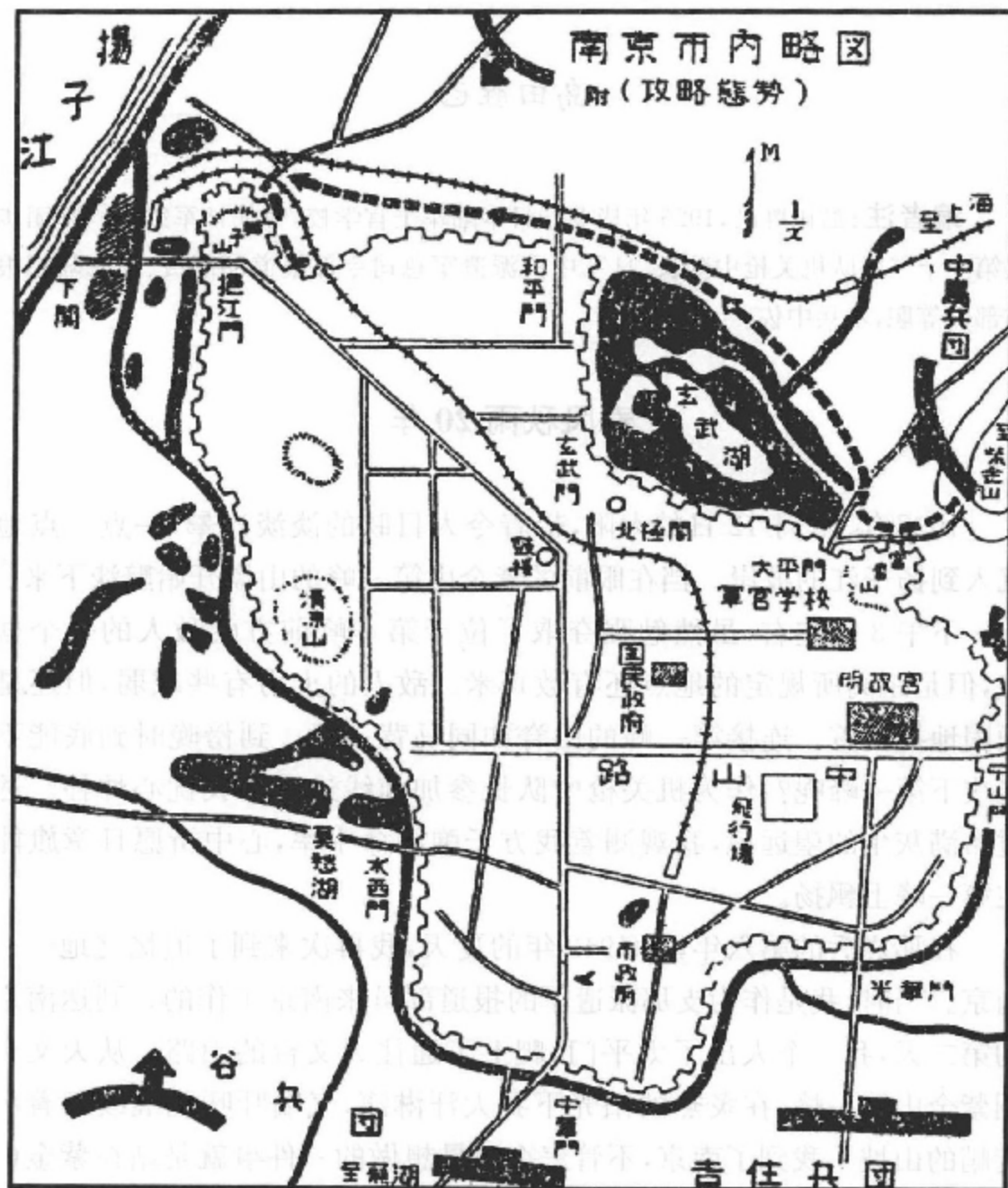
1937年12月12日的太阳，带着令人目眩的淡淡光晕，一点一点地沉入到扬子江的彼岸。挡在眼前的紫金山第一峰的山坳开始黯淡下来。

下午3时左右，虽然勉强夺取了位于第一峰前方的敌人的一个据点，但是距离所规定的地点还有数百米。敌人的火力有些减弱，但还是顽固地抵抗着。连接第一峰的山脊如同马背一般。到傍晚时到底能不能攻下第一峰呢？作为机关枪中队长参加前线进攻的我忧心忡忡。透过布满灰尘的望远镜，我观测着我方子弹的命中率，心中祈愿日章旗能在第一峰上飘扬。

在那之后的第六年，即1943年的夏天，我再次来到了追忆之地——南京。当时，我是作为支那派遣军的报道部员来南京工作的。到达南京的第二天，我一个人出了太平门，爬上了通往天文台的山路。从天文台到紫金山第一峰，在炙热的阳光下我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继续爬着那陡峭的山坡。我到了南京，不管怎么说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站在紫金山上。站在原封不动保存下来的碉堡上，我肃静地垂下了头。面对曾经流淌着日支两国军队年轻人的鲜血的故地，我闭目祈祷起来。

我与南京的关系正如上所述。想起来，时光流逝，从193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当年精力充沛的中队长，如今也只不过是风中残烛，苟延残喘罢了。就连永生难忘的当时的深刻记忆，现在多半已消

逝于忘却的彼岸了。当我拿起笔时,也只能抱怨一下,仿佛现在才发觉我们的记忆是多么的不可靠而已。



南京市内略图

因此,我下面所记录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有错误,再加上当时作为一名中队长,知道的和所看到的战事也很有限,只要自己向着对面的敌人像拉车的马匹一样猛冲上去就足矣,所以以我的所见所知来推

断全局是不合适的。因为我第二次来南京工作是作为报道部部员，经常被派去给从日本国内来的参观战场遗迹的人或各方面高官当向导，向他们介绍主要战迹。我是穿着军服的战场遗迹的导游，当时作为中队长的征战经历，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一些便利。

因为工作的原因，除了自己参加的紫金山攻击战之外，我还必须研究其他兵团的战斗状况，对攻略南京的实况有了整体性的大致了解。但这毕竟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关于详细的时间和地点等，有很多我都回想不起来了。

我决定将尚存在记忆中的事情叙述一下。

风光秀美的要塞之地——南京

在说到一国首都时，兼具“江山之美”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一方面，这或许有向其他国家夸耀本国风光之秀美的必要，另一方面，江和山两者兼备，便可形成要害之地，成为自我防卫的支柱。我不知道在现代战争中是不是这样，但是，在过去没有先进武器的战乱时代，这将成为绝对性的防御上的优势。即使看看我国的城郭，也大多在这样的位置上。在支那，适于定都的城市，即使可以认为是北京、上海、汉口、广东^①、重庆、成东^②等等，但是兼具“江山之美”的都城还是比较少的。我似乎也能理解国民政府把新中国的首都置于南京的用心。

而且，南京毗邻可以称之为支那经济中枢的浙江和上海，这更是如虎添翼。

沦落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要员，特别是他们的妻子儿女对南京和上海的思念之情从来都没消失过。

无论是睡着还是醒来，玄武湖的湖水、苏州的旅情、杭州的游览、上海的霓虹灯无不勾起这些人的乡愁。

过去住在南京的人，从不会对四季美景不断的紫金山第一峰感

① 原文如此，似为广州。

② 原文如此，似为成都。

到厌倦,更不会忘记它的容姿。豪华而庄重的中山陵就坐落在那山坳之中。

1943年,在中秋月明之夜,畑司令官款待了南京日本记者俱乐部的成员。

进入挹江门,沿着中山路走两三百米,再往右拐就是司令官的官邸了。

一轮又圆又大的明月,从草坪上的庭院升起到紫金山的侧后方,实在是美极了。隔着后面千古的城墙,是远处的扬子江,江水在月光的沐浴下闪耀着金光。

水雾飘逸地笼罩着周围近四里的坚固城墙,玄武湖畔的柳树长出令人悦目的绿枝,随风飘荡。此时,在泛舟荡漾在湖中,倾听着隐约传来的笛声,只有在中国我才体会到了心旷神怡这一词语的含义。

然而,在这美丽的首都——南京,也曾经有过血腥的战乱历史。在即使重炮也无法轻易摧毁的城墙下,反复进行着敌我双方殊死的战斗。

当时,在日本军攻占南京的时候,南京的防卫到底是怎样的呢?

不堪一击的抵抗线

面对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日本军,首都南京的防卫已经不再是昔日的防卫了。仅仅依靠城墙的古老战术已毫无意义。城内的狮子山、高贵山^①、清凉山等地也有一些构筑有永久炮台的小型要塞,仅靠这些装备是不能抵抗日本军的进攻的,就如同打在城墙上的那么多炮眼一样,不起任何作用。因此,为了保卫南京,当然要把主要抵抗线设置在城外,城墙可以说是最后的防御线了。南京西面,扬子江连绵千余米,滔滔江水源远流长,这对防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屏障。相反,如果敌人从东边攻来,那无疑就是背水一战。

从北向东,从东至南三面,距离城墙外一里到四五里的地方就是南

① 原文如此,应为富贵山。

京的主要抵抗线。

幕府山、乌龙山、白山、大城山、土山、西善桥等，这些大的丘陵地带连在了一起，以半圆形将南京城包围了起来。试图依靠分布在这些地方的兵力之间的互相配合行动，来抵抗日本军的进攻。因此，一旦突破了这一防御阵地，就可以说南京城岌岌可危了。虽然后面还有紫金山、雨花台等部分据点，但由于过于靠近南京城，不能对此抱以太大的期望。然而，这条主要抵抗线的崩溃来得实在太快了，甚至使人感到自上海战线败退以来，还没有机会重整旗鼓的他们，就和撤退的同伴一起又一次溃败了。

我们当面的句容西边的主阵地，也在不到半天的攻击下崩溃瓦解了。

号称七八万人的南京卫戍军，在没有与其兵力相当的广阔的正面主阵地里形成相互配合，就彻底支离破碎了。

面对着像狂风扫落叶一般冲向南京的日本军，如果没有相当强大的兵力和防卫能力的话，那是绝对抵抗不了的，这就是实际情况。

12月13日，为了截断敌人的退路，我们部队下了紫金山，从太平门绕玄武湖的外侧，以近似快跑的急行军向下关进发。

下关是敌军往扬子江方向的退路。我只顾拼命地奔跑，对不断出现的残兵败将看也不看。

到了下关，抬头仰望了一下靠近挹江门的城墙，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从城墙上垂下无数条长带状的布条。

“那是什么？”

“是不是什么信号啊？”

“好像不是信号，上面还挂着粮秣呢。”

士兵们做出了各种推断。第二天，在扫荡城内的时候终于明白了，原来是城内的守备士兵顺着这些布条逃到了城外。不可思议的是，城门外侧全都用沙袋死死地封住了。为什么要把作为退路的挹江门从内侧塞满沙袋呢？这可能是下定决心要死守南京吧。城内的守备军和居民都坚信主抵抗线能击破日本军的进攻，所以才封锁了城门的吧。无论怎样，这都是令人费解的。

就这样形成了进攻态势

1937年7月,以北支那的卢沟桥事件为导火索开始的支那事变,其后不再遵守不扩大方针,终于在8月13日,将战火扩大到了中支那地区。



被运往刑场的中国俘虏

敌我双方在上海周边展开的战斗,比第一次上海事变更加激烈。依靠河流地带构筑阵地,一步也不肯退让的敌人,11月在遭到柳川兵团杭州湾登陆后的奇袭,明显地表现出了一种动摇溃败的迹象。之后的抵抗,在乘胜追击的日本军的猛烈进攻下软弱无力,是名副其实的完全溃败,中国军队被追逼到了南京近郊。

在白茆口登陆的中岛兵团(第十六师团)沿常熟—无锡—丹阳—句容这条道路进击,吉住兵团(第九师团)从无锡开始分头进军,经金坛—

溧阳地区进击，柳川兵团以谷兵团为主力（第六师团），经嘉兴—湖州—长兴，从广阔的太湖南侧地区，以南京城的南面为目标大举进军。三个兵团都争先恐后地指向南京，其怒涛汹涌之势不可小觑。

纵观过去日本国内的战争，日本人向来喜欢夸耀首个杀敌者和立头功，首个冲进敌阵等等的战功，很多日本人都极具这样的功利心。这种风气在昭和时代的军队里也是一样。因此，有时强行展开无理进攻，付出无谓的牺牲，想来这种事也不在少数，向南京进军也是如此。心想我们才是第一个在南京城头升起日章旗的部队，于是各兵团日夜兼程不断向南京拼命进击。特别是最绕远、最外侧的谷兵团，他们的行军速度实在令人恐怖。每当听到司令部传来的各兵团的进展时，我都感叹不已。

上述突破主抵抗线的各兵团，终于开始了对南京进行前后夹击。

如图所示，中岛兵团以中山门以北紫金山第一峰为重点发起了进攻，吉住兵团紧随其后，主要针对光华门两侧地区展开攻击，谷兵团针对从雨花台方向到中华门以西地区，各自形成了进攻重点。

在这些攻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岛兵团对紫金山的攻击，以及吉住兵团的胁坂部队在光华门的争夺。

紫金山虽然是一座位于太平门东北侧，与天文台所在高地相连的海拔不足1000米的山峰，但是登上紫金山，不仅能纵观整个南京城内，而且还能直接辅助城内的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紫金山对南京而言是关乎生死的第一要地。因此，这里配备着蒋介石的精锐之师教导总队，并由他们进行督战。

如开头所说，担当攻击的先头部队——野田部队，于12月12日下午6时，在第一峰上竖起了日章旗。据说，当时作为军司令官指挥战斗的朝香宫捋着长长的胡子对野田部队长的阵势和英勇善战的斗志大加赞扬。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站在第一峰顶俯视暮色苍茫的南京时的心情。当时，城内到处都战火纷飞，完全没有灯光。枪声远远传来，划破了暮色的天空。明天就能进入南京了吧。陷落前的南京城，其面貌就像吹过心头的12月的晚风一般，令人感到无限凄凉、寂寥和悲伤。

胁坂部队在光华门的争夺是一场激战。正是因为这支部队比其他

兵团更早到达了城墙外,所以遭到了城内炮火的集中攻击,接下来的进攻也相当困难,在炮火的集中攻击下,开辟出了一条突击通道,并开始一个劲地强行突击。伊藤善光少佐作为大队长站在队伍的最前方指挥战斗,最后战死了。胁坂部队完全占领光华门是在12月13日早上6时整。

13日,首都南京的城墙已经全部归我方掌控,城内的抵抗也几乎停止了。

屠杀事件的真相

从那时起八年之后,在1945年12月24日的《改造日报》上,醒目地刊载了支那事变中在上海、南京、汉口、广东中国士兵被屠杀的人数,引起了中国民众的议论。那时候,我们被收容在上海郊外的集中营里,每天过着令人郁闷的日子。

据此,在南京攻略战中被屠杀了43万人,其中谷兵团屠杀了过半数23万人,接下来是中岛兵团屠杀了14万人,剩下的6万人是被吉住兵团和其他兵团所杀的。从现象上来看,战斗和屠杀相差无几,敌人在全力死守的过程中,那惨死之相恐怕和屠杀并无差异吧。在动机上来说,只要踏错一步的话,战斗也会变为屠杀。以《改造日报》为主的支那媒体所列举的日本军的屠杀,是把在大城市进行攻防战斗中出现的阵亡者,理所当然地也作为屠杀的对象加以报道的。

南京攻略战中被屠杀的43万人,即使南京居民全部被杀害,守城官兵全部战死,43万这也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数字。

这些暂且不说,在南京攻略战中到底有没有进行过大屠杀呢?战争结束以后,作为最大的屠杀兵团兵团长被问罪的谷中将,在基本上没有接受正式审判的情况下,在南京市民激昂的情绪中,在雨花台被残酷地处死了。

已经病故的中岛兵团长如果当时还活着的话,也可能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吧。

向南京的猛烈追击以及之后的攻防战,给敌人造成的损害绝对不

少。特别是谷兵团远远地从南方迂回逼近敌人的退路，在中华门、水西门西边的城外沼泽地带遭遇了相当于一个联队以上的敌人。这些敌人或是在转移攻势，或是在撤退途中，谷兵团给予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该兵团屠杀人数之多，这是事实。在这样的战斗行动中，不时进行着难以被判断成正当行为的杀戮，特别是从激昂的战斗氛围来看，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吧。

敌军的十余名败残兵被集中到占领太平门的部队那里。正当日本军让敌兵坐在马路上，并加以警戒时，其中一名敌兵或许是感到生命受到威胁了吧，忽然掏出藏匿的手榴弹扔向警戒的士兵，将其炸死了。这样一来，日本士兵便什么都不管了，根本也听不到上司的命令，转瞬之间就把败残兵全部杀死了。这种场合，恐怕就不能用一种平常心态来揣摩战场上的特殊性吧。

到现在为止，根据我所经历的多处战场，以及所看到的悲惨情况，日本人在冷静的状态下是不会实施残暴行为的。满洲人、支那人、俄国人等等在这方面过于敏感了。

作为南京攻略战中的随军作家石川达三先生回国后写了《活着的士兵》一书，其中描写了战场上日本军的残忍行为。

战争结束后，他用了《读卖新闻》整整一个版面，作为南京屠杀史，进一步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而在此时，战争审判正围绕有关中国对战犯的处置问题进行议论。

这只不过是一部小说，有很多没有涉及到的地方。有这样一种说法。作品中的人物之一即当时的从军僧侣，当然既没有和石川见过面，也没有和他交谈过。然而身为一名僧侣却做了残忍之事，这是不能允许的。若以这部作品来追究，再三考虑的结果，是把原因归结到妻子身上，并暗自下定了决心。

这可不是玩笑。就拿石川个人来说，他到底是不是抱着这样的意图来写作的，谁也不得而知。

支那民众对首都南京被攻陷一事抱有强烈的怨恨。正因为如此，宣称南京大屠杀的声音才很大。

在南京入城仪式中，作为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大将，率

领柳川、朝香宫两军司令官及属下幕僚，威风凛凛地从中山门策马入城。只有松井一人作为支那事变相关的 A 级战犯，惨淡而从容地上了绞刑架。

[《特集人物往来》，1956 年 6 月号，1956 年 6 月 10 日。]

(叶琳 张颖 译)

21. 寄回的军邮

——支那事变从军回忆

盐野雅一

编者注：盐野雅一，明治44年7月出生于京都，1927年毕业于京都市立商业实修学校，1937年8月应征入伍，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炮兵伍长。

(前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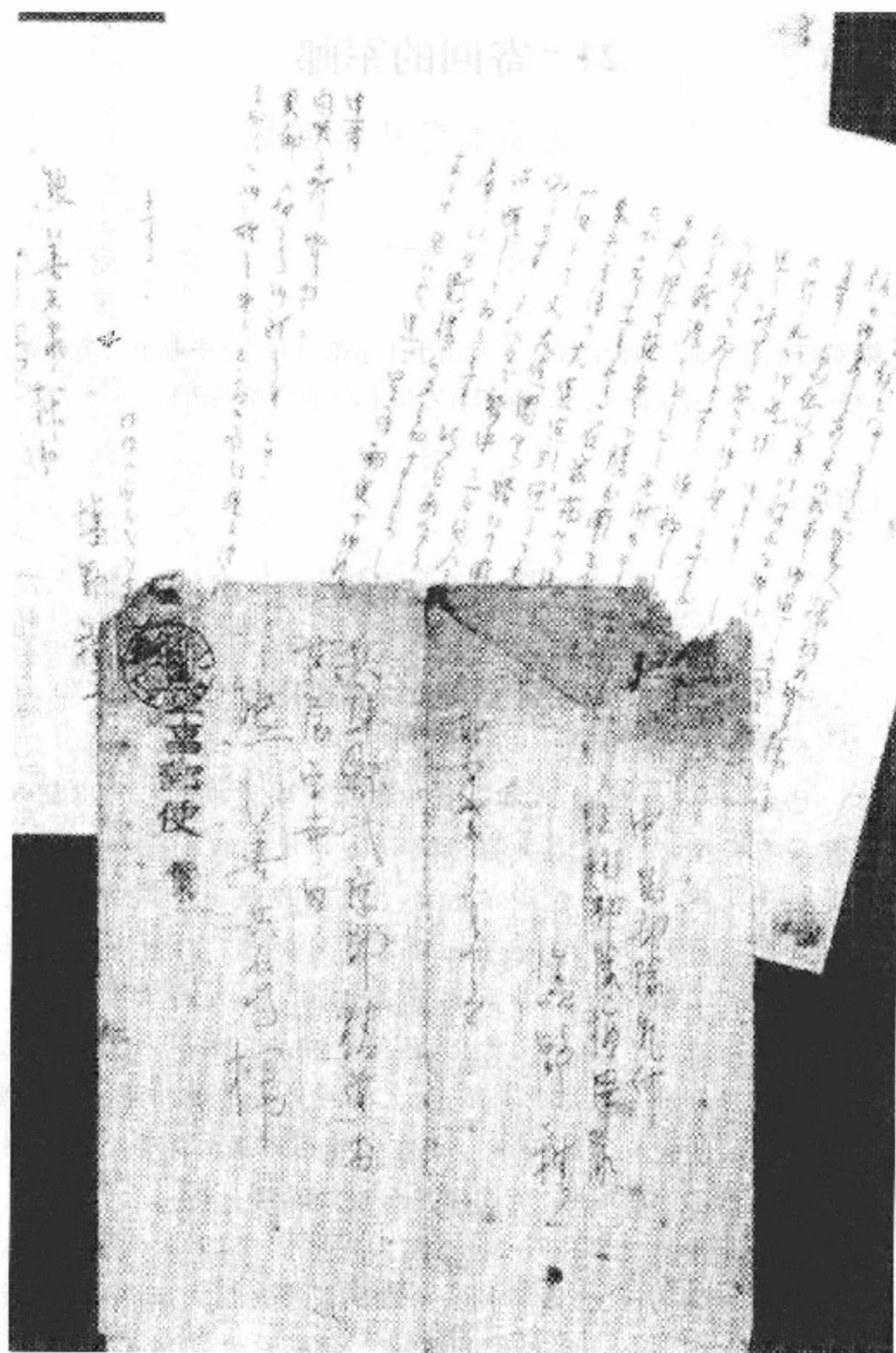
三、南京攻略战

第三封信(原文未修改)

致熊善兵卫及诸位

已到初冬，我想，主人和大家一定都平安无事吧。自出征以来，承蒙多方牵挂，对深情厚意深表感谢。本应经常汇报我的现状，但总是疏于问候，请多多包涵。此后，北支那战线也总算得到解决，我所在部队也离开了天津，准备向南方纵深挺进。然而11月5日从石家庄乘火车经由天津、奉天返回了大连。在大连住了一夜后，又从大连港乘船南下，到今天为止，已经是在船上的第三天了。现在，船正在静静地沿××江逆流而上，大概明天到达目的地。看来要参加××战线的战斗。10日我已经在大连用军事邮件寄出了感谢信，但听说大连不受理军邮，所以现在正重新写信。

饱含深情的包裹已于10日在大连收到了，对此深表感谢。全都是用得着的东西，太好了。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来打仗还要请您们邮寄这些物品。今后要到哪里去？登陆后开往何处？完全不得而知。唯有尽人事而听天命而已。所幸身体十分健康，正精神饱满地工作着，敬请放心。初冬时节，我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遥祝诸位多



第三封信 1937年11月13日

多保重。要写的话还有很多很多,有机会我再给您消息。现在,船正载着几百名男子汉鸦雀无声地逆行在暮色将至的××江上。美丽的星辰已经开始在天空闪烁。大家都在甲板上写家信。那么,就此搁笔,谨此问候。

最后,请代向新宅家各位问好。

11月13日

写于开往××地的“××丸”船上

盐野雅一

此信好像是在运兵船上写的,是为了对在大连待命期间收到的包裹表示谢意。此后的信中也多次写了,主人多次给我寄来慰问袋、日本国内的报纸,还有杂志《KING》等。此外,父亲和表妹平冈春子(后改姓木村)也寄来了包裹,一下子收到很多,战友们十分羡慕。很是感谢。

我们所乘的船不知不觉已经接近扬子江口了。海水的颜色从大海的蔚蓝不知不觉间变成了褐色。那个早晨,我正想着离登陆越来越近了,果然,船在11月15日停泊在江岸的一个叫白茆口的村落。没有任何港湾设施,拥有车辆和马匹的部队说是要在这里强行登陆。我感觉登陆作业是由在这里待命的工兵部队的舟桥帮的忙。从完成登陆到部队来到堤岸上的道路为止,那种艰辛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登陆的当时,寒气沁入肌肤的秋雨连绵不断,而且,虽说是江滩,但与鸭川河滩的优美不可同日而语。从江岸到江堤就有好几公里,全是深没膝盖的沼泽地,周围还处长着灌木丛,几乎荒无人烟。回想起来,那真是被抛到了一个鬼地方了。不过,不管怎样也要排除万难,尽早走到大道上加入战斗的行列。

这样一来,让马拉炮车和车辆终究是不可能了,结果只好靠人来拉。首先,马都是一匹匹由一名士兵牵着缰绳把它们牵到踏实的地面,问题是有十几辆车。要是现在,车都是橡胶轮子,可当时的车轮还是老式木制的,外面镶嵌着铁轮,真可谓和“大板车”一样,车轮的直径大约1.4米,宽7厘米。这样一来,光是炮的自重就足以让车轮陷得很深了。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砍伐附近的树(直径10厘米左右),都砍成2.5米

左右长,将树木像铁道的枕木一样铺在地上,然后再在车上拴上几根很长的绳子,由全体士兵喊着强有力的号子来拖拉。因那些枕木不是很多,所以将走过以后的枕木移往前面。就这样周而复始地慢吞吞地前进。这种作业的艰苦程度真是笔墨难书。脚下泥泞不堪;大雨下起来没完没了;要做饭没有木柴;到夜里没有地方睡觉——就是在这种恶劣条件下,我们历经千辛万苦,突破这仅仅几公里的江滩竟然花费了八天之久。这件事我在信里也写到了。

在这个荒凉的河滩里,在一户残垣断壁的农家角落里,摆着一台辛加^①牌缝纫机,这种不协调的感觉不知何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就这样,我们中队苦战的结果,总算走出了这片沼泽地,上了好路(从上海到南京的路)。在并不宽的道路上,全是要去攻打南京的日本军各部队。我们的前进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交通拥堵。我们中队也是尽全力追赶,唯恐落后于其他部队。战车、炮车、卡车绵延不断地从散乱在道路上敌人遗弃的尸体上开过,那些尸体被轧得扁扁的,内脏露出,简直就像鱿鱼干一样密密麻麻地在路上横躺竖卧着,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也令人感到不寒而栗。尽管说这是战争的实况,但也过于残酷了。

部队先后攻占了常熟、无锡、常州、丹阳,追击逃得很快的敌人。途中,在无锡的街道上我亲眼目睹了惨不忍睹的情景。不知是哪个部队的一名士兵,只见他两手高举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我正想着他要干什么呀?他居然将婴儿丢进旁边的河沟里,而且还在大吵大嚷。再怎么讲是战争,再怎么讲为战死的战友报仇,难道这是人干的事情吗?我愤怒得浑身发抖,无论如何也不敢正视。倘若是敌兵倒还情有可原,可那难道不是和战争毫无关系的天真婴儿吗?!在日本军中,竟然有如此残忍像恶魔一样的家伙。部队在离开街道的地方宿营,但那极端残忍的情景总是在我脑海中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现在,我经常能看到报纸上登的招募中国旅游团的广告,每当“无锡”两个字映入眼帘,就会立即回想起这件事情。

从无锡到常州,再到丹阳,日本军持续进军势如破竹。然而,在快速

① 辛加(Isaac Merrit Shinger),1811—1875年,美国发明家,是自动送布式家庭用缝纫机的发明者。

进军的背后，惨无人道的野蛮行为远远没有绝迹。在从常熟向无锡、常州、丹阳进攻的一路上，当地男女居民的尸体混杂在被遗弃在大街上的败兵的尸体中。其中的女尸下半身被剥光，阴部竟然插有棍子和竹竿。我骑在马上多次见到这种情景，简直惨不忍睹，真想将眼睛蒙起来。虽说是战争，虽说是为了死去的战友而战，但这种行为也是不能允许的。真是岂有此理的野蛮行径，是比魔鬼和畜生还不如的残暴行为。

就这样，12月5日，在句容飞机场附近终于与敌人阵地接触，进入了真正的战斗状态。因为这是死守南京的前沿阵地，所以敌人也在顽强抵抗。迫击炮弹伴随着凄厉的呼啸声在我们阵地爆炸，非常可怕。在句容阵地，因为军的命令，禁止向紫金山麓的中山陵（孙文的陵墓）方向炮击，所以眼睁睁地看着敌人逃走了，十分遗憾。然而，顽强的敌人在我军的猛攻下还是放弃了句容的阵地，于12月10日逃往被称为最后堡垒的南京城。我们中队立即转移阵地追击敌人，完成了经由紫金山麓向炮兵学校、汤山镇、马群、灵谷寺等各方面的攻击。不过，途中到处都是敌人埋设的地雷，阻挡了前进的道路。我还记得曾多次亲眼目睹了走在前面的其他部队士兵踩上了地雷，一瞬间被炸得血肉横飞的情景，甚感恐怖。

从阵地仰望初冬的紫金山，万里无云，非常美丽。在半山腰，坐落着祭祀孙文的中山陵，宽阔的参拜道路和石阶映照在夕阳下，显得格外美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年前，我参加了中国旅行团，参拜了中山陵，一切都如原样，周围修得非常漂亮，几乎使人认不出来了，令人流连忘返。

中队观测班去寻找一个能看见城墙的观测所，发现了一幢西洋式三层楼，于是就在屋顶设立了观测所。用炮队镜（放大倍率13倍）一看，城墙近在咫尺。而城外敌人可能还在拼死抵抗，捷克式机枪子弹不断飞来，压得人抬不起头来。迫击炮弹的可怕呼啸声接连不断地掠过我们的头顶向我军阵地飞去。如果其中有一发炮弹命中这幢西洋式建筑，观测所就会全部报销。前面提到，观测手是危险的，老实说是个很吃亏的岗位。在我军阵地，第一线的友军步兵正试图为冲进城内而激战，为了掩护步兵，联队的48门火炮齐鸣，炮身像炸开似的向城墙发起总攻击。然而可悲呀，75毫米口径的野炮，无论怎样轰击也无法摧毁那固若金汤的城墙。如果后方阵地野战重炮的支援也没有奏效的话，说不定就无法突

入城内。

中队相机将阵地向前推进,观测所也撤离了洋楼回到拴马场。然而回到马场一看,意外地发现我的爱马“寒风”死了。我吃惊地跑到跟前一看,可怜它脖子被迫击炮弹的弹片击中,鲜血染红了一片,已经咽气了。爱马先我而去令我悲伤不已,我茫然地伫立在那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夺眶而出。但是,不能有片刻犹豫,我含着眼泪卸下马鞍和辔头,拣起一个木片,在上面写下了“安息吧,寒风,你干得好!”这一不成俳句的告别词,将木片放在它的身旁,并且剪下一撮鬃毛塞进自己的图囊(挎在腰间的挎包)里。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回想起来,它从驻扎京都时就与我同甘共苦,真是一匹和我亲密无间的温顺的军马。“寒风”那张面孔,就是50年后的今天也还清晰地铭刻在我的脑际,无法忘怀。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猛然想起我把带回来的“寒风”的珍贵鬃毛埋在了位于洛东鸟边山的自家祖坟里。

我失去了马,无奈将上述的马具装在观测车上,穿着长筒靴徒步走向南京城。

就这样,支那首都南京,在昭和12年12月13日终于陷落了,日章旗在南京城头高高飘扬。我们特科部队(非步兵部队)晚了一天,是15日在和平门外一个被称为军官学校的兵营卸甲休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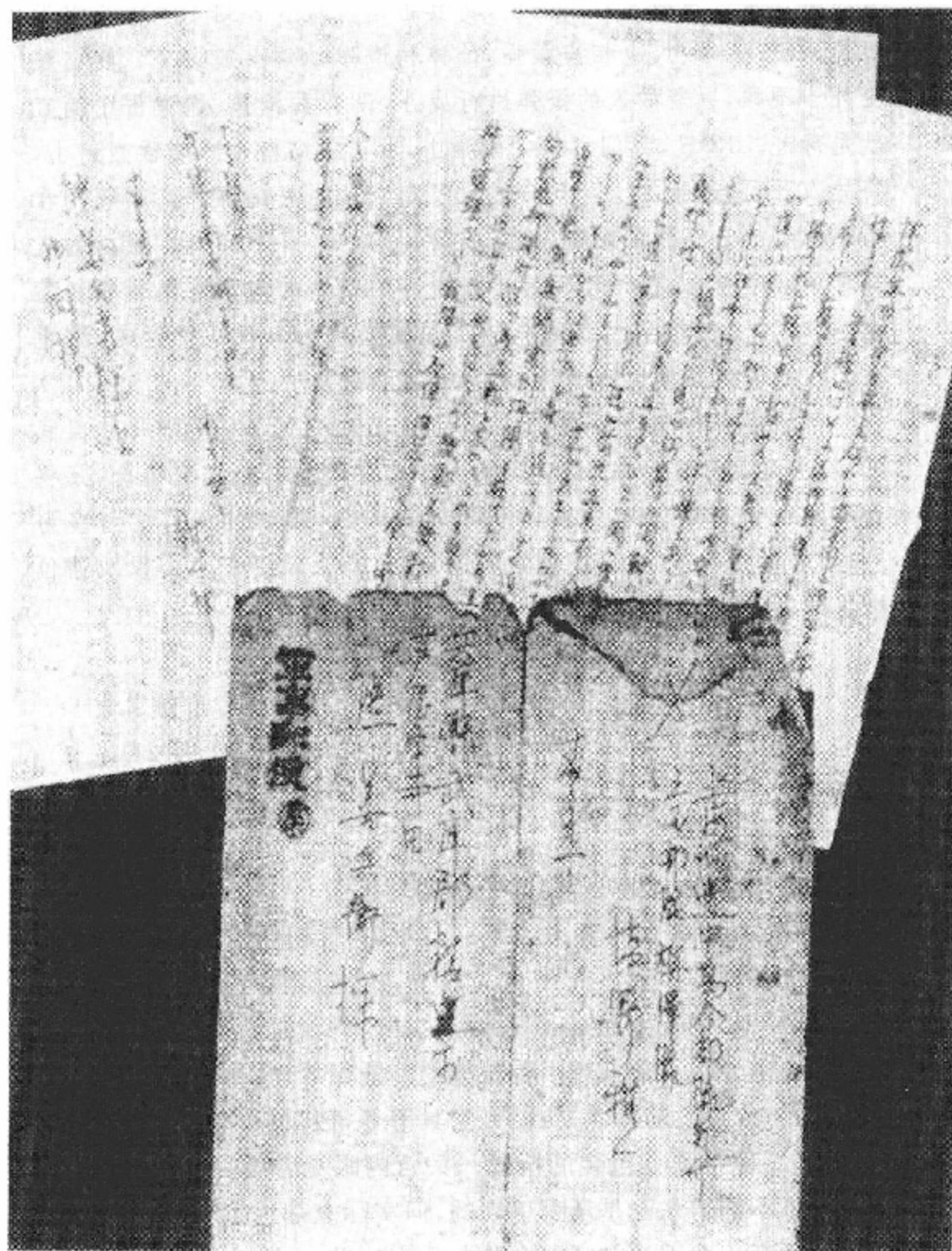
我在给主人的信中写了到此为止的情况概要,于12月21日寄出。这里,我们来重温一下这封信吧。

第四封信(原文未修改)

致熊善兵卫大人及诸位

拜启:今年已经余日无多,想来您一定繁忙,其后诸位一定生活愉快,甚为欣慰。托您的福,晚生从扬子江登陆以来,精神极为饱满,一直致力于为皇国效力,请放心。平时疏于问候,甚歉。

自11月15日在扬子江下游进行了艰难的登陆以来,每天都为大雨所困扰,加之路况很差,不能按计划前进。好不容易满身泥水地走上了好路,那已经是11月21日的事情了。接着,就是追击逃敌。追击接着追击,经过了常熟、无锡、常州、丹阳,12月5日,在句



第四封信 1937年12月21日

容飞机场附近与敌人打了一仗,将其击退。从6日到12日,夜以继日连续激战。敌人也相当顽强,枪弹和炮弹如雨点般袭来。我们置生死于不顾,冒着敌人的枪弹进行战斗,没有被枪弹、炮弹击中简直就是奇迹。12日,我们占领了紫金山,从山上向南京城墙猛烈射击,将敌人歼灭,遂于12月15日进入了南京城。当遥拜那高高飘扬在南京城头的日章旗的时候,唯有感动的泪水。眼下我待在城内的支那军军官学校里,在已经没有了枪炮声的安静的南京悠闲地养精蓄锐呢。想来,在那样的激战中自己居然能毫发未损地挺过来,这也全托主人等诸位的大力祈祷,对此唯有感激之情。

今后将会如何?因我们看不到报纸,对情况一无所知。但我想,应当更加保重身体,为皇国效力。若有幸能有凯旋的机会,想将我健康的身体作为唯一的礼物奉献给诸位。要说的话还有好多好多,只好留待下次了,谨此搁笔。最后,从南京城遥祝主人以及诸位愉快地、精神百倍地度过这一特殊时期的新年。

于南京城

12月21日

雅一 拜上

反思南京攻略战,很幸运,我们中队无一伤亡,全体人员得以堂堂入城,这真是比什么都幸运的事。从那一天开始,就担任了大约一个月的驻守南京的警备任务。而在军纪这一点上,还是不能与在兵营时相比。或许是被一种野战的无拘无束以及战胜这样一种氛围所支配,士兵们的军纪很松弛。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到城里的商业街等地,哪怕就一次就满载而归。那里食品最多,其次是衣料、家具等等,数量极大。虽说叫做征发,但不过是一种带漂亮包装的抢劫。兵营内眼见着物品丰富了起来。我们自己虽然不知道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但实际上都过上了睡在高档毛皮被褥中的生活。我因为在驻地中队办公室执勤,一次也没有体验到这种征发的滋味。也许这反倒好了。即便是我,如果有了自由时间,说不定我也会跑在前面。

一天,执勤的新兵报告说:“有人要见盐野伍长阁下。”这若是在原来的军营倒是有可能,而在战场不可能有人来看我呀。我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情出去一看,不是其他中队的战友,而是一位年纪很大的人,背着帆布背包正看着我笑。一瞬间我大吃一惊,这不千真万确是我的叔父大人吗?太意外了,我非常高兴。这真是意料之外的重逢。可能是父亲告诉了他我部队的番号。即便如此,他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来的呢?恐怕要多方打听很费一番周折吧。

叔父大人在我还没上小学时就去了上海,和本家的伯父大人(父亲的哥哥)一起经营各种贸易,生意很兴隆,并经常因为生意上的事回京都。所以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印象很深。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叔父给我的礼物是非常时髦的西装,高兴倒也高兴,但我记得曾为此感到很困惑。因为当时的小学生全都是穿碎花的和服,下穿裙裤。说不定当时感到自己过于时髦而不好意思呢。

叔父究竟是怎样来到陷落不久的南京的呢?据叔父说,因为上海事变的爆发,生意根本做不成了,于是他就很快掉头,成了上海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兵站司令部的御用商人,采购食品及其他军需物资。因为这个关系,他搞到了搭乘开往南京的军列的许可证,才得以坐上货车来了。这真是非他不能的事,对此我感到很难得。打开特大的背囊,得到一大堆内衣以及很难见到的食品等。我忘不了当时那种兴高采烈的劲头和他的温情。我至今脑海中还常常浮现出当时得到中队长特许,我和叔父并枕而睡的情形。次日,我们一起吃早饭,然后他还是搭乘军列回上海了。他那背着瘪了的背囊、挥着手,以有力的脚步离开时的身影,今天回想起来如在昨日。

这位盐野藤三郎叔父,其后仍在上海作为御用商人活跃了一个时期,但1945年4月,他看透了战局每况愈下,立刻放弃了多年的上海生活,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携带家人平安回到了日本。真可谓既幸运,又有先见之明。回到京都后,他做点小生意度过余生,只可惜于1968年享尽天年,81岁后亡故。我想,在战场居然能见到地方的亲戚(非军界人士)并得到慰问,这真是空前绝后的事情。这一恩情我终生难以忘怀,在此虔诚地为他祈祷冥福。

我们部队进入南京城以来,根据这封信,大约担任了四十多天的驻守警备任务。在此期间不大记得去南京城里逛过。最多也就是到市里日本人经营的兵营小卖部去吃过年糕小豆粥,或者去买个甜食之类,记得去过两三次。

我们中队入城后即被派上了“打扫战场”的差事,每天如此。虽然名叫“打扫”,但并非打扫卫生,而实际上是清理散布于市内各处的遗弃尸体。而我则幸运地被指派在中队办公室执勤,所以免除了我上述清理尸体的工作,因此不了解打扫战场的实际情况。我想,一定是一项令人讨厌的工作。恐怕是将尸体装上卡车,运到下关扬子江岸一带去丢弃吧。因为是敌人的尸体,所以倒也没什么。即便如此,在南京攻略战中,正如我在第二段末尾所写的,日本军入城之初,以扫荡残敌为名,干了残忍野蛮的事情,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大污点,广受世界舆论的批判。与此相关的著作在日本也出版了很多。我最近看了秦郁彦氏的著作《南京事件》,方才得以了解该事件的真相。当然,我既没有详细描写该事件的资格,也并非我的本意。因此加以省略。只是我觉得,世间所说的“南京30万大屠杀”在数字上是否有点言过其实?据上书中所写:“当时南京市人口为20—25万,守军兵力5—10万”,即使全部杀光,也就35万。依此推断,30万这个数目是否有些夸大呢?以我的感觉来看,真实数字充其量也就4万到5万吧。然而,不管怎么说,日本军在南京肆无忌惮地残杀败残兵、俘虏、便衣队,以及一般市民,并进行抢劫、放火、强奸杀害、轮奸杀害等惨无人道的野蛮行为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通读上述秦郁彦氏的著作后我想到的是,在该事件中扮演主角的究竟是哪个师团呢?如果不是我所在的第十六师团(中岛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那当然最好。我怀着这种强烈恐惧心情的同时,作为一个京都人,也希望不是。然而,倘若我不是炮兵,而是属于其他兵种驻扎在城内的话,说不定也会干出同样野蛮的事情。或许我被指派在中队办公室执勤,反而是件万幸的事。

就这样,在每天的警备之中,年关临近了。我是在南京过的新年,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根本没有吃到一块年糕。队里流传着战争即将结束,我们将要凯旋回国的传言。当时真是喜忧参半。不过在过了元宵节之后,

师团接到了开拔的命令。哈哈，是凯旋回国还是转移？传言又开始四起。在将信将疑之中，部队开到了南京下关的扬子江岸边，并开始乘船。详情虽然记不清了，但在江边的水里，敌人的尸体堆积如山，其不忍目睹的惨状在经历了50年后的今天，仍然清晰地映在脑际。

顺便说一下，我最近看了本多胜一氏所著的《通向南京之路》，其中详细描写了参加南京攻略战的日本军在攻占的城市（常熟、无锡、常州、丹阳、句容）干出的虐杀、抢劫、强奸、轮奸、放火等活生生的实情，并飞往当地，长时间和幸存的中国人面谈，详细采访了那些人当时的真实情景，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可以称为好书的著作。

另外，最近我又读了吉田裕氏所著的《天皇的军队与南京事件》，在这本书里同样也详细记述了日本军贪得无厌的残暴行为，在此摘录一段吧。

该书第二章小标题为“通向南京的道路”部分，有作家色川大吉氏的谈话，其中记载着他听到的如下内容：“日本兵强奸了中国姑娘，然后把身旁能装一升酒的瓶子插入昏迷的姑娘的阴部，还用枪托往里面敲打瓶子，看看能插多深。结果姑娘鲜血迸溅，骨盆破裂而死。”（以下省略）（摘自色川大吉著《昭和史》）这难道是人能干出的事情吗？真是太过分了。

另外，在该书第三章小标题为“在南京的战争犯罪”部分，专门列出“第十六师团的屠杀”一目，其中写道：“突入南京前后，在南京城外对俘虏以及败残兵进行了残酷的杀戮。例如从东面逼近南京的第十六师团，在该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12月13日的日记里真实地记录了该惨剧的实情。

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十六师团作战地区，（中略）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

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但由于是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来不及解除。（中略）参谋们忙得不可开交。

（前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个中队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下略）

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坑，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

这些败兵的处理，大多由第十六师团负责。（下略）

如上所述，师团长将俘虏和败兵像蝼蚁一般加以处理的心情，若无其事地写在日记里。中岛今朝吾这个汉子究竟长着什么样的神经呢？以下还有很多我想摘录的该作者书中的部分，因为没有尽头，所以我就只精选几段：一、“师团命令：不许接受支那兵投降，要处理掉！”等等。二、关于屠杀俘虏和败残兵，在第十六师团的战斗详报中留下了明确的证据。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战斗详报中，满不在乎地记载着“从12月10日起的五天内总计处理了3 096人”。三、遵照旅团长的命令，俘虏应全部杀掉。

无论怎样摘录也摘录不完。仅仅举下列几目：“在下关的大屠杀”；“下关的惨状”；“山田支队（笔者注：隶属第十三师团）集体屠杀俘虏”等等。这些令人不忍卒读的残暴行为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但是，对于关心南京事件的人来说，我相信《天皇的军队与南京事件》（青木书房）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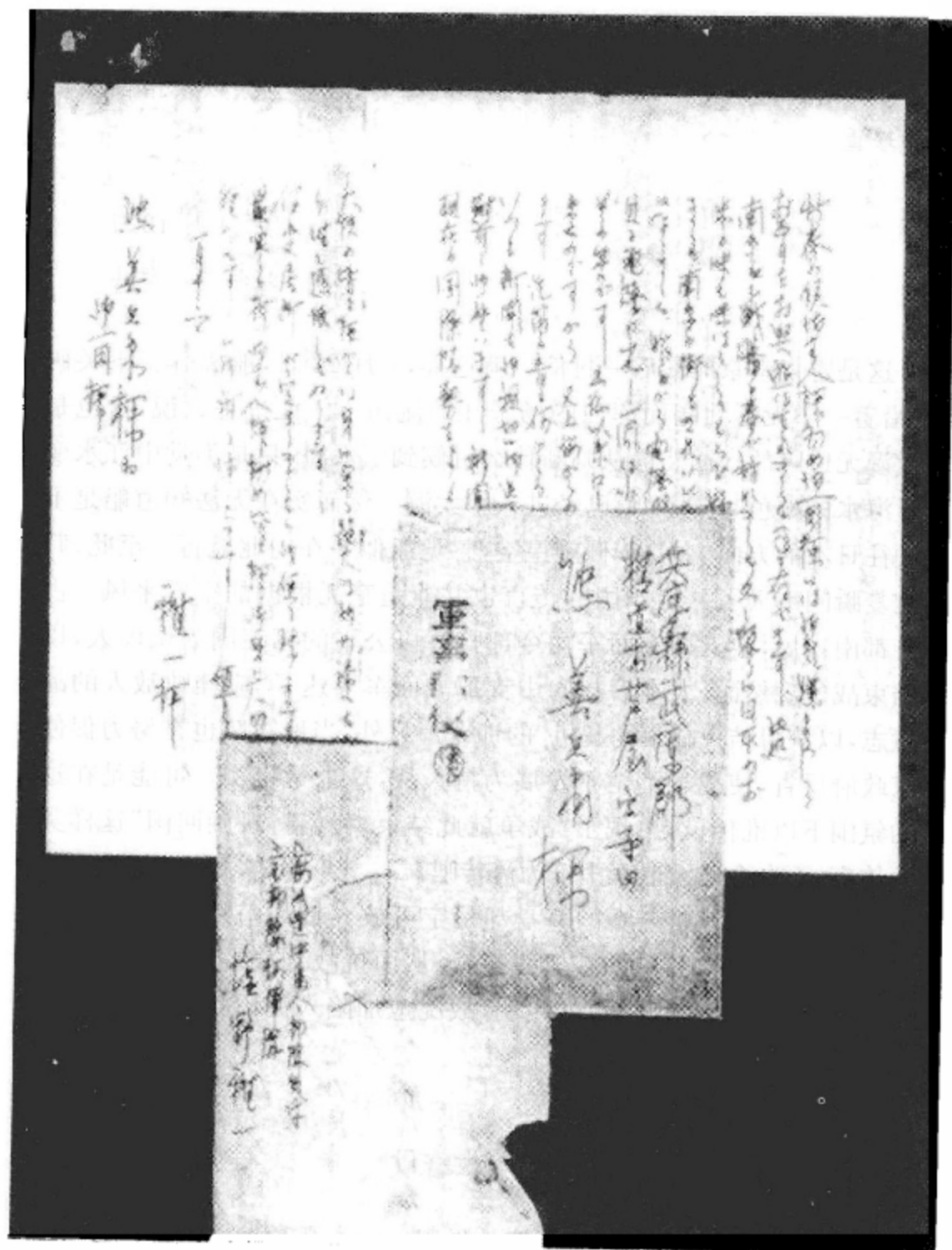
第五封信（原文未修改）

熊善兵卫及各位

时值新春，想必主人以及大家已经高高兴兴地过了新年。战胜之春也来到了南京。吃到了久违的日本米，还吃到了我最喜欢的年糕。南京的大街上尸体已经清扫干净了，变得很安静。从昨天开始，又见到了五个月未见的电灯。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可不是么！出征以来过的都是蜡烛和小油灯的日子。另外，上海来的火车也通了。汽笛的声音令人怀念。

承蒙您总是热心地寄给我报纸，非常感谢。通过报纸得以清楚地了解国内的情况和最新国际形势，所以大家都是你争我抢。

在南京已经待了一个月。预计本月末要开往某地。我想，大约是北满或是北支那吧。但不管是哪里，都没有什么大不了



第五封信 1938年1月12日

的,请放心。

承蒙大阪诸位的帮助,诚惶诚恐,唯有感谢之情。

等新地点定下来我再写信。天气寒冷,唯盼主人以及诸位多多珍重。

1月12日

雅一 拜上

这是寄自南京的最后一封信。就这样,1月22日,船离开了下关码头,沿着一望无际壮阔而浑浊的扬子江顺流而下。无论怎么说,这也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江面。无从判断什么时候到了大海,只是不觉中江水变成了海水的颜色,这才知道已经进入了大海。然而实在无法知道船是不是驶往日本的方向。入夜,仰望星空,感觉船似乎在向北航行。至此,归国之梦瞬间破灭了。但归国的传言也并非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占领首都南京后,中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打算以公平的第三国为调停人,以图结束战争。然而,大本营却向中支那方面军下达了“应挫败敌人的战斗意志,以获得结束战争的契机”的训令。另外,当地军队也在努力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使战争不至于发展为持久战,这也是事实。可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以讹传讹,出现了“战争就此结束,我们将凯旋回国”这样美丽的传言,而在全体派遣军中广为流传吧。

另一方面,敌酋蒋介石的算盘却是宁可放弃首都南京,引诱日本军深入支那腹地,等待其后勤补给线拉长,从而抗战到底。这终于让大本营发出“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战况愈加陷入泥沼状态,终于一头栽进太平洋战争悲剧的深渊。

(下略)

[盐野雅一:《寄回的军邮——支那事变从军回忆》,

私家版,1987年5月3日。]

(王述坤 译 王卫星 校)

22. 舟桥照吉阵中日记

编者注：舟桥照吉，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九联队。此为舟桥照吉入伍后参加南京战时的阵中日记。当时共记有三册阵中日记，回国时被没收两册，另保留的一册因担心受到威胁，于1987年烧毁。此有关南京战的部分战地日记，是舟桥照吉通过回忆复原的。另外，除了标点符号，均为舟桥照吉的叙述记录。

(1937年)12月9日

南京总攻击的命令下达了。

分队长向全队传达了命令。敌军为了防御，用迫击炮和捷克式机枪撒豆般盲目地来回扫射，不断飞来的炮弹在周围爆炸，士兵们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等待突击。

12月10日

在防空洞里打瞌睡，做的梦也被惊醒了。也许是瞅准天快亮的时机吧，所有的炮口均对准南京城开始炮击。

加农炮、战车炮、野炮、联队炮、大队炮、步兵炮。

轰、轰的爆炸声太大，几乎震破了耳膜，只好用两手紧捂着耳朵蹲在地上。

分队长来到身边大声吼道：“胆小鬼！”我立即站起来，向南京方向望去。

轰炸机飞来并投下黑而长的东西。也许是爆炸了吧，城里腾起了浓浓的烟柱。

高射炮开火了，不知何时，天空布满了炮弹烟幕。

12月11日

我们第九联队从右翼攻击，据守紫金山麓和中山陵。因为消灭了敌

军,我们散开前进。敌军用捷克式机枪向我们扫射。由于火力很猛,前进受阻,我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

分队长来到我身边,命令说有火力掩护,让我去炸掉前方的碉堡。因分队队员们也恳求我去,我只好决死一战,从左翼迂回到距离碉堡四五十米的地方。我至今还没有投过一次手榴弹,爬到敌碉堡下方,拔掉手榴弹的保险环投了进去。里面传出了爆炸声和惨叫声。当我又击毙和刺死了从里面逃出来的敌兵时,分队长和队员赶过来夸奖我说:“干得好!”

12月12日

从紫金山麓向山顶进攻。敌人的捷克式机枪漫无目标地扫射着。

一边攻击第一、第二、第三道战壕,一边袭击敌军。慌不择路的敌兵四下逃窜,大家约好要报仇的,因此立即开枪射击。敌兵一中弹即倒栽葱似的摔倒了,一看就知道打中了。

12月13日

回到紫金山下,与中山陵和明孝陵附近的敌军交战。进行的是肉搏战,一直打到能看见玄武湖的地方。上级又下达了命令,要求向前突击,于是在枪上插上刺刀就冲了过去。

由于是第一次拼刺刀,只是无目标地挥舞着刺刀到处乱戳。过了几十分钟吧,一看分队长、队员都不在周围,便不安地追寻他们去了。

12月14日

来到能看见太平门的地方,城墙上飘扬着日章旗。不知是哪个中队先冲进去了。城门四周遗弃着无数敌兵的尸体,尸体摞了三四层。

进了城就四处扫荡敌军,拼命地捡一些看中的物品。随后又去物色可作宿舍的民房。

扫荡结束了,刚到宿舍喘了口气,就被派出去征缴供联队本部使用的家具,日用品和桌椅什么的。

其他师团、联队也进了城。因此没有征缴到令人满意的东西,就匆

匆忙忙搬了些勉强能用的桌椅回到了宿舍。

虽是高级住宅却没有食物，很失望。

只好又出去征缴东西了。

12月15日

今天早晨就去联队本部站岗。站岗时熟悉的军官、下士官见了我都打声招呼说：“好好干！”就过去了。我回答：“是！”因为拿着枪，所以就行注目礼了。在联队本部只待了一会儿。

12月16日

因为明天要举行入城式，我们四五个人在城内四处巡视，去各个角落查看有没有便衣队和可疑的中国人。

12月17日

今天要举行入城式，我们严格地巡查。听说宫殿下^①司令官也来了。

12月18日

早上来了命令，说要轻装集合，列队从太平门出发，任务是搜捕残兵败卒并征缴大米。

从紫金山下出动至马群镇附近。和少数残敌交了火。但二三十分钟后他们就举手投降了。他们从16岁到50岁，身穿各式各样的服装。把俘虏带到村落，叫他们去寻找大米。俘虏扛着缴来的米跟着我们走。又与残兵遭遇，并交了四五次火，残敌都是打了半个多小时后就举手投降了。

我们中队不知不觉中抓了两三百个俘虏，经过村落就让他们去征缴大米，规定他们一定都带两三合回来。

各中队所干的事大概都一样吧。临近黄昏，决定回营。来到玄武湖附近时，中队长命令大家做好准备，因为没有粮食，要枪毙了他们再回

① 即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因系皇族，故被称为殿下。

去。到了玄武湖畔，将俘虏集中起来，夺下大米后让他们排队，接着开始用重机枪扫射。命令我看守着，不让他们逃掉。人肉、内脏什么的飞溅过来，我赶紧后退了一点，望着那场面。用了半个多小时就将其全部枪毙了。接着又下令将尸体扔进玄武湖，我们拉着两只手或两条腿往湖里扔，因为尸体重，于是就两个人拽着扔。

我很可怜他们，为他们祈祷了冥福，便带着大米回营了。

心里感到阵阵烦躁，晚上睡觉时，总担心那些尸体会变成鬼，心情极差。

12月19日

从今天起没什么特别要执行的任务了，可以自由了。

米是征缴来了，可菜却都是罐头，真是倒胃口。

回京都的话，有想吃的东西。

想吃的有御幸町河道店的清汤面，只要12钱；寺町锦村濑的菜汤，外加一碗米饭，只要30钱；木村的鸡素火锅，一份50钱，还想吃锦小路的小吃，不喝酒。要能平平安安地回到京都的话，决定一定去吃上一顿。因无事要做，决定早点睡觉。

不知房间里有多少度，很冷。

京都的冬天也是如此寒冷彻骨啊。

12月24日

国内送来了望眼欲穿的慰问品等。因为有大米、鱼、蔬菜、酒等，分队长命令我去帮忙搬运东西，于是就去辎重队借板车去了。各中队都来了许多人，一长溜十多辆板车去下关的兵站部运东西，军曹是队长。虽说是来自国内的东西，但不知都送来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东西。可是，压根就没有住在京都金阁寺前的姐姐她们送来的慰问袋。

真想吃鹤之屋店的梅羊羹啊。

穿过被破坏的城门就能看见前方的扬子江。我不知道码头的兵站部在哪里，只管拉着板车往前走。一接近码头就闻到了令人恶心的臭味，好像是腐尸发出的臭味。空地上横七竖八地抛弃着四五具支那人尸

体,凑近一看就知道臭味的来源了。到了码头边一看,扬子江上黑压压地漂浮着无数具尸体。开始腐烂的尸体都浸泡在水里,尸体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京都鸭川河里也有的一种河虾。我的身体不由地瑟瑟颤抖起来,胳膊上都起了一片鸡皮疙瘩。由于太恶心了,“呸”地吐了口唾沫。

系在岸边小船上的俘虏,有的双手被捆马草的铁丝捆在背后,有的胳膊被捆在前面。一条船上装有三四十人,还有两个友军士兵监视着,防止他们逃跑。工兵队的小艇来了,用缆绳拉着那只小船驶离岸边。有两名士兵驾驶着那只小艇,小艇开到离岸边两三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小船上的工兵像扔垃圾似的把俘虏戳到江里,处理完后即驶回岸边,三四十分钟就结束了。扬子江心翻滚着两三道旋涡,俘虏都是被铁丝捆着又串连在了一起,所以很快都淹死了。

我感到他们太可怜了,单手为他们祈祷冥福。

卡车驶来了,我避让到路边。不一会儿卡车停了,又有俘虏从车上下来,手都是被捆在背后。两个友军士兵跟在他们的后面,一人在最前面领着。他们先将所有的俘虏从岸上推入扬子江中,然后再开枪打死他们,总之是很凄惨的。每辆卡车好像装有三十多人。

另外,在去兵站部途中,迎面来了辎重车,可以看到每辆板车上都放着三四个死去的支那人,大概有五六辆板车。那是从城里拉过来扔进扬子江的吧。我从小听父母说过,在街上遇到灵车的话,要赶紧藏起大拇指,所以赶紧将大拇指握在手心,从这些车旁走过。虽不知道为什么藏起大拇指,但过去在西阵的织工匠中间好像就流传着这种说法。

到了兵站部,立刻忙着搬运从国内送来的物品,有许多过年用的食物,还有年糕、冷冻加吉鱼、恩赐的烟酒。装上车后就赶回宿舍,交给大队本部经理部的军曹后就回去了。

去下关码头兵站部用了半天时间。

因为一等兵是级别最低的士兵,所以一有事就被抓差,是士兵中的搬运工,没有休息日,所以我很想早点成为上等兵。

(1938年)1月1日 元旦

今天是新年,没被抓差,可以放松一下了。

早晨向着皇宫方向三呼万岁。晚饭有一整条烤加吉鱼和一块年糕，我们用红豆年糕汤和恩赐的酒庆贺新年。

我不喝酒，就给了好酒的士兵，并和他说好，以后将配给他的羊羹给我，为此我们还拉了勾。

每人分到三支恩赐的香烟。

发香烟就如同褒奖，立刻点上了一支。

因无事可做，决定早早睡觉。

1月31日

从下关港坐小船去扬子江锚地换乘官用船，好像是一艘四五千吨的大船。

12月24日来兵站部时扬子江下关港的水面上漂满了黑压压的中国人尸体，现在已经不多了。因为有部队不断向深水处拉拽，所以大概都被冲走了吧。

远处传来了枪声，大概正在枪毙人吧。

说了声“再见了，南京”，船就开走了。我在甲板上待了一会儿。

大概不会再来第二次了。

[《舟桥照吉战地日记》，《南京战史补充资料(3)》，
靖国偕行文库藏。检索号：392·18南·十。]

(罗文文 译 罗萃萃 校)